蕭伯納

戏剧三种

潘家洵　朱光潛　林浩莊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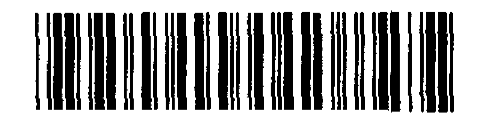
王佐良序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編輯委員会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蕭伯納戏剧三种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东单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1751 字数255,000 开本850×1168毫米$\frac{1}{32}$ 印張$12\frac{5}{8}$ 插頁2

1963年9月北京第1版 196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精）0001—1000册 （平）0001—4400册 定价（5）1.85元

譯 本 序

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是世界聞名的戏剧家，但是他却不是从小就立志要写剧本的。在少年时代，他爱好繪画和音乐，一度想做一个像米开兰琪罗那样的画家；而在音乐方面，由于他母亲的熏陶，从小练鋼琴，学唱歌，熟悉歌剧犹如普通孩子熟悉冒險故事。后来他到倫敦，失业达九年之久，忙于参加群众活动，研究过馬克思的《資本論》，兴趣是在政治經济学方面。使他注意起戏剧来的，是易卜生。一八八八年左右，馬克思的女儿伊林諾拉他参加了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的业余演出，扮演柯洛克斯泰一角，虽然据蕭自己回忆，这戏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当时是莫名其妙的”。①接着，有一次，剧評家威廉・亚秋口譯易卜生的《培尔・金特》一剧給他听，他感到“一刹那間这位偉大詩人的魔力打开了我的眼睛，叫我同时領悟到他作为一个社会哲学家的重要性”。②于是他对易卜生的剧本进行了研究。一八九〇年他作了有关

① 丽拉・麦卡錫:《我自己和朋友們》，第3頁。

② 蕭的小說《无理之結》序。

这位挪威戏剧家的公开演讲，次年将讲稿整理出版，便成为有名的《易卜生主义的精华》一书，

这本书是近代欧洲戏剧史上的重要論著；一个大戏剧家受到了另一个大戏剧家的闡釋，前者已經震惊全欧，后者即将崛起。通过易卜生，通过了易卜生的《群鬼》一剧在倫敦公演时所遭遇的英国紳士們的恶毒攻击，蕭看清新戏剧是一个强大有力的宣傳工具——用他后来的話說，它是"思想的工厂，良心的提示者，社会行为的說明人，驅逐絕望和沉悶的武器，歌頌人类上进的庙堂"，它的重要性"只有中古的教会可比"。①

然而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倫敦的舞台情况却只能引起蕭的嘲笑。英国戏剧有过几个兴盛的时期：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十六、十七世紀，以康格利夫(Congreve)等为代表的复辟朝喜剧时期，其后在十八世紀又有費尔丁、利洛(George Lillo)、盖伊(John Gay)、謝立丹等人的建树，但是到了十九世紀，却一蹶不振了，戏院里很少見到有生命力的好剧本，而无数文人所写的詩剧又因缺乏戏剧性而上不了舞台。六十年代中，罗伯逊(T.W. Robertson)的《門閥》(1867)一剧获得了舞台上的成功，但是它也为家庭瑣事剧开了先河。等到法国沙杜 (Victorien Sardou)、斯克里布(Eugène Scribe)成为巴黎剧坛紅人，倫敦的剧作家又竞以仿效他們写"結构謹严剧"(la pièce bien faite)为时髦。这种剧本讲究章法、綫索、伏笔等等，而主題則是家庭糾紛、三角关系、不尽的通奸案件、无数的"有着一段过去伤

① 亨尼科編：《蕭伯納戏剧論文集》，卷一，第 xxii—xxiii 頁。

心史的美妇人”。影响所及，王尔德在九十年代写社会剧时，虽然加入了諷刺成分，也仍然脱不出这个格局，只在《认眞的重要》(1895)一剧里他才写下了較好的喜剧。八十年代英国剧坛上的唯一光采来自一个出乎人們意外的地方，即吉尔勃特和沙利文(Gilbert and Sullivan)合作写成的通俗的、善于挖苦的、純然英国風的喜歌剧，但它却又充满了小市民气味。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当时英国的剧坛不但不是“庙堂”，連正經的艺术場所也算不上，它只是迎合低級趣味的“糖果店”。①

現在却来了易卜生。蕭在他身上看出了生机。一种新的、現实主义的戏剧已在席卷欧洲——易卜生之外，还有瑞典的斯特林堡，还有契訶夫和其他俄国巨匠，还有被蕭推崇过分了的法国人白里欧 (Eugène Brieux)。这种戏剧之新不止在技巧，更在它所反映的时代精神，它对欧洲各国資产阶級社会和家庭生活的揭露和諷刺，它的破坏力，它的憤怒和憧憬，在某些情形下还有它的詩情。新戏剧的重要与有力旣如此，倫敦剧坛的不振又如彼，蕭本是一个有志之士，如今看到了易卜生的榜样，于是油然而生夺取倫敦旧舞台、創造英国新戏剧之心了。

他进行了艰苦的工作。一方面，他用凌厉无前的戏剧評論从旧舞台內部进行爆破，为此不惜向被旧势力捧为护身符的莎士比亚猛烈开火；另一方面，他正面闡釋欧洲新戏剧，竭力主張戏剧不应依賴离奇的情节而应依賴理想的冲突和意見

① 这也是蕭本人用过的字眼，見《白里欧的三个剧本》的序，第xxi頁。

的辯論，介紹易卜生和白里欧之外，又在一八九二年自己动笔写起剧本来。

从一八九二年的《鳏夫的房产》到一九五〇年的《为什么她不肯》，蕭总共写了大小五十一个剧本①，数量之大，英国文学史上前无古人。就时間而論，蕭的条件特别优越。他活了九十四个年头，直到最后智力依然活跃；其中从事戏剧創作共达五十八年(1892—1950)，时間超过莎士比亚整个一生；这一点已經十分不凡，但却还有一个因素，使他更能充分地利用这漫长的五十八年，那就是：别人在創作生涯之始，往往要有一个摸索試驗的学徒时期，而蕭則在一八九二年动手写《鳏夫的房产》之时，就已显得处处成熟，一切宛如老手了。

《鳏夫的房产》开英国戏剧史上新頁，然而这部新人新作却几乎沒有幼稚或粗糙的地方。从头起，蕭的特点就大部分出現了：論主題，这里所处理的就是以后蕭要不断处理的資本主义社会的罪恶現象；論人物，干练的房东老板是后来軍火商安德謝夫、罗馬大将凱撒、《苹果車》里的国王等人的先驅，而能言善辯的狗腿子李克奇斯又是《康蒂妲》里的柏格斯和《匹克梅梁》中的杜立特尔的祖宗；論对話，蕭一开始就写得十分生动、机智；論情节，在第一个剧里犹如在后来許多剧里，出現了一个典型的“顚倒”場面：一个医生原来义憤塡膺地責

① 此外蕭还譯了脫雷别区(S. Trebitsch)一剧，改写莎士比亚《辛伯林》一剧，在一九四九年又用素体无韵詩写了一个木偶剧，叫做《莎士比亚与蕭》。

备房东不該压榨貧民区住戶，等到他发現自己的收入也来自貧民区的房租，就心甘情願地变成了他的同伙。作者的手法是老练的，态度是自信的，几乎是傲慢的，沒有半点吞吐或迟疑，一种新的戏剧从头就以战斗的、毫不畏縮的姿态出現了，它的艺术特点也几乎从头就具备无遺了。

这当然不是說，蕭沒有經过学徒时期。区别只在这里：别的剧作家往往在剧院里或书斋里尝試着写他們的第一行台詞，而蕭則在倫敦的失业日子里体会到資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在街头煽动和会場爭論里练出了辯才，加上从小就有音乐和歌剧修养，在一八七九到一八八三年間写作五本长篇小說又給了他以描写人物、安排情节的能力，再加上易卜生的启示和自己作为剧評家在戏院里的見聞感触，而在这一切之上，还有他那杆又犀利又典雅的文笔，那个在莎士比亚和斯威夫特的影响之下形成，在千百篇政論和艺术、音乐、戏剧評論里得到鍛炼，在无数次的辯难爭議里变得鋒利无比的散文風格。

这样，在一八九二年之前，他具备了写作他那一类戏剧的必要条件。

这样，他贏得了时間，从一八九二年起就放手写起适合自己天才的剧本来。长达五十八年的創作生涯，就在这样充滿了自信、具备了坚实的艺术基础的有利情况下开始了。

結果是：他获得了比文学史上見过的任何剧作家更多的充裕时間来完善自己的戏剧艺术。为了看出蕭的变化发展，我們不妨将他的剧作分为四个时期，其中大概的分界綫是：一九〇〇年，一九一四年，一九二九年。

远在二十世紀之前，蕭就已經写出了他若干最出名的剧作。《不快意的戏剧集》之中，《鳏夫的房产》(1892)和《华倫夫人的职业》(1894)至今盛名不衰，只有《蕩子》(1893)已經无人注意。《快意的戏剧集》之中，《武器与人》(1894)是英国戏剧史上最好的喜剧之一，《康蒂妲》(1894)在戏院里一直叫座，《風云人物》(1895)有其独特的吸引力，《难以預料》(1896)同样是出色之作，其中出現的老茶房威廉承继了欧洲喜剧中僕人一角的某些傳統特点，但又加上了蕭所独有的智慧与成熟。《为清教徒写的戏剧集》里包括了两个成功的历史剧：一个是以美国革命为題材的《魔鬼的門徒》(1897)，其中有新穎的人物处理；另一个是有名的《凱撒和克莉奥佩屈拉》(1898)，后来到了四十年代还被摄成电影，可見其戏剧吸引力之巨大。以上总共十个剧本是任何剧作家都可以感到无愧的作品，足以替任何剧作家贏得文学史上的一席地。

然而它們却只是一个开始。在二十世紀初年，又出現了一系列在观众和讀者之間造成了更加深刻印象的成功剧作：利用唐璜傳說写成的《人与超人》(1903)，根据爱尔兰問題来剖析英帝国主义的《英国佬的另一个島》(1904)，以軍火商为主角的动人心魄的《巴巴娜少校》(1905)，描写艺术家的命运的《医生的困境》(1906)，处理宗教問題的《安乔克里斯与獅子》(1913)，以及情节有趣，发人深思，至今显得十分新鮮的《匹克梅梁》(旧譯《卖花女》，1913)。在这个阶段当中，蕭写的剧本远不止这一些，然而仅仅这一些——仅仅将它們的名字回顾一下——就足以确立一个事实：在二十世紀的最初十

年之內，蕭写下了不少成功的剧本，他的視野广闊了，他对于某些社会問題的見解深入了，而且才思敏捷，新意泉涌，在戏剧艺术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为常人之所不敢为，将唐璜打入地獄，将大軍火商的資本主义世界端上舞台，令獅子随使徒跳舞，叫蚱蜢向老人訴苦，让一个貧苦的卖花女在学习了六个月的标准发音之后变成了大使館游园会上的絕色公主——凡此种种，都显示蕭在戏剧創新上的成就，显示英国戏剧在他的指引之下，确实进入了一个新天地了。

然而这新天地里却沒有眞正的欢乐。黑云籠罩着；眼看战争就要像暴風雨般襲来。在这种預感之下，蕭进入他創作的第三时期，开始写《伤心之家》(1913—1916)，未到完稿，欧洲的不少精华地区已經变成了廢墟。这部以契訶夫式的阴郁气氛見长的剧本反映了那样的現实，被不少行家(例如也是写剧能手的奥凱西)評为蕭的眞正的杰作①。而蕭本人，却认为他的杰作不是这个，而是接着出現的、合起来称作《回到麦修色拉》的龐大的一組剧本。在这組剧本里，他上天入地，透視古今，想要穷究长生之道，化了不少气力来宣揚他的唯心的、反达尔文的"創造进化論"，但是剧本并未在舞台上获得成功。論舞台上的成功得数写作于这个时期之末的历史剧《圣女貞德》(1923)。蕭通过貞德的生平表現了西欧近代历史上的两种力量，即基督教新教的兴起和資产阶級民族主义的出現。演出之后，获得空前热烈的贊誉，不少演員以扮演貞德为本人演技

① 旭恩·奥凱西:《夕照与晚星》，第230頁。

的一个考驗，就像他們看待莎士比亚的某些著名角色一样。商业舞台上的成功常常不是剧本本身价值的可靠衡量，但是无論如何，我們通过这些剧本看到：蕭在連續創作剧本三十年之后，仍然精力飽滿，創新不絕。

經过了这样活动頻繁、收获丰富的三个时期，也許在一九二九年以后的最后时期里沒有多少新东西了吧？不然。蕭是难于預料的。一九二九年写成的《苹果車》一剧依然令人吃惊。这时候他将眼光从經济和社会問題移到了实际政治，不仅在《苹果車》里揭发了工党政客麦克唐納等人的出卖工人利益的事实，剖析了資产阶級民主为金融寡头操纵的眞相，而且接着在《擱淺》(1933) 里写失业群众的示威，在《日內瓦》(1938) 里对法西斯头子巴特勒和龐巴董尼（影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进行审判。这一类的剧本，蕭自己有时称之为“政治狂想剧”，它們的特点在于作者将眞人眞事同幻想的情节揉在一起，用来暴露經济大危机里資本主义世界的百孔千疮。这是一种新的发展；虽然未必所有的人都欢迎它，然而《苹果車》的成就却是观众和批評家所公认的，其中对話的机智达到新的高度，与十年后出版的《在賢君查理士的盛世里》(1939)一剧成为这个阶段里对峙的双峰。后者显示了蕭怎样让自己的历史想像力自由馳騁：原来他在这个剧本里将風流国王查理士、查理士的情妇名演員耐尔·格文、宗教改革家約翰·諾克斯、画家耐勒，和大科学家牛頓一同放在牛頓的书房之內，各逞雄辯，大談人生。这是第一幕里的精采場面，第二幕却显得平淡乏味，难以为继了。

到了四十年代，蕭的剧作显著减少起来，但是我們不要忘了：在这中間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少人能在英国的战时空气里写出大部头的作品来；而战爭結束之后不过三年，蕭的新剧《波揚家的亿万財产》(1948)就出現在欧洲的舞台上了。九十二岁的老翁而能完成一个多幕剧，毅力着实惊人。无怪蕭感到自豪，一九四九年他在整理自傳材料之时，这样写道：

> 我甚至不想就此告别，因为我身上还有足够的劲儿，还可以大干一气呢！①

自然，一年之后，他終于离开人世了，然而逝去的只是他的肉体。他的剧本傳了下来。它們不断在舞台、銀幕和广播上重新出現，原来以为过了时的蕭的人物和場面还是十分新鮮，原来以为听膩了的蕭的对話依然耐人寻味。时間——向来是无情的时間——終于在这个最不屑于追求不朽的戏剧家身上，遇到了一个强劲的、无从輕易摧毁的对手。

然而蕭又是一个有着严重缺点的作家。他的剧本提出了一些社会問題，但是沒有打中要害；他所揭示的矛盾、冲突經常是前紧后松，他的答案往往是妥协的，不了了之的，甚至是敗北主义的。在本书所包括的几个剧本之中，巴巴娜少校最后向軍火商父亲作了妥协，所謂想从內部来破坏資本主义王国只是一种典型的改良主义的投降思想；爱尔兰民族的出路十分渺茫，英国的資本家永远比爱尔兰人民高明；痛恨娼妓制

① 《自我写照十六篇》，第134頁。

度的新妇女同她母亲所代表的旧社会稍一接触就败下陣来，只得独善其身地埋头在統計数字里过活。蕭永远寄望于聪明盖世的个人，他們的长处只是雄辯滔滔，有时即使談到“革命”，眼中并无革命的群众；他笔下的工人不是醉鬼，便是一碰警棍就逃的懦夫，这就完全无視英国工人阶級从宪章运动以来的战斗傳統，严重地歪曲了英国的現实。由于只着重个人才智，于是一些荒誕的唯心主义理論——例如所謂“創造进化論”——充塞了他的許多剧本，无意义的說教减弱了剧本的意义，破坏了观众的欣賞情緒。蕭是一个十分重視內容的剧作家，他的剧本又是用“新思想”来号召观众的，因此他的思想上的缺点也就特别严重地影响了他的艺术，使它处处露出破綻。他的拿手的顚倒場面——以及他所擅长的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的顚倒之言（the paradox）——有些固然絕妙，有些則是生硬凑成，沒有能够反映或点明生活的眞实。蕭固然是名滿天下的大作家，然而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有观众和讀者至今觉得他的剧本沉悶，枯燥，不够戏剧化，不是衷心喜爱他，而是对他頗有反感。就是通常喜爱他的人也不时感到不满足，不完美——在蕭所写的五十一个剧本当中，整个儿都叫人滿意的确是为数不多。

蕭可能还有許多其他缺点，然而一切缺点却似乎并未能够改变这样的事实：他是二十世紀前半叶（这是戏剧比較发达的时期）英文剧作家中成就最高、影响也最大的一人。如果說有些观众和讀者对他不发生兴趣，那么却有更多的观众和讀者热烈贊揚他，这样的观众和讀者世界各国都有，而且其中还

有我国的魯迅、瞿秋白那样的明眼人。

我們怎样解釋这个矛盾現象呢？或者，更直截了当一点說，蕭的思想里的主导成分旣是反动的費边主义，那么进步人类又何所取于他的戏剧呢？

費边主义，即英国型的資产阶級改良主义，确实严重地限制了蕭的戏剧天才；越是他起劲地宣傳这标榜“和平滲透”、“从市政改良做起”的費边主义的时候，他的剧本越是引起反感。但是也有一些剧本，其中費边主义的成分是淡薄的。《西克梅梁》沒有表达多少費边主义，却成了卓越的喜剧。《圣女貞德》沒有多少費边主义，也在舞台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們当然仍旧有思想上的缺点，但是那些缺点并不独特地屬于費边主义的范疇。

其次，蕭的費边主义有其个人的特点。在費边社初期的几个骨干分子当中，蕭是唯一嚐过失业滋味的穷汉，唯一用冷眼看英国的爱尔兰青年；他最无紳士气，最不希罕英国資产阶級所希罕的一套——出身、家世、口音、住过的学校、所屬的俱乐部等等。他在政治上的发展也脫出了英国資产阶級人士的常軌：十月革命爆发，西欧社会民主党人群起攻击苏联，蕭則力排众議，郑重宣告：“我們旣是社会主义者，俄国人的一边就是我們的一边！”等到工党上台执政，費边社主要人物如韦伯等都入閣作了大臣，蕭則不仅未去参政，而且从头起就反对麦克唐納等右翼头子，并在《苹果車》、《擱淺》等剧里不断揭露和諷刺他們。

第三，蕭始終保有一种可貴的感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

他的费边主义理論所造成的損失。这种感情曾使他一八八四年在写費边社第二号小册子的时候高呼："我們宁願面对內战，也不能再忍受像現在这样的一个苦难的世紀了！"也是这种感情使他在一九五〇年宣称："当然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未来屬于那个将共产主义建設得最快最徹底的国家。"①六十年的漫长时間里，世界經历了重大变化，蕭周圍的人此起彼落，很多人青年表示进步，晚年成为显爵，蕭自己也說过一些錯誤的話（如因为痛恨英美資产阶級民主而称贊初期的墨索里尼），但是他胸中始終燃燒着这种感情，这种对資本主义社会深恶痛絕，恨不得拿一把火燒了它的强烈感情。

这也就是說，这个充满了矛盾的剧作家虽然作为新社会的指引人是毫不济事的，作为旧社会的譴責者他却是严厉的、有力的、充满了憤恨的。人們常常因为蕭爱开玩笑而忽略了他的严肃精神。其实在根本問題上，蕭很少是不认眞的。玩笑往往只是一种糖衣，里面藏着大冷大热的猛剂。在很多时候，則是連糖衣也沒有。試問在《华倫夫人的职业》当中，哪儿有一点儿玩笑？当那大学毕业的女儿质問身为妓院經理的母亲为什么要干那等行当的时候，誰能不正襟危坐、靜听母亲的回答？

华倫夫人　……你外婆自己說是寡妇，在造币厂附近开个小鋪子卖炸魚，带着四个女儿靠那小买卖过日子。四姐妹里头，我跟利慈是亲的。我們亲姐儿俩都长得挺好看，身材也不錯。我們的父亲大概是个吃得肥头胖耳、日子挺好过的人，母亲說他

① 1950年8月6日接見《雷諾新聞》記者的談話。

是个上等人，誰知道是不是。其余那两姐妹跟我們不是一个父亲生的。她們长得又矮又丑，黃瘦臉儿，是一对規規矩矩，肯做事肯吃苦的可怜虫。要不是母亲常把利慈和我打个半死、不許我們欺負她們，我們准会把她們給打个半死。她們俩是一对正經人。可是做正經人有什么好处？让我告訴你。她們俩有一个在鉛粉工厂做女工，一天干十二个钟头活，一星期只挣九个先令，干到后来中了鉛毒，把命送掉。最初她以为至多不过得个两手麻痹症，沒想到后来命都保不住。另外那一个，母亲常說她是我們应該学习的好榜样，因为她嫁了一个代福海軍軍需厂的工人，她丈夫一星期挣十八个先令，她倒也把他的家和三个孩子安頓得整整齐齐的，可是后来她丈夫喝上了酒，一切全完了。你說做那么个正經人上算不上算？

薇薇　你和你姐姐觉得做正經人上算嗎？

华倫夫人　利慈觉得不上算，她比我有志气。我們俩一同进了个教会学校——这件事也是我們看見了那些什么都不懂、哪儿都沒去过的女孩子就摆架子的一个原因——在学校呆了一陣子，有天晚上利慈出去了从此沒回来。我知道，女校长担心我不久也要学姐姐的榜样，因为学校的牧师时常提醒我，說利慈的結局一定是在滑铁卢桥跳河自杀。可怜的蠢牧师，他只懂得那么点儿事！可是我觉得进鉛粉厂比跳河更可怕，要是你是我，你的想法也会跟我一样。后来那牧师在一家名目上不卖酒其实什么都卖的飯館里給我找了个厨房打杂儿的活。后来我又当了女茶房，又进了滑铁卢車站的酒吧間——端端酒，洗洗杯子，一天十四个钟头，吃他們的飯，一星期挣四个先令。在我說，这就算是往上爬了一大步。有天晚上，天气冷得好难受，我在柜台里累得都快睡着了。那当儿有个客人进来要半

品脫威士忌。你猜那是誰？不是別人，是利慈。她穿着一件長的皮大衣，又雅致，又舒服，錢袋里还装着好些金洋錢。

薇薇　是利慈阿姨！

华倫夫人　正是，并且还是个很不丢人的阿姨。現在，她住在溫其斯脫，靠近大教堂，算得上当地一个上流女人。对不起，闊人开跳舞会的时候，她还負責照管人家的小姐呢。謝謝老天爷，利慈沒跳河！我看你有点儿像利慈：她是个头等能干人——一开头就攢錢——从来不大肯露自己的眞面目——从来不慌張，也不錯过一个机会。那晚上她看見我长得挺好看，就隔着柜台冲我說："小傻瓜，你在这儿呆着干什么？消磨自己的身体，糟蹋自己的臉子，給別人掙錢！"那时候利慈正在攢錢打算在布魯塞尔自己弄一所房子。她想，我們两个人攢錢总比一个人攢得快。因此，她就借給我一笔錢，給我做本錢。慢慢儿我也攢了錢，先还清了她的賬，后来就跟她合伙做买卖。凭什么我不該那么做？我們在布魯塞尔搞的买卖是个眞正高級的：女人在那儿过日子比在安·簡恩中毒的工厂里福气得多。我們养的女孩子沒有一个受过我在飯館里、或是滑铁卢酒吧間、或是自己家里受的那份儿罪。难道你願意我在那些地方呆下去，不到四十岁就变成一个苦老婆子嗎？

薇薇　不願意。可是你为什么单挑那么个行当呢？只要能攢錢，会經营，什么行当都干得成。

华倫夫人　不錯，只要能攢錢。可是請問，一个女人干別的行当，攢得起什么錢？一星期掙四先令，还要自己做衣服，請問能不能攢錢？干脆办不到。不用說，要是你臉子不好看，只能掙那么点儿錢，再不就是你会音乐，会唱戏，会給报館写文章，那情形当然不同了。可是利慈和我在这些事儿上头都不行，我

> 們的本錢只是一張好臉子和一副奉承男人的本事。人家拿我們的臉子做本錢，雇我們当女店員、女茶房、女招待，你說我們难道是傻子，为什么要死守着吃不飽肚子的那几个死工錢，自己不去发这笔財。这道理說不通。

听到这一段对話，誰又能不感到是忽然給打开了眼睛，惊訝地看見了——或者犹有余痛地回顾了——一个可怕的社会里的一个可怕的处境？这是一場好戏：面对面的冲突，想像不到的发展，值得引伸的重大意义，确实是欧洲近代戏剧里动人的場面之一；这里面沒有玩笑，作者是滿怀着憤怒的。这也不是那种来得猛去得快的一时暴怒，因为它还带有不可抗拒的邏輯力量和堂堂正正的道德力量，使得作者能够坚定地、有力地、明晰地告訴那些資产阶級观众：正是他們的恶罪的社会制度造成了卖淫現象，在資本主义的无边黑夜里，貧穷的妇女是无法逃脫那种比死还坏的命运的。

这一种正义的憤怒曾經像火光一样照亮了英国文学的册頁。十八世紀之末，当产业革命将大批青年妇女赶到倫敦街头为娼的时候，詩人布莱克曾經怀着最沉痛的心情詛咒了那个使婚車变成灵柩的万恶社会。十九世紀之末，威廉·莫里斯又在一本描写理想社会的书里让一个美丽的姑娘在庆幸自己生活在新世界之余，意味深长地对旧世界的来人說：

> 我的朋友，剛才你說你不知道如果我生在过去那个动蕩和受压迫的时代的話，我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这个我倒是很清楚的，因为我讀过那个时代的历史。由于我父亲只是一个种地的人，我会是一个穷人。穷日子我过不了，于是不得不将自

> 己的青春美貌和聪明才智卖給有錢人，这样我的一生也就完了。我懂得那个时代的情况，知道我将身不由己，毫无选擇，而卖了身子，却不能从有錢人那里换得一点乐趣，甚至毫无自由行动的机会，連想要眞正兴奋一場也不能做到。穷苦也好，奢侈也好，不管怎样，我只会毁了自己，枉度一生。

《烏有乡消息》(1891) 的写成比《华倫夫人的职业》略早二、三年，亦即在差不多同一时期里，两个大作家通过文学作品表达了一种相似的认識和正义的憤怒，而在两人背后，又站着布萊克、瑪丽·伍尔斯通克拉夫特、宪章派詩人，一切从产业革命以来对資本主义社会进行口誅笔伐的仁人志士，他們連成一气，构成英国文学里一个十分可貴的傳統。在刮着頹廢文学的歪風的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发揚了上述批判的、战斗的文学傳統，用新穎的艺术形式表达了进步的人們处身于資本主义社会中所感到的苦悶、憤怒和对未来的憧憬，这就是蕭的一大貢献。

蕭的特殊貢献則是在戏剧艺术方面。在这方面，蕭的某些特点久已为人所知，不須詳述：他不希罕普通所謂情节，而着重社会問題的闡明与辯論；他喜欢故意造成場面的顚倒，来达到特殊的諷刺效果；他的对話十分机智，观众听了喜欢，演員們說起来也觉得特别順口，等等。蕭的戏剧艺术上的某些所謂缺点也早被证明为子虛烏有：有些人认为他不会写有趣的情节，然而仅仅以《为清教徒写的戏剧集》为例，其中沒有一个不是情节动人的，后来的《匹克梅梁》更是英国文学中最好的喜剧之一；有些人认为他的人物只是蕭的代言人，沒有个

性，然而仅仅从他創造的女性着眼，我們就看出康蒂妲、巴巴娜、貞德、伊莉莎、克莉奥佩屈拉等等各有不同，相同的只在她們全有强烈的吸引力；就是說到次要角色，許多人认为王尔德在《认眞的重要》里所写的勃萊克納尔夫人十分出色，但是只消将她同《巴巴娜少校》里的薄丽托瑪夫人一比，便可看出两人身份、口吻虽大体相似，但是前者缺乏后者的深度，远不如后者那样耐人寻味。有些人认为蕭的戏剧只是政論，然而早已过了时的英国政論如何能够还在全世界各地吸引着无数观众和讀者？剧本不比其他文学作品，它要通过舞台演出的严格考驗。蕭的許多剧本經过半世紀以上各地各种舞台演出的长期考驗，还显示着它們的生命力，而与他曾經唱对台戏的无数其他英美剧作家的作品却大多被人遺忘了，这样的事实雄辯地回答了蕭的反对者！

說起反对者，蕭的戏剧根本就是在四面冷嘲热諷和一片反对声中战斗成长起来的，要不是本身确有坚实的成就，早就被英国紳士們扼杀了。当蕭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之初，在雾倫敦的黑暗街头举目四顾时，他的慧眼看出了以易卜生为代表的欧洲現实主义新戏剧所发出的亮光。他变成易卜生的战友，然而他又与易卜生不同。易卜生主要从倫理的角度来处理社会問題，蕭則用一个曾經讀过《資本論》的政治經济学学生的眼光来观察世态；易卜生长于悲剧，蕭善写喜剧；論深沉蕭难与易卜生相比，論机智則易卜生又輸蕭一着。无論如何，蕭虽从易卜生获得了启发，但是他在戏剧上却打出了自己的天下。英国不比挪威；在十九世紀末年，世界最强大的工业国

英国的資本主义正在迅速轉变为帝国主义，工人运动正在高漲，各色各样标榜社会主义的政治团体在倫敦出現，蕭卷入了这时代潮流。从他开始写剧本起，他就有意識地利用戏剧作为宣傳他的思想的工具，就将戏剧同大的时代潮流联結在一起。他的題材是嶄新的：一系列的剧本揭露了貧民区房租剝削的眞相、娼妓制度的根本原因，以及資本主义壟断企业如何控制了整个資产阶級国家——一句話，就是端出了这样一个总的主題："貧穷即是犯罪，而貧穷是有組織的搶劫与压迫（客气点說，就是資本主义）的結果。"[1] 这样的題目从未在英国剧院里出現过，而剧作家的态度又是这样充滿自信，口气又是这样狂妄，因此一时蕭被看作魔鬼，惹起了暴風雨式的攻击，倫敦各报的批評家們除了竭力反对他的思想之外，又对他的艺术极尽嘲笑之能事。

然而蕭的艺术却是比蕭的思想更能經久的东西。时至今日，蕭的意見和看法已經不大能打动我們，有些意見和看法更显然是錯誤的，但是他的艺术成就却还很有吸引力；我們只須稍一观察，就无法不感到蕭在这方面造詣之深与貢献之大。当他在剧本里貶低情节的地位和发揮討論的作用的时候，他不止是做了一件新事，而且是做了一件难事——一件很难的事；資产阶級观众来戏院总是为了寻乐，剧作家又向来以娛乐观众为第一任务，眼睛只看票房的戏院老板更是巴不得舞台上永远只演美女时裝戏——而現在这个剛出茅庐的蕭却冒天

① 《易卜生主义的精华》（《主要論文集》，第105頁）。

下之大不韙，硬要扭轉这长期已成之局，强迫观众放棄三角恋爱和时装表演，来听有关社会問題的大道理，可說是不知趣到了极点，无怪許多人眼睜睜只等看他失敗。但是奇迹发生了：他的有一百个理由应該失敗的新戏剧冲破了各方的圍剿，打进了倫敦舞台，站稳了脚跟，迫使观众改变趣味，不但爱听起他的議論来，而且多少感到别人所写的戏剧显得淺薄和虛假了。

原因何在？蕭究竟依靠了什么艺术上的因素做到了这一切？当然，像我們在前面所已談到，当时英国社会在剧烈变化，英国旧戏剧已經远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于是充滿了革新精神的蕭的戏剧应运而生。但是在技巧上蕭也自有一套，从整个欧洲戏剧史的角度来看还是頗为可貴的一套。

首先，他运用了深刻的現实主义手法。当时欧洲的現实主义新戏剧正在猛烈冲击英国剧坛，他受到了它的影响，但是他使自己的戏剧艺术适合英国現实，而因为当时英国是資本主义世界的中心，他在許多地方要比其他欧洲新戏剧的作家走得更远。由于他曾經参加过倫敦的群众运动，他对于英国現实的某些方面了解是比較深的；当然，由于他是一个費边主义者，他的了解又不够深刻，对于如何变革这种現实又只能提出軟弱无力的或者十分錯誤的答案。举例說，在《巴巴娜少校》和《伤心之家》里，他都成功地表达了資本主义世界下面埋着炸药，随时可以爆发的战争預感，这是深刻的；两个剧都是近代英国戏剧里的优秀作品，然而都有相当大的缺点。《巴巴娜少校》的基本冲突——希腊文学教授与軍火工厂老板之間

的对立——是怪誕的，在現实生活里是根本不存在的；它的主要人物——一位参加救世軍的有錢小姐——是完全沒有代表性的；而作者最后提出的解决矛盾的办法——即由教授和小姐（他們代表了才智出众的个人）按照軍火商所定下的条件拿过来軍火厂的管理权，然后再从內部慢慢进行一些局部改良——是典型的費边主义的答案。但是整个說来，我們还是喜爱蕭的作品，因为事实上我們并不想向蕭或其他非无产阶級的作家寻求变革現实的正确答案，对于蕭在那方面的严重缺陷我們是早就有了思想准备的；我們所感到印象深刻的还是他的暴露的广度（請看他将一个福特公司式的資本主义王国搬上了舞台）和深度（安德謝夫对于資本家控制政治和宗教的闡明含有如何无可辯駁的邏輯！），还有那对資本主义社会的强烈的敌愾心——在蕭的笔下，資本主义社会总是一个那样凄慘、阴暗、冰冷、毫无生趣的地獄，試問有誰会感到救世軍的会堂、軍火厂的办公室或那由資本家指定給工人住的鴿子籠似的小小屋子有半点值得停留的东西？对于人物，蕭也是向来連皺紋和黑痣一起如实画出，沒有絲毫美化的痕迹。巴巴娜不是美人，貞德不是天仙，康蒂妲甚至并不年輕，她們虽然都有吸引力，然而沒有一个是只在舞台上表演时装的衣服架子。十九世紀末英国商业舞台上正是充滿了这种衣服架子；由于蕭在戏剧評論里对于这种虛假的“浪漫化”傾向不断加以辛辣的嘲笑，由于他自己的戏剧創作里用眞实的妇女形象示范，这种衣服架子才算比較少了，仅仅靠美貌而无演技的女演員也站不住脚了。

其次，他提高了喜剧艺术。蕭的喜剧是打击資本主义社会的武器，然而除了使人感到快意之外，又給人以喜悦。他是諷刺嘲弄的能手。他在喜剧方面有无穷无尽的創造力，这是一看他所处理过的場面之广和人物之多就可了然的。这当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蕭对于幻想成份的大胆运用。有时，他設想得过分奇幻，使人觉得牵强。除了《回到麦修色拉》之外，《不經意島的愚人》(1934)也該說是一个失败的例子。然而他的充满了历史想像力的《凱撒和克莉奥佩屈拉》和《圣女貞德》却是卓越的成功作品，后期的所謂"政治狂想剧"也大都是可信的，其中《苹果車》写得出色。对于現实性題材，他也經常写出叫人惊奇而又感到很有意义的幻想的場面和人物，前者如《匹克梅梁》中卖花女以公主姿态出席的高貴舞会，后者如《英国佬的另一个島》里的克干老人——在全部的英国戏剧里，几曾見过这样的狂狷呢？他是瘋子，又是圣人；蕭通过他的口来譴責英国資产阶級和爱尔兰本土的統治集团，然而他又有他自己的个性，不但是可信的，而且是可爱的，总之是蕭的神来之笔。在剧本的結尾，当那英国資产者和工程师騙得了当地唯一有財产的姑娘的欢心，买来了当地选民对于选他为国会議員的保证，安排了在那个風景区建造一座現代化大旅館的投資計划，亦即用現代資本主义的方式随心所欲地进行了征服和剝削的时候，克干老人說起他的梦来：

> 我梦想的天堂是一个国家，里面政权就是教会，教会就是人民，三位一体，一体三位。它是一个共和国，里面工作就是游戏，游戏就是生活，三位一体，一体三位。它是一座大庙宇，里面祭司就

是礼拜者，礼拜者就是受礼拜者，三位一体，一体三位。它也是一种神格，里面一切生命都有人性，而一切人都有神性，三位一体，一体三位。总而言之，它是一个疯人的梦想。

老人根据他个人的了解，用他独特的方式，表达了爱尔兰人民的抗議和希望。这当中有着激情。不少人曾經說过蕭只有智慧的头脑，沒有火热的心腸，仅仅这段話就可以证明这种看法是如何之缺乏根据。我們已經提到过蕭对罪恶的資本主义社会所感到的正义的憤怒，一个眞正的社会改革家总是怀抱着满腔热情的，而在蕭本人，无数的事例证明他对于旧社会是严厉的譴責者，对于弱小的和受难的人們是仗义执言的保卫者，对于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新社会他又是誠摯的朋友和支持者，当他在一九三一年去苏联訪問見到斯大林时，他的第一个建議就是保持高度的警惕："别让你的彈药受潮！"在他的剧本里，激情的言詞是处处可見的。当巴巴娜說："决不能，决不能，决不能，决不能。巴巴娜少校追随救世軍的旗帜，死而后已！"这里有激情。当貞德說："我現在要到普通人民当中去，让他們眼里的爱代替了你們眼里的恨来安慰我，"这里也有激情。当蕭在他最后完成的长剧《波揚家的亿万財产》中让老二說：

誰敢說在数学和理智的运用当中就沒有激情？了解数学是人类最高貴的才能！說数学沒有灵魂，說它是死的、无人性的机械东西之类的胡謅完全違反了人生和历史的最基本的事实！試問有什么會比数学的預見力把人的思想推进得更远？……①

① 1950年倫敦版第59—60頁。

这里也有激情，但却是一种不同的激情，用蕭自己的話說，就是一种曾經迷住哥白尼、伽利略、牛頓、笛卡儿、爱因斯坦等“有远見的預測者”并驅使他們不断前进的“衡量眞理与知識的激情”，并且认为比起它来，历史上最著名的男女之爱也就显得十分“庸俗”了！蕭的这番意見并不都是对的，由于他推崇聪明的超人，他对于科学家的作用估計得过高了，但是他指出这一种不同的激情，却有助于我們了解他的戏剧艺术。无論如何，由于他将政治上、道义上的激情和心智上的激情带进喜剧，喜剧的領域扩大了，深度也增加了，变成了更加高尙的艺术。

第三，他既作了大胆的創新，又在继承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貢献。这本是任何优秀作家都担当的双重任务，但是由于蕭常被看作仅仅只有創新，因此我們还須看看他的继承前人的一面，同时也要研究一下他的最有意义的艺术創新是什么性质。他自己曾經有过一段討論戏剧新技巧的話：

> 这个新技巧只在現代舞台上才是新的。自从創造了語言之后，它就一直为教士和演讲者所利用。它是一种打动人的良心的技巧，剧作家只要有能力用它，沒有不用它的。修辞术、嘲諷、議論、顚倒矛盾之言、警句、含有深意的比喻，以及将杂乱无章的事实归納为有秩序的与可理解的場面等等的技巧——这些是戏剧里最老也是最新的本領，而你們的情节結构和給观众以心理准备的艺术，却只是舞台上要小聪明的手法和因为道德上空洞貧乏而采取的权宜之計，不是戏剧天才的武器。①

① 《易卜生主义的精华》（《主要論文集》，第146頁）。

这話不仅指易卜生而言，也是对蕭自己技巧的說明。蕭将情节(plot)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他却恢复了一种最古老也最能吸引观众的东西：在剧里通过长篇談話来說故事的本領[1]。我們在上面引过的华倫夫人有关她自己幼年穷苦生活的大段談話便是这样讲故事的一例，而这是在古典戏剧里常見的办法。蕭不仅在戏中大說故事，他还喜欢叫角色通过长篇談話向观众表白心迹，作法有如古希腊喜剧家阿里斯多芬，而他慣常将戏剧同宣傳和恶作剧混合起来又如法国十七世紀喜剧家莫里哀。蕭并且是常常遵守三一律的，有些人认为《伤心之家》写得散漫，但它却是近代剧中符合三一律的出色例子。我們可以說，在这些方面他一反莎士比亚的英国式的浪漫主义手法，而回到了讲节制、重文雅的欧洲古典主义傳統——正是文雅的艺术形式与譴責性的思想内容之間的对照构成了蕭的富于吸引力的特点之一。然而他还有另外一个文雅的因素，那就是他在戏剧里加入了音乐的成份。他的戏剧散文就是富于音乐性的散文，爱拉提琴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曾經說过，蕭的剧本里的一个字像莫札特音乐里的一个音符[2]，蕭自己也說自己的老师是音乐家巴哈、海頓、莫札特、貝多芬、华格納等人。不少的批評家认为他是用写歌剧的手法来写剧本的，即他的剧本中的場面安排很像是一系列的对唱、三重唱、四重唱等等的交替继續。蕭还有其他十分"艺术"的本領，如善于在舞台上安排

---

① 蕭自己曾說戏剧只是"最生动、最眞实的讲故事之一法"(《写照与評論》，第 214 頁)。

② 亨特生：《蕭伯納：花花公子与先知》，第 31 頁。

角色的地位，使之产生視觉上的美等等。但是他即使利用最新手法也无現代派的頽廢臭味，正同他即使复兴最古老的傳統而无学究的酸腐之气一样。由于这样，他的剧戏艺术看起来好像偏于一面，实則內容丰富；看起来好像平淡，实則利用了各种艺术效果，有說理，有雄辯，但也有詩、有美、有浪漫才情。

最后，也可以說是最重要，却是他运用語言的本領。蕭的英文散文風格有着极高的地位，公认为斯威夫特之后第一人，而斯威夫特还缺乏他的速度；就剧作家而論，只有十七世紀的剧坛領袖康格利夫差堪相比。他的句子似乎很长，然而讀起来十分順口；他用字似乎不特別讲究，然而听起来总很得体，既不太文，也不太俗，即使辯的抽象道理，甚至用的抽象字样，却总因为他在紧要地方安排好了比喻和例证而显得生动、具体。这是一种很有打击力而又頗会誘人的語言，可是外表上沒有一点装飾，它的魅力来自它表达思想的銳利、簡捷、老到，来自它的速度，它的灵活矯健，伸縮自如，文雅而不矜持，是口語但又比口語精练，而伴随着这一切、滋潤着这一切的却是那微妙的音乐性的节奏（前面引过的克干一段話就是明证）。蕭在討論欧洲新戏剧时，曾經指出它在技巧上最重要的一点是剧作家"无拘无束地自由运用演說家、傳道士、辯护律师和行吟詩人的全部修辞和抒情的技巧"①。这是蕭的自道，他完全做到了这一点。因为这样，他才能使剧中人物之間的长篇討論紧

① 《易卜生主义的精华》(《主要論文集》，第146頁)。

紧扣住听众的心弦，才能那样出色地写出《巴巴娜少校》里安德謝夫回家同妻子儿女重見的一景，《匹克梅梁》里的茶会，《苹果車》里的內閣开会，《擱淺》里的工人代表請願，《在賢君查理士的盛世里》的书房談天……这些場面全是近代欧洲戏剧中的珍品，然而非蕭莫为，正同我們在上文所引的克干談梦的一段話也只能出自蕭的手笔！誰都承认蕭的散文是写政論小册子的武器，但是更値得强調的是：它又是适应戏剧的严格要求的舞台語言。

蕭的戏剧艺术里还有其他因素，例如他写历史剧的手法也是生面别开，頗值一談的，但是只从上面所談的几点来看，我們就已可以肯定一件大事：在十九世紀結束的时候，蕭在英国戏剧的領域里出色地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突破。

其結果是：一种新戏剧出現了，它把有重大社会意义的題材和新穎而又成熟的技巧結合在一起，使人們警觉，又給他們以高尙的文化享受。

其結果是：一整个世紀英国戏剧不振之局为之改观。倫敦的剧坛同当时正在紧扣英国大門的欧洲現实主义戏剧結合起来，也同以阿里斯多芬和莫里哀为代表的欧洲古典喜剧傳統重新結合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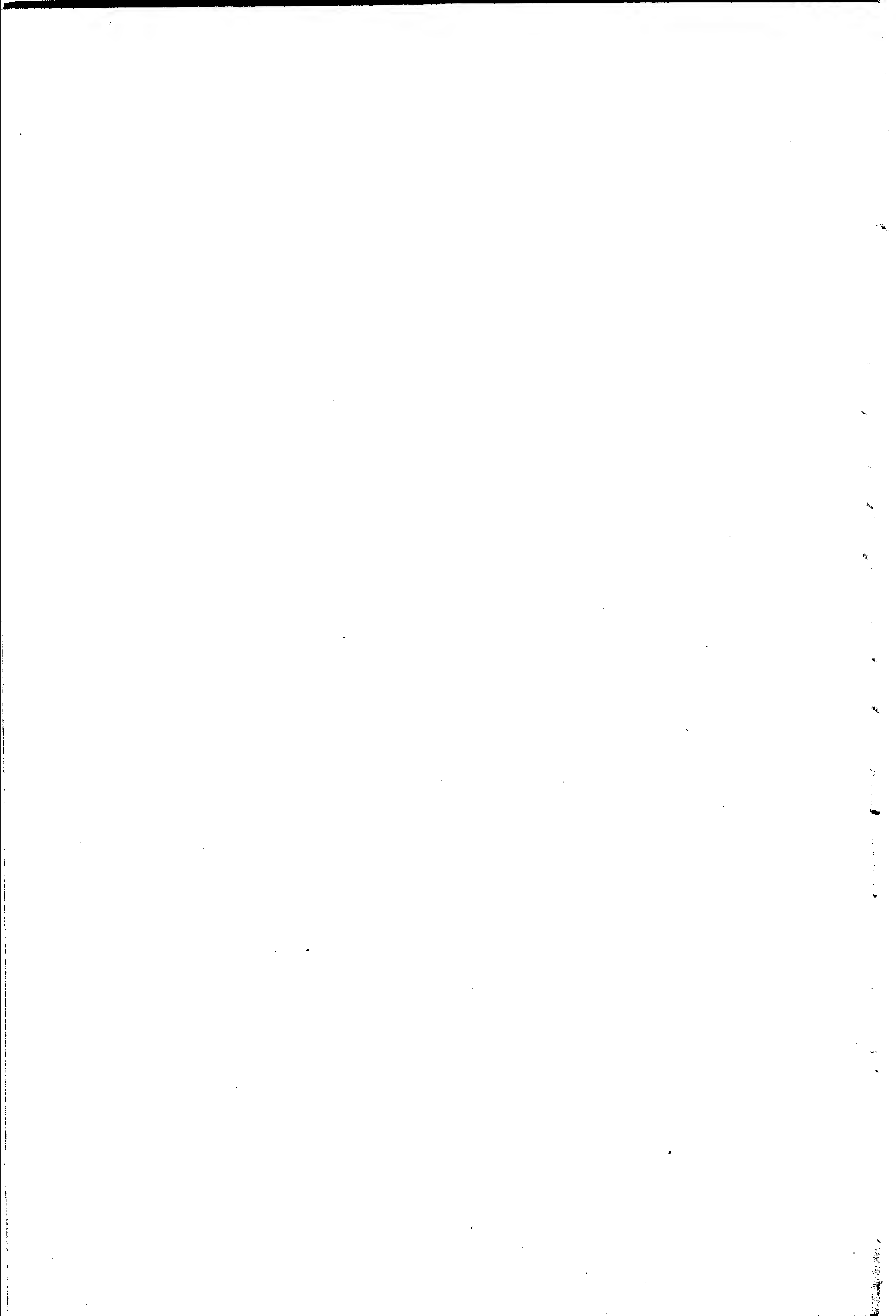
王佐良　1963年2月

目　次

华倫夫人的职业

(*1894*)

潘 家 洵 譯



第 一 幕

在塞吕州的海西尔米地方偏南，一座小山的东坡上，有个带茅屋的小花园。那时正是夏天下午。从山下望上去，只見茅屋偏在花园的左角里。屋頂和門廊都是茅草鋪盖的，門廊左边有一扇大格子窗。除了右首一扇矮門之外，整个花园都用栅栏圈起来。栅栏外头一片荒地順着山坡斜升上去，直到山頂。几把折叠的帆布椅子靠在門廊里側的长椅上。一辆女自行車靠在窗外墙沿上。在門廊略偏右的地方，一只吊床挂在两根柱子上。地上插着一把大帆布伞，不让太阳照在吊床上。床上歪着个年輕女人，正在看书作笔記。她头冲着茅屋，脚冲着栅栏門。吊床前，手够得着的地方，有一張家常椅子，椅子上放着一堆看样子很正經的书和一叠稿紙。

一个男人走过荒地从茅屋后头轉出来。看上去他像个上流人，岁数至多是中年，風度有点像艺术家，身上服装不随俗，可是一点儿不馬虎，上嘴唇有一撮小髭子，臉上刮得挺干凈，态度誠恳和藹，一副容易亲近、善于体貼的样子。光亮的黑头发杂着几絲儿灰的和白的。白眉毛，小黑髭子。他好像认不清道儿，从栅栏上头往里看，仔細打量这地方，看見了那年輕女人。

男客　（脫帽）对不起，請問上哈因海地——上愛力森太太的家

怎么走？

年輕女人　（眼睛从书上抬起来）这儿就是爱力森太太家。（說完这話又低头看书写字。）

男客　哦！那么——請問你是不是薇薇·华倫小姐？

年輕女人　（支着胳臂肘儿轉身細瞧，毫不客气）是。

男客　（气餒而和順）恐怕我太冒昧了。我的名字叫普瑞德。（薇薇馬上把手里的书往椅子上一扔，从吊床上跳下来）喔，别让我打攪你，你躺着吧。

薇薇　（大步跨过去，給他开柵栏門）請进，普瑞德先生。（他走进柵栏門）欢迎。（她伸手把他的手使勁一捏。她是英国中等社会中，典型的聰明能干、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輕妇女。年紀二十二岁。敏捷果敢，沉着自信。服装老老实实，可是式样并不难看。腰带上有一根鏈条，鏈条上挂着一串零碎东西，其中有一支自来水笔和一把裁紙小刀。）

普瑞德　謝謝你，华倫小姐。（她砰的一声使勁把柵栏門关上。他走到园子当中，活动活动手指头，因为剛才被她一捏有点发麻）你母亲来了沒有？

薇薇　（显然嗅出有人向她进攻，急速地）她要来嗎？

普瑞德　（詫異）你不知道我們要来嗎？

薇薇　不知道。

普瑞德　嗳呀，是不是我記錯了日子。这是我常有的事。你母亲这么安排的：她从倫敦下乡，叫我从霍修来跟你見面。

薇薇　（很不高兴）真的嗎？哼！我母亲爱使猝不及防的手法——她想看看我不跟她在一块儿的时候怎么过日子。

要是我的事她預先不跟我商量，就自己做主張，那么早晚有一天我也要回敬她一个猝不及防。她沒来。

普瑞德　（侷促不安）眞对不起。

薇薇　（摆脫不高兴的神气）普瑞德先生，这不能怪你，是不是？幷且你来了我很高兴。在我母亲的朋友里头，我叫她带来見我的只有你一个。

普瑞德　（把心放下，高兴起来）喔，华倫小姐，謝謝你一片好意！

薇薇　你願意上里头去，还是坐在外头說話儿？

普瑞德　外头好些，你說是不是？

薇薇　那么，我去給你搬把椅子来。（她到門廊里搬帆布椅。）

普瑞德　（跟过去）喔，对不起，对不起！我自己搬。（双手按在椅子上。）

薇薇　（让他自己搬）小心手指头，那儿把椅子不大好伺候。（她走到堆书的那張椅子边，把书都扔在吊床上，一甩手把椅子提过来。）

普瑞德　（剛把帆布椅打开）喔，让我坐那把硬椅子！我喜欢坐硬椅子。

薇薇　我也喜欢坐硬椅子。坐下，普瑞德先生。（她用溫和的命令口气叫他坐下，她觉得他的殷勤小心正是他性情軟弱的表現。可是他幷不馬上坐下。）

普瑞德　喂，咱們上車站去接你母亲，好不好？

薇薇　（冷冰冰）为什么？她认識道儿。

普瑞德　（狼狽）嗯，嗯，她大概认識。（坐下。）

薇薇　你知道不知道，你正是我想像中的那么个人。我希望你願意跟我交朋友。

普瑞德 （又高兴起来）謝謝，亲爱的华倫小姐，謝謝你。嗳呀，我眞高兴，你母亲沒把你教坏了！

薇薇 什么叫教坏了？

普瑞德 沒把你教得太拘謹、太守旧。华倫小姐，你要知道，我生来就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我恨权威。权威会伤害亲骨肉之間的感情，甚至于会伤害母女的感情。从前我老担心，怕她用权威把你管教得过于拘謹，現在我知道并沒有，才放下了心。

薇薇 哦！难道我有什么放蕩不羈的举动嗎？

普瑞德 哦，沒有，沒有，至少不是傳統的放蕩不羈。（她点点头，坐下。他接着說下去，感情勃发）可是你說願意跟我交朋友，眞是太好了！你們这批現代女青年眞是了不起——实在了不起！

薇薇 （怀疑）唔？（仔細观察他的見識和性格，露出失望的心情。）

普瑞德 我在你这年紀的时候，年輕男女互相害怕，沒有友誼，沒有眞情，只有从小說里学来的一套极其庸俗虛伪的討好奉承。女人沉默！男人殷勤！心里說是，嘴里說非！苦死了臉皮薄的老实人。

薇薇 不錯，我想这眞是白糟蹋时間——女人的时間糟蹋的更多。

普瑞德 喔，白糟蹋生命，白糟蹋一切东西。可是現在事情进步了。你知道不知道，自从你在劍桥大学得到那样优良的成績之后——这种事我年輕时候沒听見过——我老急着想跟你見面。你考了甲等第三名，眞是十分难得。可

以說是恰到好处。考甲等第一名的人总是些空想的、头脑不正常的家伙，事情在他們手里总要搞出了毛病才肯罢休。

薇薇　这是不上算的事。为那么几个錢，下回我不干了。

普瑞德　(吃惊)为那么几个錢！

薇薇　我是为了五十鎊。

普瑞德　五十鎊！

薇薇　不錯，五十鎊。也許你不知道这事的底細。我在牛納①的导师雷森夫人跟我母亲說，要是我肯认眞参加数学考試，一定可以出人头地。当时报紙上登滿了費利巴·塞墨斯的成績超过甲等第一名考生的新聞。不用說，你一定还記得。

普瑞德　(使勁搖头)！！！

薇薇　不管你記得不記得，反正她的成績确是非常好。我母亲觉得我也应該像塞墨斯一样，她才高兴。我老实回答母亲，既然我将来不打算教书，就犯不上下这番苦功。可是我說，要是她答应給我五十金鎊，我倒願意爭取考个第四、第五名。她抱怨了几句也就答应了。沒想到我的成績竟超过了預料的等級。可是为了五十鎊，下回我可不干了。二百鎊还差不离。

普瑞德　(非常扫兴)天啊！这是个很实际的看法。

薇薇　难道你以为我是个不讲实际的人嗎？

---

① 牛納是劍析大学一个女子学院。

普瑞德　可是实际的看法是，不但应該考虑在这些荣誉上头花費的功夫，并且也应該考虑这些荣誉給你的修养。

薇薇　修养！普瑞德先生，你可知道这种数学測驗是怎么回事？沒有别的，只是死啃，死啃，死啃，一天死啃六个到八个钟头的数学，此外什么也别干。人家以为我懂科学，其实除了科学里的数学，别的我什么也不懂。我会給工程师、电气工程师、保險公司做計算的事情，可是我对于工程、电学、保險几乎一窍不通。我甚至連算术都不大精通。除了搞数学、打网球、吃飯、睡觉、騎自行車、散步，我是个无知无識的野蛮人，我的无知无識的程度还超过一个沒参加过数学考試的女人。

普瑞德　（起反感）好一个荒唐、恶劣、害人的制度！我早知道！我現在眞觉得这种制度是要把妇女的一切美丽品质全給摧毁了。

薇薇　我反对这制度，絕不是因为这个理由。我告訴你，将来我还要利用它呢。

普瑞德　呸！怎么利用？

薇薇　将来我要到倫敦法律事务所去做事，做些保險統計和产权轉移的工作。我借此学点法律，同时留意证券交易所的情形。我母亲以为我到乡下来是为过假期，其实我是一个人到这儿来讀法律的。我最不喜欢过假期。

普瑞德　我听了你这話有点寒心。难道你就不要生活里有些浪漫和美丽的东西嗎？

薇薇　老实告訴你，这两种东西我都不稀罕。

普瑞德　不見得吧。

薇薇　喔，眞的，我不撒謊。我喜欢工作，喜欢工作之后得到报酬。工作累了的时候，我喜欢坐在一把舒服的椅子上，抽一支雪茄烟，喝一杯威士忌酒，看一本好偵探小說。

普瑞德　(站起来，狠命否认)我不信。我是个艺术家，我不信你的話，我絕不相信。你說这話无非是因为你还沒发現艺术可以給你开辟的新奇世界。

薇薇　我已經发現了。去年五月間我到倫敦去，跟婀娜呂阿·富雷澤在一起住了六个星期。媽媽以为我們俩是在各处游覽，其实我每天都在法院巷婀娜呂阿法律事务所里工作，給她做保險統計，像个小徒弟似的尽量帮她干活。到了晚上，我們抽抽烟，聊聊天，除了散步运动之外从来不出門。我生平沒过过那么快活的日子。我用賺来的錢付清了自己的一切开銷，同时沒繳任何手續費就参加了这个行业。

普瑞德　嗳呀，天啊，华倫小姐，你这就算发現艺术了嗎？

薇薇　别忙。我的話还沒开头呢。有一次費慈約翰路有几个搞艺术的朋友邀我上她們那儿去，其中有一个女孩子是我在牛納的同学。她們先带我参观国立美术館——

普瑞德　(点头贊成)好！(他坐下，松了口气。)

薇薇　(接着說下去)——再上歌剧院——

普瑞德　(越发滿意)好！

薇薇　——还到了一个音乐会，整晚演奏的都是貝多芬、华格納① 这批人的音乐。无論給我多少錢，那种日子我也不

想再过第二回了。为了不好意思得罪朋友，我勉强敷衍到第三天，那时候我老实不客气告訴她們說，我再也受不了啦，我就跑回法院巷去了。現在你該明白我是怎么个时髦年輕女人了。你說像我这么个人能不能跟我母亲合得来？

普瑞德 （吃惊）我希望——嗯——

薇薇 我不想听你的希望，我想听你的意見。

普瑞德 嗯，說老实話，恐怕你母亲不免会有点儿失望。要知道并不是你有什么缺点，我不是这意思。可是你这人跟她的理想相差太远了。

薇薇 她的什么？

普瑞德 她的理想。

薇薇 你是不是說她理想中的我？

普瑞德 对了。

薇薇 她理想中的我是怎么个样子？

普瑞德 华倫小姐，我想你一定看得出，对于自己小时候的教育不滿意的人，往往以为要是别人受的教育不跟自己一样，这世界就可以好起来了。你母亲的一生——嗯——我想你大概知道——

薇薇 别說大概不大概。我母亲的事我几乎一点儿都不知道。从小我就在英国，从小学到大学都是住在学校里，再不就是跟花錢雇来照管我的人在一块儿住。我一生都在

---

① 貝多芬（1770—1827）和华格納（1813—1883）都是德国著名作曲家。

外头寄宿。我母亲不是在布鲁塞尔就是在維也納，从来不許我去看她。有时候她到英国来住几天，我才見着她。我也不抱怨，因为我的日子过得很快活，人家待我都很好，錢也总够花。可是你别以为我知道我母亲什么事。我比你知道的少得多。

普瑞德 （非常侷促不安）这么說起来——（把話咽住，不知該怎么說下去。随后勉强装出欢笑的样子）咱們說的都是些廢話！不用說，你跟你母亲一定合得来。（站起来，瞧瞧外头的景致）你們这小地方眞美！

薇薇 （不理会）普瑞德先生，这話題未免换得太快了。为什么我母亲的历史談不得？

普瑞德 哦，你千万别这么說。我不便背着我老朋友跟她女儿談她的历史，这岂不也是人之常情嗎？等她来了，你有的是机会跟她細談。

薇薇 不，她也不願意談这件事。（站起来）我知道，你瞞着我不肯說，其中一定有道理。普瑞德先生，你就記着这一句話：我母亲知道了我在法院巷干的事，我們母女难免有一場恶战。

普瑞德 （发愁）恐怕难免。

薇薇 在这場恶战里，我一定能得胜，因为我只要有一笔上倫敦的路費就行了，第二天我就去帮婀娜呂阿办事，自己挣錢养活自己。再說，我沒什么要瞞人的事，可是我母亲好像倒有，到了眞眞不得已的时候，我可以拿这个压她一下子。

普瑞德　(大吃一惊)哦，使不得！千万别这么办。

薇薇　那么，你得把理由告訴我。

普瑞德　理由我实在不能告訴你。我求你慈悲一点儿吧。(她看他說得可怜，有点好笑)再說，我怕你太莽撞。你母亲生起气来是不容易对付的。

薇薇　普瑞德先生，你吓唬不了我。在法院巷那一个月里，我曾經領教过一两个很像我母亲的女人。你放心，我准能打胜仗。可是，要是我因为情形隔膜做出了一些过火的举动，記着，你得負責任，因为你不肯跟我說老实話。現在咱們不談这事了。(她把自己的椅子，还像剛才似的，提起来使勁一甩，搬到吊床旁边。)

普瑞德　(狠心一咬牙)我再說一句話，华倫小姐。我还是把实話告訴你吧。話眞难出口，可是——

华倫夫人和乔治·克罗夫爵士已經到了大門口。华倫夫人是个約莫四五十岁的女人，年輕时候很漂亮。她头上戴着一頂光彩夺目的帽子，一件顏色鮮艳的紧身罩衫，配着两只极时髦的袖子。看上去，她这人有点嬌养任性，喜欢压人，并且非常俗气，可是整个儿說来，她是个容易接近、相当体面的老练女光棍。

克罗夫是个結結实实的高个子，年紀五十左右，穿得很时髦，像年輕人一样。鼻音很重，說話声音有点嘶嘶沙沙的，不像一个大个子的嗓門儿。臉上刮得挺干净，一張闊嘴巴，两只大扇耳朵，一根粗脖子。表面像个上等人，实质上是个城市商人、运动家、高等游民中最粗鄙的典型。

薇薇　他們来了。(他們走进花园时候她迎上前去)媽，你好？普瑞德先生在这儿等了你半个钟头了。

华倫夫人　普瑞蒂，要是你在这儿等了我半个钟头，那得埋

怨你自己，我以为你总該想得到我坐的是三点十分的火車。薇薇，戴上帽子，宝貝，别让太阳晒坏了。哦，我忘記給你們介紹了。这是乔治·克罗夫爵士——这是我的小薇薇。

克罗夫恭恭敬敬走到薇薇面前。她点点头，可是沒有想跟他拉手的意思。

克罗夫　这位小姐我聞名已久，是我老朋友的令嫒，我可以跟你拉手嗎？

薇薇　（正在上上下下仔細打量他）随你的便。（她接着他那只亲亲热热遞过来的手，使勁一捏，捏得他两眼齐睜，随后轉过身去，問她母亲）你們还是进去呢，还是我再搬两把椅子出来？（她走进門廊搬椅子。）

华倫夫人　乔治，你觉得我女儿怎么样？

克罗夫　（愁眉苦臉）她的手腕子勁头儿眞不小。普瑞德，你跟她拉过手沒有？

普瑞德　拉过：一会儿就不疼了。

克罗夫　但願如此。（薇薇拿着两張椅子又出来了。他赶紧过去帮忙）我来，我来。

华倫夫人　（拿出做母亲的口气）宝貝，让乔治爵士帮你搬椅子！

薇薇　（把两張椅子往他怀里一扔）拿去。（她拍拍手上的土，轉过来向华倫夫人）你喝茶不喝？

华倫夫人　（坐在普瑞德剛才坐的椅子上搧扇子）我快渴死了。

薇薇　我去張罗。（她走进茅屋。）

乔治爵士到这时候才好容易打开一張椅子，把它安放在华倫夫人的左边。他把另外那張椅子扔到草地上，自己坐下，嘴咬着手杖的把儿，垂头丧

气，样子很可笑。普瑞德还是心神不定，在他們右边来回走动。

华倫夫人 （向普瑞德，眼睛瞧着克罗夫）普瑞蒂，你瞧他：他挺高兴，是不是？这三年里头他死纏着我，要我带他見見我这小女儿。現在我带他来見了，他又不好意思起来了。（干脆）喂！坐好，乔治！别把手杖叼在嘴里！（克罗夫勉强依从。）

普瑞德 我觉得——要是你不見怪的話——最好咱們别再把她当小孩子看待了。你看，她已經很了不起了。据我观察，我不敢說她一定不比咱們更老练。

华倫夫人 （觉得非常好笑）你听他說的是什么，乔治！比咱們都老练！哼，她用一套自吹自擂的話把你灌迷糊了吧。

普瑞德 可是年輕人最不喜欢别人把他們当小孩子看待。

华倫夫人 是啊！这些年輕人眞該好好儿教訓教訓。你少管閑事。普瑞德，我会管教我自己的孩子。（普瑞德一本正經把头一摇，背着两只手向花园后面走过去。华倫夫人假装好笑，可是她瞧着他的背影，自己臉上分明有些担心的神气。过了会儿，她低声向克罗夫）你看他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那副神气？

克罗夫 （不高兴）你怕普瑞德。

华倫夫人 你說什么！我怕普瑞德那家伙！哼，蒼蝇都不会怕他。

克罗夫 你是怕他。

华倫夫人 （发脾气）少管閑事，别打算在我面前发你那臭脾气。反正我不怕你。要是你这么討厌，你还是回家去吧。（她一賭气站起来，轉过臉去把背朝着他，不想正好跟普瑞德打了个照面）喂，普瑞德，刚才你說那句話，我知道你是一片好心。你怕我

欺負她。

普瑞德　喔，凯蒂①，你当我生气了嗎？沒有的事，别多心。可是有时候你沒注意到的事儿我倒看出来了。虽然你从来不听我的話，可是事情过去之后，有时候你也承认不該不听我的話。

华倫夫人　現在你又看出什么来了？

普瑞德　沒什么别的，只是我觉得薇薇已經是一个成年的女人了。凯蒂，你得竭力尊重她才是。

华倫夫人　（眞吃一惊）尊重！尊重我自己的女儿！你还有什么話，請說！

薇薇　（站在茅屋門口叫华倫夫人）媽媽，你上我屋里坐坐再喝茶，好不好？

华倫夫人　好，宝貝。（她看着普瑞德那副一本正經的样子放声大笑，同时向門廊走去。在从他身旁經过的时候，她在他臉上輕輕拍了一下）别生气，普瑞蒂。（她跟着薇薇走进茅屋。）

克罗夫　（偸偸地）喂，普瑞德。

普瑞德　什么事？

克罗夫　我想問你一句不很平常的話。

普瑞德　尽管問。（他坐在华倫夫人的椅子上，靠近克罗夫。）

克罗夫　对。要不然，她們在窗口也許听得見。我問你：凯蒂有沒有跟你說过那女孩子的父亲是誰？

普瑞德　沒說过。

① 凯蒂是华倫夫人的名字。

克罗夫　你有沒有猜想过是誰？

普瑞德　也沒有。

克罗夫　(不信他的話)当然我也知道，即使她跟你說过什么，你也不肯告訴别人。可是往后咱們天天得跟这孩子見面，要是不知道她父亲是誰，未免有点彆扭。咱們不知道該怎么对待她才好。

普瑞德　那有什么关系？她本人怎么样，咱們就怎么对待她。她父亲是誰，跟咱們什么相干？

克罗夫　(起疑)这么說，你知道她父亲是誰？

普瑞德　(有点生气)我剛說过不知道。你沒听見嗎？

克罗夫　喂，普瑞德。我求你特别帮个忙。要是你眞知道的話——(普瑞德正要張嘴駁他)——我不过想說，要是你知道的話，你說了好让我对她放下心。不瞞你說，我已經有点儿着迷了。

普瑞德　(正言厉色)这話什么意思？

克罗夫　别着急，我沒什么坏意思。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嗯，說不定我就是她爸爸。

普瑞德　你！沒有的事！

克罗夫　(趁势追問)你准知道我不是嗎？

普瑞德　我还不是跟你一样地不知道。可是說正經的，克罗夫，这不成問題。她一点儿都不像你。

克罗夫　要說像不像，我也看不出她有像她母亲的地方。她不見得是你的女儿吧？

普瑞德　(气得站起来)什么話，克罗夫！

克罗夫　用不着生气，普瑞德。两个通达世情的人談談这个沒什么关系。

普瑞德　(用力把气压下去，沉靜郑重地說)克罗夫，你听我說。(又坐下)我跟华倫夫人那一方面的生活沒关系，一向沒关系。她从来沒跟我談过那些事。当然我也从来不提。你应該体会到，一个美貌女子必須有几个跟她——唔，跟她不是有那种关系的男朋友。要是她跟誰都免不了鬧那一套，那她长得漂亮就变成一桩苦事了。也許你跟凱蒂比我跟她亲密得多。这件事你尽可以亲自問問她。

克罗夫　我問的次数不少了。可是她拿定主意不許别人打听她女儿的事。要是說得出口的話，她恨不得說她女儿根本沒有父亲。(站起来)普瑞德，为了这件事，我心里很不踏实。

普瑞德　(也站起来)也罢，反正你年紀够得上当她的爸爸，咱們不妨都把薇薇小姐当女儿看待，把她当作一个咱們应該保护和帮助的女孩子。你看怎么样？

克罗夫　(气势汹汹)要論年紀，我不見得比你大。

普瑞德　你确是比我大。你生下来就是个老头儿。我生下来是个小孩儿，一直沒有成年人的自信心。(他把椅子折起来，搬到門廊里。)

华倫夫人　(在茅屋里喊)普瑞一蒂！乔治！喝茶一茶一茶！

克罗夫　(急忙)她叫咱們进去呢。(他慌忙进去。)

普瑞德搖搖头，覺得事情不大妙，正在要跟着克罗夫进去的当口，忽然看見有个少年紳士在远处跟他打招呼。那少年剛走到荒地上，冲着柵栏門

走过来。他模样儿长得挺漂亮，瞧着很順眼，衣服很讲究，年紀剛过二十，是个华而不实的子弟，声音很好听，沒有礼貌，可是不討厌。手里拿着一支輕型連珠猎枪。

年輕紳士　喂！普瑞德！

普瑞德　哦，原来是富兰克·格阿德納。（富兰克走进来，跟他亲热地拉手）你在这儿干什么？

富兰克　我跟父亲一块儿住着呢。

普瑞德　是不是那位神父？

富兰克　他是本地教区长。为了省开銷，今年秋天我得跟家里的人住在一块儿。去年七月以后事情糟极了：这位神父得給我还債。因此他破产了，我也破产了。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你认識这儿的主人嗎？

普瑞德　认識。我下乡来瞧一位华倫小姐。

富兰克　（高兴）什么？你认識薇薇？这位姑娘很有意思，是不是？我正在教她打枪呢。（把枪放下）她认識你，好极了，她应該认識你这样的人。（他笑了一笑，大声說，那好听的嗓音几乎高到像唱歌的調子）普瑞德，在这儿碰見你，好极了。

普瑞德　我是她母亲的老朋友。华倫夫人带我下乡見見她女儿。

富兰克　什么！她母亲也在这儿？

普瑞德　是，在屋里喝茶呢。

华倫夫人　（在茅屋里喊）普瑞一蒂一，点心凉了。

普瑞德　（大声回答）喨，华倫夫人，一会儿就来。我这儿剛碰見一个朋友。

华倫夫人　一个什么？

普瑞德　(声音更高一点)一个朋友。

华倫夫人　带他进来。

普瑞德　好吧。(向富兰克)你进去不进去？

富兰克　(疑疑惑惑，可是觉得很有意思)說話的是薇薇的母亲嗎？

普瑞德　是。

富兰克　嗳呀！眞有意思！你看她会不会喜欢我？

普瑞德　管保你像平常一样受欢迎。进来試試。(一边說一边冲着茅屋走。)

富兰克　等一等。(郑重其事)我要告訴你一件心事。

普瑞德　算了吧。无非又是像那回說的什么来喜酒店的女招待一类的无聊事儿。

富兰克　这件事比那个重要多了。你不是說你跟薇薇初次見面嗎？

普瑞德　不錯。

富兰克　(兴高采烈)那你猜不透她是怎么一个女孩子。那种性格！那种見識！再加上那份儿聰明！天啊，普瑞德，我敢說她眞聰明！还有——当然不用說了——她爱我。

克罗夫　(把头探出窗口)喂，普瑞德，你干么呢？快进来！(把头縮进去。)

富兰克　嗳呀！这家伙在赛狗会上准能得奖，你說是不是？他是誰？

普瑞德　他是乔治·克罗夫爵士，华倫夫人的好朋友。咱們还是进去吧。

他們正在朝蒼門廊走去的时候，柵栏門外有人喊了一声。两人站住脚步，轉过身来，看見一位年紀相当大的牧师从柵栏上头往里探望。

牧师　（大声）富兰克！

富兰克　（答应）唳！（向普瑞德）神父来了。（向牧师）是了，老头子，我就来。（向普瑞德）喂，普瑞德，你先进去喝茶吧。我馬上就来。

普瑞德　很好。（他走进茅屋。）

牧师站在門外，双手搭在門頂上。賽密尔·格阿德納是一位有俸的国教教士，年紀过了五十。从外表看，他这人夸張虛伪，飞揚浮躁，自高自大。实质上，他是已經过时的社会中的一个人物。他小时候是个傻瓜，父亲把他塞給了教会，教会因为他父亲是一位施主，只好收留他。他架子十足，可是他的儿子和他的教徒都瞧不起他。

賽密尔牧师　喂，我問你，你这儿的朋友是些什么人？

富兰克　唳，老头子，沒关系！进来。

賽密尔牧师　不行。我得問問明白这是誰的花园才进去。

富兰克　不要紧，这是华倫小姐的花园。

賽密尔牧师　她来了以后我还沒看見她到过教堂。

富兰克　当然沒有。她是劍桥大学考甲等第三名的学生。非常聪明。得的学位又比你高。她何必去听你讲道。

賽密尔牧师　别这么沒規矩。

富兰克　喔，怕什么，沒有人听見。进来。（他开了柵栏門，連門带他父亲一齐拉进来）我想把你介紹給她。老头子，你还記得不記得去年七月你劝我的話？

賽密尔牧师　（正言厉色）記得。我劝你改掉懶惰和浮躁的两宗

毛病，赶紧找个正經职业，自己过日子，别靠我吃飯。

富兰克　不对，那是你后来想起来的話。你当时說的是，既然我沒有脑子又沒有錢，不如借重我的漂亮臉子娶个又有脑子又有錢的老婆。喂，現在你看。华倫小姐有脑子，你不能不承认吧。

賽密尔牧师　不是有了脑子就万事俱备了。

富兰克　当然不是，她还有錢——

賽密尔牧师　（厉声截住他的話）我沒想到錢上头。我說的是比錢更高貴的东西。譬如說，社会地位。

富兰克　那东西可不在我眼里。

賽密尔牧师　可是我很看重。

富兰克　咳，沒有人叫你跟她結婚。反正她差不多也算得到了劍桥大学的高等学位，并且看起来她的錢也够她花的。

賽密尔牧师　（气平了，带点儿玩笑口气）她的錢是不是够你花的，我可沒把握。

富兰克　喔，我从来不那么乱花錢。我过日子一向規規矩矩。我不喝酒，我不大賭錢，我也不像你在我这么大年紀的时候还那么成天喝酒胡鬧。

賽密尔牧师　（虛張声势）住嘴。

富兰克　那回我对来喜酒店女招待着迷的时候，你亲口跟我說过，有一回你願意給一个女人五十个金鎊，把你写給她的一批信要回来——

賽密尔牧师　（大吃一惊）噓，噓，噓！富兰克，可了不得！（提心吊胆，四面張望。一看左右无人，又壮起胆子装腔作势，可是态度比剛才老实

了些）那时候我怕你干出一辈子后悔的事情，为了免得你上当，所以我把自己的經驗告訴你，誰知道你倒反咬我一口。你应該把你父亲做的錯事当作前車之鉴，不应該拿它当自己的护身符。

富兰克　你听見过魏凌騰公爵的情书故事沒有？

賽密尔牧师　沒听見过。我也不想听。

富兰克　那位魏凌騰老公爵不像你似的願意破費五十鎊，他不是那等人。他干脆只有两句話："亲爱的杰妮，信尽管宣布，你自己倒霉！你亲爱的魏凌騰。"那时候你也应該这么办。

賽密尔牧师　（一副可怜相）富兰克，我的孩子，当初我写了那些信，我落到了那个女人的手心里。后来我把写信的事告訴了你，說也可怜！我又落到了你的手心里。那个女人不要我的錢，她只回答我两句話，那两句話我一辈子忘不了。她說："知識是权力，我決不出卖权力。"这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可是她从来沒使用过她的权力，也沒給我添过一絲儿麻煩。如今你对待我还不如她客气，富兰克。

富兰克　不錯！可是当时你对她也像現在你对我这么成天嘮嘮叨叨嗎？

賽密尔牧师　（气的几乎要哭）好，我不管你。你这孩子沒法儿治了。（轉身走向栅栏門。）

富兰克　（滿不在乎）告訴他們我不回家喝茶了，老头子，乖乖儿的，肯不肯？（他冲着茅屋走过去，正好碰見普瑞德和薇薇从屋里走出来。）

薇薇　(向富兰克)那是你父亲嗎，富兰克？我很想見見他。

富兰克　行。(喊他父亲)老头子，有人找你說話。(牧师在門口轉过身来，慌里慌張摸摸帽子。普瑞德穿过园子走到对面，滿臉笑容，准备跟客人寒暄)这是我父亲，这是薇薇小姐。

薇薇　(走到牧师面前跟他拉手)格阿德納先生，在这儿見面，眞巧极了。(向茅屋喊叫)媽媽，出来。有人找你。

华倫夫人剛走到門口，一看見牧师，馬上就楞住了。

薇薇　(接着說下去)让我介紹——

华倫夫人　(过去一把抓住賽密尔牧师)哦，这不是賽姆·格阿德納嗎？当了牧师了！眞想不到！賽姆，你不认識我們嗎？这就是雄偉博大的乔治·克罗夫。你还記得我不記得？

賽密尔牧师　(滿臉通紅)我实在——唔——

华倫夫人　你当然記得。我手里还有你写的一叠子信呢，前天无意中还看見来着。

賽密尔牧师　(狼狽不堪)你是魏伐素小姐吧？

华倫夫人　(赶紧使勁低声糾正他)哧！胡說！我是华倫夫人。你沒看見我女儿在那儿嗎？

第 二 幕

黄昏后，茅屋內。不从外往西，而从里往东望去，可以看到那扇大格子窗——窗帘已經拉上了——現在是在茅屋前墙的正中，通門廊的門在窗子左边。左墙有一扇門通厨房。靠后一点，仍貼着左墙，有一只食器柜，上面有一支蜡和一盒火柴，富兰克的枪靠在旁边，枪筒貼着碗碟架。屋子当中有一張桌子，桌上点着一盏灯。窗戶右边靠墙一張桌子上堆着薇薇的书籍文具。壁炉在右边，前面有一張高背长靠椅，壁炉里沒有火。桌子左右各有一張椅子。

茅屋門开着，可以看見外面星光燦烂的夜空。华倫夫人裹着向薇薇借的一件披肩从外面走进来，富兰克跟在她身后。他把便帽往窗座上一扔。华倫夫人走累了，她一边拔針摘帽子，一边嘘了口气，帽子摘下之后，她把別針插在帽頂上，把帽子擱在桌子上。

华倫夫人　喔，天啊！在乡下过日子，不知是走道儿受罪，还是沒事在屋里憋着更受罪。要是这儿有威士忌苏打水的話，我現在倒很想喝一杯。

富兰克　說不定薇薇有。

华倫夫人　胡說！她那么个年輕女孩子哪儿有这些东西！不

要紧，沒关系。我不能想像她在这儿怎么过日子！我宁可住在維也納。

富兰克　我陪你上維也納。（他一边帮她卸披肩，一边溫存地把她肩膀輕輕捻一下。）

华倫夫人　哦！你陪我去？現在我才知道你活像你父亲。

富兰克　像我老头子？（他把披肩挂在身边的椅子上，坐下。）

华倫夫人　少打听。这种事你懂得什么？你还是个小孩子。（她走到壁炉旁边，离他远些，免得容易动心。）

富兰克　带我上維也納去吧？那才有意思呢。

华倫夫人　謝謝。維也納不是你去的地方——至少得等你年紀大点儿。（她对他点点头，加重这个劝告的語气。他装出一副可怜相，可是眼睛里的笑意表明了他的虛假。她对他瞧瞧，又回到他身边）喂，小孩子，（两手捧着他的臉，把臉托起来冲着她自己）因为你像你父亲，所以我看透了你是怎么样的一种人，我看得比你自己还清楚。别在我身上胡打主意。听見沒有？

富兰克　（嬌声求爱）可是我自己也沒有办法，亲爱的华倫夫人，这是我們的家風。（她假装要打他嘴巴，可是对他那仰着的漂亮笑臉瞅了会儿，情不自禁，到底跟他亲了个嘴，亲完了嘴，赶紧躲开，自己心里不耐煩。）

华倫夫人　哎！我不該那么着。我这人不老实。沒关系，亲爱的，这是媽媽疼孩子。你去跟薇薇亲热吧。

富兰克　我已經跟她亲热上了。

华倫夫人　（吃惊厲問）什么！

富兰克　薇薇跟我是好朋友。

华倫夫人　这話什么意思？听着：我不准无賴子弟勾引我的女儿。听見沒有？我不准你胡鬧。

富兰克　(滿不在乎)亲爱的华倫夫人，别着急。我打的是正經主意，决不是胡鬧，并且你那女儿自己很会照管自己，她还不像她母亲那么要人照管。你知道，她长得不像你这么漂亮。

华倫夫人　(他这么大言不慚，她倒吃了一惊)哼，我看你的臉皮足有两寸厚。我不知道你这張厚臉皮是哪儿来的。反正不是你父亲給你的。

克罗夫　(在花园里)大概是吉卜賽人吧？

賽密尔牧师　(答話)那些做扫帚的流浪人比他們坏得多。

华倫夫人　(向富兰克)嘘！記着！我警告过你了。

克罗夫和賽密尔从花园里进来，牧师一边走一边接着談話。

賽密尔牧师　溫其斯脫巡迴法庭上那件发假誓的案子才糟糕呢。

华倫夫人　怎么样？你們俩干什么呢？普瑞蒂和薇薇上哪儿去了？

克罗夫　(把帽子擱在长靠椅上，把手杖靠在壁炉犄角里)他們上山去了。我們俩到村子里去了一趟，我去喝了杯酒。(他在长靠椅上坐下，把两只腿平放在座位上。)

华倫夫人　哼，薇薇不应該不告訴我一声就走了。(向富兰克)給你父亲搬把椅子，富兰克，你的規矩上哪儿去了？(富兰克跳起来，斯斯文文把自己坐的椅子让給父亲，然后从靠墙那边另外搬了一張，擱在桌边坐下，自己居中，父亲居右，华倫夫人居左)乔治，今儿晚

上你打算住在哪儿？这儿你不能过夜。普瑞蒂打算怎么办？

克罗夫　格阿德納留我过夜。

华倫夫人　喔，你自己固然不愁了！可是普瑞蒂怎么办呢？

克罗夫　不知道。我想他可以住在客棧里。

华倫夫人　賽姆，你那儿有地方給他住嗎？

賽密尔牧师　嗯——呃——你看，我是本地教区长，我不能自己作主。呃——普瑞德先生是什么社会身分？

华倫夫人　喔，他沒問題，他是建筑师。你眞是个老頑固，賽姆！

富兰克　对，沒問題，老头子。在威尔士給公爵盖那座賽納紋宫的就是他。你一定听說过。（他向华倫夫人飞了个眼，斯斯文文对着他父亲。）

賽密尔牧师　要是这样的話，好极了，我們願意招待他。他大概认識公爵吧。

富兰克　喔，熟得很！咱們把他塞在乔菊娜从前住的那間屋子里。

华倫夫人　好，这件事算是决定了。現在只要那两个一回来，咱們就可以吃晚飯了。他們不应該天黑了还在外头呆着不回来。

克罗夫　（盛气相向）他們碍着你什么啦？

华倫夫人　不管碍着我碍不着我，反正我不喜欢这样子。

富兰克　别等他們了，华倫夫人。普瑞德能在外头多呆一会儿一定多呆一会儿。他从来沒尝过夏天晚上跟我的薇薇

在草坡上蹓躂是什么滋味儿。

克罗夫 （吃惊，挺直身子）哦，什么話！喂！

赛密尔牧师 （站起来，吓得丢了牧师架子，說話老实而有力）富兰克，干脆一句話，这事办不到。华倫夫人会告訴你：这事想都不必想。

克罗夫 当然。

富兰克 （温婉动人）眞的嗎，华倫夫人？

华倫夫人 （沉吟）赛姆，这話难說。要是我那女孩子想結婚，拦着她不許結婚也沒有好处。

赛密尔牧师 （吃惊）可是怎么能跟他結婚！你的女儿跟我的儿子結婚！你想：那怎么行。

克罗夫 当然不行。别胡鬧，凱蒂。

华倫夫人 （生气）为什么不行？是不是我女儿配不上你儿子？

赛密尔牧师 不是那个，华倫夫人，可是你知道里头有原因——

华倫夫人 （不把他放在眼里）我不知道什么原因。要是你知道，尽管告訴你儿子，告訴我女儿，再不就告訴听你讲道的教友。

赛密尔牧师 （毫无办法，倒在椅子里）你明知道我不能把原因告訴别人。可是要是我告訴我儿子其中有原因，他会信我的話。

富兰克 不錯，爹，你儿子会信。可是你儿子听你讲了原因之后，他做事改过一回样儿沒有？

克罗夫 你不能跟她結婚，話只有这么一句。（他起身站在炉前磚

台上，背冲着壁炉，紧皺着眉。）

华倫夫人　（厉声质問）請問跟你什么相干？

富兰克　（用他最好听的抒情調子）我也正要客客气气問他这句話。

克罗夫　（向华倫夫人）我想你大概不願意把女儿嫁給一个年紀比她小、沒有职业、沒有錢养活她的男人吧。要是你不信我的話，問問賽姆。（向牧师）你还打算給他多少錢？

賽密尔牧师　一个大錢都不給了。他应得的祖产已經拿到手，去年七月花得干干淨淨了。（华倫夫人把臉一沉。）

克罗夫　（盯着瞧她）怎么样！我跟你說过了。

他重新在长靠椅上坐下，又把两只腿擱起来，好像这事已經結束了。

富兰克　（哀訴）这太金錢主义了。难道华倫小姐結婚为的是錢？要是她跟我彼此相爱——

华倫夫人　謝謝。孩子，你的爱情是很不値錢的貨色。要是你沒錢养活老婆，那就沒話可說了；你不用打算跟薇薇結婚。

富兰克　（觉得非常好笑）你怎么說，老头子？

賽密尔牧师　我的意見跟华倫夫人一样。

富兰克　克罗夫老先生也发表过他的高見了。

克罗夫　（支着胳臂很生气地把身子轉过来）听着；我不許你这么油腔滑調。

富兰克　（老实不客气）我本不願意招你生气，克罗夫。可是剛才你大模大样冲我說話好像是我父亲一样。对不起，一个父亲就够受的了。

克罗夫　（瞧不起他）呸！（他又把身子轉过去。）

富兰克　（站起来）华倫夫人，就是为了你，我也不能舍了我的薇薇。

华倫夫人　（咕哝）小流氓！

富兰克　（說下去）你一定想給她提别的亲事，所以我得赶紧先下手。（他們都用眼睛瞪他，他倒文文雅雅朗誦起来了）

不是怕自己的命运靠不住，

就是担心自己的长处算不得数，

所以他不敢潑出胆子試一試，

究竟是一战成功还是满盘輸。

他正在朗誦的时候茅屋門开了，薇薇和普瑞德走进屋子。他立刻打住。普瑞德把帽子擱在食器柜上。屋子里的人登时规矩起来。普瑞德走到壁炉旁边湊近克罗夫的时候，克罗夫把擱在椅子上的两只腿放下来，正襟危坐起。华倫夫人也不像剛才那么自在了，只好借着埋怨别人掩蓋自己的局促心情。

华倫夫人　你們究竟上哪儿去了，薇薇？

薇薇　（摘下帽子，随手往桌上一扔）上山去了。

华倫夫人　你不应該不告訴我一声就这么去了。我怎么知道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天又黑下来了！

薇薇　（走到厨房門口，不睬她母亲）吃晚飯吧？（大家都站起来，只有华倫夫人不动身）里边恐怕太挤了。

华倫夫人　我說的話你听見沒有，薇薇？

薇薇　（文文靜靜）听見了，媽媽。（回到吃晚飯的困难問題上）咱們有几个人？（数）一，二，三，四，五，六。四个人先吃，两个人得等着，爱力森太太的刀叉只够四个人使的。

普瑞德　喔，我沒关系。我——

薇薇　普瑞德先生，你走了那么些路，肚子餓了，你应該馬上就吃。我自己等一会儿不要紧。还得有一个人陪我等着。富兰克，你餓不餓？

富兰克　一点儿都不餓——簡直不想吃东西。

华倫夫人　（向克罗夫）乔治，你也不餓。你也可以等一等。

克罗夫　喔，那就要命了，吃了茶点之后我还沒吃过东西。賽姆是不是可以等一等？

富兰克　你想让我父亲挨餓嗎？

賽密尔牧师　（含怒）不必費心，让我自己說。我很願意等着。

薇薇　（不許別人出主意）不必。两个人等着就够了。（她开厨房門）格阿德納先生，請你陪我母亲进去。（牧师过去让华倫夫人挽着，一同走进厨房。普瑞德和克罗夫跟在后边。除了普瑞德，誰都不贊成这办法，可是沒法子反对。薇薇站在門口，冲着里面瞧他們）那个墙角儿你挤得进去嗎，普瑞德先生？那儿太窄了点儿。留神你的衣服，别擦上墙上的白粉，好了。大家都坐舒服了吧？

普瑞德　（在里面）很好，謝謝。

华倫夫人　（在里面）把門敞着别关，宝貝。（薇薇皺一皺眉，可是富兰克赶紧打招呼拦住她，悄悄走到茅屋門口，輕輕把門完全敞开）嗬，这股子風眞厉害！你还是把門关上吧。

薇薇砰的一声把門关上，看見她母亲的帽子和披肩在屋里乱扔着，心里很膩煩，把东西齐齐整整搬到窗座上，在这当口富兰克輕輕又把茅屋門关上。

富兰克　(高兴)哈哈！把他們都打发开了。薇芬，你看我父亲这人怎么样？

薇薇　(心里有事，一本正經)我差不多沒跟他談过話。我不觉得他怎么能干。

富兰克　你要知道，其实这老头子心里不像外面看着那么傻。你知道，当初他是硬让家里塞进了教会，为了叫人看着像个牧师，他就裝得比原来傻多了。其实我不太討厌他。他这人居心不坏。你看你能跟他合得来嗎？

薇薇　(冷冰冰地)我觉得我将来过日子不大会跟他有什么相干，不但他，也許除了普瑞德，我跟母亲那伙子熟人也都不相干。(她在长靠椅上坐下)你看我母亲这人怎么样？

富兰克　是不是說老实話？

薇薇　对，說老实話。

富兰克　她这人很有意思，可是有点儿怪，你說是不是？要說那个克罗夫！喔，天啊，克罗夫！(他挨着她坐下。)

薇薇　那一伙子东西，富兰克！

富兰克　那一帮子家伙！

薇薇　(非常瞧不起那班人)要是我知道将来我是那么个廢物，一頓挨着一頓地混飯吃，沒目的，沒主見，沒胆量，那我宁可割开一根血管，放血死掉，絲毫不躊躇。

富兰克　喔，你不会那样做。他們能够享福又何必操心吃苦呢？我倒羡慕他們运气好。我就是不贊成他們的样子。不像一回事，太懶散，懶散得厉害。

薇薇　要是你不做事，将来到了克罗夫的年紀，你說你的样子

能比他高明嗎？

富兰克　那还用說。一定比他高明得多。薇芬别敎訓人了，她的孩子已經管不好了。（他想把她的臉捧在手里溫存一下。）

薇薇　（一伸手把他两只手打下去）走开，今儿晚上薇芬不高兴逗她的孩子。（她站起来，走到屋子那头去。）

富兰克　好狠心！

薇薇　（对他跺脚）正經点儿。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富兰克　好。咱們談談学問吧。华倫小姐，你知道不知道，所有最先进的思想家都承认，現代文明的毛病，一半是出于年輕人爱情的饥餓。喂，我——

薇薇　（截断他的話）你眞討厌。（她开了里屋的門）你們有地方給富兰克沒有？他在这儿抱怨捱餓呢。

华倫夫人　（在里面）当然有。（她移动桌上东西的时候，刀叉杯盘叮当作声）来吧！我旁边有地方。进来，富兰克先生！

富兰克　薇芬的孩子将来要跟薇芬清算这笔賬。（他走进厨房。）

华倫夫人　喂，薇薇。你也进来，孩子。你肚子一定也餓了。（她从厨房走出来，克罗夫跟在后面，恭恭敬敬拉着門，等薇薇走过去。薇薇走出去的时候根本沒用正眼瞧他一下，他随手把門关上）乔治，你一定沒吃飽。你沒吃什么东西。你怎么啦？

克罗夫　喔，我进去本来只要喝杯酒。（他把两手往衣袋里一插，在屋里晃来晃去，心煩意躁，悶悶不乐。）

华倫夫人　我倒喜欢吃东西。可是吃了点儿那种冷牛肉、酪干和萵苣，也就够了。（嘘了一口气，好像只半飽，在长靠椅上懶洋洋坐下。）

克罗夫　你为什么这么抬举那只小狗儿？

华倫夫人　（立刻警惕起来）我問你，乔治，你在我那女孩子身上打什么主意？我一直在注意你用眼睛瞧她的神气。記着：我知道你这人，我也知道你那么瞧她是什么意思。

克罗夫　瞧瞧她难道有什么坏处？

华倫夫人　要是你有一点儿不規矩的行为落在我眼睛里，我会馬上打发你回倫敦。在我看起来，我女儿的小拇指比你整个儿一条身子还名貴。（克罗夫听了这句話冷笑了一声。华倫夫人本想装出戏台上痴心母亲的面目压服他，不料沒做到，臉一紅，声音低了些）你放心，那只小狗跟你一样地吃不到嘴。

克罗夫　难道一个男人不許关心一个女孩子嗎？

华倫夫人　像你这样的男人不許。

克罗夫　她多大年紀了？

华倫夫人　你不用管她多大年紀。

克罗夫　你为什么把她的岁数瞞得这么紧？

华倫夫人　因为我高兴。

克罗夫　我今年还沒到五十，我的产业还跟从前一样多——

华倫夫人　（截住他的話）这是因为你又吝嗇又卑鄙。

克罗夫　（接着說）并且一个准男爵也不是天天都找得到的。像我这种身分的人誰都受不了你这么个丈母娘。她凭什么不嫁給我？

华倫夫人　嫁給你！

克罗夫　咱們三个人在一块儿过日子，可以过得很舒服。我先死了，她就是一个肥肥实实有錢的小寡妇。这門亲事

为什么做不得？刚才我在那边跟那傻瓜一块儿散步的时候，我心里一直都在盘算这件事。

华倫夫人　(起反感)对，你心里就会盘算这种事。

他站住不走了。两个人对瞧着：她直着眼盯他，一面鄙視他，一面暗暗地也有点儿怕他；他斜着眼瞟她，带着两道色迷迷的眼光和一張不正經的笑臉。

克罗夫　(看她毫不同情，登时慌張起来)喂，凱蒂，你是一个懂事的女人，你不用装假道学。我不再問你什么了，你也不必再回答什么了。我把我的全部产业指定留給她，在我結婚那天，你自己要多少錢，尽管說一个数目——只要在情理之中。

华倫夫人　乔治，你也像那些不中用的老家伙似的，落到这种地步了！

克罗夫　(恶狠狠)該死！

她还沒来得及还嘴，厨房門开了，外面已經可听見那几个人正在走出来的說話声音。克罗夫来不及把神定下来，只好慌忙走出茅屋。牧师在厨房門口出現。

賽密尔牧师　(四面張望)乔治爵士哪儿去了？

华倫夫人　上外头抽烟去了。(牧师从桌子上拿了帽子，走到壁炉旁边挨近华倫夫人。这当口，薇薇也进来了，后面跟着富兰克。他一进門就倒在一張最靠近門的椅子里，像是精疲力尽的样子。华倫夫人轉过臉来，冲着薇薇說話，母亲的派头装得比平常更加勉强)宝貝，你晚飯吃飽了沒有？

薇薇　你知道，爱力森太太家里的晚飯还不就是这么回事。

(她轉过去冲着富兰克,像逗孩子似的)富兰克，怪可怜的，是不是牛肉都沒有了？你是不是只吃了面包、酪干、姜汁汽水，沒吃別的？(忽然一本正經起來,好像今晚玩笑已經开够了)爱力森太太的黃油眞要不得。我得下山上鋪子里买点儿去。

富兰克　对，眞該买点儿。

薇薇走到写字桌前把买黃油的事記了一笔。普瑞德从厨房出來，一边走一边把剛才当飯巾用的手絹儿叠起來。

赛密尔牧师　富兰克，我的孩子，咱們該回家了。你母亲还不知道今晚咱們家有客人呢。

普瑞德　今晚我們要打攪了。

富兰克　(站起來)决沒有的事，我母亲看見你准高兴。她是个眞正又聰明又風雅的女人，她在这儿一年到头除了老头子見不着別人，你想她的日子过得多么悶的慌。(向他父亲)爸爸，你这人不聰明，也不風雅，是不是？你馬上陪着普瑞德回家，我在这儿呆一会儿，陪陪华倫夫人。走过花园的时候順便把克罗夫带走。他跟咱們家那只小哈叭狗作伴儿最合适。

普瑞德　(从食器柜上拿了帽子，走到富兰克身旁)跟我們一块儿走，富兰克。华倫夫人好久沒看見薇薇小姐了，咱們攪了半天还沒让她們一块儿說說話儿呢。

富兰克　(态度很柔和，对普瑞德表示一种異乎寻常的欽佩)当然。我忘了。謝謝你提醒我。你眞是个有教养的人，普瑞蒂。你向来是这样。我一輩子佩服你。(起身要走，可是又在两个年长的人中間站住，一只手按在普瑞德肩膀上)嗳，要是你能代替这沒

出息的老头儿当我的爸爸，那够多么好！（說話的当儿，他把另外那只手按在父亲肩膀上。）

賽密尔牧师　（发脾气）住嘴，少胡說！你不怕造孽嗎！

华倫夫人　（大笑）你眞該好好儿管管他，賽姆。明天見。喂，把帽子和手杖带給乔治，順便代我祝他晚安。

賽密尔牧师　（接东西）明天見。（跟华倫夫人拉手。他走过薇薇身边的时候也跟她拉手，說声再見。然后，对富兰克大声吆喝）快走！（走出去。）

华倫夫人　再見，普瑞蒂。

普瑞德　再見，凱蒂。

普瑞德和华倫夫人亲热地拉手，一同出去，她送到栅栏門口。

富兰克　（向薇薇）亲个嘴吧？

薇薇　（狠狠地）不行。我討厌你。（她从写字桌上拿了两本书和几張紙，过来在当中那張桌子靠近壁炉的那一边坐下。）

富兰克　（扮个鬼臉）对不起。（他走过去拿枪和帽子。华倫夫人回来了。他拉了她的手）明儿見，亲爱的华倫夫人。（他亲她的手。她把手夺回去，咬紧嘴唇，看样子八成儿想打他个嘴巴。他像皮猴儿似的笑着就跑，随手砰的一声把門关上。）

华倫夫人　（現在男人全都走了，她死心踏地准备捱过这苦恼的黃昏）你听見过誰像他那么嘰嘰呱呱、沒結沒完的？你說他是不是太招人討厌？（在桌旁坐下）現在我想起来了，順便囑咐你一句，宝貝，往后你别再招惹他了。我已經看清楚他完全是一个沒出息的东西。

薇薇　（站起来走过去再拿几本书）我看也是。可怜的富兰克，我反正得丢开他。他虽然不足惜，我倒可怜他。我看克罗夫

那家伙也不見得怎么有出息，你說是不是？（她把剛拿过来的几本书使勁往桌子上一摔。）

华倫夫人　（看着薇薇的冷淡态度心里煩恼）孩子，你懂得男人家什么事，就这么随便批評他們？你得准备着往后常跟乔治·克罗夫爵士見面，因为他是我的朋友。

薇薇　（滿不理会）为什么？（她坐下，打开一本书）你以为咱們俩将来会常在一块儿嗎？

华倫夫人　（瞪眼瞧她）那还用說——到你結婚咱們才分手。你又不再上学校了。

薇薇　我的生活方式能合你的脾胃嗎？恐怕不見得。

华倫夫人　你的生活方式。什么叫你的生活方式？

薇薇　（用挂在腰带鏈条上的那把裁紙刀裁开一頁书）媽媽，你难道眞是从来沒想到过，我跟別人一样也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嗎？

华倫夫人　你胡說些什么？难道因为現在你在学校是个小小的大人物，你就要自己作主、不肯听話了？別胡鬧，孩子。

薇薇　（不計較）在这件事上头，媽媽，你只会說这两句話，別的再沒有了嗎？

华倫夫人　（先是发怔，跟着就发脾气）不准你这么一个勁儿追問我。（暴躁如雷）住嘴。（薇薇继續看书写字，不耽誤时候，也不說話）哼，你自己的生活方式！哼，这还了得？（她又拾眼瞧着薇薇，薇薇还是不睬她）我要你过什么日子，你就得过什么日子。不由你自己作主。（又一頓）自从你考了那个不知什么名堂的数学試驗，我看你一直就是这么一副自命不凡的样子。要是你以为我会由着你在我面前摆这臭架子，那你算是

打錯主意了：你心里越早明白一天越好。(低声咕哝)在这件事上头，我只会說这两句話！哼！(重新提高怒声)你知道不知道你在跟誰說話，小姐？

薇薇　(把眼光从书上轉向她母亲，并不抬头)不知道。你是誰？你是干什么的？

华倫夫人　(紧張地站起来)你这小鬼！

薇薇　誰都知道我的名望，我的身分和我想干的职业。你的事儿我不清楚。請問，你要我跟你和乔治·克罗夫爵士在一块儿过什么生活？

华倫夫人　小心。我要干一件将来我——还有你——都会后悔的事情。

薇薇　(冷靜坚决地把那几本书往旁边一推)也罢，咱們把这問題先擱一擱，等你有胆量对付它的时候再說。(仔細打量她母亲)你得多走走路，打打网球，把身体搞好一点。你身体坏透了，今天上山的时候，你每走二十碼就得站住脚喘半天气，你的两只手腕子簡直像两卷猪油。你瞧瞧我的。(她把自己两只手腕伸出来。)

华倫夫人　(毫无办法地瞧了她一会儿，抽抽噎噎哭起来)薇薇——

薇薇　(一挺身从椅子上跳起来)請你别哭。什么都行，就是别哭。这么哭哭啼啼的我受不了。你要哭，我就出去。

华倫夫人　(一副可怜相)啊，宝貝，你怎么对我这么狠心？难道我不是你母亲嗎？

薇薇　你是不是我母亲？

华倫夫人　(大惊)我是不是你母亲！哦，薇薇，你怎么問得出

这句話!

薇薇　你說你是我母亲，那么，咱們家里的人在哪儿？我父亲在哪儿？咱們家的亲戚朋友在哪儿？你說，你是我母亲，有权利管教我：有权利罵我是胡鬧的孩子，有权利用大学女訓导員不敢用的态度对我說話，有权利硬支配我的生活方式，还有权利硬逼我认識一个誰都知道是倫敦最下賤的高等游民、流氓畜生。在我拒絕你这些要求之前，我倒不妨打听打听，你究竟凭着什么身分对我提这些要求。

华倫夫人　(神志錯乱，身子一軟，跪倒在地)哦，别說了，别說了。我是你母亲，我敢賭咒。你是不是打算跟我过不去——你是我亲生女儿！你太沒良心了。你得相信我。你說，你信我的話。

薇薇　我父亲是誰？

华倫夫人　你不知道自己嘴里問的是什么話。我不能告訴你。

薇薇　(堅决)你能，只要你肯。我有权利知道，你心里也很明白我有这权利。要是你不肯說，那也由你。可是要是你不說，明天早晨我就走，从此以后不再見你。

华倫夫人　你說这种話，我实在受不了。你不会离开我——也不能离开我。

薇薇　(毫不留情)要是你不把实話告訴我，我一定离开你，一点儿都不躊躇。(心里一陣厌恶，身子抖起来)我怎么拿得稳，我的身体里一定沒有那个廢物畜生的骯髒血？

华倫夫人　喔，沒有，沒有。我敢賭咒，不是他，也不是你見过

的那批人。这一点我至少还拿得稳。

薇薇心里一亮，猛然間辨出了母亲这句話的滋味，馬上用眼睛狠狠盯住她。

薇薇　（慢吞吞）这一点你至少还拿得稳。哦！你意思是，只有这一点你拿得稳。（沉思）唔，我明白了。（华倫夫人两手捂着臉）别装腔作势，媽媽，你自己心里明白，你一点儿都不在乎。（华倫夫人把手放下，抬起头来苦苦地瞧着薇薇。薇薇掏出表来一看，說道）好，今儿晚上不必再談了。明天你什么时候吃早餐？八点半你是不是嫌太早？

华倫夫人　（气极了）天啊，你是个什么女人？

薇薇　（平心靜气）我想，我是世界上数目最多的那种女人。要不然，世界上的事儿誰去办。起来（抓住她母亲的手腕，一把把她拖起来）：定定神。这才对了。

华倫夫人　（抱怨）你对我太粗野了，薇薇。

薇薇　胡說。該睡觉了吧？十点都过了。

华倫夫人　（气憤憤地）睡什么觉？我睡得着嗎？

薇薇　为什么睡不着？我就睡得着。

华倫夫人　你！你这人沒心肝。（說到这儿她露出了本来的語調——一个平常女人的方言——母亲的威势和架子全沒有了，心里充滿了一股强烈自信心和瞧不起人的勁儿）喔，我不能忍受，我不能这么受屈。你凭什么自以为身分比我高？你在我面前夸耀自己怎么有出息——可是你也不想想当初給你机会让你有今儿这么一天的人就是我。我小时候有什么机会？像你这么个沒良心的女儿，这么个自命不凡的假正經女人，别不

害臊了！

薇薇 （把肩膀一抬，坐下来，自己沒有信心了，因为她答复母亲的那段話剛才自己所着很有理，現在她母亲把声調一变、换了新口气，她觉得自己那一番話有点书呆气，甚至于有点道学气）你別以为我欺負你。剛才你用做母亲的傳統权威向我进攻，我就用正經女人的傳統优越身分防卫自己。老实告訴你，我不能忍受你那一套。可是只要你不拿出你那一套来，我也不在你面前拿出我这一套。我絕不侵犯你保持自己的意見和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权利。

华倫夫人 我自己的意見和我自己的生活方式！听听她的話！你以为我小时候能像你似的选擇自己的生活方式嗎？你以为我干那种事是因为喜欢干，或是觉得干得对才干的嗎？你以为我要是有机会，我不願意上大学做上流女人嗎？

薇薇 誰都有一个选擇的机会，媽媽。一个頂苦的女孩子虽然未必能随意选擇做英国女王还是做牛納学院的院长，可是她总可以凭自己爱好，在撿烂布和卖花儿两个行当里挑一个。世界上的人老爱抱怨自己境遇不好。我不信什么境遇不境遇。世界上有成就的人都是能放开眼光找他們所需要的境遇的人，要是找不着，就自己創造。

华倫夫人 嗯，說說挺容易，一点儿不費劲，是不是？哼！你要不要听听我从前的境遇？

薇薇 好，說給我听听。你坐下好不好？

华倫夫人 嗯，我坐下；你別害怕。（她拿过椅子使劲往地下一頓，坐

下。薇薇不由自主提了提神）你知道不知道你外婆是干什么的？

薇薇　不知道。

华倫夫人　不錯，你不知道。我知道。你外婆自己說是寡妇，在造币厂附近开个小鋪子卖炸魚，带着四个女儿靠那小买卖过日子。四姐妹里头，我跟利慈是亲的。我們亲姐儿俩都长得挺好看，身材也不錯。我們的父亲大概是个吃得肥头胖耳、日子挺好过的人，母亲說他是个上等人，誰知道是不是。其余那两姐妹跟我們不是一个父亲生的。她們长得又矮又丑，黃瘦臉儿，是一对規規矩矩，肯做事肯吃苦的可怜虫。要不是母亲常把利慈和我打个半死、不許我們欺負她們，我們准会把她們給打个半死。她們俩是一对正經人。可是做正經人有什么好处？让我告訴你。她們俩有一个在鉛粉工厂做女工，一天干十二个钟头活，一星期只掙九个先令，干到后来中了鉛毒，把命送掉。最初她以为至多不过得个两手痲痹症，沒想到后来命都保不住。另外那一个，母亲常說她是我們应該学习的好榜样，因为她嫁了一个代福海軍軍需厂的工人，她丈夫一星期掙十八个先令，她倒也把他的家和三个孩子安頓得整整齐齐的，可是后来她丈夫喝上了酒，一切全完了。你說做那么个正經人上算不上算？

薇薇　（現在凝神屏息起来）你和你姐姐觉得做正經人上算嗎？

华倫夫人　利慈觉得不上算，她比我有志气。我們俩一同进了个教会学校——这件事也是我們看見了那些什么都不

懂、哪儿都沒去过的女孩子就摆架子的一个原因——在学校呆了一陣子，有天晚上利慈出去了从此沒回来。我知道，女校长担心我不久也要学姐姐的榜样，因为学校的牧师时常提醒我，說利慈的結局一定是在滑铁卢桥跳河自杀。可怜的蠢牧师，他只懂得那么点儿事！可是我觉得进鉛粉厂比跳河更可怕，要是你是我，你的想法也会跟我一样。后来那牧师在一家名目上不卖酒其实什么都卖的飯館里給我找了个厨房打杂儿的活。后来我又当了女茶房，又进了滑铁卢車站的酒吧間——端端酒，洗洗杯子，一天十四个钟头，吃他們的飯，一星期掙四个先令。在我說，这就算是往上爬了一大步。有天晚上，天气冷得好难受，我在柜台里累得都快睡着了。那当儿有个客人进来要半品脫[①]威士忌。你猜那是誰？不是别人，是利慈。她穿着一件长的皮大衣，又雅致，又舒服，錢袋里还装着好些金洋錢。

薇薇 （冷冷地）是利慈阿姨！

华倫夫人 正是，并且还是个很不丢人的阿姨。現在，她住在溫其斯脫，靠近大教堂，算得上当地一个上流女人。对不起，闊人开跳舞会的时候，她还負責照管人家的小姐呢。謝謝老天爷，利慈沒跳河！我看你有点儿像利慈，她是个头等能干人——一开头就攢錢——从来不大肯露自己的眞面目——从来不慌張，也不錯过一个机会。那晚上她

① 品脫是容量单位，等于一加侖的八分之一。

看見我长得挺好看，就隔着柜台冲我說："小傻瓜，你在这儿呆着干什么？消磨自己的身体，糟蹋自己的臉子，給別人掙錢！"那时候利慈正在攒錢打算在布魯塞尔自己弄一所房子。她想，我們两个人攒錢总比一个人攒得快。因此，她就借給我一笔錢，給我做本錢。慢慢儿我也攒了錢，先还清了她的賬，后来就跟她合伙做买卖。凭什么我不該那么做？我們在布魯塞尔搞的买卖是个眞正高級的：女人在那儿过日子比在安·簡恩中毒的工厂里福气得多。我們养的女孩子沒有一个受过我在飯館里、或是滑铁卢酒吧間、或是自己家里受的那份儿罪。难道你願意我在那些地方呆下去，不到四十岁就变成一个苦老婆子嗎？

薇薇 （这时候听得有滋有味了）不願意。可是你为什么单挑那么个行当呢？只要能攒錢，会經营，什么行当都干得成。

华倫夫人 不錯，只要能攒錢。可是請問，一个女人干別的行当，攒得起什么錢？一星期掙四先令，还要自己做衣服，請問能不能攒錢？干脆办不到。不用說，要是你臉子不好看，只能掙那么点儿錢，再不就是你会音乐，会唱戏，会給报館写文章，那情形当然不同了。可是利慈和我在这些事儿上头都不行，我們的本錢只是一張好臉子和一副奉承男人的本事。人家拿我們的臉子做本錢，雇我們当女店員、女茶房、女招待，你說我們难道是傻子，为什么要死守着吃不飽肚子的那几个死工錢，自己不去发这笔財。这道理說不通。

薇薇　你这話很有理——要是用做买卖的眼光看。

华倫夫人　不論用什么眼光看都有理。把一个正經女孩子带大了干什么？还不是去勾引有錢的男人、跟他結婚、从他的錢財上沾点实惠？好像事情做得对不对只在乎有沒有結婚仪式！哼，这种假仁假义的把戏眞叫人恶心！利慈和我还不是跟別人一样也得工作，也得攢錢，也得算計，要不然，我們也会穷得像那帮醉生梦死、自以为可以一輩子走紅运的糊塗女人。（使勁）我最瞧不起那等女人，她們沒骨头。要是女人有什么毛病让我瞧不起的話，那就是这种沒骨头的毛病。

薇薇　媽媽，老实告訴我：难道你不认为女人有骨头就应該痛恨你那种掙錢的方式？

华倫夫人　那还用說。誰都不喜欢让人逼着干活掙錢，可是不喜欢也得干。当然，我也时常可怜那些苦命女孩子，身体疲乏了，兴致懶散了，可是还得勉强敷衍一个看不上眼的男人——一个喝得半醉的渾蛋——他跟女人糾纏的时候自以为很討人喜欢，其实討厌透頂，女人隨便能到手多少錢心里都不願意。可是那些女孩子不能不敷衍这种臭男人，她們不能不忍气吞声，像医院护士对待病人那么耐心地对待他們。天知道，那个行当不是隨便哪个女人都喜欢干的，尽管一些正人君子談起来，好像那是一件頂快活的事。

薇薇　可是你觉得那个行当还是值得干，因为能掙錢。

华倫夫人　对于一个貧苦的女孩子說，当然值得干，要是她能

不受引誘，臉长得好，行为端正，懂事明理，吃这碗飯比干别的强得多。我从前也常想，这种情形不合理。薇薇，女人不应該沒有比这更好的机会。我认定：这种情形不合理。可是不管合理不合理，事实这么明摆在眼前，女孩子应該挑頂上算的道儿走。当然，一个有身分的女人不值得干这个。你要是走这条路，你就是大傻瓜。当初我要是不走这条路，我也是大傻瓜。

薇薇　(心里越来越感动)媽媽，要是今天咱們的光景像你以前那段苦日子，你是不是决不会劝我进滑铁卢酒吧間，也不劝我嫁工人，甚至于不劝我进工厂？

华倫夫人　(生气)当然不会。你把我当作怎么一等母亲看！挨餓当奴隶，你能不能保持自尊心？沒有自尊心，女人还值什么錢？生命还值什么錢？为什么当初机会跟我一样好的女人現在穷得沒飯吃，而我不但自己有飯吃，还有力量供給我女儿受高等教育？因为我有自尊心，自己拿得定主意。利慈在那大城市里有人尊敬她，也是为了这原因。要是当初我們信了那蠢牧师的鬼話，今天我們是什么光景？一天挣一个半先令，給人家擦地板，到后来，除了进貧民殘廢院，沒有第二条出路。好孩子，別信那些不通世情的人說的話，信了准倒霉。女人想过好日子，只有一条道儿：跟一个有錢又跟你要好的男人去要好。要是你的身分跟那男人一样，想法子让他跟你結婚。要是你的身分远不如他，那可別打結婚的主意。何必打这主意呢？結了婚自己也不会快活。不信你去問問倫敦上流社会做

母亲的女人，她們一定也这么說，不过我对你照直說，她們对你繞着弯儿說，相差就是这么一点儿。

薇薇 （听得出了神，眼睛盯着她母亲）好媽媽，你眞是个了不起的女人；英国人誰都比不上你这么有魄力。你当眞、你确实一点儿都不怀疑——一点儿都不——不害臊？

华倫夫人 不用說，宝貝，要面子才会害臊，女人应該要面子。女人心里不害臊，面子上也得装得很害臊。利慈时常埋怨我不該把实話冲口說出来。她常說，女人只要睜开眼，看看社会上摆着的現成事儿，心里自然就明白，用不着别人对她說什么。利慈可眞是个道地的上流女人！她天生有那一副本事，我可总带着几分粗俗气。每回你把照片儿寄給我，我看你越长越像利慈了，心里挺痛快。你簡直活像她那么个堅决大方的上流女人。可是口是心非的話我决不說。假仁假义有什么用？要是女人的日子是这么被人安排的，你硬說成是另外个样子又有什么好处？說老实話，我从来一点儿都不害臊。我反倒觉得应該很得意：我們把事情安排得很体面，沒人抱怨过我們，那些女孩子在我們手里照顾得那么好。其中有几个日子过得挺舒服，一个嫁給了大使做太太。当然，現在我不敢再談这些事了，人家爱說我們什么尽管說！（打呵欠）嗳呀！我倒想睡了。（她伸了个懶腰，痛痛快快发泄了一頓，周身挺舒暢，心平气和地准备睡觉。）

薇薇 現在該我睡不着觉了。（她走到食器柜前，点上蜡烛，把灯吹灭，屋里馬上就黑多了）放点新鮮空气进来再关門。（她推开茅屋門，看

見滿地銀光）嘿！好夜景！（把窗帘拉开。一輪明月挂在布来克高原上，一片景致像浸在水里似的。）

华倫夫人　（对着景致随便看一眼）不錯，宝貝。可是小心别着凉得了重伤風。

薇薇　（不服气）胡說。

华倫夫人　（訴寃屈）对！在你耳朵里，我的話句句是胡說。

薇薇　（急忙轉身冲着她母亲）不，絕不是这么回事，媽媽。今儿晚上我本打算占上風，現在完全让你占去了。咱們現在和和气气别再吵嘴了。

华倫夫人　（摇摇头，有点伤心）还是你占了上風。算了，算了，我也只好认輸了。我跟利慈打交道，每回我都占下風。現在跟你打交道，恐怕我也得占下風。

薇薇　算了，别提了。亲爱的媽媽，明天見。（摟着她母亲。）

华倫夫人　（一副寵爱怜惜的神气）我把你教养得不坏吧，宝貝？

薇薇　不坏。

华倫夫人　那么，你肯不肯好好儿看待你的老娘？

薇薇　我肯，媽媽。（亲她母亲的嘴）明天見。

华倫夫人　（誠心禱告）給我的亲宝貝祝福！这是母亲的祝福！

她摟着女儿，不由自主抬眼往上看，好像祈求上帝降福保护她。

第 三 幕

第二天早晨，教区牧师住宅花园里。很好的太阳，天上沒云彩。花园墙正中，有一扇五根横档的栅栏門，可以走馬車。栅栏門旁边，有一根螺絲彈簧上挂着个門鈴，鈴儿連在外头一个拉手上。車道从园子正中穿过来，往左一拐，尽头是个沙石鋪的小圓圈儿，正对着牧师住宅的門廊。栅栏門外可以看見一条尘土飞揚的公路，跟花园墙平行。公路那边，横着一长条草地和一片沒遮拦的松林。住宅和車道中間的草地上，有一棵修剪匀整的水松树，树蔭底下有一条长椅子。对面，圍着一道黃楊矮籬笆。草地上有一座日晷仪，旁边有一張鉄椅子。日晷仪后头，有一条小路从黃楊籬笆里穿出去。

富兰克坐在日晷仪旁边椅子上，日晷仪上摆着几份当天的报紙，他正在看《标准报》。他父亲从屋里走出来，紅着眼睛，哆哆嗦嗦的，瞧着富兰克有几分担心。

富兰克　(看表)十一点半。牧师吃早餐的好时候！

賽密尔牧师　别开玩笑，富兰克。别开玩笑，我有点儿——呃——(打战)——

富兰克　精神不济了？

賽密尔牧师　(不承认这句話)不是。今天我不大舒服。你母亲呢？

富兰克　别着急，她不在这儿。带着貝西坐十一点十三分的火車进城去了。她給你留下了好几句話。不知你現在有沒有精神听，还是等你吃过早餐再告訴你？

賽密尔牧师　我吃过早餐了。眞怪，咱們家里住着客，你母亲怎么会进城。客人会觉得奇怪的。

富兰克　她也許想到了。可是要是克罗夫在这儿呆下去，每天晚上你淨跟他談你年輕时候的荒唐事，談到四点钟才睡觉，那么我母亲就該尽她做主妇的責任进城去买一桶威士忌和几百根吸管。

賽密尔牧师　我沒觉得乔治爵士酒喝多了。

富兰克　昨晚你自己糊塗得觉不出来了，老头子。

賽密尔牧师　你是不是說，我——？

富兰克　(靜靜地)我沒見过一个有俸的牧师喝得像你那么糊塗的。昨天晚上你讲的自己那些故事实在不堪入耳，要不是母亲和普瑞德彼此那么投机，我看普瑞德未必肯在咱們家过夜。

賽密尔牧师　胡說。乔治·克罗夫爵士在我家作客，我不能不找点話跟他談談，他又只爱听一个題目。普瑞德先生上哪儿去了？

富兰克　他开着車送母亲和貝西上車站了。

賽密尔牧师　克罗夫起来沒有？

富兰克　喔，早就起来了。他一点儿都不累，功夫比你深得

多，也許一直在练习，从来沒間断过。現在他上别处抽烟去了。

富兰克接着又看报。牧师愁眉不展冲着柵栏門走过去，忽然又犹豫不决走回来。

賽密尔牧师　呃——富兰克。

富兰克　什么事？

賽密尔牧师　你看，昨天下午見了一次面，华倫夫人娘儿俩会不会还准备咱們邀她們上这儿来？

富兰克　已經邀过她們了。

賽密尔牧师　（大吃一惊）什么！

富兰克　今天吃早餐时候，克罗夫告訴我們，說你叫他今天把华倫夫人和薇薇带到这儿来，还請她們在这儿住下。我母亲听了这句話才觉得非坐十一点十三分的火車进城不可了。

賽密尔牧师　（急得沒办法）我沒邀她們上这儿来。我連想都沒想到。

富兰克　（可怜他父亲）老头子，你怎么知道昨天晚上自己嘴里說的是什么，心里想的是什么。

普瑞德　（从黃楊籬笆里穿进来）你們早。

賽密尔牧师　你早。对不起，我沒陪你吃早餐。我有点儿——呃——

富兰克　慢性喉头炎，普瑞德。幸而不是老毛病。

普瑞德　（换題目）你的住宅周圍景致很幽雅。眞是幽雅极了。

賽密尔牧师　是的。普瑞德先生，要是你有兴致，富兰克可以

陪你走一走。我要失陪一会儿。趁着我太太不在家，你們又各自有消遣，我要抓工夫把宣道稿子写出来。你不会見怪吧？

普瑞德　哪儿的話！跟我一点儿都不用客气。

賽密尔牧师　謝謝。我要——呃——呃——（一路結結巴巴地說着走到門廊边，钻进屋子不見了。）

普瑞德　每星期要写一篇宣道詞，眞是怪事。

富兰克　要是他自己写，那才怪呢。他花錢雇人写。現在他喝汽水去了。

普瑞德　你对你父亲要有点規矩才好。只要你願意，你是办得到的。

富兰克　普瑞德，你忘了我得跟老头子常住在一块儿。两个人常住在一块儿——不管他們是父子、夫妻、还是兄弟姐妹——要想保持做十分钟的客极容易装的假客气样子是做不到的事。老头子除了有許多居家过日子的好品质，还像綿羊那么沒主意，像公驴那么爱吵架欺負人——

普瑞德　算了，算了，富兰克，别忘了他是你父亲。

富兰克　（站起来，扔下报紙）因为这个我也給他留几分地步。可是你想想，他会叫克罗夫把华倫夫人母女邀到这儿来！当时他一定喝得烂醉了。普瑞德，你知道，我母亲受不了华倫夫人那等人。一定得等华倫夫人回了倫敦，薇薇才能上这儿来。

普瑞德　你母亲并不知道华倫夫人的历史啊？（他撿起报紙，坐下看报。）

富兰克　我不知道。从她今天进城这事看起来，好像她知道。其实我母亲倒不像平常人那么瞧不起华倫夫人，她跟好些鬧过乱子的女人来往得很亲热。可是那些女人都挺好。区别就在这上头。华倫夫人当然有长处，可是她說話行动很粗俗，我母亲簡直受不了——。所以——哦！

（他喊这一声是因为他看見牧师慌慌張張又从屋里走出来。）

賽密尔牧师　富兰克，华倫夫人带着女儿跟克罗夫从荒坡上走过来了。我从书房窗戶里看見了。你說我該怎么替你母亲解释？

富兰克　套上帽子，走出去，对她們說：你欢迎她們；富兰克在花园里；母亲带着貝西进城上亲戚家探病去了，抱歉得很，不能在家招待她們；再問問华倫夫人昨晚睡得好不好；还有——还有——什么都可以說，就是別說实話，其余的事就听天由命了。

賽密尔牧师　可是回头怎么把她們打发走呢？

富兰克　現在顾不得想那个了。嗨！（跳进屋去。）

賽密尔牧师　他这么莽撞。我簡直拿他沒办法，普瑞德先生。

富兰克　（拿着一頂牧师毡帽从屋里跳出来，把帽子往他父亲头上一扣）好了，快走！（把他父亲推出柵栏門）普瑞德和我在这儿等着，好像事先不知道。（牧师被他弄得昏头昏脑的，可是很听話，急急忙忙走出去。）

富兰克　普瑞德，咱們好歹得想法子把老太太打发回倫敦。喂！說老实話，普瑞蒂，你願意看見她們娘儿俩在一块儿嗎？

普瑞德 唔，为什么不願意？

富兰克 (咬牙)你看着一点儿都不肉麻嗎？那个老家伙，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我敢賭咒，薇薇跟她在一块儿——哼！

普瑞德 别說話。他們来了。(牧师和克罗夫顺着公路走过来，华倫夫人母女跟在后面，样子很亲热。)

富兰克 瞧！她眞把胳臂摟着老太婆的腰。那是她的右胳臂，是她主动的。嗳呀，她变得这么婆婆媽媽的了。哼！哼！現在你肉麻不肉麻？(牧师开了栅栏門，华倫夫人和薇薇蹙身先进来，站在花园当中瞧房子。富兰克装出一副高兴的样子，笑嘻嘻向华倫夫人大声說)欢迎，欢迎，华倫夫人。这个教区牧师幽靜古老的花园配你最合适。

华倫夫人 哪儿的話！乔治，你听見沒有？他說我在教区牧师幽靜古老的花园里样子很好看。

賽密尔牧师 (他还拉着栅栏門等克罗夫。克罗夫慢吞吞走进来，无聊之极的样子) 华倫夫人，你走到哪儿都好看。

富兰克 說得好，老头子！喂，大家听我說，咱們玩儿会儿再吃午飯。咱們先去看教堂。这是誰都得看的。那是一座眞正十三世紀的老教堂，老头子很喜欢它，因为他捐募过一笔錢，六年前把教堂彻底重修了。普瑞德可以带你們看那些古迹。

普瑞德 (站起来)当然，要是重修之后还有古迹留下来的話。

賽密尔牧师 (对客人迷迷糊糊献殷勤)要是乔治爵士和华倫夫人願意賞光，我眞是荣幸之至！

华倫夫人 哦，走吧，看完了算啦。

克罗夫　(轉身向栅栏門走过去) 我不反对。

赛密尔牧师　不走那条路。咱們走野地里穿过去，要是你們願意的話。从这儿繞出去。(他带着大家走黄楊籬笆中間那条小路穿出去。)

克罗夫　好吧。(他和牧师先走。)

普瑞德和华倫夫人跟在后面。薇薇站着不动，臉上一副斬釘截铁的神气，一言不发，望着他們走远了。

富兰克　你不来嗎?

薇薇　不来。富兰克，我警告你一句話。剛才你說教区牧师花园那句話是在取笑我母亲。以后不准你这样。請你对待我母亲像对待自己母亲一样地恭敬。

富兰克　我的好薇薇，她未必能体会：她不像我母亲，这两个人不能用一种待遇。可是我要問你，你怎么改了样儿啦？昨儿晚上咱們俩对你母亲和她那帮人的看法完全一样。今天我看你婆婆媽媽装腔作势，用胳臂摟着你母亲的腰。

薇薇　(臉紅)装腔作势!

富兰克　当时我有这感觉。这是我头一回看見你做第二流的事。

薇薇　(隐忍)不錯，富兰克，我的态度有了改变，不过不見得是往坏处变。昨天我是个自命不凡的小道学先生。

富兰克　今天呢?

薇薇　(閃縮了一下，馬上又定神瞧他)今天我看我母亲比你看得清楚多了。

富兰克　沒有的事!

薇薇　这話怎么讲？

富兰克　道德极坏的人彼此都有一种气味相投的感觉，这是你所不能了解的。你个性太强。你母亲和我就有那种相同的气息，所以我了解她比你了解她更清楚。

薇薇　这句話你說錯了，你幷不了解她。要是你知道了我母亲艰苦掙扎的境遇——

富兰克　（輕巧地把話接过来替她說完）我就会明白为什么她是現在这么个人，是不是？其实那有什么区别？不管境遇不境遇，薇薇，反正你受不了你母亲的那一套。

薇薇　（非常生气）为什么受不了？

富兰克　因为她是个老坏家伙，薇薇。往后要是你再当着我的面用胳臂摟她的腰，我立刻当場开枪打死我自己，表示抗議一桩我看不慣的事。

薇薇　是不是我不丢下你，就得丢下我母亲，两个人里头只能挑一个？

富兰克　（温文尔雅）这么着，老太太要吃大亏了。薇薇，不管怎么样，你的着迷的小孩子反正得釘着你。可是他更关心的是不能让你把事情做錯了。薇薇，你母亲这人沒办法。她性格也許不錯，可是是个坏东西，很坏的东西。

薇薇　（生气）富兰克——！（他不让步。她轉身走开，在松树底下长椅上坐下，竭力把火气压下去。接着她又說）是不是因为你說她是个坏东西，人人就都該不理她？难道她就不配活着嗎？

富兰克　这你不必担心，薇薇，她不会沒人理。（他挨着她坐在长椅上。）

薇薇　大概你要我不理她，对不对？

富兰克　（小孩子似的，嬌声媚气，偎倚温存）千万别跟她在一块儿过日子。母女同居的小家庭一定搞不好，倒会拆散咱們的小团体。

薇薇　（被他迷住了）什么小团体？

富兰克　树林里的两个小孩子：薇薇和小富兰克。（他像个疲乏的孩子似的挨紧她）咱們去找点树叶子盖着吧。

薇薇　（像保姆似的有节奏地摇晃他）手拉手儿，在树底下好好儿睡觉吧。

富兰克　聪明的小女孩儿带着她的傻男孩儿。

薇薇　亲爱的小男孩儿带着他的蠢女孩儿。

富兰克　那么清静，摆脱了男孩儿的无用的父亲和女孩儿的靠不住的——

薇薇　（用自己的胸脯把底下那两个字压住）嘘—嘘—嘘—嘘！女孩儿不願意想起她母亲。（他們半晌不作声，互相摇晃。过了会儿，薇薇忽然跳起来，嚷道）咱們眞是一对傻子！起来。嗳呀，看你的头发！（她用手給他理头发）我不知道，旁边沒人的时候大人是不是也像小孩子这么玩儿。我小时候不这么玩儿。

富兰克　我也不。你是我第一个一块儿玩儿的伴儿。（他抓了她的手想接吻，可是先四面望望有人沒有。不料他一眼看見克罗夫从黃楊籬笆里走出来）嗤，倒霉！

薇薇　为什么倒霉，亲爱的？

富兰克　（低声）嘘！克罗夫那畜生来了。（他裝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把身子挪得离她远一点。）

克罗夫　薇薇小姐，我跟你說几句話行不行？

薇薇　当然行。

克罗夫　（向富兰克）对不起，格阿德納。他們在教堂里等你，要是你願意去的話。

富兰克　什么都可以遵命，克罗夫——除了上教堂。薇芬，万一你有事叫我，敲栅栏門的鈴。（他怡然自得进屋去了。）

克罗夫　（用一副狡猾的眼神把他送走了，然后装出自以为跟薇薇有特别交情的态度跟她說話）他倒是个討人喜欢的小伙子，薇薇小姐。可惜他沒有錢，是不是？

薇薇　为什么可惜？

克罗夫　你想，叫他怎么办？沒职业。沒产业。他有什么长处？

薇薇　我知道他的不如人的地方，乔治爵士。

克罗夫　（心事让别人猜得这么透，有点吃惊）噢，我不是說那个。可是咱們既然活在世界上，就得活下去；錢究竟是錢。（薇薇不理他）天气很好，是不是？

薇薇　（看他这么勉强找話說，禁不住露出鄙視他的神气）很好。

克罗夫　（带着一股粗俗的兴致，好像他挺賞識她有胆量）我不打算跟你談这个。（挨着她坐下）听我告訴你，薇薇小姐。我自己知道不是年輕女人的意中人。

薇薇　眞的嗎，乔治爵士？

克罗夫　眞的，并且，說老实話，我也不想作。可是我这人說一句話算一句；用情从来不做假；心里喜欢的东西肯花現錢买。我就是这么一等人。

薇薇　这一点非常叫人佩服。

克罗夫　哦，我不是要夸奖自己。我有我的缺点，在这上头沒人比我更清楚。我知道自己并不十全十美：这是中年人所具有的优点之一。我已經不是年輕人了，我自己知道。可是我的信条非常簡单，并且我觉得不坏。就是：男人对男人要誠实，男人对女人要忠实。我不信这个宗教那个宗教的口头禪，我只信一个道理，就是世界上的事整个儿讲起来是在往好处走。

薇薇　(挖苦他)"有一种力量，但不是咱們自己，正在向着正义的方向走，"是不是？

克罗夫　(信以为眞)对，对，当然不是咱們自己。你明白了我的意思。現在談談实际事务。你也許觉得我乱糟蹋錢。其实我并沒糟蹋錢。我現在比当初剛得产业的时候更有錢。我运用处世的經驗把資本投在别人不注意的事业上；不論我在别的方面怎么样，从金錢方面說，我是个牢靠的人。

薇薇　承你把这些事告訴我，非常感激。

克罗夫　噢，薇薇小姐，你不必假装不懂我这番話。我想找一位爵士夫人一块儿过日子。大概你觉得我說話太直了，是不是？

薇薇　一点儿都不。我很感激你这么直截了当，实事求是。你說的金錢、地位、爵士夫人种种我一概心領。可是，請你别見怪，我还是不能答应你。我不願意。(她站起来，走到日晷仪旁边，为的是不挨得他太近。)

克罗夫　(一点都不扫兴，反倒占了她让出来的地位，自己坐坐舒服，好像事先碰几个釘子是求婚必不可免的照例文章)我并不急。我不过把話先告訴你，免得小格阿德納对你施展詭計。这事暂时擱起来不談。

薇薇　(不客气)我拿定主意不答应。我决不后悔。

克罗夫满不在乎。他咧着嘴笑。身子向前，两肘支在膝盖上，一边用手杖在草里戳弄一条倒霉的小虫子，一边很不老实地乜着眼瞧她。她不耐煩地迴避他。

克罗夫　我岁数比你大得多。大二十五岁，一世紀的四分之一。我不会永远活下去。我一定想法子让你在我死后过好日子。

薇薇　那也打不动我的心，乔治爵士。我看你还不如把心死了吧！我决不会变主意。

克罗夫　(站起来，把一朵野菊花又戳了一下，走近她)沒关系。我本可以告訴你几件事，叫你馬上变主意。可是我不願意这么办，因为我要用眞情换你的心。我是你母亲的好朋友：你問問她我究竟是不是。要不亏我又出主意又帮助她，更不用提我給她垫的錢，她决沒有力量供給你教育費。沒有几个男人肯像我这么帮她的忙。我前后放进去的資本至少有四万鎊。

薇薇　(瞪着眼瞧他)你是不是說，你跟我母亲合伙做买卖？

克罗夫　正是。你想，要是咱們做了一家人，不必让外人知道这档子事，就可以省掉多少麻煩去解釋。問問你母亲願意不願意把她这些事一五一十都讲給生人听？

薇薇　我觉得这里头沒什么困难，因为我听說买卖已經歇手不干了，款子也都存起来了。

克罗夫　（突然站住，詫異）歇手不干了！最坏的年头儿也有百分之三十五的利息的好买卖歇手不干！不会吧。这話誰告訴你的？

薇薇　（气得臉发白）你是不是說，現在还在——？（突然把話咽住，手撑着日晷仪，接着赶紧就在旁边那張铁椅子上坐下）你說的是什么买卖？

克罗夫　說老实話，这行买卖，照着我們这种大戶人家的身分說——要是你答应了我，也就是咱們的身分——不能算很上等。我幷不是說，这行买卖有什么告訴不得人的地方，不，千万别誤会。不用說，只要看你母亲也有份儿，你就知道准是个規規矩矩的正經买卖。我认識你母亲不少年了，我敢担保，她宁可砍掉两只手，也不願意干不正經的事。要是你願意听，我把底細都告訴你。我不知道你旅行时候有沒有感觉到找一家眞正舒服的私人旅館①多么不容易。

薇薇　（厌恶，背过臉去不看他）嗯，說下去。

克罗夫　話都在这儿了。你母亲經营这种行业是天生的一把好手。我們在布魯塞尔有两处，俄斯坦②有一处，維也納有一处，布达佩斯有两处。当然，除了我們，别人也有股份，不过大部分資本是我們的，你母亲是个缺少不得的总

---

① 这里說的私人旅館只有熟人或是經过介紹的人才可以住。

② 俄斯坦是比利时西部濱海的一个休养和游覽的地方。

經理。你大概也注意到她常年东奔西跑的。可是在上等社会里不能談这些事。只要你一提旅館两个字，人人就說你开酒店。难道你願意别人說你母亲这种話？所以我們老是瞞着不肯說。这話你可别告訴人。旣然这事一向瞞着人，还是瞞下去的好。

薇薇　这就是你邀我入伙的那宗买卖？

克罗夫　喔，不。我的老婆不用在买卖上操心。将来你跟这买卖的关系不会比你一向跟它的关系更密切。

薇薇　我一向？这話什么意思？

克罗夫　我只是說，你一向靠着这买卖过日子。你念书的学費，你身上穿的衣服，都是从那里头来的。别瞧不起做买卖，薇薇小姐，要是沒有人做买卖，你們的牛納和格登①怎么办得下去？

薇薇　（站起来，几乎忍耐不住）小心点。我知道那是什么买卖。

克罗夫　（吃惊，想駡沒駡出来）誰告訴你的？

薇薇　你的伙伴。我的母亲。

克罗夫　（气得臉发紫）那个老——

薇薇　一点不錯。

他把老字底下那个字咽住了，站在那儿气得对自己狠命发火。但他知道他应該对她采取同情的态度。他假装因为关怀她而大发脾气，以遮掩自己的心事。

克罗夫　你母亲应該多替你想想。我决不肯把这种事告訴你。

① 格登，和牛納一样，也是劍桥大学一个女子学院。

薇薇　我想，要是咱們結了婚，你也許会告訴我，因为这是一件可以制伏我的很方便的武器。

克罗夫　（样子很誠恳）我从来沒有这种打算。我敢用人格担保。

薇薇仔細打量他。她听他硬給自己这么无聊地辯护，心里越发冷靜坚决。她答話时候臉上很安詳，带着一副鄙視他的样子。

薇薇　反正沒关系。我想你大概也明白，今天咱們在这儿分了手，以后就断絕往来了。

克罗夫　为什么？是不是因为我帮过你母亲的忙？

薇薇　我母亲当年是个极穷苦的女人，她沒办法，不能不干那行当。你是个有錢的上流人，为了百分之三十五的利息也干那行当。你是个极常見的坏蛋。这是我对你的看法。

克罗夫　（瞪了一眼，一点都不生气，觉得現在这么打开窗戶說亮話倒比剛才彼此装模做样、客客气气舒服得多）哈哈！哈哈！小姑娘，有話尽管說下去：我不生气，听着怪有趣儿。为什么我那么投資不应該？我跟別人一样放款吃利息。你不要以为我亲手干过那种骯髒事！你未必会因为我母亲的表兄倍尔格雷公爵有几笔租金来历不明，就不跟他来往。你也未必会因为国教事务委員会有几家租戶是卖酒的和有罪孽的人，就跟坎特伯雷大主教絕交。你还記得不記得牛納女子学院的克罗夫助学金？那就是我那当国会議員的哥哥捐助的。他开着一家工厂，年息百分之二十二，厂里六百个女工，掙的工錢沒有一个够吃飯的。家里也沒人津貼她們，你猜她們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問你母亲就知道。

别人都挺乖巧地拚命往自已口袋里塞錢，你要我把百分之三十五的利息扔下不拿？我不那么傻！你要是这么拿道德标准选擇朋友，除非你跟上流社会断絕关系，要不然就趁早儿离开英国。

薇薇　（良心难受）你还不妨說，我从来沒問过自已花的錢是怎么来的。我觉得我跟你一样坏。

克罗夫　（大为放心）当然，并且也不算一桩坏事！究竟有什么不好？（打趣她）現在你不說我是坏蛋了吧？

薇薇　我分潤过你的利益。并且剛才我还不客气地把我对你的看法也告訴你了。

克罗夫　（誠意亲热）是的。以后你不会再把我当作坏人了；我并不想假充什么才智之士，可是我富于正义情感。克罗夫家的人的特点就是生来痛恨一切下流事物，这一点我想你一定跟我表同情。薇薇小姐，其实这个世界并不像那些怨天尤人的人說得那么坏。只要你不在众人面前明目張胆做，大家决不戳穿你的紙老虎。誰想戳穿别人的紙老虎誰馬上就倒霉。人人猜得出的事最容易守秘密。在我可以給你介紹的社会里，无論男女都不会那么沒分寸談論我的或是你母亲的买卖。别人决不能給你找一个更安稳的地位。

薇薇　（仔細打量他）你大概眞以为跟我越說越投机了吧。

克罗夫　嗯，我可以夸句口，你現在对我的看法比开头好多了。

薇薇　（靜靜地）現在我觉得你这人几乎值不得放在我心上。我

只想到社会竟能容忍你这种人，只想到法律竟会保护你这种人！我只想到在你和我母亲的手里，十个女孩子倒有九个活倒霉！哼，那个下賤无耻的女人和給她撑腰的流氓資本家——

克罗夫 （臉色发青）該死！

薇薇 你用不着这么罵我。我自己也觉得我眞該死。

薇薇撥开栅栏的插銷，想开門走出去。他跟过去，用手使勁按着栅栏第一道横档，不許她开門。

克罗夫 （气得直喘）你这么对待我，难道我能饒过你嗎，你这小魔鬼？

薇薇 （不在乎）安静点。鈴一响，就会有人来。（她一步不退后，用手背去打鈴，当啷啷一声响，他不由自主倒退了一步。紧跟着鈴响，富兰克带着枪就在門廊里出現。）

富兰克 （高高兴兴，客客气气）薇薇，你是不是要枪？还是我替你打？

薇薇 富兰克，你是不是在那儿偷听？

富兰克 （走进花园）我只是在听有沒有鈴声，为的是免得你多等。克罗夫，我觉得我早把你这人看透了。

克罗夫 我恨不得把枪夺过来，在你脑袋上把它打成两截儿。

富兰克 （輕輕地一步一步逼近他）这可使不得。我弄武器一向很粗心，准得鬧大乱子，害我让驗尸陪审委員罵一頓，說我不小心。

薇薇 把枪擱下，富兰克，完全用不着。

富兰克 不錯，薇薇，設一个陷阱捉活的，显得更大方。（克罗

夫明白这是一句駡人的話，做出要动手的样子）克罗夫，我这枪膛里有十五顆子彈。隔着这么远近，打你这么大的东西，我的枪法是百发百中的。

克罗夫　哦，你别害怕，我不碰你。

富兰克　在这种情形之下你眞大方！謝謝你。

克罗夫　在我走之前，我只告訴你們一句話。你們俩旣然这么亲热，这句話也許有用处。富兰克先生，請让我給你介紹你的同父姐姐、賽密尔·格阿德納牧师的大女儿。薇薇小姐，这是你的同父弟弟。再見。（他出了栅栏門順着公路走。）

富兰克　（楞了会儿，举起枪来）薇薇，你要在驗尸官面前給我作证，这是誤杀。（他举枪瞄准克罗夫那越走越远的影子。她把枪口抓过来，貼紧自己胸膛。）

薇薇　放吧。現在你放吧。

富兰克　（赶紧松开自己的手）撒手！小心！（她把手一撒，枪掉在草地上）哦，你把你的孩子吓死啦。要是枪走了火，怎么办！嘿！（他倒在椅子上，精神頹唐。）

薇薇　要是枪走了火，你焉知肉体上的剧烈痛苦不使我精神上反倒輕松些？

富兰克　（安慰她）别放在心上，好薇薇。記着：即使我用枪吓得那家伙生平第一次說了一句眞話，那也无非使咱們眞做了树林里的两个小孩子。（他伸出两只胳臂想摟她）来吧，再让树叶子把咱們盖起来。

薇薇　（一声喊叫，表示反感）哦，使不得，使不得！我肉都麻了。

富兰克　啊，这是怎么回事？

薇薇　再見。（冲着栅栏門走过去。）

富兰克　（跳起来）喂！站住！薇薇！薇薇！（她在栅栏門口轉过身来）你上哪儿去？我們上什么地方找你？

薇薇　法院巷六十七号，婀娜吕阿·富雷澤法律事务所，往后我一輩子都在那儿了。（她朝着和克罗夫相反的方向飞奔而去。）

富兰克　喂——忙什么——眞討厌！（他順着她的方向追上去。）

第 四 幕

法院巷婀娜呂阿·富雷澤法律事务所。新石大楼最高一层楼上的一間办公室。塗色的墙上有一扇厚玻璃窗，屋里装着电灯，有一只新式火炉。这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从玻璃窗望出去可以看見林肯法学协会的許多烟囱和西方的一片天空。屋子当中一張双人写字桌，桌上一盒雪茄，几只烟灰缸和一盞可以移动的电灯被整堆的书籍紙張几乎盖得看不見了。这張写字桌底下有可以容膝的窟窿，左右各有几把椅子。貼墙，靠近一扇通里屋的門，摆着一張书記用的写字桌，整整齐齐，桌盖关得严严的，前面有一張高凳。对面墙上是通公共走廊的門。門的上半截是毛玻璃，外面用黑字写着："富雷澤—华倫"。一架呢子屏風把这扇門和玻璃窗之間的屋角遮住。

富兰克穿着一身淺色时髦衣服，手里拿着手杖、手套、白帽子，在办公室走来走去。有人在外头拿着钥匙想开門。

富兰克 (喊)进来。門沒鎖着。

薇薇戴着帽子，穿着短大衣，走进屋来，站住脚步，用眼瞪他。

薇薇 (厉声)你在这儿干什么？

富兰克 等着見你呢。我等了好几个钟头了。你就在这儿办

公嗎？（他把帽子手杖擱在桌上，一纵身蹲在书記坐的高凳上，眼睛盯着她，臉上一副輕佻頑皮、非常輕浮的神气。）

薇薇　我剛出去了二十分钟喝了杯茶。（她把帽子大衣脫下来，挂在屏風后面）你怎么进来的？

富兰克　我来的时候这儿办公的人还沒下班。那个书記上潑利姆洛士打板球去了。你为什么不雇个女职員，給女人一个机会？

薇薇　你上这儿来干什么？

富兰克　（从高凳上跳下来，走近她）薇薇，星期六这半天假，咱們也像那些职員似的找个地方玩儿一下子。咱們先上呂齐門①，再上游艺場，末了儿痛痛快快吃一頓晚飯，你看好不好？

薇薇　花不起那么些錢。我还得干六点钟活才睡觉。

富兰克　花不起？咱們怎么花不起？哈哈！你瞧。（他掏出一把金鎊，在手里顚弄得叮当作响）金鎊，薇薇，金鎊！

薇薇　什么地方弄来的？

富兰克　賭錢贏的，薇薇。我打扑克贏的。

薇薇　呸！比偸人家的还下流。哼，我才不去呢。（她在写字桌前坐下，背朝着玻璃門，动手翻閱文件。）

富兰克　（苦苦央告）好薇薇，我一心想跟你正正經經說几句話。

薇薇　好。坐在婀娜呂阿的椅子上說吧。喝过茶聊十分钟倒使得。（他嘴里嘟噥）嘟噥也沒用。我这人沒商量。把雪茄

① 呂齐門是倫敦郊外的一个游覽区。

烟盒递給我。

富兰克　（把那盒烟往她这边一推）女人的坏习惯。正經男人都不抽了。

薇薇　不錯，他們討厌办公室的气味，所以我們就不得不抽烟。明白嗎！（她打开烟盒，拿了一支烟，自已点上。預备递給他一支，可是他皺着眉，摇摇头。她把身子移动了一下，坐得舒舒服服地，一边抽烟）說吧。

富兰克　我想听听你干了些什么——你的事是怎么安排的。

薇薇　我来到这儿二十分钟之內，就把事情都安排好了。今年婀娜吕阿事情太多，一个人忙不过来，她正要找我，邀我合伙，恰好我就来了，我跟她說我一个錢都沒有。我就馬上接手办事，打发她去休息两个星期。我走了之后海西尔米那边有什么事沒有？

富兰克　什么事都沒有。我告訴他們你有要紧事上倫敦去了。

薇薇　喔？

富兰克　不是他們慌得无話可說，就是克罗夫事先告訴了你母亲。反正你母亲一句話都沒說，克罗夫也不作声。只有普瑞蒂楞了一楞。喝完茶，他們站起来就走，以后我就沒看見他們了。

薇薇　（靜靜地点点头，一只眼睛瞧着个烟圈儿）很好。

富兰克　（四面瞧瞧，不以为然）你打算老在这倒霉地方呆下去嗎？

薇薇　（使劲把烟圈儿吹散，身子坐直）是的。你看，回来了才两天，我力气也恢复了，精神也安靜了。这輩子我再也不休假了。

富兰克　（扮个大鬼脸）嘻嘻！我看你挺快活。并且身子也挺結实。

薇薇　（冷冰冰）这样子对我挺合适。

富兰克　（站起来）薇薇，今天咱們一定得把話說明白。那天咱們分手时候，我心里就有个大疙瘩。（他坐在桌子上，靠近她。）

薇薇　（放下烟）好，把它解开吧。

富兰克　你还記得不記得克罗夫說的話？

薇薇　記得。

富兰克　他揭露的那件事好像把咱們彼此的感情完全改变了，把咱們的关系变成姐妹兄弟了。

薇薇　不錯。

富兰克　你有过兄弟沒有？

薇薇　沒有。

富兰克　这么說，你不懂得做姐妹兄弟是什么滋味儿。我的姐妹可不少，做兄弟的情感我很熟悉。可是我对你的情感跟那个完全不一样。我跟那些女孩子各走各的路，我干我的，她們干她們的。我們永远不見面，彼此都不在乎。这就是姐妹兄弟。可是你呢，我一星期不看見你，心里就不舒服。这就不是姐妹兄弟了。克罗夫揭露那件事之前一点钟，我心里正是那么个滋味儿。干脆一句話，亲爱的薇薇，这就是恋爱的青春梦。

薇薇　（尖刻）这就是当年引誘你父亲在我母亲身上着迷的那股滋味，是不是？

富兰克　（听了这話，大起反感，从桌上跳下来）薇薇，我坚决反对把我

的情感跟賽密尔牧师心里那一套作比較，我尤其反对把你比你母亲。(又跳上桌子)再說，我不信那件事。我追問过我父亲，他回答的話我觉得等于不承认。

薇薇　他說什么？

富兰克　他說，他准知道这里头必有錯誤。

薇薇　你信不信他的話？

富兰克　我打算相信他的話，不听克罗夫的那一套。

薇薇　那实际有什么区別呢？我意思是說，在你的想像中或是良心上有什么区别沒有。不用說，实际上毫无区别。

富兰克　(搖头)我觉得毫无区别。

薇薇　我也觉得沒有。

富兰克　(瞪着眼)啊，眞想不到！我还以为自从那句話从那畜生嘴里掉出来以后，咱們的关系，像你自己說的，在你的想像中和良心上已經完全改变了。

薇薇　不，不是那么回事。我并不信他那句話。我还願意他那句話是眞的呢。

富兰克　是嗎？

薇薇　我觉得咱們做姐妹弟兄挺合适。

富兰克　这是你的眞心話？

薇薇　是眞心話。即使咱們能做別的，我也只願意跟你做姐妹弟兄。我这是眞心話。

富兰克　(抬起双眉，好像大梦初醒，流露出一副十分慷慨的气概)我的好薇薇，你为什么不早說这話？我很抱歉，我不該折磨你。我心里当然明白。

薇薇　(莫名其妙)明白什么?

富兰克　噢，我不是平常人所說的那种傻子，我做的事只是《圣經》上的聪明人自己做够之后才扣上一个“傻”字的那一类傻事。我知道現在我不是薇芬的小情人了。别着急，往后我不再叫你薇芬就是了——至少要等你厌棄了你的新情人的时候再叫你——不管你的新情人是誰。

薇薇　我的新情人!

富兰克　(深信不疑)你一定有一个新情人。准是那么回事。决不是什么别的原因。

薇薇　别的原因是有的,幸而你不懂得。

有人敲門。

富兰克　不管敲門的是誰,我要咒駡他。

薇薇　是普瑞德。他要上意大利，来給我辞行。我約他今天下午上这儿来。去給他开門。

富兰克　等他动身上了意大利之后，咱們再談下去。我要等他走了才走呢。(他过去开門)你好,普瑞蒂?欢迎,請进。

普瑞德穿着旅行服装,高高兴兴走进来。

普瑞德　华倫小姐,你好?(薇薇跟他亲热地拉手,他虽然高兴,可是带着一股感伤情緒,使她觉得很不自在)再过一个钟头，我就从霍本桥动身了。我也想劝你上意大利走一趟。

薇薇　要我去干什么?

普瑞德　当然是去把自己沉浸在美的浪漫的空气里。

薇薇打了个冷战,赶紧把椅子轉过去对着桌子,好像桌子上等她处理的业务是她精神上的支持。普瑞德坐在她对面。富兰克搬一把椅子挨近

她，随随便便一屁股坐下，扭过头来説話。

富兰克　你这話白説，普瑞德。薇薇是个小俗物。她不理会我的浪漫，她不懂得我的美。

薇薇　普瑞德先生，归根一句話，在我看起来，生活里沒有美，也沒有浪漫。生活就是这样子。我准备照这样子过日子。

普瑞德　（热情地）只要你跟我先上維罗納，再上威尼斯走一趟，你就不説这話了。在那么个美丽的世界里过日子，你会快活得流眼泪。

富兰克　这話眞动听，普瑞蒂。接着説下去。

普瑞德　噢，老实告訴你，我从前眞哭过——我希望到了五十岁能再哭一回。华倫小姐，像你这年紀，用不着走到維罗納那么远。只要你一眼望見了俄斯坦，管保你的兴致馬上就会提起来。你看見了布魯塞尔那种欢乐、活潑、繁华的景象一定会着迷。

薇薇　（討厌这两句話，跳起身来）哦！

普瑞德　（站起来）什么事？

富兰克　（也站起来）怎么了，薇薇！

薇薇　（向普瑞德，狠狠埋怨他）难道你就找不出比布魯塞尔高明一点的例子跟我談美、談浪漫嗎？

普瑞德　（莫名其妙）不用説，布魯塞尔跟維罗納很不一样。我絕不是説——

薇薇　（尖刻地）説不定两个地方的美和浪漫归根結柢是差不多的东西。

普瑞德　（头脑完全清醒了，非常担心）亲爱的华倫小姐，我——（使眼

色追問富兰克)究竟是怎么回事?

富兰克　普瑞德，她觉得你热心得太无聊。她已經有很严肃的工作了。

薇薇　(不客气)少說話，富兰克。别胡鬧。

富兰克　(坐下)你說这算不算有礼貌，普瑞德?

普瑞德　(煩躁不安，同时极表关怀)华倫小姐，要不要我把他带走?我觉得我們在这儿攪得你不能工作。

薇薇　坐下。暂时我还不工作。(普瑞德坐下)你們俩都以为我在发脾气。决不是的。可是有两件事我不願意談。一件是(向富兰克)恋爱的青春梦，不管它是什么形式；另外一件是(向普瑞德)生活的美和浪漫，尤其是俄斯坦和布魯塞尔的繁华和欢乐。在这两件事上头，你們有什么幻想，那是你們的事，我管不着。我自己可沒有。要是咱們三个人继續作朋友的話，你們一定得把我当作个职业妇女看待，(向富兰克)永远不結婚，(向普瑞德)永远不浪漫。

富兰克　我也永远不結婚，等到你改变了主意再說。普瑞蒂，换个題目吧。找个别的題目发发議論吧。

普瑞德　(沒有自信心)恐怕世界上沒有别的我能談的事情了。我只会宣傳"艺术福音"。我知道华倫小姐是"前进福音"的大信徒，可是，富兰克，要是咱們一談这題目，就不能不触犯你，因为你是个打定主意不願意上进的人。

富兰克　喔，别管触犯我不触犯我。說几句規劝我的話，对我有很大的好处。薇薇，再試一試吧，看能不能叫我作个有成就的人。对，薇薇，精力、儉朴、先見、自尊、品格，这一

整套东西咱們都得有。你是不是討厌沒有品格的人，薇薇？

薇薇　（閃縮）哦，算了，算了，别再說这些糊弄人的濫調了。普瑞德先生，要是世界上眞是只有那两种福音，咱們倒不如死了乾凈，因为这两种福音里浸透了同样的毒素。

富兰克　（仔細打量她）薇薇，今天你有一股子詩意，这是你从前沒有的。

普瑞德　（規劝）富兰克，你是不是有点存心跟别人过不去？

薇薇　（不顾惜自己）沒关系，这么着对我有好处，免得我受柔情的支配。

富兰克　（取笑她）这样可以压制你的强烈的自然的要求，是不是？

薇薇　（几乎有点精神錯乱）对，說下去。别顾惜我。我生平只有一次在月光底下动过柔情——很美的柔情，可是現在——

富兰克　（急忙）喂，薇薇，小心点儿。别把自己的心事露出来。

薇薇　哦，你以为普瑞德先生不知道我母亲的底細嗎？（轉身向普瑞德）其实那天早晨你就該告訴我。你那份儿小心顾虑实在太陈旧了。

普瑞德　其实是你的成見有点陈旧了，华倫小姐。我觉得我不能不告訴你，我这人用艺术家的眼光看事情，并且认为法律絕对拘束不住人类最亲密的关系，所以虽然我明知你母亲是沒結婚的女人，我并不因此就看輕她。我反倒更看重她。

富兰克 (輕松快活)好！好！

薇薇 (眼睛瞪着普瑞德)是不是你知道的就是这一点儿？

普瑞德 当然就是这一点儿。

薇薇 这么說，你們俩都还蒙在鼓里呢。把你們的猜度和事实对起来看，你們簡直天眞得可笑。

普瑞德 (站起来，又惊又怒，勉强保持着礼貌)恐怕不見得。(再着重說一遍)恐怕不見得，华倫小姐。

富兰克 (打口哨)嘘！

薇薇 你这态度使我难于出口把眞情告訴你，普瑞德。

普瑞德 (看了他們俩那种深信不疑的态度，自己的勇气消失了)要是还有什么更不好的事——也就是說，要是还有什么别的事——你觉得应該让我們知道嗎？

薇薇 我要是有胆量，往后我要逢人就談这件事——让大家认清楚，在这桩丑恶事情里，像我似的，各人都有一份儿責任。我最恨那种不許女人談論这些丑事的坏习慣，实际上就是給这些丑事打掩护。可是我还是不能跟你們談。描写我母亲是怎么一等人的那两个丑字眼在我耳朵里轉圈儿，在我舌头上打滚儿，可是我嘴里沒法儿說出来，因为丑得实在难出口。(她用双手捂着臉。两个男人都楞住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再一齐看看薇薇。她狠命把头一抬，搶了一張紙和一支笔)瞧着：我拟一份业务計划书給你們看。

富兰克 嗳呀，她瘋了。薇薇，你听見我的話沒有？你瘋了。喂，定一定神。

薇薇 你們瞧吧。(她写)“已收資本：四万鎊正，繳款人，乔治·

克罗夫爵士，准男爵，大股东。营业地点：布鲁塞尔，俄斯坦，維也納，布达佩斯。总經理：华倫夫人"；别忘了她的身分：这两个字。（她把那两个字写在紙上，把紙往他們那边一推）哦！别看了，别看了！（她又把紙搶回来，撕个粉碎。赶紧两手抱着头，伏在桌子上。）

富兰克先在她背后看她写，眼睛睜得圓圓地盯着那張紙，現在从自己衣袋里掏出一張名片来，把那两个字潦潦草草写在名片上，悄悄递給普瑞德。普瑞德看了吃一惊，赶紧把名片掖在自己衣袋里。

富兰克　（凑在她耳边低声温存）薇薇，亲爱的，沒关系。你写的我看見了，普瑞蒂也看見了。我們都明白。我們永远像現在似的做你的忠实朋友。

普瑞德　这句話是眞的，华倫小姐。我敢說，你是我生平見过的最有胆量的女人。

这句多情的恭維話使薇薇的精神又略为好了一些，她急躁地把身子一晃，想撇开那句恭維話，扶着桌子借了一把力，掙扎着站起来。

富兰克　薇薇，要是你不想动，就别动。别着急。

薇薇　謝謝你。我有两件事你可以放心：我不哭，我不暈。（她冲着里屋的門走了几步，靠近普瑞德站住，向他說）我需要更大的胆量才敢跟我母亲說：咱們母女俩已經到了分手的时候了。对不起，現在我得上里屋靜一会儿。

普瑞德　我們要不要走？

薇薇　不必，我一会儿就出来。只要一会儿。（她走进里屋，普瑞德給她开門。）

普瑞德　这件事眞想不到！我简直沒想到克罗夫是那么个人，

簡直沒想到。

富兰克　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我觉得这么一来倒把他的底細完全摸清楚了。可是这一下子把我难住了，普瑞蒂！現在我不能跟她結婚了。

普瑞德　(厉声)富兰克！(两人对看，富兰克神色自若，普瑞德非常生气)我告訴你，格阿德納，要是你現在把她丢开，你这人行为很卑鄙。

富兰克　好普瑞蒂！眞有情义！可是你把事情看錯了：这不是道德問題，这是金錢問題。現在我还願意花那老太婆的錢嗎？

普瑞德　是不是从前你想靠着那笔錢結婚？

富兰克　不靠那个靠什么？我沒有錢，也絲毫沒有掙錢的能力。要是現在我跟薇薇結了婚，她就得养活我，那她就得不償失了。

普瑞德　像你这么个聪明人总可以用自己的脑子掙几个錢。

富兰克　对，可以掙点儿錢。(他又把剛才那些金鎊掏出来)这是我昨天花了一点半钟工夫掙来的。可是那是一桩很沒把握的投机买卖。喔，普瑞蒂，即使貝西和乔菊娜都能嫁个財主，老头子死后产业沒她們的份儿，我还是一年只有四百鎊。老头子活不到七十岁不会死，他的創造能力又有限。往后这二十年我老得过紧日子。可是只要我有办法，我决不能让薇薇过紧日子。我願意客客气气从战場上退下来，把陣地让給英国的王孙公子。現在問題解决了。我也不再去麻煩她了。咱們走的时候我給她留个字条儿。

她看了自然会明白。

普瑞德　(抓紧他的手)好朋友，富兰克！我錯怪你了，請你原諒！可是以后你不再跟她見面了嗎？

富兰克　不再跟她見面了！什么話！别胡說。我能来的时候还要来，跟她做姐妹弟兄。我不明白为什么你們这些浪漫朋友老担心极平常的事务会发生荒唐的結果。(有人敲門)这是誰呀？你去开門好不好？要是来的是一个主顾，你去比我像样些。

普瑞德　好。(过去开門。富兰克坐在薇薇的椅子上匆匆忙忙写字条儿)凱蒂，請进，請进。

华倫夫人走进来，怀着鬼胎，四面望望薇薇在不在。她竭力装出一副庄重的样子。原来那頂光彩夺目的帽子換了一頂顏色素淨的，那件鮮艳的上身外头罩了一件重价的黑綢斗篷。她神色慌張，精神不宁——显然是受了惊。

华倫夫人　(向富兰克)怎么！你在这儿？

富兰克　(停笔，在椅子里轉过身来，可是不站起来)对了，幷且很願意看見你。你来得像一股春風。

华倫夫人　别胡說八道。(低声)薇薇在什么地方？

富兰克会意地指指里屋門，可是不說話。

华倫夫人　(突然坐下，几乎要哭出来)普瑞蒂，你看她肯不肯見我？

普瑞德　凱蒂，别难受。她为什么不肯見你？

华倫夫人　喔，你不会明白她为什么不見我。你这人太天真。富兰克先生，她跟你說过什么話沒有？

富兰克　(把字条儿折起来)她一定会見你，只要(意味深长)你在这

儿等她。

华倫夫人　(吃惊)我为什么不等她？

富兰克仔細打量她，一边把字条儿小心地擱在墨水瓶上，让薇薇蘸墨水的时候不会看不見。然后他站起來，把全副精神放在华倫夫人身上。

富兰克　亲爱的华倫夫人，假如你是一只小麻雀儿——在馬路上跳跳蹦蹦的一只美丽的小麻雀儿——要是你看見一部碾路机冲着你开过来，你会不会等着它？

华倫夫人　喔，你别跟我說什么麻雀不麻雀的。我問你，她为什么从海西米尔那么拿起脚就跑了？

富兰克　我想，要是你不管好歹硬等她来，她会把原因告訴你。

华倫夫人　你的意思是不是要我走？

富兰克　不，我倒願意你在这儿呆着。可是我还是劝你走。

华倫夫人　什么！再也不見她的面！

富兰克　一点不錯。

华倫夫人　(又哭起来)普瑞蒂，别让富兰克对我那么狠心。(她赶紧忍住眼泪，擦擦眼睛)要是薇薇看見我哭了，她会发脾气。

富兰克　(假温柔里带点眞怜惜)华倫夫人，你知道普瑞蒂是个心眼儿最好的人。普瑞蒂，你怎么說？走，还是等着？

普瑞德　(向华倫夫人)我实在不願意給你增加不必要的痛苦，可是我想也許你还是不必等。是这么个情形——(說到这儿，听見薇薇到了里屋門口。)

富兰克　嘘！来不及了。她来了。

华倫夫人　别告訴她我哭过的。(薇薇走进来。她一看見华倫夫人馬

上就严肃地站住，华倫夫人带着一副精神不正常的笑臉招呼她）宝貝，你到底还是在这儿。

薇薇　你来了，很好。我有話跟你說。富兰克，我記得你剛才不是說要走嗎？

富兰克　是。华倫夫人，你跟我一块儿走，好不好？咱們先上吕齐門，晚上再看戏，你看怎么样？吕齐門是个安全地方，沒有碾路机。

薇薇　别胡說，富兰克。我母亲不走。

华倫夫人　（发楞）我不知道究竟該走不該走，也許我还是走的好。我們在这儿打攪你做事。

薇薇　（鎮靜堅决）普瑞德先生，請你把富兰克带走。媽媽，坐下。（华倫夫人无可奈何只好坐下。）

普瑞德　走吧，富兰克。再見，薇薇小姐。

薇薇　（握手）再見。一路平安。

普瑞德　謝謝！謝謝！但願如此。

富兰克　（向华倫夫人）再見。你要早听我的話就好了。（他跟她拉手。轉过来輕浮地向薇薇）再見再見，薇薇。

薇薇　再見。（他高高兴兴走出去，沒跟她拉手。）

普瑞德　（伤心）再見，凱蒂。

华倫夫人　（假装心酸吸鼻涕）再——再見！

普瑞德出去。薇薇在蜊娜吕阿的椅子上坐下，安詳严肃，等她母亲說話。华倫夫人恐怕冷場，赶紧說話。

华倫夫人　薇薇，你为什么不告訴我一声就那么走了？你怎么那么胡鬧！你把乔治怎么整治的？我叫他跟我一块儿

来，他推托着不敢来。我看他很怕你。你想想，他居然还劝我也别来。好像（发抖）我也怕你似的，宝貝。（薇薇的神气越发严肃了）我当然告訴了他，咱們的事儿已經都說明白了，咱們現在挺和气了。（她說不下去了）薇薇，这件事什么意思？（一边問，一边拿出个銀行用的信封，手指头发抖，摸索信封里的东西）这是今天上午銀行給我寄来的。

薇薇　这是我的月費。前天他們照常給我寄来了，我把錢退了回去，叫他們收在你賬上，把登賬收据寄給你。往后我自己养活自己了。

华倫夫人　（不敢信这句話）你是不是嫌数目太少？为什么不早告訴我？（閃出一股狡猾的眼神）我可以把数目加一倍，我本打算加一倍。只要你告訴我究竟要多少。

薇薇　其实你心里很明白，这不是数目多少的問題。从今以后，我跟我自己的朋友干我自己的事，你跟你的朋友干你的。（站起来）再見。

华倫夫人　（吃惊，站起来）再見？

薇薇　不錯，再見。咱們不必白白地再吵架。你心里很透亮。乔治·克罗夫把事情全告訴我了。

华倫夫人　（生气）这个老——（把底下两个字咽住了，想起差点儿沒出口，臉都吓白了。）

薇薇　一点儿都不錯。

华倫夫人　他应該割舌头。可是我只当事情已經結束了，因为你說过你不在乎。

薇薇　（坚决）对不起，我在乎。

华倫夫人　我已經解釋过——

薇薇　你解釋的是事情的起因。你沒告訴我，現在你还在干那件事。（她坐下。）

华倫夫人半晌不作声，无可奈何地瞧着薇薇，薇薇楞着不說話，心里估計这場恶战大概是結束了。可是过不多时狡猾的神气又在华倫夫人臉上出現了。她隔着桌子把臉凑过来，口气很狡猾，逼得也很紧，低声耳語。

华倫夫人　薇薇，你知道不知道我多么有錢？

薇薇　我知道你很有錢。

华倫夫人　可是你不懂得有錢是怎么回事，你年紀太小。有錢就能每天穿件新衣服；有錢，每天晚上要看戏就看戏，要跳舞就跳舞；有錢就能让欧洲的头等闊人奉承你；有錢就能住好房子，使喚一大群用人；有錢就能吃喝最讲究的东西；有錢，你喜欢什么、要什么、想什么，就有什么。現在你在这儿呆着算什么？无非是当一名苦工，从早累到晚，只是为了每天混几頓飯吃一年做两件不值錢的衣服。你再仔細想想。（溫言撫慰）我知道你精神上受了刺激。我能体会你的心思。你有这种心思正是你有出息。可是你放心，沒有人会埋怨你，我这話决不是哄你。我懂得女孩子的脾气，我知道，只要你仔細想想，你就会回心轉意。

薇薇　哦，原来你就是这样劝导别人的！母亲，这套話你一定跟好些女人說过了，所以說得这么熟练。

华倫夫人　（气憤）难道我是教你干坏事嗎？（薇薇轉身走开不理她，华倫夫人掙扎着往下說）薇薇，你听我說，你不明白，人家故意用錯誤思想教育你。你不明白这个社会的眞情实况。

薇薇 故意用錯誤思想教育我？这話我不懂。

华倫夫人 我意思是說，你把自己的机会白白扔掉了。你以为社会上的人眞是他們外表裝的那个样儿；你以为学校里教給你的那套正經道理就是世事的眞面目。实际上滿不是那么回事，那只是一套裝門面的假幌子，让胆小沒出息的人安分守己不乱动。你是不是願意像别的女人似的，到了四十岁，机会完全錯过了，才明白这道理？你还是願意趁早听你自己母亲的眞話？——你母亲是爱你的，她告訴你的話句句是眞理。(急切地)薇薇，社会上的聰明人、經营事业的大人物，全都明白这道理。他們的做法跟我一样，他們的想法也跟我一样。那种人我认識得很不少。我跟他們有来往，我可以把你介紹給他們，跟他們交朋友。我对你沒什么歹意，这个道理你不懂，你不了解我，你对我的想法都是糊塗隔膜的。教你讀书的那批人懂得什么叫生活？他們怎么懂得像我这种人是怎么回事？他們什么时候碰見过我？他們什么时候跟我談过話？他們什么时候让别人在他們面前提过我？那些傻瓜！要是我不給他們錢，他們会不会給你什么帮助？难道我沒跟你說过要你作个上等人？难道我沒把你教养成上等人？要是沒有我的錢、沒有我的支持、沒有利慈的朋友帮忙，你这上等人的身分怎么保得住？难道你看不出，現在你掉过头去不理我，簡直好像拿刀子一边自己抹脖子一边扎我的心窝？

薇薇 母亲，我看出这是克罗夫的人生观。那天在格阿德納

家里他都告訴我了。

华倫夫人　你以为我要逼你嫁給那糟老头子，那个醉汉！薇薇，我沒有这意思，我賭咒沒有这意思。

薇薇　有也沒关系。反正你办不到。（华倫夫人身子一哆嗦，看着薇薇对待自己的一片好心腸那么冷冰冰，心里很难受。薇薇不懂得也不理会母亲的心事，只顾接着說下去）母亲，你完全不明白我是怎么一等人。我并不觉得克罗夫比他同类的庸人俗物更討厌。說老实話，我倒还佩服他主意拿得定，按照自己的心願挣錢享福过日子，而并不只因为他的同类都爱打靶、打猎、上館子、讲究穿衣服，他也跟着照样来一套。我心里很明白，要是我处在利慈阿姨的境地，我干的事会跟她干的完全一个样。我不觉得我比你更固执、更拘泥。我觉得我比你固执拘泥得差一些。我确实知道我不像你那么婆婆媽媽一片假情意。我很清楚，时髦的道德是个騙人的幌子。我也很清楚，要是我拿了你的錢，往后一輩子过着时髦日子，即使我像世界上最无聊的女人那么沒出息、那么不道德，也不会有人在我面前提起一个字。可是我不願意那么沒出息。我不願意在公园里来回地晃，給我的裁縫和造馬車的商人做广告，我也不願意在歌剧院里泡时候，只为卖弄我身上戴的首飾店里一橱窗的金剛钻。

华倫夫人　（摸不着头脑）可是——

薇薇　别忙，我的話还沒完。我請問你，現在你不用靠做买卖过日子了，为什么还要干下去。你告訴过我，你姐姐已經洗手不干了。你为什么不学她？

华倫夫人　哦，这在利慈容易办：她喜欢結交上流人，自己也像个上流女人。可是你替我想想，住在那种城市里叫我怎么办！就算我能勉强对付那种悶日子，树上的烏鸦也能把我的根儿刨出来。我一定得有事做，有热鬧日子过，要不然我就会悶死。除了那个，叫我去干什么？那种生活跟我挺合适；我干那个最合适，干别的不合适。要是我不干，反正別人也会干，所以我干那个幷沒有什么眞害处。再說，干那个可以掙錢，我喜欢掙錢。不行，說什么也不中用，誰說也不行，我决不放手。其实你用不着过問这件事。我永远不提它。我把克罗夫打发开。我也不会多打攪你，你知道我得时常各处来回跑。我一死，你就跟我滿不相干了。

薇薇　不行，我是我母亲的女儿。我像你：我一定得有事做，幷且掙的錢一定得比花的多。不过我的事跟你的事不一样，我的办法也跟你的办法不一样。咱們一定得分手。其实这在咱們沒什么大区别：从前咱們是二十年里头也許見几个月的面，以后是永远不見面；就是这点儿区別。

华倫夫人　（声音被眼泪塞住了）薇薇，我本打算跟你在一块儿多住几天，这是我的眞心話。

薇薇　这話算白說，母亲：我这人也像你似的，几句軟話和几滴不值錢的眼泪恐怕不能打动我的心。

华倫夫人　（发狂）哦，你說母亲的眼泪不值錢？

薇薇　你的眼泪不花本錢：你是想用眼泪跟我做交易，換取我一輩子的安靜日子。即使你这桩交易做得成，我跟你

在一块儿过日子，你又有什么好处？咱們倆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在一块儿誰能过快活日子？

华倫夫人　（一不留神，土音又出来了）咱們是娘儿倆。我要跟你在一块儿。我有权利說这句話。我老了誰照顾我？好些女孩子像女儿似的孝順我，临走时候哭着舍不得离开我，可是我把她們都放走了，因为我有你可以指望呢。我一个人孤孤单单过日子为的是等着你。現在你不該掉过头去不理我，不肯尽作女儿的本分。

薇薇　（听了她母亲的粗俗音調，耳朵里不舒服，心里有反感）作女儿的本分！我早就料到咱們快說到这上头来了。母亲，現在我跟你痛痛快快說了吧：你要一个女儿，富兰克要一个老婆。我不要母亲，我也不要丈夫。我把富兰克打发开的时候，我沒顾惜他，也沒顾惜我自己。难道我会顾惜你？

华倫夫人　（暴躁）哦，我认識你这人了，你对自己、对别人，都是一副硬心腸。我认識你了。好歹这是我从經驗里学来的。以后我再遇見这种装好心、說假話、硬心腸、只顾自己的女人，我就认得出来了。算了，你把自己留着給自己吧。我不要你了。可是我还有句話：你知道不知道要是你現在是个剛生下地的孩子的話，我会怎么处置你？嗯，我一定那么处置你！

薇薇　也許会把我勒死。

华倫夫人　不，我要把你教养成眞正是我的女儿，不是像你現在这么个人，脾气这么驕傲，成見这么深，还从我手里偸了个大学教育。我說你的大学教育是偸来的，能賴你只

管賴。不是偸的是什么？我要把你安置在自己家里受教养，我一定那么办。

薇薇 （靜靜地）把我安置在你在各处开設的那种門戶里。

华倫夫人 （叫起来）听听她的話！听听她怎么欺侮她的白发老母亲！哼，你这么作踐我，但願你自己的女儿将来也照样作踐你。你准有这一天！你准有这一天！一个女人受了母亲的咒駡不会不倒霉。

薇薇 我劝你别胡說，母亲。你說这种話无非使我心里更坚决。在你手里調理过的女孩子恐怕只有我一个人得过你的好处。現在别把这点好处白白地糟蹋了。

华倫夫人 不錯，这倒是眞話，只有你一个人忘恩負义对不起我。哦，眞冤枉！眞冤枉！眞冤枉！我老想作个正經女人，我也曾想做点正經事，直到我給别人当奴隶吃够了苦的时候，我才听見了正經事就咒駡。我是个好母亲，可是因为我把女儿教养成了个好女人，她就把我撵出去，好像我是麻瘋病人。喔，但願我能从头再作人！到那时候我要教訓教訓学校里那个撒謊的牧师。从今天起，到我死的那一天，我对天发誓，我要做坏事，除了坏事什么也不做。我还要靠着坏事发財。

薇薇 对，认定一条路、一直走到底，倒也是个办法。母亲，假如我是你，我的做法也許会跟你一样，可是我不会像你似的每天过的是一种日子，心里相信的却是另一种。你实在是个拘泥守旧的女人。現在我要跟你分开手就是为这个。我应該这么办，你說是不是？

华倫夫人 (吃惊)应該把我的錢都撇出去!

薇薇 不是。我应該把你撇出去。要不然,我就是傻子,你說是不是?

华倫夫人 也罢,你既然这么說,也許你应該撇开我。可是,要是人人都照你这么办,这世界可了不得了!現在你既然用不着我,我还是走的好。(她轉身要出去。)

薇薇 (和和气气)你不跟我拉手嗎?

华倫夫人 (狠狠瞧了她一会儿,恨得几乎想打她)不,对不起。再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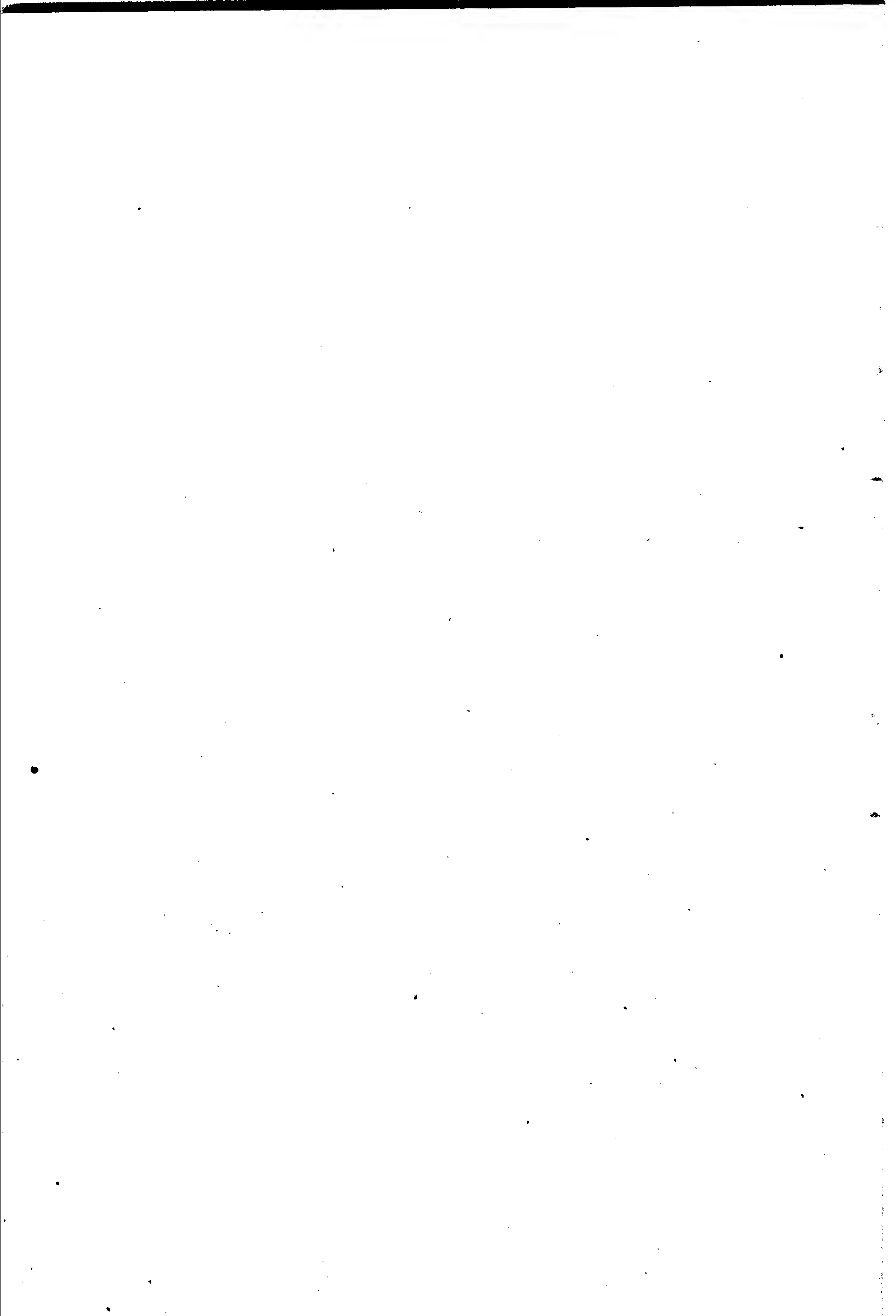
薇薇 (平平淡淡)再見。(华倫夫人出去,砰的一声使劲关上門。薇薇的绷紧的臉松开了。她那副严肃神气化为一股心滿意足的表情。她痛痛快快松了口气,一半儿笑,一半儿嗚咽。她輕松地走到书桌前自己的座位边坐下,把电灯往外一推,把一大叠文件往里一拉,正要用笔蘸墨水的时候,看見了富兰克留下的字条儿。她随随便便把字条儿打开,很快地看了一遍,看到有个古怪的句子笑了一笑)富兰克,再見。(她把字条儿扯碎,毫不思索地往字紙簍儿里一扔。她馬上就埋头工作,不多会儿全副精神都貫注到数目字里去了。)



英国佬的另一个島

(1904)

朱 光 潛 譯



第 一 幕

杜依尔和博饒本土木工程公司的地址是倫敦威斯敏区大乔治街。从門口牌子上可以看到，这家公司是劳倫斯·杜依尔和湯瑪斯·博饒本两人合开的，設在二层楼上。公司房間多数是私人住家用的，因为两位东家都是单身汉，彼此又是好朋友，都住在公司里面。办公室隔壁那間門上写着“私人住家用”的字样，就是他們的家庭起坐間，兼做接待顾主的客厅。假想这間房子窗台上立着一只麻雀，从这只麻雀的观点来看这間房子，它的布置大致是这样：通外面的門就是在窗台对面那面墙壁右角开的。这道門和墙壁左角中間有一个衣帽架，还有一張用几根支柱撑起几块大画图版所拼凑成的桌子，桌子上面摆着設計图，几卷繪图紙，計算仪器以及其它繪图用具。靠窗台左手那面墙壁上有个壁炉，在壁炉与正在观察的麻雀之間，有一道門通到里面的房間。靠窗台右手那面墙壁有一个文件柜，柜上面擱着一个碗橱。柜这边摆着一張办公桌和一張单人凳子。在房子正中横摆着一張双人大写字台，两边各摆着一張椅子，这是两位东家坐的。这間房子，沒有一个女人能够看得下去，里面一股叶子烟味，到处都需要重新裱糊油漆，地毯也得换过。不过这种情形只是由于单身汉馬虎，不讲究整洁，倒不是由于他們出不起錢。其实，凡是这两位东家亲自买来

的东西沒有不是讲究的，而且应有尽有。墙壁上挂的是一張南美洲大地图，一張輪船公司的彩画广告，一張很神气的格莱斯敦的画像，以及几張法兰西斯·卡魯托斯·哥尔德的諷刺画，这些画把貝尔福画成兎子，張伯倫画成狐狸。①

一九〇四年夏天某日下午四点四十分的时候，这間房子里沒有人。馬上通外面的門打开了，进来了一个僕人，提着一个旅行大提包和一捆鋪盖卷往里面那間房間里走。这个僕人外表很像样，年紀相当老，一点也不活潑了，还由于习慣，养成了一副神气，好像对于艰难困苦和自己的衰老都能耐心忍受似的。行李是博饒本的，他本人也跟着僕人进来了。他把大衣脫下，連同帽子一起挂到衣帽架上，随后就走到写字台边去拆看等着他看的信件。他年富力强，身体魁梧，有时热烈而輕信，有时很机警狡猾，有时像煞有介事地严肃，有时又热热鬧鬧，急躁任性，通常总是活潑英俊，在多数場合中他很逗人喜欢，可是在他最认眞的时候，却又非常可笑。他一面跟僕人說話，一面用指头拆信，很快地浏覽过去，把信封乱扔到地板上。

博饒本　（叫喊）霍德生。

霍德生　（在臥室里）来了，老爷。

博饒本　不要把行李打开了，只把穿过的衣服拿出来，放些干淨衣服进去。

霍德生　（走到臥室門口）是，老爷。（轉身要回臥室。）

① 格莱斯敦（1809—1898），英国自由党的領袖；貝尔福（1848—1930），英国保守党的領袖；張伯倫（1836—1914），原是自由党，但与格莱斯敦政見不同；哥尔德（1844—1925），英国漫画家。剧中主角博饒本屬自由党，所以崇拜格莱斯敦而鄙視貝尔福和張伯倫。

博饒本　喂！（霍德生又轉过身来）你記不記得我把手枪放在哪里了？

霍德生　手枪嗎，老爷？对了，杜依尔老爷繪图的时候，还拿它作鎮紙用哩。

博饒本　把手枪打在行李包里。我記得哪里还有一盒子彈，把它找出来，也打到行李包里去。

霍德生　是，老爷。

博饒本　想起来了，把你自己的鋪盖也打起来，这次我要带你走。

霍德生　（躊躇）老爷，你去的地方危險吧？我是不是也要带支手枪？

博饒本　也許带一支好。我要到爱尔兰去。

霍德生　（放了心）是，老爷。

博饒本　我想你不会害怕吧？

霍德生　一点也不害怕，老爷，我要冒一冒这个險。

博饒本　你到过爱尔兰沒有？

霍德生　沒有，老爷，听說那里天气很潮湿，我最好把你的橡胶雨衣也打进行李包里去。

博饒本　好。杜依尔老爷到哪里去了？

霍德生　我指望他五点钟回来。他吃过午飯就出去了。

博饒本　有沒有人来找我？

霍德生　一个叫哈費干的来找过两回，老爷。

博饒本　嗐！他为什么不等我？我告訴过他，要是我不在家，就請他等我一会儿哩。

霍德生　嗯，老爷，我原来不知道你指望他来，所以我想最好不——不劝他等着。

博饒本　他为人不坏。他是个爱尔兰人，不大讲究外表。

霍德生　老爷說得对，我看他是有些爱尔兰人的脾气。

博饒本　如果他再来找，就让他进来。

霍德生　老爷，你开車回来的时候，我彷佛看見他就在附近等着，要不要把他找来？

博饒本　去把他找来，霍德生。

霍德生　是，老爷。（向通外面的門走去。）

博饒本　客人也許要喝茶，准备一壶茶。

霍德生　（停住）老爷，我看他要喝的不是茶。

博饒本　那么，你想他爱喝什么，就拿什么来吧。

霍德生　是，老爷。（电鈴响）这就是他了，老爷，他看見你回来了。

博饒本　对，領他进来。（霍德生出去了。在他还沒有把客人領进来的时候，博饒本看剩下沒有看的信件。）

霍德生　哈費干先生来了。

哈費干的年紀在三十左右，像沒有发育完全似的，短頸項，小腦袋，紅头发，紅鼻子，一对偸偸摸摸看人的眼睛。他穿着一身破旧的黑衣服，很像牧师打扮，又像是一个第十流的小学教师，因为爱喝酒，穷得不像样了。他赶忙和博饒本握手，摆出一副极端和藹，兴高采烈的样子，加之他說一口舞台上插科打諢式的爱尔兰土語，使得这副样子更显得突出。他摆出这种样子，也許可以略自寬解，因为他心里时常在暗自害怕快要害酒痴了。

哈費干　我叫丁姆·哈費干，来听你的吩咐。祝你頂刮刮的

早安，博饒本先生。

博饒本　(很高兴这位爱尔兰客人)祝你午后安好，哈費干先生。

哈費干　已經是午后了嗎？老天爷，我把早飯以后空着肚子的时間都叫做早晨。

博饒本　你还沒有吃过午飯嗎？

哈費干　午飯么，算了吧！

博饒本　很抱歉，我打布拉伊敦回来迟了，来不及請你吃午飯；但是——

哈費干　别再提了，先生，别再提了。你要請我吃午飯，明天还是可以奉陪。不瞞你說，我是个爱尔兰人，飯量很差，喝倒很有劲。

博饒本　剛才你到的时候，我正准备按鈴叫茶。請坐，哈費干先生。

哈費干　假如神經强，能受得住，茶倒是一种好飲料；不过我的神經可不行。

哈費干在写字台旁边坐下，背向文件柜。博饒本和他对面坐着。霍德生空手进来，从碗橱里取出两个玻璃杯，一枝吸管和一架酒瓶，摆在博饒本面前的写字台上。霍德生毫不留情地瞅着哈費干，哈費干不敢正視他那副眼色。霍德生随即退出。

博饒本　請喝点汽水掺威士忌。

哈費干　(清醒过来了)博饒本先生，提到酒，你碰到我們爱尔兰人的弱点啦。(虔誠地)这并非說我自己也有这个弱点，酒的危害我看的很够啦。

博饒本　(斟威士忌)斟够了，就請你說一声。

哈費干　酒可不要掺的太多。(博饒本不再斟，使眼色問他斟够了没有)就說一半对一半吧。(博饒本听他要求一半对一半，有点吃惊，再斟了一点，又停住，看看哈費干)請再斟一点点，酒杯下面窄，下一半实在装不到一半。多謝，多謝。

博饒本　(笑)你們爱尔兰人眞会喝酒。(替自己斟了一点威士忌)咱們英国人所謂汽水掺威士忌，就不过这个样子。

哈費干　你們很对。我那个不幸的国家就坏在这个酒字上。我自己也喝酒，那是因为我的心臟衰弱，消化不良。但是在原則上我是个主張戒酒的。

博饒本　(突然严肃紧張起来)主張戒酒，我当然和你站在一起。我是本地禁酒会的一个忠实会員。哈費干先生，你想像不到，酒館老板，主教，保守党和太晤士报那个不神圣的四角联盟①，給咱們英国带来了多大的災禍。我們必須不顾一切，叫所有的酒館都关門。(他喝酒。)

哈費干　我明白，那实在是糟透了。(他喝酒)博饒本先生，我看你也是个忠实的自由党員，像我自己一样。

博饒本　我是个爱护自由的人，像每一个眞正的英国人一样，哈費干先生。我的名字是博饒本，假如我的名字是布里希坦，长的是鷹鈎鼻子，在公园路有座大房子②，我也会

① 不神圣的四角联盟，一八一五年俄、奥和普魯士成立所謂"神圣联盟"，在維护耶穌教国家統一的名义下，推行反动的侵略政策。本文这个名詞是从这里来的。

② 布里希坦不必实有其人，他代表当时的大資本家，名字和相貌都像是犹太人，公园路是倫敦富戶住宅区。

拿一块画着英国国徽的手帕，用一个便士买个喇叭筒，号召在老百姓的粮食上抽税，来支援海軍促进会，把英国的最后一点自由都毁掉——

哈費干　用不着多說。咱們来握握手吧。

博鐃本　不过我还想說明一下——

哈費干　你只要一張口，我就知道你要說什么話。我了解你这种人。听說你有意到爱尔兰去走走，是嗎？

博鐃本　除掉爱尔兰，我还有什么地方可去呢？我是个英国人，又是个自由党。現在整个南非洲都让人家奴化了，毁了，除掉爱尔兰，就沒有什么別的国家可以使我关心啦。請別誤会，我并非說，除掉爱尔兰，英国对別的国家就不該負責任了。英国人对芬兰有一份責任，对馬其頓也有一份責任。不过英国人的首要責任是对于爱尔兰的。只要是头腦清楚的人，誰能否认这一点呢？不幸得很，我們有些政客，比波布里考夫还更无耻不讲理，比亚布杜尔"魔王"还更杀人不眨眼，①爱尔兰現在所以痛苦不堪，就是这班家伙的毒手搞出来的呀。

哈費干　說句实在話，他們对于波布里考夫那个老家伙总算是报够了仇啦。

博鐃本　我并不贊成暗杀，我絕对不贊成。那位不幸的芬兰

---

① 波布里考夫：尼古拉第二时代，俄国对芬兰施行压迫，任波布里考夫为芬兰总督，他的残酷引起芬兰人的极大仇恨。一九〇四年他被芬兰爱国志士籲曼刺死，亚布杜尔"魔王"，似指当时土耳其的暴君亚布杜尔·哈密德二世。

爱国青年为着替祖国报仇，把那位俄国压迫者暗杀了，尽管我們深深感觉到，从他的那个观点来看，他这样做是完全正当的，可是每一个文明人对于暗杀都应該切齿痛恨。即使为着保卫自由貿易，我也决不肯伸手去杀一个政敌，尽管他很該死。

哈費干　我敢說你做不出这样的事，因此，我很欽佩你。你要到爱尔兰去，是出于同情，是不是？

博饒本　我这次去，是要給土地开拓联营公司开拓出一份产业，我跟那家公司有点关系。我相信，一份产业只要經营得好，像在咱們英国那样經营，那就一定会賺錢。哈費干先生，你知不知道英国的办法？

哈費干　老天爷，我怎么不知道？把爱尔兰的一切能拿走的东西都拿走，拿到英国去花。这就是英国的办法。

博饒本　(不大欢喜这話)哈費干先生，我的办法是要把英国的錢拿到爱尔兰去花。

哈費干　願你的胳膊多长一股勁！願你的影子永远不变小！你眞正是男子汉中間的肉湯！① 你說，我有什么可以效劳的地方？我願意牺牲最后一滴血，来供你指使。

博饒本　你听說过花园城沒有？

哈費干　(狐疑)你指的是天堂嗎？

① 哈費干在冒充爱尔兰人，把拣到的爱尔兰語拿来蒙混博饒本。“胳膊多长一股勁”，慫恿人加勁去做一件事情的勉励語；“影子永远不变小”，永远保持健康；“男子汉中間的肉湯”，模范男子。

博鏡本　什么天堂！不，花园城就在希鎮[1]附近。如果你肯花半点钟的功夫，我可以和你談一談这花园城。

哈費干　我說这么办：給我一份說明书，让我拿回去好好地想一想。

博鏡本　你說得对。我可以照办。（拿出一本艾本尼佐所写的关于花园城的书和几本小册子）你知道，花园城的这張地图所画的圆形結构只是一个建議。

哈費干　是，这一点我要仔細記住。（心迷眼花地看地图。）

博鏡本　我說，为什么不在爱尔兰也建一个花园城？

哈費干　（兴奋地）我要問你的正是这句話，为什么不在爱尔兰也建一个花园城？为什么？（挑战似地）請你告訴我，为什么？

博鏡本　有些困难。我要克服它們，但是有些困难。我初到爱尔兰，人們看見我是个英国人，就会仇恨我。我又是个新教徒，爱尔兰所有的天主教徒就会攻击我。說不定还有生命危險。不过我准备迎接这种危險。

哈費干　不用怕，博鏡本先生。我們爱尔兰人倒知道尊重有勇气的敌人。

博鏡本　我眞正怕的倒还是怕引起誤会。我想这一点是你可以帮助我避免的。那天晚上你在民族协会的大会上演說，我一听到，馬上就看出你是个——我坦白地說，你不会見怪吧？

---

① 希鎮，在倫敦北二十二英里，十九世紀末建筑了所謂"花园城"。

哈費干　我有什么毛病，請你坦坦白白地告訴我，我一切都受得了，就是受不了恭維話。

博鐃本　我可不可以这样說？当时我馬上就看出你是个道地的爱尔兰人，有爱尔兰人的一切毛病和一切优点：卤莽，顾今天不顾明天，但是勇敢，性情好；靠自己来做生意也許不会成功，但是会說話，富于幽默感，爱自由，是我們偉大的格萊斯敦的忠实信徒。

哈費干　别叫我害臊吧。我不能坐在这里听人当面恭維我。不过我承认你說的性情好那一点。这是爱尔兰人的弱点。我会把最后一文錢拿出来与朋友共之。

博鐃本　我相信你是会这样做的，哈費干先生。

哈費干　（冲动地）别叫我什么哈費干先生，就叫我丁姆好了。一个人談起爱尔兰来，像你那样，称呼我什么都可以。請把酒瓶递給我。（他替自己斟酒。）

博鐃本　（带从容的神色微笑）好，丁姆，你願不願陪我到爱尔兰去？你們爱尔兰人热情而任性，你去可以帮助我打破隔閡。

哈費干　問我願不願陪你到馬达加斯加或是交趾支那吧。他媽的，即使要我陪你到北极去，我都情願，只要你肯替我出路費；他媽的錢我可是一个都沒有，我得买一張三等票哩。

博鐃本　我想到了这一点，丁姆。处理这件小事，我們必須用結結实实的英国办法，尽管其他的事可以随你的意，用爱尔兰的办法。你这次去，应該作为我的——我的——嗯，我不知道怎样称呼你才好。管你叫我的代理人吧，他們

会把你打死。管你叫我的管事吧，他們会把你抛到水里淹死。至于秘书，我已經有了一个了，而且——

哈費干 那么，把那一位叫做本国秘书，把我叫做爱尔兰秘书①，好不好？

博饒本 （勉强地笑）好极啦！你的爱尔兰人的机智已經把第一个困难解决了。現在来談談你的薪水。

哈費干 薪水嗎？为你效劳，我本来可以分文不要。不过我这身衣服对于你怕不很体面，我怕逼得要向你的朋友們借錢，我生性最討厌的就是借錢。我每年只要一百鎊，多一文都不要。（用一副焦急而狡猾的神色打量博饒本，想猜測他究竟能給多少錢。）

博饒本 如果一百鎊就可以使你滿意的話——

哈費干 （大放其心）为什么不可以使我滿意呢？一百鎊一年，就是十二鎊一月，是不是？

博饒本 不对，八鎊六先令八便士一月。

哈費干 嗐，糟透了！我得把五鎊寄給我的老母亲。不过不要紧，我說过一百鎊，就只要一百鎊，哪怕我得挨餓都算数。

博饒本 （用生意人的謹愼口吻）好吧，暫且說头一个月十二鎊吧。以后我們再看事行事。

哈費干 博饒本先生，你真是个君子人。等到我母亲死了，你可以減去五鎊。你得把手放紧一点，不能浪費，如果——

① 当时英国內閣中管理爱尔兰政务的大臣叫做“爱尔兰秘书”，管內务的大臣叫本国秘书，哈費干提議称自己为爱尔兰秘书，是开玩笑。

（博饒本的合伙股东走进来了，打断了他的話。）

劳倫斯·杜依尔年紀三十六岁，冷淡的灰色眼睛，紧绷绷的鼻子，显得爱吹毛求疵的細膩的嘴唇，眉毛显得尖刻，脑袋显得聪明，大体上很文雅漂亮，但是有一点容易生气和不滿的样子，和博饒本的那种只有消化良好的人才能有的快活样子，恰好成一个强烈的对比。

他进来时倒像很自在，但是一看到有生客，馬上就畏縮起来了，正要退出，博饒本招呼了他，他才放了心。他于是走到写字台旁，站在博饒本和哈費干两人中間。

杜依尔　（往后退）你們有事在談。

博饒本　沒有什么事，沒有什么事。請进来。（向哈費干介紹）这位朋友和我都住在这里，他是我的合伙股东，杜依尔先生。（向杜依尔介紹）这位是我的新朋友，爱尔兰人，丁姆·哈費干先生。

哈費干　（站起来，滿腔热情）会見博饒本先生的朋友，无論是哪一位，我都觉得荣幸。祝你頂刮刮的早安，杜依尔先生！我对你們两位都很欽佩，在盎格魯·撒克逊民族中找到像你們两位这样的榜样，眞不容易呀。

博饒本　（咯咯笑）这一回你可看錯啦。丁姆，我这位朋友杜依尔先生是你的同乡呀。

哈費干听到这話，显然有些窘，馬上就萎縮下来。他猜疑地皺着眉头看杜依尔，表面上却装作亲热，可是这亲热的伪装也逐漸消失了；他对杜依尔怕极了，所以也显出一点摇尾乞怜的样子。

杜依尔　（带着冷淡的厌恶神色）晚安！（他退到壁炉旁，向博饒本說話，声調中非常明显地給哈費干一个暗示，說他不受欢迎）你們的事就快談完了吧？

哈費干　(他的爱尔兰土語逐漸变成普通要充高貴身份就应該用的那种英国腔調，可是出人意外地带点格拉斯哥那地方的口音)我該走了，在西城还有个重要的約会①。

博饒本　那么，你跟我一道去，就一言为定啦。

哈費干　博饒本先生，能陪你去，我是非常高兴的。

博饒本　什么时候去呢？你可以今晚就从巴丁敦車站动身么？我們打算从密尔津海港上船。

哈費干　(迟疑)不过——我恐怕——我，(杜依尔猛然走进臥室，把門砰的一声关上，哈費干的最后一点鎮靜給这么一来全完了。这个可怜虫几乎要哭出来，可是拚命装出爱尔兰人不顾一切的样子，才沒有放声哭出来。他赶忙跑到博饒本身边，用抖顫的手拉住博饒本的袖子，把他所能駕御的爱尔兰土語全搬了出来向他哀求，声音却放得很低，怕杜依尔听見了又要回来)博饒本先生，別叫我在本国人面前丟臉呀。瞧，我这身衣服破旧不堪了，請給我一張五鎊的票子，下星期二我有了办法，就还給你——要不然，你就在我的月薪里扣除也行。我会准时到巴丁敦車站，把一切准备妥当。快点把票子給我，趁他还沒有出来。我这样請求，你該不見怪吧？

博饒本　不見怪。我本来打算让你預支一些路費。(他給了哈費干一張鈔票。)

哈費干　(把鈔票放进口袋里)謝謝你。我在火車未开之前半点钟准到車站。(听見劳倫斯到了臥室門口，正要回来)嗞，他要回来啦。

① 倫敦西城是最富最时髦的区域。

再見，願上帝賜福給你。（他赶忙跑出去，几乎要哭出来，那張五鎊鈔票以及这笔錢所能买到的酒使他太兴奋了，他那个空肚皮和过度紧張的神經都有些支持不住。）

杜依尔　（从卧室里出来）你在哪里拣得了那么一个破破烂烂的騙子？他来这里干嗎？（他走到摆設計图的桌子旁，在一張設計图上用笔記下一点什么，一边参看他的笔記簿。）

博鐃本　你又是那个老脾气！你一碰見爱尔兰人，待他就毫不客气，特别是他穿的有点破旧，这是什么緣故？本国人当然可以向本国人說一声頂刮刮的早安，这不能算是得罪了你，尽管他的衣縫已經有点儿磨光了。

杜依尔　（鄙夷地）哼，頂刮刮的早安！他还向你說过"男子汉中間的肉湯"沒有？（他走到写字台。）

博鐃本　（兴高采烈）說过呀。

杜依尔　还說过"願你的胳膊多长一股劲"吧？

博鐃本　不錯。

杜依尔　还說过"願你的影子永远不变小"吧？

博鐃本　对呀。

杜依尔　（提起喝干了的酒瓶，摇摇头）他喝掉了你一斤多酒。

博鐃本　他喝了并不觉得难受，連眼睛都沒有眨一下。

杜依尔　他借了多少錢去？

博鐃本　严格地說，那并不算借。在金錢上他表現得很大方。我相信，他会把他的最后一文錢拿出来給朋友用。

杜依尔　毫无疑問，他会把朋友的最后一文錢拿去給自己用，如果那位朋友够傻瓜，让他拿。他究竟向你借去了多少？

博鐃本　沒有什么，只是預支了一些薪水，做路費。

杜依尔　薪水！老天哪，为什么給他薪水？

博鐃本　他做了我的本国秘书，他很詼諧地这样称呼他的职位。

杜依尔　我看不出詼諧在哪里。

博鐃本　无論什么詼諧，一到你手里，就糟蹋了，你对它那么冷淡。哈費干說的时候，我倒觉得他說得頂俏皮。本国秘书，还有爱尔兰秘书，說的眞有趣，眞有趣。不管怎样，我到爱尔兰去，要找一个人替我打破隔閡，很显然，他是最合式的。他可以取得那里人們的信任，使他們对我表示友好。是不是？（他坐到凳子上，朝后傾斜，幸亏背靠到桌边上，要不然，就要向后倒下去了。）

杜依尔　多么好的介紹人，我的老天！你以为爱尔兰人全都是些貪酒、写信求人救济的人嗎？若眞如此，你想他們肯彼此接受这样的人作保嗎？

博鐃本　你这全是廢話！他不过是个爱尔兰人。再說，难道你以为哈費干能騙我嗎？

杜依尔　不，他太懶了，犯不着花气力来騙你。他只消坐在那里，喝着你的酒，瞧着你騙你自己。不过我們无須在哈費干身上多費唇舌。第一，你的錢已經到了他的腰包，沿途酒館太多，他就决不会到巴丁敦車站去啦。其次，他并不是一个爱尔兰人。

博鐃本　他不是爱尔兰人！（他听到这話，大吃一惊，本来是仰靠着桌子坐的，現在突然把身子坐直，凳子也就放正了。）

杜依尔　生在格拉斯哥，一生也沒有到过爱尔兰，他的底細我全知道。

博鐃本　但是他說的話，他的举止动靜，都像个爱尔兰人呀。

杜依尔　哼，像个爱尔兰人！难道你不知道，什么"祝你頂刮刮的早安"呀，"男子汉中間的肉湯"呀，"願你的胳膊多长一股劲"呀，这一套鬼話只有在英国才可以听到，正如倫敦阿尔伯特厅所演奏的爱尔兰音乐也只有在英国才可以听到，难道你不知道？无論是在現在，在过去，或是在未来，在爱尔兰本地就压根儿沒有一个爱尔兰人說話像他那样。但是一个爱尔兰的沒出息的人一到了英国，看到英国到处都是些像你这样想入非非的笨蛋，只要他扮演丑角，丢他自己的臉，丢他祖国的臉，教你們感到自己在道德方面比他們强，你們这批笨蛋就肯让他游手好閑，吃喝撞騙，乱吹一陣；于是他就很快学会那些怪腔怪調来騙你們。他是从戏院或是杂要場里学来那些玩艺儿的。哈費干从他父亲那里也学会了几句簡单的爱尔兰話。他父亲倒是爱尔兰人，是我的乡亲。我认識他的伯叔父，就是住在罗斯庫倫的瑪太·哈費干和安德·哈費干。

博鐃本　（还不大相信）不过他說的一口爱尔兰土腔呀。

杜依尔　哼，他說的一口爱尔兰土腔，你对于爱尔兰土腔倒很內行！有一次我听見过你把很重的都柏林音叫做爱尔兰土腔①。說起来很可怜，你連康納瑪拉和腊特曼因斯也

① 都柏林是爱尔兰的都城，那里的語音不能算土腔。

辨别不出①。(极端恼怒)滚他媽的哈費干吧！别再談他了，他值不得我們去辯論。

博饒本　劳倫斯，你今天怎么啦？为什么这样不高兴？

杜依尔很为难地瞧着博饒本，慢慢地走到写字台边，坐在靠壁炉的那一头，然后回答。

杜依尔　嗯，单提一件事吧，你那封信使我太糟心了。

博饒本　为什么？

杜依尔　罗斯庫倫②田庄典押給公司，你把庄主的贖典权剝夺掉了，把那位可怜的尼克·萊斯屈朗基赶走，叫他无家可归，这件事叫我很糟心。过去我很喜欢那个老混蛋，那时我还小，老是在他家花园里走道上玩，我是在那个庄子上长大的。

博饒本　可是他不給利息。我不得不代表联营公司取消他的贖典权。我这次去爱尔兰，就是要到罗斯庫倫去，亲自照管那笔产业。(他坐在写字台的另一头，和杜依尔对面，随便地补充一

① 康納瑪拉在爱尔兰的极西，腊特曼因斯在爱尔兰的极东，这句話的意思是"你在爱尔兰連东和西都辨别不出来"。

② 罗斯庫倫是本剧的主要場所，代表爱尔兰的农村。它在經济上极落后，但正在經历剧烈的轉变。先是土地掌握在大地主手里，萊斯屈朗基便是旧式大地主的代表。这班大地主在英国压榨之下，加上生产方式落后，大半破产了，把土地典押給英国資本家。于是政府頒布土地购买法令，使富裕中农可以购买土地，土地因此日益分散。由于上述原因，这班新式小地主仍然不能維持下去。結果英国資本家进来进行"土地开拓"，就是把爱尔兰农民的土地拿过来經营工商业，使农民放棄他們落后的农业，或是貧穷餓死，或是轉到美洲去找生路，或是在英国人办的企业中当奴隶。本剧所写的就是这种轉变的过程。

句，同时很担忧地看了杜依尔一眼）你当然和我一道去，是不是？

杜依尔　（很焦心，站了起来，又踱来踱去，神情不安）麻煩就在这里。我怕的就是要回爱尔兰，叫我糟心的也就是这一点。

博鐃本　但是你离家十八年了，不想回去看看祖国，看看家里人，尝尝回到老家的風味嗎？还——

杜依尔　（很不耐煩，打断了他的話）对，对，那一套我懂得，用不着你說。

博鐃本　哎，当然罗，（耸一耸肩）如果我的話教你这样发脾气，我就很抱歉。

杜依尔　别管我发脾气，我的脾气不是为你发的，咱們相处这么久了，你該明白这一点。（他又坐下，想到自己的脾气躁，有点不好意思，很难过地想了一会儿，大声說）我有一种天生的厌恶，不願回爱尔兰，这种天生的厌恶很强烈，我宁可陪你到南极，也不願陪你到罗斯庫倫去。

博鐃本　这才是怪話！你生为爱尔兰人，你們爱尔兰民族具有极强烈的爱国心，具有世界上最根深柢固的恋家本能！而你却說你什么地方都可以去，就是不願回爱尔兰。难道你以为我能相信嗎？在你的內心里——

杜依尔　别管我的內心：爱尔兰人的心里不过是些幻想。几百万人离开了爱尔兰，其中有几个人回去了或是想回去呢？不过跟你說这些也沒有用处。你这人宁可相信关于爱尔兰流亡者的那种无聊的歌，或是英国城市中爱尔兰人区的三个钟头的爱国演讲，也不肯相信摆在眼前的一切事实。哼，你这长着眼睛的人，且瞧瞧我的情形吧！我

整天嘀咕、焦急、发牢騷、吹毛求疵，瞧不起这、瞧不起那，沒有个滿意或安靜的时候，叫最好的朋友看着也不耐煩，这些都是你所知道的。

博鐃本　得了吧，劳倫斯！別冤枉你自己。你对于生人，倒是頂有趣，頂和藹的。

杜依尔　对，对于生人倒頂和藹。要是我像英国人那样，在生人面前比較古板一点，在家里比較随便一点，我和你也許更合得来些。

博鐃本　咱們在一块儿还是合得来呀。当然，你有些居尔特族①的伤感——

杜依尔　（从椅子上跳起来）我的老天爷！！！

博鐃本　（冷嘲地）——还有居尔特族的另一个习慣，无緣无故地說些刺耳話的那种习慣。

杜依尔　无緣无故！听到人們談起居尔特族，我就要冒火，觉得非把倫敦燒掉不可。这一类的廢話比十个强制法令②还更坏。你以为一个人一定要是居尔特族，才会在罗斯庫倫起伤感嗎？告訴你，爱尔兰人和英国人就种族来說，并沒有两样，都同样是些外来民族的混血种③。

博鐃本　說得对。凡是能干的爱尔兰人都是英国血統。有一

① 居尔特族是英倫三島上的較古的民族，散居在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斯。英国人屬盎格魯·撒克逊族。

② 强制法令，是英国政府以强制方式統治爱尔兰，剝夺爱尔兰人种种自由的法令，这是爱尔兰人最痛恨的。

③ 英倫三島在中世紀前半期遭受过一系列的北欧民族的侵襲，这些外来民族中有些人住下来，和土著民族通婚。

件事我时常觉得頂值得注意，就是在英国議会里，唯一能表現出眞正老牌的英国人性格和精神的政党就是爱尔兰党。你看，爱尔兰党的独立性、坚决的精神、对于坏政府的反抗，以及对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同情，这一切多么像英国人！

杜依尔　不消說，爱尔兰党还有一个习气，爱郑重其事地談論一些陈腐荒謬的东西，而他們心里明明知道那些东西都是落后了一百年的。如果說出来你不見怪，这也是英国人的习气。

博鐃本　不然，劳倫斯，不然。你指的是現在霸占着英国的那些混血种的新牌英国人。这批人都是些伪君子、騙子、德国人、犹太人、美国人、外国人、公园路的住戶，还有那些沒有国籍的在世界上东飄西蕩的渣滓。别把这批人叫做英国人。他們并不屬于我們这个亲爱的古老的島国，只屬于他媽的新牌帝国。这批人倒很配这个新牌帝国，他媽的，我倒願他們能享受它的好处！

杜依尔　（听到这番慷慨激昂的話，无动于中）瞧你的！現在你心里舒服了一点吧？

博鐃本　（傲慢地）对，舒服多了。

杜依尔　我的亲爱的湯姆，你只消沾一沾爱尔兰的气候，就可以变成和我一样的大傻瓜。可是如果把我全身的爱尔兰血液都輸到你的血管里去，你的体质和性格都不会因此有絲毫的改变。再說，如果你去找一个最道地的英国女子結婚，然后把生下来的儿子送到罗斯庫倫去教养起来，

你那个儿子的性格就会像我而不像你，人家看見他，都会疑心他是我的儿子。(突然苦痛起来)哎，罗斯庫倫呀！天哪，罗斯庫倫呀！想一想那里的沉悶！絕望！愚昧！頑固！

博饒本　(平淡地)乡下地方照例都是那样，劳倫斯，在英国也是一样。

杜依尔　(匆忙地)不，不然，英国的气候却不一样。在英国这里，如果生活枯燥，你也就跟着枯燥就是了，坏不了什么事。(进入热烈的梦想)但是在爱尔兰，在那种湿潤的空气里，在那些白色的、軟綿綿的大路上，在那些烟雾迷茫的芦葦和褐色的湖沼里，在那些长着紫紅色石南花的花崗岩山坡上，一个人的精神就凝聚不起来，时常处在散漫流动的状态。在你們英国这里，天上沒有那样的色彩，望到的远远的景致沒有那样的魔力，夜晚也沒有那样凄凉的情調。啊，那里的梦想！梦想！那种叫人痛苦伤心而永远不能叫人滿意的梦想，梦想，梦想！(蛮野地)淫蕩生活使你們英国人粗俗横蛮，但是还不像那种梦想能把一个人的价値和用处完全毁掉。一个爱尔兰人的幻想永远叫他不得安宁，沒有信心，不能滿意；叫他旣不能面对现实、应付现实，又不能征服现实，只能嘲笑那些有这种能力的人，并且(尖刻地嘲笑博饒本)像街上的烂婊子一样，"对生人倒是頂和藹的"。(对着坐在桌子那头的博饒本嘀咕下去)那都是梦想呀，那都是幻想呀。爱尔兰人是和宗教无緣的。一个悟道的傳教士向他宣讲人生的神圣和德行的重要，他就請他走开，一文錢也不施舍；但是一个不像样的乡村傳教士向他

演一个奇迹，或是說一段关于圣徒的感伤性的故事，他就把穷人的一分一毛的小錢搜括来，給这位傳教士盖大礼拜堂。在政治上爱尔兰人也是个糊塗虫，他还梦想“老太婆”① 在一七九八年所說的話，你要使他关心爱尔兰，你就得把这个可怜的島国叫做卡德林·尼·戶立汉，說她是个小老太婆。这样办，就用不着思想，用不着工作，用不着一切，只消幻想来，幻想去；而幻想是叫人这么痛苦，你要不喝酒就沒法忍受。（痛恨自己，渾身发抖）最后到了这步田地，你就簡直不能应付現实，你宁可挨餓，也不願燒飯，宁可穿破烂，显得骯髒，也不肯下个决心，去洗一洗，拾掇一下。你在家里吵吵鬧鬧，因为你老婆不是一个天使，而她也瞧不起你，因为你不是一个英雄。你痛恨你周圍的一切人，因为他們都是些骯髒懶散的廢物，和你自己一样。（放低声調，像一个人暗下向朋友招供一件丑事一样）同时，到处都听到那些討厌的无聊的存心不善的嘻笑声。要是你还年輕，你就和旁的年輕人互相請客、喝酒、談淫秽故事。你既然沒有本領帮助他們、鼓舞他們，你就責駡他們、冷笑他們、嘲弄他們，因为你自己所不敢做的事他們也沒有做到。而同时你却常在嘻笑，嘻笑，嘻笑！永无止境的嘲

① 爱尔兰語 Shan Van Vocht 的意思是“老太婆”，即下文所說的卡德林·尼·戶立汉。她是傳說中爱尔兰人民的救星，所以爱尔兰人就用她的名字来称呼爱尔兰。“老太婆在一七九八年所說的話”，即“爱尔兰人在一七九八年的主張”，爱尔兰人在一七九八年举行了一次大起义，反对英国政府，但是失敗了。那时的主張当然早已过时。

弄，永无止境的妒忌，永无止境的愚蠢，永无止境的胡作非为、拆烂污、丢丑，等到你到了另外一个国家，看見人們认眞地考虑問題，认眞地解决問題，你就嘲笑他們，說他們沒有幽默感，自己无用，反而以此自豪，仿佛正因为你无用，你倒比他們高明些。

博饒本　（听到杜依尔的这番議論，非常认眞起来）决不要絕望，劳倫斯，爱尔兰的前途还是大有可为。在英国領导之下的自治是会創造奇迹的。

杜依尔　（突然被他弄得无可奈何，臉上肌肉抽动，勉强苦笑）湯姆，你为什么偏要趁我心里最难过的时候，来开这么一个大玩笑，叫人招架不住？

博饒本　玩笑！我說的是百分之百的眞心話。你这是什么意思？你疑心我說自治，不是眞心嗎？

杜依尔　你說在英国領导之下，我相信这倒是眞心話。

博饒本　（放了心）我說的当然是眞心話。我們英国的領导当然是最重要的。我們英国人应該毫不吝惜地把自己的統治才能拿出来，为那些不大有統治才能的民族服务，这样就可以使他們完全自由自在地发展到够得上英国标准的自治。你明白我的意思么？

杜依尔　我完全明白。而且罗斯庫倫的人也会明白。

博饒本　（欣然）他們当然会明白。所以这方面是沒有問題了。（他把椅子挪过来，舒舒服服地坐下，来教訓杜依尔）我說，劳倫斯，你談到爱尔兰的話，我都仔細听过了。我絲毫看不出你有什么理由不跟我一道去爱尔兰。你那番話归根結柢是什

么呢？那只說明你从前在爱尔兰的时候，还是个年輕小伙子！你所說的罵人、鬧酒、糊塗那些情形在爱尔兰可以看見，在英国任何一个地方也可以看見。你过去是用年輕人的眼光去看爱尔兰的，所以只看到一些幼稚的东西。这回你跟我回去，用成年人的眼光去看看爱尔兰，你对于祖国的看法就会不同啦。

杜依尔　我敢說你那話有一部分是对的。我知道得很清楚，假如我是个雇农的儿子而不是乡村地产經紀人的儿子，我的勇气就会大些。可是，不幸得很，我回爱尔兰，不是去看爱尔兰人民，而是去看我的父亲、糾德姑姑、娜拉·越萊，以及敦卜賽神父之流的人物。

博鐃本　嗯，去看他們为什么不对呢？英国把你教养成这么大的人了，他們看到你，一定很欢喜呀。

杜依尔　(这話打动了他)呃，你这一着可猜中了，湯姆，算是你有英国人的灵感。

博鐃本　你指的是常識。

杜依尔　(很快地)不，我指的不是常識。說到常識，你和一个大笨蛋差不多。英国人从来沒有什么常識，現在沒有，将来也不会有。你这次上爱尔兰去，是心血来潮，你的理由是很荒謬的，你那滿脑子的政治的瞎話就連一个普通的聪明驴子也欺騙不了，不过你所說的关于我和我父亲的話却摸到了我的底。

博鐃本　(吃惊)我幷沒有提到你的父亲呀。

杜依尔　(不理睬他插嘴說話)我父亲住在罗斯庫倫，做一个地产

經紀人，老是受委屈，因为他是个天主教徒，而地主們多半是新教徒。自从地产处理局减了地租，地产购买法令把大庄业分成了許多小庄业以来，他幸亏根据地产购买法令，自己买了个小庄业，否则他就要餓死啦。这二十年以来，我猜想他沒有出过門，至多也不过到附近的亚敦磨勒鎮上走走。而我哩，像你所說，让英国把我教养成了一个大人了。

博鐃本　(道歉)請你相信，我并沒有什么坏的——

杜依尔　得了吧，用不着道歉！你說的一点也不錯。我敢說，我在美国和其他一些較落后的辽远的地方也学得了一些东西，但是我学会了面对現实而不徒凭幻想，却大半是因为和你住在一起，和你合作。我从你那里領教来的比从任何一个爱尔兰人那里所領教来的都要多。

博鐃本　(搖搖头，但是眼睛里却閃出一道光)你太客气啦！老朋友，不过这全是些奉承話。我也爱听奉承話，不过奉承話究竟无聊。

杜依尔　不，不是奉承話。沒有你，我什么事也做不成；尽管我时常觉得你那个老脑瓜子眞邪門，把所有的思想都分門別类摆在一些水泄不通的小抽屉里，而这些小抽屉都保險很严密，凡是不宜于你懂得的东西怎么也钻不进去。

博鐃本　(不可战胜)告訴你，这些都是不折不扣的廢話，劳倫斯。

杜依尔　不过无論如何你得承认，我的朋友不是英国人，就是世界各大国大場面中的人物。我这一生大半都是在那种

大場面中混过来的，我的重要的工作也是跟大場面中人物一起做的。請想一想，要我这样的人回到罗斯庫倫去！回到那个渺小而单調的地獄去！想一想那位乡村地产小經紀人，靠他的百分之五的經紀費，加上一个小庄业和附近鎮上一点房产，才能勉强維持生活，想一想，我怎样能和他这样的人相处？我对他有什么可談的？他对我又有什么可談的？

博饒本 （觉得这番話不成体統）不过你們究竟是父子呀！

杜依尔 是父子又怎样？如果我提議要去看看你的父亲，你怎么說？

博饒本 （带着孝順父母的端正态度）我过去經常去看父亲，总是把它当作一件大事，一直到他的神智失常为止。

杜依尔 （关切）他瘋了嗎？你从来沒有告訴过我呀。

博饒本 他加入了关稅改良协会①，如果他的神智沒有失常，就决不会干出这种事来。（开始用演說姿态）他让一个招摇撞騙的政客灌上了迷魂湯，那个政客——

杜依尔 （打断了他的話）你的意思是說，你不願見你父亲，是因为在自由貿易的問題上，他的主張和你的不同，而你又不願跟他爭吵。那么，就請你想一想我和我的父亲的关系。他是个民族主义者和分离主义者②，我是个冶金化学家，

---

① 自由党主張貿易自由，保守党主張关稅保护，即通过关稅，限制进口貨物，来保护本国貨物的生产不被外貨排挤。博饒本是自由党，他的父亲旣加入关稅改良协会，显然是保守党，所以两人不和。

② 分离主义者主張爱尔兰脫离英国的統治而独立。

改了行，做土木工程师。不管冶金化学是个什么玩艺，它决不是民族的，它是国际性的。作为土木工程师，你我的任务是沟通各国，而不是使它們分离。我們这一行所教給我的唯一的眞正的政治信念就是：国界都是障碍，国旗也是一种非常討人厌的东西。

博饒本 （張伯倫的經济邪說仍然使他痛心）只有在实行保护关税政策的时候，你所說的才对——

杜依尔 （坚决地）瞧你的，湯姆，你要发表一篇关于自由貿易的演說啦，可是我不許你来这一套，我受不了。我父亲要把圣乔治海峽定为爱尔兰的国境綫，在学院草坪①上悬一面青色的国旗；而我哩，却要設法办到只要花三小时就可以从加尔威到科却斯特②，花二十四小时就可以从加尔威到紐約。我要叫爱尔兰成为一个大联邦的思想和想像的中心，不要叫它成为一个魯濱孙的孤島。此外，还有宗教上的糾紛。我所信的天主教是查理大帝或詩人但丁的天主教，不过在近代科学和民俗学的影响之下，有所变通。这种近代科学和民俗学在敦卜賽神父看来，却是无神論者的胡說八道。不过，我父亲所信的天主教正是敦卜賽神父的天主教。

博饒本 （油滑地）我不是要打断你的話，劳倫斯，不过你要知道，这些全是廢話。这一类的糾紛哪家都有，但是家里人

① 圣乔治海峽是隔开爱尔兰南部与英国北部的海峽。学院草坪在都柏林大学外面，常用作公众集会場所。

② 加尔威是爱尔兰西岸要鎭，科却斯特是英格兰东岸要鎭。

彼此还可以勉强相安无事。(突然严肃起来)当然，有些問題是要牵涉到道德基础的，在这些問題上，我承认，即使在至亲骨肉面前，也决不能妥协或是馬馬虎虎。比方說——

杜依尔 (不耐煩，跳起来，踱来踱去)比方說，自治問題、南非洲問題、自由貿易以及教育捐税。在这些問題上，我的主張和我父亲的都不同，或許正像和你的不同一样。

博饒本 是的，不过你是个爱尔兰人，看这些問題并不像英国人看得那么严重。

杜依尔 什么！連自治問題也是如此嗎？

博饒本 (毫不动摇)对，連自治問題也是如此。自治并不是爱尔兰人搞起来的，而是我們英国的格莱斯敦搞起来的。劳倫斯，你不肯回爱尔兰，这些都不是眞正的理由，我怕背后还有别的原因。

杜依尔 (激烈地)背后还有什么原因呢？难道你还以为我在騙你嗎？

博饒本 别那样对我生气，老朋友，我不过在猜想——

杜依尔 你猜想什么？

博饒本 嗯，剛才你提到了一个人，是我从来沒有听到过的，一位叫做娜拉·越莱小姐的，好像是这个名字。(杜依尔突然楞住，带着惊奇的神色呆看他)我并不想多嘴多舌，劳倫斯，你也明白，不过你不肯跟我到爱尔兰去，是不是与这位小姐有关呢？

杜依尔 (又坐下，被征服了)湯姆斯·博饒本，我向你投降。我这个貌似聪明而实在糊塗的爱尔兰人，向你这位上帝騙子

英国佬脱帽致敬。一个人能像煞有介事地說出你剛才所說的关于自治和格萊斯敦的那一套話，他只能是世界上天字第一号的大笨蛋。可是就是这个人在下一句話里，馬上就能把我所說的理由一齐撇开，一針見血地看出我的眞正的动机，这就非天才不能办到。奇怪的是你这个人既是笨蛋，又是天才！这怎么可能呢？(跳起来)老天呀，我明白了。我要写一篇論文，投到《自然界》去发表。

博鐃本 (瞪眼看他)你要写什么——

杜依尔 很簡单。你知道，一个毛虫——

博鐃本 一个毛虫!!!

杜依尔 对，一个毛虫。請你仔細听我說，因为这是关于英国民族性格的一个嶄新的重要的科学理論。一个毛虫——

博鐃本 喂，劳倫斯，别这样卖傻吧。

杜依尔 (坚持)我說一个毛虫，就是一个毛虫。你馬上就会明白。一个毛虫(博鐃本嘀咕了一声，稍微表示抗議，但不坚持)爬上了一棵树，它就本能地把自己变得恰像一片树叶，所以无論是它的敌人还是它要捕获的东西都把它看成一片树叶，以为值不得去管它。

博鐃本 那和我們英国民族性格有什么相干？

杜依尔 等我告訴你。世界上到处都是傻瓜，正如树上到处都是树叶。英国人的办法正是毛虫的办法，他本能地装得恰像一个傻瓜。这样，他的敌人就随他去，譏笑他，說他和旁人一样傻瓜，可是他就趁着这个机会，从从容容地把所有的眞正的傻瓜都吞吃了。啊，自然眞是巧妙，巧

妙！(坐下，玩味这巧妙二字所引起的形象。)

博饒本　(心悦誠服)呃，劳倫斯，我怎么想也不会想到这上面来。你們爱尔兰人眞是絕頂聰明。你所說的当然都是些胡說八道，可是說的眞妙！你怎么就想得到呢？眞的，你得写一篇論文，可以得一笔稿費。如果《自然界》不登，我可以帮你設法登上《工程杂志》，我和它的編輯是熟人。

杜依尔　我們言归正傳吧。我最好把娜拉·越萊的事情跟你談談。

博饒本　不必，别提她吧，我剛才本不該提起她。

杜依尔　我还是要談談她。娜拉有一笔財产。

博饒本　(感到濃厚的兴趣)有一笔財产？有多少？

杜依尔　每年收入四十。

博饒本　四十万嗎？

杜依尔　不，四十，四十鎊。

博饒本　(大失所望)在罗斯庫倫，那就算得一笔財产嗎？

杜依尔　在罗斯庫倫，一个姑娘要是有五鎊錢的陪嫁，就算有一笔財产啦。而且四十鎊一年，在那里也确实是一笔財产。娜拉就凭这笔財产，取得了当地人們的尊敬，人家都把她当作一个产权继承人看待哩。我父亲碰到手边很紧的时候，也就靠她这笔財产渡过許多难关。我父亲过去替她父亲当經紀人。她父亲死后，她来看望我們，从此就在我家里住下来了。

博饒本　(細心傾听，就怀疑起来，以为杜依尔和娜拉有过曖昧关系，想把其中底細弄清楚)从什么时候起？我是要問她到你家里来的时

候，你有多大年紀了？

杜依尔　当时我十七岁，她也是十七岁。要是她年紀大一点，她就該懂事一点，不住在我們家里了。我們在一起呆过十八个月，后来我就上都柏林讀书去了。每逢圣誕节和复活节我回家的时候，她总在家里。我猜想我的回家对她是件大事，尽管我当时当然还沒有想到这一点。

博饒本　你当时是否爱上了她呢？

杜依尔　說眞話，幷沒有。当时我心里只有两个打算：第一就是想学会做点什么事，其次就是想离开爱尔兰，找个机会去做事。她算不得什么。我对她也存过一些幻想，那正如我对拜倫作品中某些女主角或是罗斯庫倫的圓塔存过一些幻想一样；但是这些女主角或圓塔对于我算不得什么，她对于我也算不得什么。我从来沒有为了她渡过圣乔治海峽回家去看看；甚至經过皇后鎮也不肯上岸，先回爱尔兰看看，再回倫敦。

博饒本　你从前是否向她說过一些話，让她有理由等着和你結婚？

杜依尔　沒有，絕对沒有。不过她确实在等我。

博饒本　你怎么知道呢？

杜依尔　她每逢过生日，就写信給我。每逢我自己过生日，她也老是写信，幷且还寄些小礼物給我。但是我告訴了她不要再寄，对她說了句假話，說我东西流浪，寄信給我是沒有用的，信在外国郵局里难免遺失。（他念“郵局”两字把重音放在“局”字上，不像英国人把重音放在“郵”字上。）

博鐃本　你回不回她的信？

杜依尔　不很按时。不过迟早总要通知她，說收到了她的信。

博鐃本　你看到她的亲笔信，心里有什么感觉？

杜依尔　很不自在。要是能逃脱她的一封信，即使花五十鎊錢，我也情願。

博鐃本　（板着面孔，把身子往后一歪，靠到椅背上，表示这次审問已告結束，結果对于被审問人很不利）哼一哼！

杜依尔　你哼什么？

博鐃本　爱尔兰的道德規矩和我們英国的很不同，这一点我当然明白。在我們英国，拿女人的爱情开玩笑是件很不漂亮的事。

杜依尔　你是否說，要是一个英国人处在这种情境，就会和另外一个女子訂婚，把信件和礼物都退还給娜拉，附上一封信告訴她，說自己配不上她，祝她将来結婚快乐，是不是这样？

博鐃本　呃，就这样办也可以叫那位可怜的姑娘安心点。

杜依尔　她会安心嗎？我倒不敢断定。有一点我可以告訴你：娜拉宁願等到老、等到死，也不願問我有沒有結婚的意思，或是肯降低身份，稍微对我暗示一下这种可能性。爱尔兰人的自尊心是你所不能了解的。我的自尊心也許已經让英国磨去了很多。但是娜拉从来沒有到过英国。假如我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伤她的自尊心，一条是干脆打她一个耳光，那我会毫不迟疑地打她一个耳光。

博鐃本　（摸着膝盖思索，显然很得意）呃，这番話听起来倒挺有趣，

很有点爱尔兰的風韵。你最糟糕的地方就在这里，你簡直不能欣賞爱尔兰的風韵。

杜依尔　我倒也能欣賞。不过那种風韵只是梦想的風韵。要是你凭梦想过生活，你就会尝到一些梦想的風韵；要是你凭事实过生活，你就会尝到一些事实的粗暴性。我倒想找到一个国度去住，在那里事实并不粗暴，而梦想也并不虛幻。

博饒本　（态度变过来，带着很深的信心去应付杜依尔的严肃态度，两肘支在桌子上，双手握成拳头）劳倫斯，不要絕望，老朋友，情形看来也許很坏，但是到了下一次大选之后，就会有很大的变动啦。

杜依尔　（跳起来）你这笨蛋，簡直是胡說八道！

博饒本　（也站起，一点也不感到挨了駡）哈！哈！你尽管嗤笑，但是等着瞧吧。这一点我們且不必辯論。让我問你，关于越萊小姐的事，你要我出个主意么？

杜依尔　（紅了臉）不，我不要你的主意。把你那鬼主意收起来吧。（軟了下来）不过你且說出来，让我听听也好。

博饒本　呃，根据你談的一切，我对越萊小姐的印象倒很不坏。她好像很有上流女子的情感，不过我們得面对一个事实，就是她的收入在英国还不够她維持下层中等阶級的生活——

杜依尔　（打断他的話）听我說，湯姆，你提醒了我一件事。你到了爱尔兰，千万別再談什么中等阶級，也別再吹自己是中等阶級。爱尔兰只有两等人，有社会地位的和沒有社会地位的。如果你存心要得罪娜拉，你把她叫做教皇党倒可

以，千万别把她叫做中等阶級的妇女，否則你就得求老天保佑，她决不会饒你。

博鏡本　(杜依尔的話压他不住)不用担心。我知道你們爱尔兰人全是古代皇帝的子孙。(自鳴得意)我还不至于像你所想的那样不知分寸，老朋友。(又热切起来)我指望看到越萊小姐是一个道地的上等女子，并且劝你回去再看她一眼，然后再决定你和她的关系。趁便問你一声，你有她的像片沒有？

杜依尔　从二十五岁那年起，她就不寄像片給我了。

博鏡本　(难过)嗯，是，我想是这样。(激动地，严厉地)劳倫斯，你对待那位可怜的姑娘，太不成体統啦。

杜依尔　老天爷，要是她知道有两个男子这样在談論她——！

博鏡本　她一定不高兴，是不是？当然是不高兴，我們两人应該慚愧，劳倫斯。(他心里有个新念头，逐漸使他入迷了)你知道，我有一种預感，这位越萊小姐是个很高尙的女子。

杜依尔　(眼睛紧盯着他)哼，你有这种預感嗎？

博鏡本　对，我有这种預感。这位漂亮姑娘的身世很有些令人动心的地方。

杜依尔　漂亮！哈哈！娜拉有了好机会，我也有了好机会啦。(叫喊)喂，霍德生。

霍德生　(走到臥室門口)你叫我嗎，杜老爷？

杜依尔　把我的行李也打起来。我要跟博老爷一道到爱尔兰去。

霍德生　好，老爷。(回到臥室。)

博鏡本　(拍拍杜依尔的肩膀)謝謝你，老朋友，謝謝。

第 二 幕

罗斯庫倫。西边有座花崗岩的小山，横望过去，是从南到北斜升上去的，山坡上长着石南花。山上有一块大石头，它不可能天然地立在那个地方，仿佛是由一个巨人扔到那里去的。从山頂望过去，在山后荒凉的山谷里有一座圓塔。一条冷清的白色的公路弯弯曲曲地向西伸去，經过圓塔，到了远山的脚下，就看不見了。时間是傍晚。爱尔兰天空上浮着几大片閃亮的青霞。太阳快要落山。

那块大石头旁边站着一个人，面孔像一位年輕的圣徒，可是一头白发，从后面看来，大約有五十岁光景了。他正在出神默想，面容十分愁惨，眼睛凝望着远山，好像要透过落日的光輝，看到天国的大路。他穿着一身黑衣，看外表，比起目前一般英国牧师还更像一个牧师，可是并沒有穿牧师服。石縫里一丛小草中有个蚱蜢在叫，这叫声把他从出神默想中惊醒过来。他的面孔不像原来那样紧張了。他悄悄地轉过身来，郑重其事地脫帽，向那蚱蜢說起話来，用的是爱尔兰的土腔土調，但不是农民的自然腔調，而是要装出上流人士的腔調，不免有点滑稽。

那人　是你嗎，蚱蜢先生？在这么晴朗的晚上，我希望你过得好。

蚱蜢　(立时回答，声音尖脆)唧嘶，唧嘶。

那人　(奖励口吻)那就对了。我猜想你現在出来，是要欣賞落日的景致，好引起一陣清愁，是不是？

蚱蜢　(愁惨地)唧嘶，唧嘶。

那人　对，你是一个道地的爱尔兰蚱蜢啊。

蚱蜢　(声音宏亮)唧嘶，唧嘶，唧嘶。

那人　这是为古老的爱尔兰欢呼三声，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使你忍受艰难、貧穷和痛苦，是不是？

蚱蜢　(哀伤地)唧嘶，唧嘶。

那人　哎，沒有用，我的可怜的小朋友。你尽管像袋鼠跳的那么远，也跳不出你自己的心，跳不出你心中的苦楚。你只能从这里望着天国，可是你到不了那里。瞧！(用手杖指落日)那就是天国荣光的大門，是不是？

蚱蜢　(同意)唧嘶，唧嘶。

那人　你旣然明白这一点，一定是个有智慧的蚱蜢。我問你，超凡軼俗的有智慧的先生，你我看見天国，心就像魔鬼看見圣水①那样絞着痛，这是什么道理？你造了什么孽，遭到上帝那样懲罰？喂！你要跳到哪儿去？正在做懺悔，你那样朝天冲跳，要跳出懺悔坛，你的礼貌到哪里去了？(用手杖威胁蚱蜢。)

蚱蜢　(懺悔似地)唧嘶！

那人　(放下手杖)我接受你的道歉，下回可不能这样无礼啦。

---

① 圣水，基督教中牧师祝福过的水，据説可以"辟邪和洗罪"。

趁你还沒有回家睡觉之前，我要問你一个問題：咱們的爱尔兰，是地獄还是凈业界[1]？

蚱蜢　唧嘶。

那人　你說是地獄！說句老实話，我想你說得很对。我想要知道你和我在被謫到这个世界来之前，前生干了些什么事？

蚱蜢　（尖声地）唧嘶，唧嘶。

那人　（点头）你說得对，这是个微妙的問題，我也不勉强要你答复。去吧。

蚱蜢　唧嘶，唧嘶。（它跳走了。）

那人　（揮手杖）上帝保佑你！（他走开，經过大石头向山頂走去。馬上有一个年輕的雇农，吓得面孔抽搐，从大石头后面偷偷地溜出来。）

雇农　（再三在胸前画十字）哎呀，光荣归于上帝，光荣归于上帝啊！哎呀，圣母和一切圣徒啊！哎呀，救命啊！救命啊！（吓慌了，叫喊）克干神父！克干神父！

那人　（轉身）是誰？什么事？（他往回走，看見雇农，雇农跪下抓住他的膝盖）啊，还是巴澤·法越尔！你在这儿干嘛？

巴澤　求求你，看在上帝的面上，别把我丢在这里，跟那个蚱蜢在一起呀。我听見了它和你說話。别让它害我呀，亲爱的神父呀！

克干　起来，你这蠢人，起来吧。我假装听蚱蜢向我說話，你就怕起它来了嗎？

---

① 凈业界，洗清罪过的世界。依基督教的說法，人罪孽不深重，死后灵魂不至墮地獄者先入凈业界洗罪，然后升天堂。

巴澤　哎呀，那不是假装，亲爱的神父。它不是欢呼了三声，然后說它是从地獄里出来的魔鬼嗎？神父，請你答应我，送我平安回家，还給我念句祝福的話。(吓得嗚嗚咽咽地哭叫。)

克干　巴澤，你在那里干嘛？偷听我和蚱蜢說話嗎？你在暗地里偵探我的行动嗎？

巴澤　不，神父，我凭老天爷发誓，我并不是在偵探你的行动，我是在等劳倫斯大少爷，准备把他的行李从車上搬回来。剛才我在草地上睡着了，你和蚱蜢說話，才把我吵醒。我听見了那蚱蜢的小声音。神父，請問你，我怕活不到今年年底了吧？

克干　巴澤，你这眞是丢人！看見一个漂漂亮亮的小蚱蜢也怕起来，你的宗教到哪里去了？即使它是个魔鬼，你有什么理由要怕它？假使我能把那蚱蜢捉住，我一定把它放在你的帽子里，让你带回家去，作为一种贖罪的苦行。

巴澤　神父，只要你不让它害我，我就不怕它啦。(他站起，稍稍放心了。他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小伙子，麻黃色头发，光滑面孔，下巴长满了細毫毛，虽已成年，但是还沒有長得丰滿，一双藍眼睛，本能地学会装出一副无用的笨蛋相，这并不足以表明他的眞正的性格，只表明他經常对敌意的統治怀着恐怖，所以养成了一种机詐本領；他經常装傻，設法对付那种敌意的統治，要解除它的武装，揭开它的面具。英国人都把他当作一个糊塗虫，这正是他所想装的。他穿着灯芯絨褲子，敞开的背心和藍条紋的粗布衬衫。)

克干　(責备)巴澤，你把我叫做什么神父，我是怎样告訴你的？敦卜賽神父又是怎样告訴你的？你忘記了嗎？

巴澤　是，神父。

克干　还是神父！

巴澤　(不顾一切) 那么，叫你什么才好呢？敦卜賽神父說你不是神父，而我們都知道你并不是一个平常人；要是我們不尊敬你，誰知道会惹出什么禍事呢？而且他們說的也很对，做了一次神父，就永远是神父呀。

克干　(严厉地)巴澤，像你这种人根本不配暗地里去啄磨教区神父的指示，說教会的长短。

巴澤　那个我倒知道，先生。

克干　过去教会认为我配当神父，才叫我当神父。后来教会把我的证件撤回去了，你就該知道，我只是个可怜的瘋子，不配照管人民的灵魂啦。

巴澤　不过那只是因为你懂得拉丁，比敦卜賽神父懂的还多，所以敦卜賽神父妒忌你，是不是？

克干　(想笑，借駡巴澤来忍住笑) 巴澤·法越尔，你这又妒忌又愚蠢的东西，怎么胆敢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准去把你今天說的話告訴敦卜賽神父。

巴澤　(用好話哄克干)你当然不会——

克干　哼，我不会嗎？上帝赦宥你，你这家伙簡直就是个邪教徒！

巴澤　我比邪教徒还好一点，神父，你是在說我那位住在都柏林的錫匠兄弟。他学会了一套手艺，就跑到城里去住啦，他当然是个不信宗教的。

克干　巴澤，你那位兄弟还会比你先上天堂，要是你不当心的話。現在你得靜听我的話，我就只說这一回啦。以后你

和我說話，或是为我禱告，都只許管我叫彼得·克干。你如果生了气，要伸手去打驴子，或是拿脚去踹小蚱蜢，你就該記住，驴子就是彼得·克干的弟兄，蚱蜢就是彼得·克干的朋友。你如果想拣块石头去砸有罪的人，或是咒罵一个乞丐，你就該記住，彼得·克干是个更坏的罪人，更坏的乞丐，你得把那块石头和那句咒罵留着，等到下次碰到彼得·克干的时候，好拿来砸他罵他。現在趁我还沒离开这里之前，你且向我說句“上帝保佑你，彼得”，先练习练习。

巴澤　那可不行，神父，我不会——

克干　会，你会。現在就照我的話办吧。要不然，我把这根手杖放在你手里，你拿来打我一頓也行。

巴澤　(馬上跪下，虔誠膜拜)克干神父呀，我要的是你的祝福，你不給我祝福，我就要倒霉啦。

克干　(嚴然)起来，别来这一套，你这家伙。别向我下跪，我又不是一个圣徒。

巴澤　(带着坚强的信念)說实在話，先生，你是个圣徒呀。(蚱蜢叫了起来。巴澤吓坏了，紧紧抓住克干的双手)别指使那个蚱蜢来害我呀，神父，你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吧。

克干　(拉巴澤起来)你，你这笨蛋！蚱蜢只是在吹口哨，报告越萊小姐来啦，你不知道嗎？瞧！她来了，振作起来，别丢人。快点动身，要是不赶快，你就赶不上車子啦。(推他下山)車子打那边山洼里跑过去，揚起的灰尘已經可以望見了。

巴澤　哎呀，老天保佑我們！(他奔下山，朝公路跑去，像鬼魂附了

体似的。)

娜拉从山上走下来。她是个瘦弱的女子,穿着一件漂亮的印花布衫(她的最好的一件)。在爱尔兰人看来,她的身材是很平凡的;但是住在拥挤扰攘的国度里的吃肥魚大肉的人們,对她却会有一种很不相同的印象。她没有一点粗俗气,也没有一点有嗜好的迹象。她的举止很温柔,感觉也很灵敏,双手細膩,身材苗条,說起話来,腔調很别致,带着爱尔兰語所特有的那种嫵媚和諧,纏綿悱惻。这一切都使她具有一种魔力;因为她一向没出过門,自己不觉得有这种魔力,也不像在英国的爱尔兰女子們那样存心要卖弄或利用这种魔力,所以这种魔力尤其动人。因此在湯姆·博饒本看来,她是个很有誘惑力的女子,他甚至夸她是个没有尘世烟火气的人物。可是对于劳倫斯·杜依尔,她不过是个平凡的女子,只配生在十八世紀;她显得毫无办法,毫无用处,而且几乎毫无性感,没有病而是一个廢人,总之,她就是使杜依尔不願留在爱尔兰的一切事物的化身。这两种看法,本来都没有多大价值,也不是最后定評;不过在目前,娜拉的命运就悬在这两种看法上面。克干看見她,没有脫帽,只是举手碰了一下帽沿。

娜拉　克干先生,我想跟你談一会儿,行嗎?

克干　(不再用跟巴澤說話用的那种土腔土調)談一点钟也行,娜拉小姐,对你总是欢迎的。我們坐下来談談,好不好?

娜拉　謝謝。(他們坐在石南花地上。她又羞怯,又焦急,心里只想着要說的話,所以开門見山地就說)听說你过去到許多地方去旅行过。

克干　嗯,你知道我不是姆努兹的人(他的意思是說,他不是梅努兹神学院的学生)。我年輕的时候,很羡慕老一輩子僧侣們,他們都是在莎拉曼卡①受过教育的。所以我当初決定了当神父的时候,我就到了莎拉曼卡。后来我从莎拉曼卡步

① 梅努兹神学院在都柏林附近。莎拉曼卡在西班牙,有很古的大学一座,以神学著名。

行到罗馬，在一个修道院里住了一年。朝罗馬給了我一个教訓，就是要旅行，乘火車还不如步行，所以我又从罗馬步行到巴黎大学；若是可能，我倒願意再从巴黎步行到牛津，因为我在海上暈船。在牛津呆了一年，染了一身牛津大学的习气，我得步行到耶路撒冷，才能把这种习气摆脫干净。从耶路撒冷我回到帕特磨斯，在亚陁斯山[1]的修道院呆了六个月。从那个修道院回到爱尔兰，我就住下来当教区神父，一直到我发瘋为止。

娜拉 （吃惊）别說那样的話。

克干 为什么不說？你还不知道这件事的經过嗎？有一次我为一个黑人举行懺悔仪式，向他宣告赦罪，他就对我施行魔术，使我着了迷，从此我就发瘋啦。

娜拉 你对于你自己，怎么这样瞎說？眞丢人！

克干 并非瞎說，倒是眞話——从某一个意义来說。别管那个黑人吧。現在你知道我有些游历經驗了，你看我能帮你什么忙呢？（娜拉躊躇，精神恍惚地采石南花，克干輕輕地拦住她的手）亲爱的娜拉小姐，别采那棵小花。假如它是个清秀的小孩，你就不会把他的头扯下来，放在水瓶里来玩賞呀。（蚱蜢叫起来了，克干掉过头用土語向蚱蜢）我的孩子，你放心，这位小姐不会損害你那棵小树。（改用城市腔調向娜拉）你看，我簡直是瘋啦；請不要介意，我不会伤害人。再回到

---

[1] 耶路撒冷，耶穌墓地所在；帕特磨斯在希腊，据說圣約翰在此地写成他的《启示录》，《新約》的最后一篇；亚陁斯山在希腊，有修道院一座，以藏經典鈔本著名。

你的問題吧，你要我帮忙的究竟是什么呢？

娜拉　(难为情)不过是一点无聊的好奇心。我要問你的是：你从罗馬和牛津那些大城市回来之后，是不是觉得爱尔兰很渺小，很落后呢？我指的是爱尔兰乡下。

克干　我到了那些大城市，倒看到了一些了不起的东西，都是我在爱尔兰沒看到过的。不过我一回到爱尔兰，我就发現在爱尔兰了不起的东西还多着哩。这些了不起的东西当然本来就在那里，但是我从前是視而不見。这就像我老呆在屋里，就連自己的房子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一样。

娜拉　你以为旁人也都是这样么？

克干　要是旁人不仅头上长了眼睛，灵魂里也长了眼睛的話，他就会有同感。

娜拉　不过請你还是說句眞心話，这里的人恐怕有些令人失望吧？照我想，到外国見过許多公主皇后之类的人物，就会觉得这里的姑娘們有些粗俗。不过你是个神父，我猜想你对这些事情不大注意。

克干　作一个神父，就应該对一切事情都要注意。关于女人的事情，我不便把我所看到的都讲給你听，但是只告訴你一点：一个男子知道的愈多，游历愈广，以后他就愈有可能宁願娶一个乡下女子。

娜拉　(臉緋紅，但很高兴)克干先生，我敢說你是在开玩笑。

克干　我的玩笑就是眞話，这才是世間最有趣的玩笑。

娜拉　(不大相信)去你的吧！

克干　(很灵活地站了起来)我們下山到公路上接車去，好不好？(她

把手伸給他，他把她拉起来）巴澤·法越尔告訴过我，你們在等小杜依尔回家哩。

娜拉　（馬上把头一昂）我并不是在特别等他。他居然回来了，这倒是一件奇事。在外面一直呆了十八年之久，他就不該指望我們急于要和他会面，是不是？

克千　嗯，不急于要和他会面，也許；不过这些年来，他究竟改变了多少，你当然想知道知道。

娜拉　（猛然辛酸起来）我猜想他这次回来，目的就只是要看看我們究竟改变了多少。哼，让他等一等，等到夜里在烛光之下見我吧。我出来本不是要去迎接他，我是要到圓塔那边去散散步。（向西翻过小山。）

克千　今晚天气这么好，出来走走，是再好不过的了。（郑重其事地）回头我告訴杜依尔，說你上那儿去了。（娜拉轉过身来，好像要請克千不要告訴杜依尔，可是从克千的眼色里，她見出他已經看透了自己的心事，就不好再說下去了，只热切地看了他一眼，又走开了。他望着她走到山那边，等到望不見她了，才說）哎，他这次回来，是要使你受痛苦的，而你現在已經不得不使他受痛苦了。（他摇摇头，朝相反的方向慢慢走下山，聚精会神地默想。）

这时車子到了，在山脚公路上下来了三个乘客。这是一辆烏黑破旧的不像样的二輪便車。这个类型的公用馬車久已过时，剩下来的已寥寥无几了。前几輩子的人管它叫比羊克涅車，因为它的設計工程师是一位热心企业的意大利人，叫做比羊柯尼，爱尔兰人就把它胡乱念成比羊克涅了。那三位乘客是本教区的教卜蓑神父、劳倫斯的父亲柯尼里斯·杜依尔和博饒本。三人都穿着大衣，全身僵硬，也只有爱尔兰的馬車才能使人冻成这种样子。

这位神父身材魁梧，神父气派十足，比起代表神父阶級特殊精神的那种最好的乡村神父固然差得很远，但是比起由頑强横暴的乡下佬出身的、利用教会来爭权夺利的那种最坏的神父，却要好得多。他之所以当神父，并非要完成什么使命，或是成就什么大志願，只是因为神父生活对他很合适。他在教区群众中拥有无上的权威，向他們征收很重的捐税，所以成了一个富翁。过去新教的优势已經完全打垮了，所以他不再因此操心。在大体上他是个随随便便、和和气气，甚至于相当謙虚的人，只要人家繳清他的捐税，完全承认他的权威和尊严就行。

柯尼里斯·杜依尔是个短小精悍的長者，皮肤堅韌，面容有些发愁，面孔刮得很光，只留下一撮淡茶色的髯子，髯子在逐漸变白，淡茶色已变成无光彩的淺黃色，而髯根却已全白了。他是乡鎭生意人的打扮，穿一身半旧的猎装，但是脚上是双长統橡胶靴，与打猎毫不相干。他在博饒本面前有点羞怯，显得有些急性，想借此装出爽快的样子。

博饒本只带了一副望远鏡和一本指南，没有带行李，理由待下文再交代。其余两人都把行李交付給那个倒霉的巴澤·法越尔。巴澤跟在他們的后面，很吃力地爬上山，背了一袋白薯，一个大网籃，一只肥鵝，一条老大的鮭魚，还有几个紙包。

柯尼里斯走在前面带路，博饒本跟在后面，第三是神父，巴澤掉在最后，走得很吃力。

柯尼里斯　这段路够爬的，博饒本先生，但是比从公路繞弯走，却要近得多。

博饒本　（站住，細看那块大石头）請等一小会儿，杜依尔先生，我要看看这块石头。这一定就是芬尼安擲的骰子①。

---

① 芬尼安即芬恩·麦庫尔，又称芬嘉尔，爱尔兰民間傳說中的英雄，他的儿子即莪相（Ossian）。十八世紀麦克佛生所伪造的《莪相詩集》，即是歌咏芬嘉尔的丰功偉績的。

柯尼里斯　(茫然)什么？

博饒本　指南上說到这块石头。你們有一个偉大的民族英雄，我不会念他的名字，我想是叫芬尼安什么的。

敦卜賽神父　(又茫然，又駭然)你指的是芬恩·麦庫尔吧？

博饒本　我想就是他。(翻看指南)指南上說，有块大石头，或許是古代德落伊巫师的遺迹，仍然被人們指点出来，說这就是芬恩在和魔鬼打那个有名的賭时，所擲的那顆骰子。

柯尼里斯　(怀疑)我从来也沒有听过这样的話！

敦卜賽神父　(很严肃，甚至有点严厉)别听这些胡說八道，博饒本先生，根本就沒有这回事。要是有人向你談什么芬恩·麦庫尔之类东西，别听他們的。那是无稽之談，全是迷信。

博饒本　(有些生气，因为让一个爱尔兰神父駡他迷信，是他受不了的)难道你以为我相信那些話嗎？

敦卜賽神父　呃，我当是你眞信呢。瞧，那里有座圓塔，你望見了沒有？那倒是一个值得看看的古迹。

博饒本　(大感兴趣)圓塔原来是干嘛用的？关于这一点，你們有沒有什么学說？

敦卜賽神父　(微微生气)学說？哼！(在他的心目中"学說"与死去不久的丁德尔教授①以及一般科学的怀疑論有关；也許还与圓塔象征生殖器那个說法有关。)

柯尼里斯　(抗議)博饒本先生，敦卜賽老人家是本教区的神

① 丁德尔教授(1820—1893)，英国著名的自然科学家，曾著文从自然科学观点討論基督教的一些問題，所以为基督教僧侶們所痛恨。

父，他和学說有什么相干？

敦卜賽神父　（温和地强調）如果你指的是知識，我对于圓塔的知識倒有一点。圓塔就是古代教会的手指，指点我們所有的人向往上帝。

巴澤背的太重了，歪了一下，就不由自主地跌倒在地上，背的东西七零八落地摔在山坡上。柯尼里斯和敦卜賽神父都大发雷霆地轉身去对付巴澤，让博饒本一个人留在那里喜笑顏开地看大石头和圓塔，看得发呆了。

柯尼里斯　哎喲，糟啦，鮭魚破成两段啦！笨蛋，你这是什么意思？

敦卜賽神父　你喝醉了嗎？巴澤·法越尔，我沒有告訴过你，那个网籃要仔細地背着嗎？我告訴过你沒有？

巴澤　（摸摸后脑勺，因为它碰上一块石头，几乎碰凹下去了）我的脚滑了一下。我怎么能同时背三个人的行李呢？

敦卜賽神父　早就告訴过你，一趟背不动，就留下一些，回头再背呀！

巴澤　我把誰的东西留下来呢？要是把你那个网籃擱下放在湿草里，神父，你乐意嗎？要不然，把鮭魚和鵝擱下，放在路边，好让旁人拣去；老板又会不高兴。

柯尼里斯　哼，你强辯的理由眞多，你这笨蛋！等到糾德姑姑看見鮭魚弄成这个样子，她才会和你罗嗦哩。喂，把魚和鵝交給我，你先把敦卜賽神父的网籃送到他家里，然后再回来取其余的东西。

敦卜賽神父　就那么办吧，巴澤，这回可不准再跌交啦。

巴澤　我，我——

柯尼里斯　（催他上山）唏！糾德姑姑来啦。

巴澤背着敦卜賽神父的网籃，一边走，一边埋怨，滿腔委屈。

糾德姑姑从山上走下来。她年紀五十岁，沒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活跃忙碌，却沒有精力或干劲；不声不响，却不很宁靜；为人和藹，却不关心别人，其实也并不大关心自己；窄狹的安逸生活把她造成了这样一个心滿意足的女人。她梳着分头，头发很光滑，脑后拖着一个饅头髻。她穿着一件簡朴的茶色上衣，肩上搭着黑紫花格的羊毛披肩，特意打扮得整整齐齐，去迎接她的侄儿。她四面看看，想认出劳倫斯，但是摸不着头脑，于是将信将疑地瞪着眼看博饒本。

糾德姑姑　哎喲，我的老天，劳倫斯，这就是你嗎？

柯尼里斯　嗜，你这个人，他怎么能是劳倫斯呢？劳倫斯好像并不急于要回家，我还沒有和他見面哩。这位是他的朋友，博饒本先生。博饒本先生，这是我的妹妹糾德。

糾德姑姑　（殷勤待客，走上去和博饒本亲热地握手）博饒本先生，瞧我把你认成劳倫斯了。我們有十八年沒有看見他的影子啦，他出門时还是个小孩子呢。

博饒本　劳倫斯还沒有回来，这倒不是他的过錯。他本来打算比我先到这里。杜依尔先生到达車站之前一点钟，劳倫斯就駕駛我的汽車先走了，打算在亚敦磨勒鎮上和我們会齐，并且打算比我先到家哩。

糾德姑姑　上帝保佑我們！你想他是不是出了事故呢？

博饒本　沒有，他打过电报来，說汽車出了毛病，停下来了，只要他能走，他就馬上动身回来。他指望十点钟左右可以到这里。

糾德姑姑　瞧，他坐上一辆汽車，让我們大家在这里等他！就

像他那个老脾气，无論干什么，都要和别人不同。哼，碰到沒有办法的事，只好忍耐着吧。請你們都进去，博饒本先生，你一定急着要吃茶了。

博饒本　（微惊）吃茶！我怕吃茶是太迟啦。（看表。）①

糾德姑姑　一点也不迟，我們吃茶向来不比这时刻早。我希望你在亚敦磨勒鎮吃过一餐好飯了。

博饒本　（想到坐了这么久馬車，沒有飯吃，大为惊慌，竭力想不表露出来）嗯—呃—那餐飯好极了，好极了。趁便請問一句，我該到旅館去找一个房間才好吧？（他們瞪眼看着他。）

柯尼里斯　旅館！

敦卜賽神父　什么旅館？

糾德姑姑　你当然不能下旅館。你就住在咱們这里。我本来可以让你睡在劳倫斯的房間里，只是他的床墊太短了。不过我們可以把客厅里的沙发鋪成一張很舒服的床。

博饒本　杜依尔小姐，你这太客气了。为了我，这样麻煩你，我心里眞不安。我一点也不怕住旅館。

敦卜賽神父　哎呀！罗斯庫倫这地方根本沒有旅館呀。

博饒本　沒有旅館！赶車的人明明告訴过我，說这里的旅館是爱尔兰最漂亮的。（他們兴致索然地看着他。）

糾德姑姑　你相信他那种人的話嗎？只要他說着便当，你听着高兴，他就信口开河。这对他一点不費事，他指望你多給几个酒錢呀。

① 在爱尔兰和苏格兰，吃茶就是吃晚飯，博饒本是英国人，不懂这个規矩。

博鏡本　酒館也許有。

敦卜賽神父　(冷淡地)酒館倒有十七家。

糾德姑姑　哎喲，你怎么能住酒館呢？即使你以为合适，他們也沒有地方。得了吧！你是怕睡沙发嗎？要是那样，我可以把我自己的床让給你，我去和娜拉睡。

博鏡本　不必，不必。我頂欢喜睡沙发，不过这样打攪你們——

柯尼里斯　(急于想結束这番討論，因为这种討論使他对自家的房屋有点慚愧；他对博鐃本的生活舒适的标准比他妹妹所猜想的要比較精确些)不要紧，这毫不費事。娜拉哪里去了？

糾德姑姑　我怎么知道？她溜出去有一会儿了，我原来还以为她是接車去了。

柯尼里斯　(不滿)她眞有些古怪，这大晚上还跑出去。

糾德姑姑　是呀，这丫头簡直古怪。你們請进去，請进去。

敦卜賽神父　我要告辞了，博鐃本先生。你如果在本教区有事要我帮忙，請通知我一声就行了。(他和博鐃本握手。)

博鏡本　(热情洋溢)多謝你，敦卜賽神父。見到你，我眞觉得万分荣幸。

敦卜賽神父　(走到糾德姑姑面前)祝你夜晚安好，杜依尔小姐。

糾德姑姑　你不留下吃茶嗎？

敦卜賽神父　今晚不打攪了，多謝你，我家里还有事哩。(他正轉身要走，碰見巴澤回来了，巴澤肩上沒有背东西)你把那个网籃替我送到了沒有？

巴澤　送到了，神父。

敦卜赛神父　这才是好孩子。(动身走。)

巴澤　(向糾德姑姑)克干神父說——

敦卜赛神父　(馬上轉身向巴澤)你說的是什么?

巴澤　(吓倒了)克干神父——

敦卜赛神父　我告訴过你不知多少遍了,你称呼克干先生,要用他的正当的名字,我怎样称呼他,你也就得怎样称呼他,你忘記了嗎?哼,什么克干神父!你連你自己的神父和一个不三不四的穿黑衣的瘋子也辨别不出来嗎?

巴澤　我怕他在我身上行魔术,使我着迷。

敦卜赛神父　(大发雷霆)記住我的話,要不然,我就要在你身上行魔术,让你发瘋乱跳看看。記住了沒有?(他回家去了。)

巴澤也准备下山去取魚、鵝和口袋。

糾德姑姑　哎喲,巴澤呀,你在敦卜賽神父面前,为什么乱开口呢?

巴澤　叫我怎么办呢?克干神父叫我告訴你,娜拉小姐到圓塔去了。

糾德姑姑　为什么不等敦卜賽神父走了再說呢?

巴澤　我怕搞忘了,要是搞忘了,克干神父就要在深更半夜里打发蚱蜢或是小黑鬼来提醒我啦。(小黑鬼就是普通的灰色四脚蛇,据說睡觉的人只要不当心,四脚蛇就会爬到他喉嚨里去,让他慢慢地衰弱下去,以至于死。)

柯尼里斯　哼,你,你这大笨蛋!什么蚱蜢!什么小黑鬼!快来把这些东西拿起,别再胡說八道了。(巴澤听命)你把这条大鮭魚夹在胳肢窝下。(他把鮭魚塞到巴澤的胳肢窝里。)

巴澤　那只肥鵝我也拿得了，老爷，把它放在我肩膀上，把它的頸子放在我嘴里，让我把它啣住。（柯尼里斯不加考虑，打算照办。）

糾德姑姑　（觉得博饒本在跟前，在礼貌細节上要讲究一点）这成什么話，巴澤！你要先用嘴啣鵝，然后让我們去吃它！老板可以亲自把鵝提回去。

巴澤　一只死鵝还会計較我的嘴？（把东西拿起，上山去了。）

柯尼里斯　娜拉到圓塔去干嘛？

糾德姑姑　哼，天知道！胡思乱想去了，我看。也許她指望劳倫斯去找她，陪她回来。

博饒本　我們不能让越莱小姐在那里老等，夜里一个人走回来。我去把她找回来，好不好？

糾德姑姑　（鄙夷地）哼，她出不了什么岔子！快点进去，柯尼，請进去，博饒本先生。我把茶放在炉子上了，我們要是不早点进去喝，茶就要太濃啦。

他們上山。这时天气黑了。

博饒本在糾德姑姑的餐桌上吃的还是不坏。他不但有茶和黃油面包，还有很丰富的羊肉排，他从来也沒有想到这么多的羊肉排一餐就可以吃完。此外还有一种最易飽人的东西，叫作白薯餅。他原先怕要挨餓，現在怕的是吃得太飽，到第二天不受用，心里正在嘀咕着，又来了一瓶私釀的威士忌，他的胃口于是又旺盛起来了。这种酒叫作"波靑"，博饒本把它念成"波丁"。他老早就在书上讀到关于这种酒的話，时常念念不忘，現在居然可以尝到了。在柯尼里斯还沒有喝得昏昏欲睡的时候，博饒本的兴致越来越好，几乎有些情不自禁。糾德姑姑的烹調，比起他在倫敦常去消遣周末的那些东南海边上的旅館里的烹調，显得大不相同，在他看来，这种爱尔兰的

特別風味眞叫人吃的暢快。柯尼里斯整天都在为一些瑣屑俗事操心，只有在抽烟，喝老酒，碰上早晨天气晴朗，或是在买卖上占得一点小便宜的时候，心里才开暢一点；他几乎沒有什么享乐的感觉，甚至沒有什么享乐的欲望，甚至决不相信有办法使生活过得更好。在他的客人博饒本看来，他是个很机灵的爱尔兰幽默家，一个不可救药的浪費金錢的人，上面所說的那些表現不过是他的輕浮任性的装模作样罢了。至于斛德姑姑，在博饒本看来簡直是滑稽的化身。他絲毫沒有想到，这个滑稽有趣的人过了个把月也許就会叫人厌煩，在罗斯庫倫土生土长的人們也許从来就不觉得她滑稽有趣，而且他自己的那种离奇古怪的英国人性格和錯誤的英語发音也許在不知不覚中显得滑稽有趣，让斛德姑姑开心。后来他太高兴了，不想去睡觉，也許是怕梦見枯燥无味的英格兰，所以坚持要出去抽一支雪茄，并且到圓塔去找娜拉。其实，他也不必怎么坚持，因为罗斯庫倫的人們好像并沒有英国人的那种爱阻止人的本能。就拿娜拉来說吧，她爱歇一餐不吃飯，呆在圓塔那里，这就是充足的理由，让她可以这样做，让家里人先睡，把門开着等她回来。正是因为这个道理，博饒本心血来潮，要在深夜里出去走走，人們也不会因为好客，就加以劝阻，或是大惊小怪。說眞的，斛德姑姑还巴不得他出去走走，让她来替他鋪沙发床。于是他就揚长而去，吃得飽飽的，心滿意足，兴致勃勃，要去窺探月光下的山谷。圓塔离罗斯庫倫約莫有半哩多路，离北面小山丘上的那条路約莫有五十碼。小山丘上面有一块圓圓的荒野的青草地。那条路在过去穿过小山丘，但是自从近代工程为着适应比羊克涅式馬車的需要，把路基改了，使那条路一部分繞着这小山丘，另一部分通过一个豁口；因此从这条路到圓塔，要走大堤上一条小徑，要穿过一些金雀花和荆棘。

就在这个斜坡坎上的小徑上面，娜拉在月光下引目張望，瞧劳倫斯来了沒有。因为望不見，最后她就不再望了，心里焦急，流了一陣泪，就回到那蒼白的塔脚下，垂头丧气地坐着，又流起泪来。随后她无可奈何地安下心来等待，一面哼一首歌——不是爱尔兰的調子，而是两个季节以前在英国客厅里流行的一首俗濫的民歌調子——一直哼到仿佛听到了脚步声，她

就热切地跳起来，又跑到斜坡坎上。接着又有些时候那声音听不見了，叫人心里悬悬不定。但是那脚步声无可怀疑地又响起来了，她望見一个男子走来，自己喘了一小口气。

娜拉 是你嗎，劳倫斯？（有点害怕）誰在那里呀？

博饒本 （声音从下面小徑傳来）請不用惊慌。

娜拉 哎喲，你說的一口英国音啦！

博饒本 （走上来，看得見了）我得向你作自我介紹——

娜拉 （大吃一惊，往后退）原来不是你！你是誰？你到这里干嘛？

博饒本 （向前走）越萊小姐，我惊动了你，眞正抱歉！我叫博饒本，和劳倫斯是朋友，你知道。

娜拉 （寒心）杜依尔先生沒有跟你一道来嗎？

博饒本 沒有，他沒有来，我来了。我希望你不至于不欢迎我。

娜拉 （大为懊丧）杜依尔先生让你費事，我很抱歉！說句实在話。

博饒本 你知道，我是个外方人，是个英国人，所以我心里想，趁月夜来看看圓塔，一定很有趣。

娜拉 是，你原来是来看圓塔的。我还以为——（心里乱了，竭力想鎮靜下来，維持礼貌）呃，当然。我剛才吓了一大跳——夜色很美，是不是？

博饒本 美极了。我得向你說明劳倫斯为什么沒有亲自来。

娜拉 他为什么要来呢？这座圓塔他看够啦，不能引起他的兴趣啦。（有礼貌地）博饒本先生，你看爱尔兰怎样？从前到

过这里沒有？

博饒本　沒有来过。

娜拉　你喜欢爱尔兰么？

博饒本　(猛然現出特別多情的样子)我多么喜欢爱尔兰，恐怕不是言語所能形容出来的。爱尔兰的这种迷人的風景，以及——越萊小姐，这幷不是我要恭維你个人——你的这种迷人的声音——

娜拉　(对男子的殷勤也看慣了，絲毫不覚得这話有什么要紧)呸，去你的吧，博饒本先生！你看到我才不过两分钟，而且还是在黑暗里，我敢說，你已經为我神魂顚倒啦。

博饒本　在黑暗里，声音还是一样美呀。况且，我从劳倫斯那里听到过很多关于你的話。

娜拉　(辛酸地滿不在意)你听到过嗎？哼，那倒是非常荣幸，我敢說。

博饒本　我到爱尔兰，头一个指望就是要会見你，其他一切都还在其次。

娜拉　(譏諷地)哎喲！眞的嗎？

博饒本　千眞万确的。我倒希望你对我有我对你一半的关心。

娜拉　当然罗，我盼望你盼望得要死啦。我敢說你可以想像得到，像你这样一个英国人，在我們这些可怜的爱尔兰人中間，会引起多么大的轰动。

博饒本　啊，你在嘲笑我，越萊小姐，你知道你是在嘲笑我。別嘲笑我吧，我对于爱尔兰以及爱尔兰的一切是很眞心誠意的，我对于你和劳倫斯也是眞心誠意的。

娜拉　博饒本先生，劳倫斯和我不相干。

博饒本　要是我早就知道这一点，越萊小姐，我就会——呃——我就会对于我剛才所說的那种迷人的地方，感到更深刻些——我会——我会——

娜拉　你在跟我談恋爱嗎？

博饒本　（惊吓，張皇失措）說句良心話，我想我是在談恋爱，越萊小姐。如果你再这么說，我就管不住我自己啦，爱尔兰所有的琴音都在你那声音里啊。（她嗤笑他。他猛然神魂顚倒，抓住她的胳膊，她气憤极了）别再笑啦，听見了沒有？我是眞心誠意的——这是英国人的眞心誠意。我既然向一个女人說出剛才的那番話，我說的就是眞心話。（他放开她的胳膊，竭力恢复平时的样子，尽管他还有些神情恍惚）对不起，請你原諒吧。

娜拉　你怎么胆敢对我动手动脚呢？

博饒本　为着你，还有許多事我都敢做哩。这話听起来也許不对，但是我眞正——（他停住，用手摸摸額头，不知道說什么好。）

娜拉　我想你应該知道自重。我想你如果是个上流人，我一个人在深更半夜和你呆在这里，你就会宁死也不肯做出这种事来。

博饒本　你的意思是說我这种举动对不起劳倫斯嗎？

娜拉　这与劳倫斯有什么相干？你这种举动是对我粗暴无礼，足見你把我当作什样的人看待。現在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吧。再見了，博饒本先生。

博饒本　别那么說，我請求你，越萊小姐。請稍等一会儿。請听我說。我是眞心誠意的，絕对眞心誠意的。你如果告訴我，我妨害了劳倫斯，那么，我馬上就离开这地方回倫敦去，和你永不再見。我可以对天发誓，我一定这样办。我是不是妨害了劳倫斯？

娜拉　（回答时不由自主地突然感到一陣酸辛）你是否妨害了他，我想你应該比我知道得还更清楚些。你和他見面的时候比我多，你了解他也比我了解他更清楚。你来看我，比他搶先了一步，是不是？

博饒本　越萊小姐，我应該告訴你，劳倫斯还沒有到罗斯庫倫哩。他本来打算比我早到，但是他的汽車出了毛病，恐怕要到明天才能到呢。

娜拉　（容光煥发起来）是眞的嗎？

博饒本　是眞的。（她放了心，叹了一口气）你听到很高兴吧？

娜拉　（馬上戒备起来）高兴！我为什么要高兴？我們等他已經等了十八年了，現在再多等一天，我想我們也經得起的。

博饒本　你对他的感情如果眞是那样的話，另外一个人就还有机会，是不是？

娜拉　（大生气）博饒本先生，我猜想你們英国人也許不同，所以你的話也許沒有什么坏意思。在爱尔兰，沒有人会介意一个男子在开玩笑时說的話，也沒有人因为一个女人在这开玩笑时回答了什么話，就抓住把柄，乘机欺負她。如果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初次見面，还沒有談上两分钟的話，就要遭到你所給我的那种待遇，那么，就沒有一个正

派女人肯和一个男人說話了。

博饒本　你这話我不懂，也不承认。我是眞心誠意的，我的意图完全是正当的。我是个英国人，我想你应該懂得，这就可以保证我不会卤莽从事，或是单凭感情冲动；虽然我要承认，你剛才很奇怪地問我是否在跟你談恋爱，那时候你的声音对于我确实产生了異乎寻常的效果——

娜拉　(紅臉)我沒有想到——

博饒本　(很迅速地)你当然沒有想到。我还不至于那样笨。不过你的声音触动了我的感情，而你却还在嗤笑我，这个我却受不了。你——(又和一陣湧上来的感情掙扎)——你不了解我的——(他哽住了一会儿，接着带着很不自然的鎭定，冲口而出)你願不願做我的妻子？

娜拉　(应声而答，毫不迟疑)我不願。这算什么話！(更仔細地看看他)得了吧，回家去吧，博饒本先生，让你的头脑清醒清醒。晚茶后喝波青酒，你还不大习惯，我看。

博饒本　(駭然)你是說我——我——我——哎呀，我的天——我喝醉了酒嗎？

娜拉　(可怜他)你喝了几大杯？

博饒本　(无可奈何地)两大杯。

娜拉　那酒有泥煤的香味，使你沒有注意到它的力量。你最好回家上床休息休息去吧。

博饒本　(非常激动)这可使我疑心起来啦，眞可怕——眞——眞——越萊小姐，請你看在老天爷的面上，告訴我眞話，我眞喝醉了嗎？

娜拉　（安慰地）你是否喝醉了，明天早上就可以断定。現在跟我一道回去吧，别再想那些了。（她用母亲般的关切，扶着他的胳膊，輕輕地扶他走上小徑。）

博饒本　（无可奈何，只好让她扶着走）我一定是醉啦，醉的很厉害；因为你的声音使我神魂顛倒啦——（給石头絆倒）不，我敢发誓，我敢对天发誓，越萊小姐，我让那块石头給絆倒了，偶然碰的不巧，眞的，偶然碰的不巧。

娜拉　对，当然是偶然碰的不巧。拉住我的胳膊，等到我們由小路走上大路，你就可以不用人扶了。

博饒本　（順从地拉住她的胳膊）我現在情况这样討人厌，越萊小姐，我眞不知道怎样才能表示我的抱歉，或者說，怎样才能感謝你的厚道。我怎么就这样出丑呀——（又絆倒了）嗐，这石南花眞够他媽的！我的脚給絆住了。

娜拉　走稳一点，稳一点。走吧，走。（他以一个已受判决的醉汉身分，让娜拉把他扶上大路。要是一个英国女人看到他眞是像他自己所假定的那么烂醉，她就会对他又恼怒又厌恶，而娜拉給他的却是同情的寬容，他在这中間看出了一点神圣的品质。他沒有猜想到，一个英国男子在鍾情的时候，他的举动正和一个爱尔兰男子在喝醉酒的时候一模一样；他更沒有猜想到，娜拉不知道这个事实。）

第 三 幕

第二天早晨，杜依尔家門前小草坪中間摆着一張早餐桌，博饒本和劳倫斯在桌子两头对面坐着。他們剛吃完早飯，正在埋头看报紙。大部分碗碟都挤在一个上漆的金屬制的大四方黑茶盘里。茶壶是褐色陶器的。沒有銀器。放在菜盘里的黃油是一大整块。这早餐場面的背景就是住房，一座用石板盖的粉白的小屋，进屋的門上半截嵌着玻璃。假如有人从这道門走出来，走到花园，他就会看見迎面的就是那張餐桌，右手边在花园半腰地方就是一道前門，朝大路开着；如果他不进花园，馬上向左轉，他就会穿过一段沒有修剪的矮树籬笆，繞过房子的尽头。一座巨大石膏像的殘骸立在籬笆里，沒有人管。經过一百来年的風吹雨打，这座石膏像几乎風化了，还隐約可以見出它是一座庄严的女像，罗馬服装，手里捧着一个花圈。这种石膏像虽然分明是艺术品，它們在爱尔兰的花园里却像是天生自在的。年紀最老的住戶們也說不出它們的来历；无論就他們的經济能力还是就他們的艺术趣味来說，这些石膏像跟他們都毫无緣分。

靠近那道小小的前門有一張粗木凳，上面落了好些鳥粪，由于風雨剝蝕，已經破烂不堪了。粗木凳对面躺着一个藤筐，沒有人去管它，它躺在那里或是躺在別处，反正都是一样。餐桌旁还有一

張空椅子，原来是柯尼里斯坐的，他吃过早飯，就回到家里人都把它叫作“办公室”的那間收租、記賬、存錢的屋子里去。这張空椅子跟劳倫斯和博鐃本坐的那两張一样，都是硬木架子，中間嵌着黑馬尾的座垫。

劳倫斯站起来，拿着报紙，穿过籬笆走开了。霍德生从花园前門走进来，愁眉苦臉的。博鐃本面对前門坐着，看到霍德生的臉色，就猜到事情不妙。

博鐃本　你到村子里去过沒有？

霍德生　去也沒有用处，老爷。我們要什么东西，都得从倫敦用邮包寄来。

博鐃本　我希望他們昨晚把你安頓得还舒适吧。

霍德生　也不比你睡沙发更坏。到了这种地方，老爷，就得凑合一点。

博鐃本　我們还要另想办法才行。（忍不住高兴）这里究竟怪好玩的。霍德生，你喜欢爱尔兰人么？

霍德生　哼，爱尔兰人在别的地方都好，就是在他們本国不好。在英国的爱尔兰人我认識的倒很不少，一般地說，我都很喜欢他們。但是在这里，不瞞老爷說，我好像簡直恨他們。自从我們在考克下船的时候起，我就有这种感觉。我用不着說假話，老爷，我討厌他們。一看見他們的生活方式，我就生气；我觉得他們横竪都不对劲儿。

博鐃本　他們的毛病都只在表面，就心腸說，他們却是世界上最好的民族。（霍德生轉身走开，不想假装出附和博鐃本的热情）还有一件事，霍德生——

霍德生　(轉过身来)是，老爷。

博饒本　昨晚我和那位小姐回来的时候，你注意到我有什么特別的地方沒有？

霍德生　(惊訝)沒有，老爷。

博饒本　沒有什么——是嗎——？你可以直率地說。

霍德生　我沒有注意到什么，老爷。你指的是哪一方面呢？

博饒本　嗯——呃——呃——干脆地說，我是不是喝醉了？

霍德生　(吃惊)老爷并沒有醉呀。

博饒本　你看准了嗎？

霍德生　我倒該說是醉的反面，老爷，通常你在喝酒快活的时候，都有一点兴奋，可是昨晚你好像兴致不高，假如要說有什么特別的話。

博饒本　我的确沒有觉得头痛。你尝了波丁酒沒有，霍德生？

霍德生　我只喝了一口，老爷。味道就像泥煤，噢，眞难喝！这里人把泥煤叫作“草皮”①。他們爱喝的就是波青和頂厉害的焦麦酒，我眞不明白他們怎样受得住。我宁願喝点啤酒。

博饒本　趁便問你一句，你向我說过，早餐弄不到麦粥吃，可是杜依尔先生却吃到了麦粥呀。

霍德生　是，老爷。很抱歉，老爷。他們把它叫作什么糟糕粥，就是糟糕，比这再好的粥他們就沒有，老爷。

博饒本　对，明早替我預备一点。

① 泥煤(peat)，植物浸水腐烂，又經过炭化的煤，用作燃料，有一种香味。爱尔兰人把它叫做 turf，这字在英文是“草皮”。

　　魯德生走进房子里去，推开門时，正碰見娜拉和糾德姑姑走到門口来，于是就站在一边等她們过去，他摆出一个久經訓练而且备尝艰苦的老僕人的神气。接着他就进了房子。博饒本站了起来。糾德姑姑走到餐桌旁收拾茶盘里的碗碟。娜拉走到粗木凳背后，从前門向外眺望，像个經常无事可干的女人。劳倫斯从籬笆边走回来。

博饒本　早安呀，杜依尔小姐。

糾德姑姑　（想起說“早安”，时間已經太晚了）哦，早安。（还沒有挪开碗碟）你吃完了沒有？

博饒本　吃完了，謝謝你。对不起，我們沒有等你。乡下空气好，所以我們起来很早。

糾德姑姑　这还叫早嗎？我的老天！

劳倫斯　糾德姑姑也許六点半就吃过早飯啦。

糾德姑姑　唏，你这人！——把客厅的椅子搬到花园里来，让博饒本先生在这样冷的空气里吃飯，害他冷得要死。（向博饒本）博饒本先生，你为什么纵容他干这沒头脑的事呢？

博饒本　請你放心，我喜欢戶外的空气。

糾德姑姑　得了吧！你怎么能喜欢这样違反自然的事呢？我希望你昨晚睡得好。

娜拉　夜里三点钟，有什么东西扑通响了一声，你惊醒了沒有？当时我怕是房子塌下来了。不过我通常睡的不熟。

劳倫斯　我仿佛記得十八年前，客厅里那張沙发有一只腿老是突如其来地脫下来，是不是沙发脫了腿，湯姆？

博饒本　（赶忙地）哦，不要紧，我并沒有受伤——至少——呃——

糾德姑姑　哎喲，眞丢人！我吩咐过巴澤釘上一个釘哩。

博鐃本　他倒是釘了，杜依尔小姐，是有一个釘，的确的。

糾德姑姑　哎，喲，喲！　嘻！

一个稍显老相的农夫从花园的前門走进来。他身材短小，皮肤坚韌，面孔像泥煤捏的；声音很沉重，有些粗魯，像有意向人挑战似的，但其实只能引人怜悯，因为那是个飽經艰难困苦的人的声音。他的年龄相当大了，过去也許穿过长后襟的粗絨衫和短套褲；但是他現在的穿著却很像样，黑色上衣，高頂帽，鹿毛色长褲。他的臉洗得要多干淨有多干淨，不过这話的含义并不很多，因为洗臉的习慣是近来才养成的，还不太合口味。

新来客　（站在前門口）上帝保佑在座的諸位！（他向花园走了几步。）

劳倫斯　（施恩寵似的，在花园里隔着些路向他說）是你嗎，瑪太・哈費干？你还記得我嗎？

瑪太　（故意粗魯直率）不記得，你是誰？

娜拉　哦，我敢說，你一定还記得他，哈費干大爷。

瑪太　（不大願意地承认了）我猜想这就是从前那位年輕小伙子劳倫斯・杜依尔。

劳倫斯　对了。

瑪太　（向劳倫斯）听說你在美国很走运啦。

劳倫斯　还好。

瑪太　我想你在美国看見过我的兄弟安德吧。

劳倫斯　沒有。美国地方那么大，在那里找一个人，就像在一捆草里找一根針。听說你兄弟在美国是个大人物啦。

瑪太　他的确是个大人物，謝謝上帝。你父亲在哪里？

糾德姑姑　他在屋里办公室里，哈費干大爷，他在跟巴涅・杜

元和敦卜賽神父商量什么事哩。

瑪太一声不响，毫不客气地就往屋里走。

劳倫斯　（瞪眼望着他进去）老瑪太有了什么毛病吧？

娜拉　沒有。他一向就是这样。你为什么这样問？

劳倫斯　他一向对我并不是这样。从前他对劳倫斯少爷是很客气的，我老是以为他太客气了。可是現在他那样粗鲁、冷淡，像一只狗熊似的。

糾德姑姑　当然罗，人家在土地购买法令頒布以后，买了一个庄业啦，人家不靠别人啦。

娜拉　变化可大啦，劳倫斯。遇着老佃戶們，你簡直不认識他們啦。跟他們說句話，就太冒昧啦，至少他們有些人是这样。（她走到餐桌旁，收拾桌布，帮助糾德姑姑把它折起。）

糾德姑姑　我不知道他要找柯尼里斯干嘛。自从他上次繳清了租金的旧欠，他就沒有上过咱們的門了。他繳錢的时候，一点也不客气，就像把錢扔到你爸爸臉上似的。

劳倫斯　原来如此！他們这批人当然都恨我們，像恨恶鬼似的。哼！（不高兴）我亲眼看見过他們在那間办公室里，对我父亲夸奖我是多么乖的孩子，对父亲滿口奉承，左也是您老爷，右也是您老爷，但是同时他們的手指却在发痒，想捏住父亲的脖子。

糾德姑姑　眞不懂他們为什么要存心害柯尼里斯？多亏了他，瑪太才租到了他那个庄业。柯尼里斯看瑪太是个刻苦耐劳的正派人，总是支援他呀。

博鐃本　他能刻苦耐劳嗎？对于一个爱尔兰人来說，这可

难得。

劳倫斯　刻苦耐劳！我还年輕的时候，那家伙的刻苦耐劳就叫我看着难受。我告訴你，爱尔兰人的刻苦耐劳是不近人情的，簡直比珊瑚虫还更厉害。英国人才算懂得怎样对付工作，不得不干，他才干，干起来叫他不敷衍塞責是很不容易的；爱尔兰人却不然，他要一直干下去，好像不干就活不了似的。瑪太·哈費干那家伙和他的兄弟安德把山坡上一块石头地垦成了一块耕地，用手指头把地挖好刨好，等到第一季白薯收了，才有錢买鍬。从前只能长一根麦子的地方，他們說要叫它长两根；从前石头縫里連杂草也不生的地方，他們弟兄俩居然叫它长上一大片的麦苗。

博饒本　那眞了不起。只有偉大的民族才能产生这样的人。

劳倫斯　你是說，才能产生这样的傻瓜！那些工作对他們有什么好处呢？他們把地垦出来了，地主就叫他們每年出五鎊錢的地租，他們出不起，地主就把他們赶走了。

紏德姑姑　他們走后，比勒·波恩就把那块地承租来了下。波恩出得起地租，哈費干他們为什么就出不起呢？

劳倫斯　（气憤）你明明知道，波恩从来就沒有出过地租，他只是答应出地租，想把那块地弄到手再說。可是他从来就沒有出过地租。

紏德姑姑　那是因为安德·哈費干用磚头砸他，把他砸伤了，他以后就沒有恢复过来。因为这件事，安德才逼得逃到美国去了。

博饒本 （义憤形于色）誰能怪安德呢？杜依尔小姐，誰能怪安德呢？

劳倫斯 （不耐煩）呸，廢話！一个人迫于饥餓，不得不放棄他的庄业，碰到另一个人也是迫于饥餓，不得不把那个庄业接种下来，他就要把那接种的人謀杀掉，这种人怎么要得？你会干出这样的事来嗎？

博饒本 是。我——我——我——我（气忿得說不出話来）——我要把那混賬的地主枪毙掉，把那該死的經紀人的脖子扭掉，用炸药把那块耕地連同都柏林宮堡① 一齐炸光。

劳倫斯 哼，对！你倒做过一些了不起的事情，而且从中也得过不少的油水！这是彻头彻尾的英国人的作風！你們定了坏法律，把土地全卖出去，到了你們在經济方面的无能产生了天然不可避免的坏結果，你們就現出滿腔义憤，把执行你們亲手制定的法律的那些人杀掉。

糾德姑姑 博饒本先生，劳倫斯的話請你不必介意。无論如何，現在并不要紧了，因为現在这里已經沒多少地主，不久就会完全沒有地主了。

劳倫斯 恰恰相反，不久就会到处是地主，到了那个时候，瞧着爱尔兰遭殃吧！

糾德姑姑 劳倫斯，你总是滿腹牢騷。（向娜拉）来，快点，我們去和面，好做餅，让他們談下去，他們不欢迎我們留在这里。（她拿起茶盘，走进屋里去。）

博饒本 （站起来，殷勤阻止）哎喲，杜依尔小姐，說实在話，說

① 都柏林宮堡，英国統治的政权机构所在地，有著名的监獄一所。

实在話——

娜拉手里拿着折好的桌布，跟糾德姑姑进屋去，临走时看了博饒本一眼，使他哑口无言了。他望着她走进去了，然后走到劳倫斯跟前，突然一本正經地和他說話。

博饒本　我說，劳倫斯。

劳倫斯　說什么？

博饒本　昨晚我喝醉了，向越萊小姐求过婚。

劳倫斯　你——眞的？？？哈，哈，哈！（他放声大笑，笑出的是爱尔兰語音中的假嗓音，在英国通常不用这种假嗓音发笑。）

博饒本　你笑什么？

劳倫斯　（馬上止笑）我不知道。你这种事情是要惹爱尔兰人发笑的。她答应了你沒有？

博饒本　我永远不会忘記，尽管爱尔兰人向来仗义，尽管我完全在她的支配之下，她居然拒絕了我。

劳倫斯　那么，她就太不明智了。（想了想）喂，我問你，你什么时候喝醉了的？你和她从圓塔那里回来的时候，是很清醒的呀。

博饒本　不，劳倫斯，我确实是喝醉了，說起来很抱歉。我喝了两大杯老酒，回来得靠她扶着走。这是你一定注意到的。

劳倫斯　我幷沒有注意到。

博饒本　她的确扶了我回来。

劳倫斯　我可不可以問你一句，你过了多久就求起婚来呢？你那时候认識她还不过两个钟头。

博饒本　恐怕还不到两分钟。我到达这里的时候，她不在家。

我是在圓塔那里和她初次見面的。

劳倫斯　哼，你就像个三岁小孩，放你在爱尔兰乱撞，不加約束，可眞有点危险！想不到波青酒那样快就上了你的头！

博饒本　不是上了头，我想。我并沒有觉得头痛，而且我說話还是清清楚楚的。不，波青酒走的是心，不是头。我該怎么办才好？

劳倫斯　不必怎么办。你还要办什么呢？

博饒本　这里牵涉到一个很微妙的道德問題。問題是：我当时是否醉得够厉害，对于这次求婚可以不負道义上的責任呢？还是我当时本来很清醒，而且現在毫无疑問地是清醒的了，在道义上应該再去求她一次呢？

劳倫斯　我說应該对她多观察观察，再作决定。

博饒本　不，不，那可不对。那未免不漂亮。有道德責任，还是沒有道德責任，我只有这么一个选擇。所以我想知道当时我究竟醉到了什么程度。

劳倫斯　不过有一点至少是很明显的，你当时确实又多情，又多嘴。

博饒本　你这話說得对，劳倫斯，我承认。她的声音对于我实在产生了異乎寻常的影响。啊，那一口爱尔兰音！

劳倫斯　(同情地)是，我懂得。我初到倫敦的时候，差一点沒有請一个飯館女招待跟我私奔，因为她的一口倫敦白敎寺区口音太高貴了①，太动人了，太漂亮了——

① 白敎寺区，东倫敦工人区，犹太人較多。在統治阶級看来，这区的語音"不登大雅之堂"。

博鐃本　(生气)娜拉小姐又不是女招待，是嗎？

劳倫斯　得了吧！我那位女招待还是一个很好的姑娘。

博鐃本　你把每一个英国女人都看成一个天使。在这方面，劳倫斯，你的趣味却不大高明。娜拉小姐是屬于比較高尙的一种类型的，在英国要想找到她这种类型的女人可不容易，除非在貴族阶級的最好的女人中去找。

劳倫斯　去他媽的貴族阶級！你知道娜拉吃的什么嗎？

博鐃本　怎么扯上吃的！你这是什么意思？

劳倫斯　早餐哩，茶，黃油面包，偶尔有一薄片醎肉，在特别的时节，比如說，她过生日那天，有一个鸡蛋。午餐只有一样菜，别的什么也沒有。到了晚上，又是茶和黃油面包。你們英国女人每天狼吞虎咽地吃上三餐到五餐肉食，你拿娜拉来比她們，当然觉得娜拉是个窈窕的仙女了。不同的不在类型，而在一种女人吃的不合理，但是吃的太好；另一种女人也是吃的不合理，但是吃的太少。

博鐃本　(发火了)劳倫斯，你一你一你眞使我作嘔，你这該死的笨蛋！(他气的一屁股坐到粗木凳上，几乎把凳子都坐垮了。)

劳倫斯　把稳一点！把稳——一点。(他大笑，坐到餐桌上。)

柯尼里斯·杜依尔、教卜費神父、巴涅·杜元和瑪太·哈費千从屋里出来。杜元身体魁梧，短胳膊，圓腦袋，紅头发，靠近中年，性情乐观，最会开譏嘲的、淫秽的、侮神的或只是恶毒的无聊玩笑，对于和他不同的性情和見解都表示一种狂暴嘗弄的不能容忍，这一切都說明他的精力和能力都被浪費了，糟蹋了，其原因在于缺乏充分的訓练和社会压力，来使这种精力和能力用于有益的活动方面，培养出一个好性格来；因为他本来并不愚笨或是軟弱。他毫无顾忌地不修边幅，不过因为他滿身是磨坊里的粉和灰，他

的不整洁就不大显得出来；他穿的那身衣服虽沒有洗刷，却是用时髦裁縫用的粗麻布做的，他选了这种材料，显然是为着好看，并不是怕花錢。

瑪太·哈費干很不自在，偷偷地从籬笆那边繞着花园边緣走，走到藤籬附近才站住，他觉得在那里才不碍旁人的事。神父走到桌旁，拍了拍劳倫斯的肩膀。劳倫斯猛回头，看見是敦卜賽神父，就从桌子上跳下来，很热情地和他握手。杜元夹在敦卜賽神父和瑪太中間，走到花园来。柯尼里斯站在餐桌的另一边，轉身向博饒本，博饒本很和藹地站了起来。

柯尼里斯　我想我們大家昨晚都在这儿会过面，用不着介紹了。

杜元　我还沒有那个荣幸。

柯尼里斯　啊，对了，巴涅，我搞忘了。（向博饒本）这是杜元大爷，你在車上望見的那个漂亮磨坊就是他开的。

博饒本　（逢人都高兴）会見你，我高兴极啦，杜元大爷，眞是荣幸得很。

杜元拿不穩对方对他是奉承还是表示恩寵，帶着独立自主的态度点了点头。

杜元　劳倫斯，你过得好？

劳倫斯　頂好，謝謝你。你是用不着問的啦。（杜元露着牙齿笑笑，然后两人握手。）

柯尼里斯　劳倫斯，給敦卜賽神父搬把椅子来。

瑪太·哈費干赶忙跑到桌子的最近的一头，拿了一張椅子，摆在藤籬附近；但是劳倫斯已經从桌子的另一头取了一張椅子，摆在桌子前面。敦卜賽神父接受了这个比較靠中心的位置。

柯尼里斯　請坐，巴涅；你也坐下，瑪太。

瑪太还在請神父坐他拿的那張椅子，杜元就搶着坐上去了。可怜的瑪

太让磨坊老板吓唬住了，低声下气地把藤筐翻轉过来，坐在上面。柯尼里斯把自己坐着吃飯的那張椅子挪到神父右边坐下。博饒本回到粗木凳上。劳倫斯走过去打算和他并坐，博饒本慌張地拦阻他。

博饒本　这張凳子經得起两个人嗎，劳倫斯？

劳倫斯　大概不行。請別让，我站着好了。（他站在凳子后面。）

除掉劳倫斯，他們都坐下来了；場面很严肃，很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发生。

柯尼里斯　敦卜賽神父，也許还是請你說明一下。

敦卜賽神父　不，不，还是請你說，教会向来不管政治。

柯尼里斯　劳倫斯，你有沒有意思要当国会議員？

劳倫斯　我嗎？

敦卜賽神父　（鼓励他）对，說的就是你。为什么不能是你呢？

劳倫斯　我恐怕我的主張不会受到大家欢迎。

柯尼里斯　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巴涅，你明白嗎？

杜元　爱尔兰的政治确实是烏黑一团糟，太糟了。

劳倫斯　你們的現任議員怎么样，他要退休了嗎？

柯尼里斯　不，我看他还不打算退休。

劳倫斯　（疑問神气）那么，怎么样？

瑪太　（鲁莽而辛辣地喊）現任議員說了許多怪話反对地主，我們再也不能容忍了。他一生都坐在城里办公室里，从来沒出过門，有什么資格配談土地問題？

柯尼里斯　他叫我們都厌煩了。他簡直不知道分寸。不能每一个人都占有土地呀，总要有些人来占有土地，好雇用別人才是。要是杜元和瑪太这样的殷实戶不能占有土地，

这个世界可就糟啦。但是像巴澤·法越尔那一班人，哪个有头脑的人主張过要分地給他們呢？

博饒本　不过哈費干大爷过去所受的那些苦，当然要归咎于爱尔兰的地主制度。

瑪太　別管我受的什么苦。我受了什么苦，我自己明白，用不着你来告訴我。我要的只是我亲手垦出的那块地，我多要了一分嗎？柯尼里斯·杜依尔，你是知道的，請你說一說。我对于我的一份責任，担負得起，还是担負不起？（很气忿地向柯尼里斯咆哮）巴澤·法越尔什么也不懂，我能同他比嗎？他受过什么苦，我倒要知道知道。

柯尼里斯　我說的正是你那話。我并沒有拿你和什么人打比，把你比坏了。

瑪太　（气还不平）那么，你說拿地給巴澤，是什么意思？

杜元　安靜一点，瑪太，安靜一点。你就像一只烂脊梁的狗熊一样。

瑪太　（气得发抖）你是什么东西，敢教訓我？

敦卜賽神父　（責备）喂，喂，瑪太！別来这一套。人家并非故意要得罪你，你就生气，这話我告訴过你多少遍了。你不懂得，柯尼里斯·杜依尔所說的話正是你要說的話呀。（向柯尼里斯）你說下去吧，別管他。

瑪太　（站起来）要是你們把我的地拿給巴澤那批人，我就走了。我——

杜元　（极不耐煩）呸，誰要把你的地拿給巴澤，你这蠢家伙？

敦卜賽神父　安靜一点，巴涅，安靜一点。（严厉地向瑪太）瑪太，我

告訴过你，柯尼里斯・杜依尔幷没有說什么反对你的話。你的神父說的話你偏不相信。那我就走开吧，免得呆在这里惹得你对教会犯罪。再見吧，諸位。（他站起，大家跟着站起，除掉博饒本。）

杜元　（向瑪太）瞧！你这爱鬧脾气的笨蛋，該这样对付你。

瑪太　（吓坏了）敦卜賽神父，請别說走的話。我原来沒有絲毫的意思要得罪你或是教会。我知道，我一談到土地，就有点儿性急。对不起，請你原諒。

敦卜賽神父　（威風凛凛地回到座位）好吧，这一次我姑且包涵一点。（他坐下。大家都坐下，除掉瑪太。敦卜賽神父正要叫柯尼里斯說下去，想到瑪太，轉过头来向他表示一点恩惠）坐下吧，瑪太。（瑪太弄得垂头丧气，忍辱坐下，一声不响，显出一副可怜相，把眼光从这一个說話的人轉到另一个說話的人，非常专心地而又将信将疑地想明白他們說的是什么）說下去吧，杜依尔先生。說得不周到的地方我們可以原諒。說下去吧。

柯尼里斯　劳倫斯，情形你該明了了。在这个地区，我們这批人終于得到土地了，我們不願再受政府干涉啦。我們要派一种新派人到議会去，这种人要知道庄业主才是国家的支柱，他要不顾城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人乱喊，也不顾乡下雇农們的愚蠢的主張。

杜元　对，他还要能够自己花錢，住在倫敦，等到爱尔兰实行自治的时候再說，不要找我們捐什么款。

敦卜賽神父　对，巴涅，你这点提得很好。在政治上花錢太多，教会就要挨餓。一个国会議員对于教会，应該是一种

帮助，而不是一种負担。

劳倫斯　湯姆，这議員的事对你倒是个好机会，你的意思如何？

博鐃本　（反对似的，但是自觉重要了，微笑）我可沒有資格得这个議席。还有一层，我是个撒克逊人。

杜元　一个什么人？

博鐃本　一个撒克逊人。一个英国人。

杜元　一个英国人。我从来沒有听見过英国人还叫作那个。

瑪太　（机灵地）如果我可以冒昧說句話，神父，我說一个英国新教徒在土地問題上，比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徒也許想得比較公道些，而且比較敢于說話些。

柯尼里斯　不过劳倫斯也差不多就等于一个英国人呀？劳倫斯，是不是？

劳倫斯　爸爸，請你別再打算要我去当議員了。

柯尼里斯　为什么呢？

劳倫斯　我有些坚决主張，对于你們怕不合适。

杜元　（讓蓄嘲笑他）劳倫斯还是从前那样勇敢的芬尼安党人[1]嗎？

劳倫斯　不，那位勇敢的芬尼安党現在年紀大了一些，也許比从前更傻了。

柯尼里斯　你有什么主張，跟我們有什么相干？你知道你父亲买到了庄业，瑪太也买到了庄业，巴涅也买到了磨坊。

[1] 芬尼安党，在美国的爱尔兰人的爱国組織，目的在鼓吹爱尔兰革命，推翻英国統治。

我們这些人現在只要求旁人不要干涉我們。这一点你不至于反对吧？

劳倫斯　我当然反对。我不贊成对任何人，或是对任何事情，不加干涉。

柯尼里斯　（生气）呸，你这蠢小子，这是什么話。我替你找到一个机会，让大家提議派你去当議員，你却站在那里当着我的面說些傻話，还自以为很聪明。你究竟是干还是不干呢？

劳倫斯　好吧，如果你們要我干，我就引为荣幸，去干吧。

柯尼里斯　（气消了，还不大高兴）那么，你原先为什么不馬上就答应下来呢？幸亏你終于打定了主意。

杜元　（疑心）别忙，别忙。

瑪太　（又抱怨，又怕神父，弄得愁眉苦臉）不能因为他是你的儿子，就让他去当議員。还要問問他对于土地究竟有什么主張，敦卜賽神父，你看对不对？

劳倫斯　（馬上向瑪太开火）我来回答你，瑪太。过去把土地交給那些老地主們，至于土地如何利用，在地里做工的人們情形如何，却不責成地主們严格負責，我一向认为这种办法是愚蠢的无益的懒办法。我亲眼看見过，那些地主們一心一意只想从土地上尽量榨取，好拿到英国去花。他們把土地輾轉典押，押到后来沒有一个人是眞正的业主，或是有力量把它好好地經营，尽管他有这个心願。不过我可以干干脆脆地告訴你，現在如果有人主張把这些土地轉到一大批像你这样的小农手里，也不責成你們負責，以

为这样办就可以使情况好轉，我敢說这样看法是錯誤的。

瑪太　(不高兴)你有什么資格小看我？我猜想因为你父亲做过土地經紀人，你就自以为了不起。

勞倫斯　你又有什么資格小看巴澤·法越尔呢？我猜想因为你有几块地，你就自以为了不起。

瑪太　巴澤·法越尔吃过我所吃过的苦头嗎？你說說看。

勞倫斯　他将来会吃到苦头，如果他落到你們这批人权力之下，就像你們过去落到老地主們的权力之下那样。难道你以为你自己穷苦、愚昧、日夜辛苦劳动到昏头昏脑，你对于完全沒有土地的人們，就不会像老地主尼克·萊斯屈朗基那样貪婪，那样压迫人嗎？萊斯屈朗基还是个受过教育、見过世面的人，他看見一百鎊錢，还不至于像你看見五个先令那样眼紅。他的地位比巴澤·法越尔高得多，不至于妒忌他；而你的地位只比巴澤高那么一点，你会拚命不让巴澤升到和你一般高。这一点你自己是很明白的。

瑪太　(面孔气得发黑，低声嘀咕)我走啦。(他打算站起，杜元拉住他的上衣，强迫他坐下)让我走呀，我說。(提高嗓子)别拉我的衣服，巴涅·杜元。

杜元　坐下来，你这糊塗蛋！(低声)你不願留一会儿，好投票反对他嗎？

敦卜赛神父　(举起一个手指)瑪太！(瑪太婁縮下来)瞧你的！得了吧！这套关于巴澤·法越尔的話有什么意思？你为什么为他这样吵吵鬧鬧？

勞倫斯　因为过去利用了巴澤这样人的貧穷，以廉价商品在

世界市場上和英国竞爭，才逼得英国人来毁灭爱尔兰。如果我們現在凭賤价劳动力做买卖，只要我們从穷困中稍微抬起一点头来，英国人就会又来毁灭我們，我們也就活該倒霉！如果我当了議員，我就要提出一个法令，不准你們每星期給巴澤的工錢在一镑以下，（他們都吓了一跳，几乎怀疑沒有把話听眞）而且不准你們强迫他做的工作，比强迫花五十多镑买来的馬做的工作还更重。

杜元　什么！！！

柯尼里斯　（吓呆了）一镑錢一星——，老天爷，这小子发瘋啦！

瑪太覚得眞是无法容忍了，張着大嘴望着神父，好像希望他馬上就干脆把劳倫斯的教会会籍开除掉。

劳倫斯　沒有一镑錢一星期，一个人怎么能結婚，怎么能过像样的生活呢？

敦卜賽神父　哎呀，这些年来你都在哪里过的？你做着什么梦？哼，在座的这几位老实人自己从土地上还掙不到一镑錢一星期，哪能給那么多錢給雇工？

劳倫斯　（渾身发火）他們旣然出不起这么多的工資，那就只好請他們让位給出得起的。爱尔兰就不該有个抬头的机会嗎？从前把爱尔兰抛給有錢人，現在有錢人旣然把她的肉吃光了，就得把她的骨头抛給穷人，穷人沒有别的可吃，就只好吸她的骨髓啦。如果找不到有面子的人去占有土地，就得找有能力的人；如果找不到有力的能人，我們至少也要找有資本的人。总之，誰也比瑪太强，他旣沒有面子，又沒有能力，又沒有資本，有的只是畜生般的劳

动力和貪財好利，老天保佑他吧！

杜元　我們幷不都是像瑪太那样衰弱的老廢物呀。(开玩笑似地向他所描写的对象說)瑪太，你說是不是？

劳倫斯　就近代工业用途来說，你和瑪太也只是半斤八两，巴涅。你們全都是些小孩子，我在里面活动的那个大世界已經走得很远，把你們落在老后啦。无論如何，咱們爱尔兰人生来就不是当庄业主的，咱們在这方面永远做不出什么大好处来。咱們就像犹太人，上帝給咱們的是头脑，叫咱們在头脑方面下耕种培养的工夫，不要去管那些泥土和蚯蚓。

敦卜賽神父　(略带讥諷)哦！你原来还是要把我們都变成犹太人喲。我想我也得考問你一下，你要提議的第二件事当然就是把所謂爱尔兰教会的独立廢除掉，把它变成国教罗①。

劳倫斯　对呀，为什么不那样办呢？(大家惊惶。)

瑪太　(怨恨)他是个宗教叛徒。

劳倫斯　咱們的天主教，是用圣彼得作基础建筑起来的，圣彼得从前倒釘在十字架上釘死了，罪状就是他是个宗教叛徒②。

---

① 英国从十六世紀起，把新教定为国教，受政权控制。爱尔兰人多半信天主教，天主教不能納入崇奉新教的国教，所以爱尔兰教会离开政权而独立，权力特别大。爱尔兰教会反对定国教，也就是因为这个緣故。

② 圣彼得是耶穌最大的門徒，是天主教所特别崇拜的。耶穌被捕后，彼得三次否认自己是耶穌的門徒，希望免遭牵累，后来才追悔。他的受刑不見《新約》。

敦卜賽神父 （用安詳的有权威的尊严气派，止住杜元发火）这話倒是眞的。瑪太·哈費干，你什么也不知道，就不要开口，让你的神父去对付这个年輕人。劳倫斯·杜依尔，上帝賜福的圣彼得之所以被釘死，不管是因为什么理由，也决不是因为他是个新教徒。你是个新教徒吧？

劳倫斯 不，我是个天主教徒，还不太糊塗，所以还能认識到新教徒如果和国家政权完全割断了联系，他們对于我們爱尔兰人就更加危險。所謂爱尔兰教会在今天比在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巩固些。

瑪太 敦卜賽神父，請你告訴他，在那次教税战争中，我母亲的姑母就在罗斯庫倫大街上被一个兵士用枪打死了。（瘋狂地）哼，他現在又来要我們出教税①。他——

劳倫斯 （带着傲慢和鄙夷的态度打断了瑪太的話）哼，又要你們出教税！你免过教税嗎？从前你把教税交給神父本人，后来你把同样多的錢作为地租交給地主，地主又把它交給教会維持基金会。从前你的地更値錢些嗎？要多繳些教税嗎？議会的法令并沒有改变什么，只是改变了剝削你的那个人的領带②，难道你就让这种法令騙住了嗎？瑪太·哈費干，我告訴你，对你这样的人我要怎么办，我要你把教税繳給你自己的教会。我要把天主教定为爱尔兰的国

① 教税是在政教不分立的条件之下由法律規定要教徒繳納維持教会用度的税款，直接交給教会。如果教会脫离政权而独立，則經費由教会向教徒征募，实际上还是由地主作为租税的一部分来征收。

② 意思說，从前剝削者是不带領带的神父，現在剝削者是带領带的地主。

教，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我由于教养，一向把自己看作偉大的神圣的天主教会中的一分子，眼看这个教会向你这种愚昧、迷信的人伸手討飯吃，你以为我能够容忍下去嗎？我要教会超于世俗的需要，正犹如我要教会超于世俗的驕傲和野心。对，我还要爱尔兰去跟罗馬爭教皇的位置，爭天主教的首都，因为罗馬过去尽管有許多殉道烈士在那里流过血，一直到今天它在內心里还是信奉多神教的，而在爱尔兰哩，人民就是教会，教会就是人民。

敦卜賽神父　（惊駭，但是并不因此不高兴）呸，你这人！你比彼得•克干还瘋得更厉害呀。

博饒本　（一直非常惊訝地听着这席話）劳倫斯，你真使我大为惊訝，真沒有想到你初上台就出这样的風头！（严肃地）不过我虽然很佩服你那眞正了不起的口才，我却要請你不要背棄咱們自由党的大原則，就是不定什么国教。

劳倫斯　我并不是一个自由党，絕对不是！一个沒有定为国教的教会是个最暴虐的制度，叫一国人民痛苦呻吟。

博饒本　（愁眉苦臉）別說似是而非的話，劳倫斯，我听着胃都痛起来啦。

劳倫斯　你在爱尔兰不久就会看出我的話是眞的。瞧瞧敦卜賽神父！他就是不受国教拘束的，对于国家政权，他用不着希望什么，也用不着害怕什么，因此他在罗斯庫倫这里是个天字第一号的有势力的人。只要敦卜賽神父看着他不順眼，罗斯庫倫派去的議員会吓得发抖。（敦卜賽神父微笑，劳倫斯这样承认他的权威，他倒毫不討厌）再瞧瞧你自己，湯姆，

你对受国教拘束的坎特伯雷大主教①一天內冒犯十次也不要紧，但是你不敢說一句話去得罪一个不皈依国教的教徒！在今天，保守党才是唯一的不受僧侣騎在头上的党——神父，我說"僧侣騎在头上"，請你別見怪（敦卜賽神父大度包涵地点点头）——因为保守党是唯一的把教会定成国教的党，如果一个僧侣只站在教会一边而不同时站在国家政权一边，保守党就可以不让他当主教。

他停住了。大家哑口无言地呆看着他，等着神父去回駁他。

敦卜賽神父 （法官断案气派）年輕人，你当不成罗斯庫倫的議員啦；但是你脑子里真有一套，連用梳子也梳不清。

劳倫斯 爸爸，我很抱歉，使你失望了。不过我早就告訴过你，要我去当議員是不行的。現在我这位候选人最好退場，让你們去商量继任人选吧。（他从桌子上拿起一份报紙，在鴉鵲无声中穿过籬笆走开了，在場的人都轉眼瞟着他走，一直到他繞过屋角，看不見了。）

杜元 （发呆）这家伙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敦卜賽神父 他是个聪明小伙子，前途还未可限量哩。

瑪太 （惊惶）你是不是要派他去当議員？让他把老地主萊斯屈朗基弄回来对付我，要我出教稅，把我的土地搶去給巴澤·法越尔那批人？你要指举他，就因为他是柯尼里斯的独子，是不是？

① 坎特伯雷大主教是英国教会中的最高权威。

杜元　（凶狠地）呸，别再說廢話啦！誰要派他去当議員？也許你希望我們把你派到議会里去，好把你对于你那块臭白薯地的忧虑說給他們听听，让他們开开心。

瑪太　（悲伤）我受了一輩子的苦，还要来受你的气嗎？

杜元　呸，你那些受苦的話我听够了。从我們小时起，一直就只听到受苦。不是你的苦，就是别人的苦；不是别人的苦，就是爱尔兰这个老国家的苦。見鬼，就仗着彼此受苦，咱們怎么能活下去呢？

敦卜赛神父　你倒說得对，巴湼·杜元。只是你有点太爱說鬼了。（向瑪太）如果你多想一点上帝賜福的圣徒們受的苦，少想一点你自己受的苦，你就会发見从你那个小庄子到天堂，路程要縮短好些啦。（瑪太正要答話）瞧，你又来了！够啦，甭說啦！我們知道你存心是好的，我也并不生你的气。

博饒本　哈費干大爷，这一切道理很簡单，你一定看得出。我的这位朋友劳倫斯·杜依尔是頂会說話的，可惜他是个保守党，而且还是个彻头彻尾的旧式保守党。

柯尼里斯　我可不可以問你，博饒本先生，你怎見得他是个保守党？

博饒本　（鎮定下来，准备作一次政治演說）呃，杜依尔先生，你知道，爱尔兰人性格中本来就有点頑强的保守主义。劳倫斯本人就說过，惠灵敦公爵是个最典型的爱尔兰人①。这話固

① 惠灵敦公爵(1769—1852)，英国在滑铁卢战役战胜拿破侖的主将，当时保守党的領袖，爱尔兰人。

然很离奇，但是也很有些道理。我是个自由党，你們都知道我們自由党的大原則是什么，是和平——

敦卜賽神父　（虔誠地）贊成，贊成！

博饒本　（受到了鼓励）謝謝你。还有节流——（他停下来，等再有人表示贊成。）

瑪太　（畏縮地）节流是个什么意思呀？

博饒本　节流的意思就是大大裁减捐税的負担。

瑪太　（恭恭敬敬地表示贊同）很对，很对，先生。

博饒本　（敷衍地）当然罗，还有改革。

柯尼里斯
敦卜賽神父
杜元　（照例地同声說）当然。

瑪太　（仍然有些猜疑）改革是个什么意思，先生？它是不是說要改变現状？

博饒本　（气派十足）哈費干大爷，这就是說，要保持自由党以前所带給人类的那些改革，至于将来的发展，就要信任自由的人民在那些改革的基础上采取自由的行动。

杜元　那就对，不再有什么干涉。我們現在都很好，我們要求的只是让我們搞我們的。

柯尼里斯　关于爱尔兰自治，你是怎样看法？

博饒本　（站起来，好把話說得更有气派）如果不用夸張的辞句，我就眞无法說出我对于自治的感想。

杜元　怕在敦卜賽神父面前不好說，是不是？

博饒本　（沒有懂得杜元的意思）不錯——呃——哦——对。我所

能說的只有一句，作为一个英国人，对于英爱联邦，我眞感到羞愧万分。这是我們英国史上的一个大汚点。我期望有这么一个时候——这个时候不会很远，諸位，因为人类也都在期望着它，而且用毫不含糊的語气在坚持爭取它的到来——我說，我期望有这么一个时候，那时候爱尔兰議会又要在学院草坪的碧綠的草地上巍然聳立，而联邦国旗，那个衰頹帝国主义的可恨的徽帜，要用一面青旗来代替，这面旗要和它在上空飄揚的那个島国一样青。在这面旗上，我們只給英国要求留下一小块記号，来紀念我們的偉大的自由党，和我們偉大的老領袖的不朽英名①。

杜元　(热情地)說实話，他眞說得漂亮。(拍自己的膝蓋，向瑪太使眼色。)

瑪太　望你多加一把勁，先生！

博鐃本　諸位，我不再說下去了，好让你們商量商量，我本来很想多談談自由党对于大多数爱尔兰人民的宗教信仰所作的貢献，不过現在我只說这一点，依我的愚見，你們所选的議員——无論他的个人信仰如何——必須热烈地拥护宗教自由，而且为着证明他拥护宗教自由，必須尽他的能力，提出大量的捐助，来帮助敦卜賽神父为罗斯庫倫人民所做的偉大的慈善工作。(敦卜賽神父鞠躬)此外，人民体育活动的問題虽然比較小，但是仍然頂重要，也不能忘

① 老領袖指格萊斯敦。格萊斯敦对爱尔兰施行过高压手段，采用了强制法令。对他的贊美就是諷刺。

掉。地方板球俱乐部——

柯尼里斯　什么俱乐部?

杜元　如果你指的是板球,这里却沒有人打板球。

博饒本　那么,就說擲铁环吧。我想,昨晚我看見有两个人——不过这些都只是細节問題,暫且不談吧。主要的是你們的議員候选人,不管他是誰,必須有点財产,能帮助地方,不至成为地方的負担。如果他是我們英国人,他对于众議院的精神影响就会很大,就会无比地巨大!請原諒我說了这几句話,我自己比任何人都更感觉到,这实在是冒昧之至。再見吧!諸位。

他气派十足地轉身向前門,很快地走开了,头微偏,眼睛向上揚起,自庆在政治勾当中做了一件得意的事。

瑪太　(懍然敬畏)再見,先生。

其余的人　再見。(他們茫然望着他走开,直等到他听不見他們的話声了。)

柯尼里斯　敦卜賽神父,你看如何?

敦卜賽神父　(寬容地)嗯,他沒有什么头脑,願上帝保佑他,和我們的現任議員也差不多。

杜元　我看他当議員还行。議会里有什么事可做?不过乱吹一陣牛,和政府搗搗乱,跟着爱尔兰党投票罢了。

柯尼里斯　(有所思索)我还沒有碰見比他更奇怪的英国人。今早他打开报紙一看,头一条新聞就是英国討伐軍在印度什么地方吃了一个敗仗,他看到了却高兴得什么似的。劳倫斯对他說,假如滑铁卢的捷报傳来的时候,他已經在世了,他会伤心得如丧考妣。老天,我看他的神智有点不

大正常。

杜元　管他媽的神智怎样，只要他錢多。他干議員一定行，沒有錯的。

瑪太　（深受博饒本的感动，不懂得他們談到博饒本，为什么那样輕薄）你还記得他說的节流吧，我想那話倒頂不錯。

敦卜賽神父　柯尼里斯，你最好向劳倫斯打听打听，看博饒本到底有多少財产。上帝赦宥我們！掠夺埃及人是件不大体面的事，尽管我們有正当的理由①。所以我先要知道可掠夺的东西究竟有多少，然后再作决定。（他站起，大家都恭恭敬敬地站起。）

柯尼里斯　（懊丧地）我本来打算让劳倫斯得这个議席，不过我想現在已經沒有办法了。

敦卜賽神父　（安慰他）他还年輕，可是他很有头脑。再見吧，諸位。（他从前門走出去。）

杜元　我也要走了。（他叫柯尼里斯看大路上的情形）瞧，那位勇敢的英国佬在跟敦卜賽神父握手，簡直就像一个議員候选人在大选的日子一样。再瞧敦卜賽神父，他捏了捏博饒本的手，对他使了一个眼色，仿佛說，“事情成啦，老兄。”你瞧着吧，他还要跟我握手哩，瞧，他在那里等着我。我要告訴他，他就等于当选啦。（他一面走，一面頑皮地咯咯笑。）

---

① “掠夺埃及人”，希伯来民族遭災荒，迁到埃及就食，后来摩西率領他們回巴勒斯坦，临行前掠夺了埃及人的財宝（見《出埃及記》第十二章）。本文“埃及人”指英国人，敦卜賽神父的意思是說，找英国人要錢不是体面事，虽然有摩西的先例可援；錢少就不必要，錢多就要。

柯尼里斯　跟我进来，瑪太。我想我还是把那只猪卖給你。进来喝一杯，潤潤咱們的交易。

瑪太　（馬上用佃农发牢騷的那个老調）我怕出不起那个大价錢。（他跟柯尼里斯往屋里走。）

劳倫斯手里还拿着报紙，从籬笆那边走回来。博饒本从前門走回来。

劳倫斯　怎么样？經过如何？

博饒本　（非常自滿）我想我这次搞对了。我向他們說了一点老实話，打中了他們的心，他們都大受感动。他們个个都信任我，到了选举的时候，都会投票选我啦。說到究竟，劳倫斯，不管你怎么說，他們是欢喜英国人的。他們觉得英国人可靠，我想。

劳倫斯　啊！他們原来把这个荣誉轉奉給老兄了，是不是？

博饒本　（自滿地）呃，我看他們显然該这么办。你知道，这些家伙尽管有些爱尔兰人的怪脾气，究竟还是很精明。（霍德生从屋里出来。劳倫斯坐在杜元坐过的那張椅上看报）呃，想起来了一件事，霍德生——

霍德生　（走到博饒本和劳倫斯两人中間）什么事，老爷？

博饒本　我希望你对待这里的人們要特别仔細一点。

霍德生　我还沒有对待过什么人哩，老爷。如果我必須接受他們給我的一切对待，我老早就要垮啦，老爷。

博饒本　告訴你，别那样冷冷淡淡的，霍德生。我希望你对人要和悅些。如果要費一点儿事，我对你自有报酬。起初有点看不慣，不順意，倒不碍事，他們会因此更欢喜你。

霍德生　你倒是好意，我敢說，老爷。不过对我来說，他們欢

喜我也好，不欢喜我也好，沒大关系。老爷，我又不想当他們的議員喲。

博饒本　你不想当，我可想当呀。現在你明白了吧？

霍德生　（馬上明白过来）哦，实在对不起。我現在明白了，老爷。

柯尼里斯　（同瑪太走出到門口）今晚我叫巴澤把猪赶过去，瑪太。再見。（他回到屋里去。瑪太朝前門走。博饒本拦住他。霍德生瞧着那个破藤筐不順眼，把它拣起提到屋后去了。）

博饒本　（喜笑顏开，議員候选人的气派）哈費干大爷，我要特别感謝你今早对我的支持。我把你的支持看得很重要，因为我知道一个国家眞正的支柱就是你所代表的那个阶級，自由民。

瑪太　（駭然）自由民！！！

劳倫斯　（在看报，抬起头来）当心一点，湯姆！在罗斯庫倫这地方，自由民就是强盗帮伙里面的人。瑪太，在英国，他們管自耕农叫自由民。

瑪太　（怒气冲冲地）用不着你教我，劳倫斯·杜依尔。有些人以为只有他們自己才懂事，旁人什么也不懂。（恭恭敬敬地向博饒本）我当然明白，像你这样一个君子人决不会拿我来比自由民。我的祖父就在亚敦磨勒鎮大街上叫自由民們打过一次。他們把枪暗地里藏在我們的屋頂上，然后来搜查，那班天誅地灭的！

博饒本　（同情地关心）那么，你在你府上还不是第一个受害的人了，哈費干大爷，是不是？

瑪太　我亲手在本地那座小山上石头地中間垦出一块耕地

来，他們把我赶走了。

博鐃本　我听說过，現在一想到这件事，我还气得热血沸騰呀。（叫喊）霍德生——

霍德生　（从屋角后面）来了，老爷。（他赶忙走过来。）

博鐃本　霍德生，这位大爷所受的苦值得每个英国人想一想。这样不公平的事真給社会丢臉，与其說是由于人們沒有心肝，倒不如說由于人們沒有头脑，才会发生这种事。

霍德生　（冷淡地）是，老爷。

瑪太　我要走了，再見，先生。

博鐃本　你还有一大段路要走，哈費干大爷，让我开車送你回去好不好？

瑪太　哎喲，那就太麻煩閣下啦。

博鐃本　我一定要送你去。这对我是件最荣幸的事，請你相信。我的車停在馬棚里，只要五分钟我就可以把它开过来。

瑪太　那么，如果閣下不見怪，咱們还可以把我剛才从柯尼里斯那里买来的那只猪带着走——

博鐃本　（热情地）当然可以，哈費干大爷，开車送猪很有趣，这么一来，我就会觉得自己很像一个爱尔兰人啦。霍德生，留在这里陪着哈費干大爷，如果有必要，帮忙把猪弄上車。劳倫斯，請你来帮我一个忙。（他匆忙地穿过籬笆跑走了。）

劳倫斯　（不高兴，把报紙扔到椅子上）喂，湯姆，我說！眞見鬼！（他追博鐃本。）

瑪太　（瞧不起似地瞪眼看着霍德生，一屁股坐到柯尼里斯坐过的椅子上，表

示要肯定自己的社会地位)嗯，你就是陪人嗎?

霍德生　陪人?哦，我明白你的話了。是，我就是博饒本先生的僕人。

瑪太　你这差事倒很輕巧呀，看样子你多么油光水滑的。(带着一副勉强忍住的凶狠相)瞧我!我油光水滑的嗎?

霍德生　(愁惨地)我倒希望我有你那样的好身体，像铁釘一样結实。我有尿酸过多的毛病，眞受苦。

瑪太　溜蒜算得个什么病?你遭受到不公平，挨过饥餓嗎?这是爱尔兰病。你們也配談受苦，实际上你們刮我們的地皮，过着頂奢侈的生活。

霍德生　(突然放棄剛才那种很熟练的僕人口吻，用他的倫敦土調喊出来)怎么啦，老家伙?有人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嗎?

瑪太　对不起我!你那位英国老板不是說过嗎?他听到我亲手垦出了一块耕地，他們就要我出地租，并且把我赶走，把我垦好的地租給了比勒·波恩，他听到这話，就气得热血沸騰起来啦。

霍德生　哼，博饒本的热血是很容易沸騰的，只要事情不是发生在英国。别受我那位老板的騙吧，痞娃子①。

瑪太　(气憤)你才是痞娃子!你怎么胆敢这样叫我?

霍德生　(无动于中)别生气，好好听我說吧。你們爱尔兰人眞太舒服啦，你們的毛病就在这里。(突然激昂起来)你在談你那小块鬼耕地，因为你开垦它，拣了几块石头扔下山去!

① "痞娃子"，原文是 Paddy，爱尔兰人的諢号，有輕視意味。

我的祖父在倫敦开了一个头等的鋪子，經营头等的布匹生意，辛辛苦苦地干了六十年，到了房租滿期的时候，就被人赶了出去！一个大也沒有得到。我問你，他受到的是多么大的損失？你們不欠上一年半的田租，人家就赶你們不动，你們也埋怨撤佃！有一年冬天我失了业，在兰伯兹那地方欠了四个星期的房租，他們就把我的門窗都卸下，让我的老婆得了肺炎。我現在是个鰥夫了。（咬牙切齿）老天呀，我一想到咱們英国人所受的痛苦，听到你們爱尔兰人在叫喊一些无聊的小冤屈，又看到你們爱尔兰人跑到英国去做工，接受低廉的工資，睡頂坏的宿舍，因此把我們英国的情形弄得更糟，我就恨不得把我們那个倒霉的老英国拿来做一件礼物，奉送給你們，好让你們尝尝眞正的艰难困苦。

瑪太　（惊跳起来，与其說是忿怒，倒不如說是觉得这話駭人听聞，难以置信）說到不公平、冤屈、災难和痛苦，你居然有臉拿英国来比爱尔兰嗎？

霍德生　（非常嫌厌和鄙视）别吵，痞娃子，安靜一点。你們在爱尔兰，实在不懂得什么叫做艰难困苦，你們只懂得叫苦，而且都爭着叫得最响亮，你們的确是这样。我很贊成让爱尔兰自治，你知道这是为什么緣故？

瑪太　（也鄙视他）你知道，你？

霍德生　我知道。因为我希望咱們英国多让人瞧得起一点，但是只要你們爱尔兰人还在国会里叫喊，好像只有你們这批該倒霉的家伙才重要，就沒有人瞧得起英国啦。我

很贊成我們英国老克格威尔說的話，他說，把爱尔兰人送回到地獄里去或是送回到康牢特去①。我对于爱尔兰眞看厌了。让它自生自长去。把两国的联系割断。把它当作礼物送給德国也好，让老凱撒②去忙一陣子，給我們英国一个机会。这就是我的主張。

瑪太　（非常瞧不起他，因为他无知到了这个地步，連康涅特这个地名也不会讀，这字在爱尔兰实际上在"厄"韵，而他却讀成"奥"韵）有一天我們爱尔兰人总要脫离英国独立，你当心，到了那一天，你們可就要倒霉了！我問你，你們在英国有"强制法令"嗎？有英王任免的长官嗎？你們有都柏林宮堡勒令凡是替祖国說話的报紙都一齐停刊嗎？

霍德生　我們英国人用不着这些东西，也能安分守己。

瑪太　嗯，你說得对，要把羊的口堵住不让它叫，那是白費时間。哎喲，我的猪到哪里去了？和你这种无知的可怜虫胡聊，眞是得罪了上帝。

霍德生　（很开心地恶意獰笑，十分相信自己的优越，所以瑪太駡了他，他也不介意）你的猪放在那辆汽車里才会鬧出好把戏来哩，痞娃子。在那条窄狹的石头路上一点钟跑上四十哩，保管把猪弄得半死不活。

瑪太　（鄙夷地）撒謊也要撒得圓，什么馬一点钟能跑四十哩？

霍德生　馬！你这愚蠢的老廢物，不是馬，是汽車。你以为博

---

① 康牢特，爱尔兰西北部一个省，"送回到康牢特"就是送回到爱尔兰。

② 老凱撒，指威廉第二。

饒本亲自去了，是为着套馬嗎？

瑪太 （惊慌）我的老天！ 他該不是用汽車送我回家吧？

霍德生 不是汽車是什么車？

瑪太 你这該死的混蛋，为什么不早点告訴我？我今天才不上他那鬼汽車。（他听到突嗤突嗤的声音来了）哎呀，救命呀！它追我来啦，我听到扑噠扑噠地响啦！（他走出前門，一溜烟跑走了，霍德生看見很开心。汽車声停住了，霍德生知道老板要回来了，于是把政治活动家的派头丢掉，又回到僕人的样子。博饒本和劳倫斯从籬笆那边走过来。霍德生站开，走到前門。）

博饒本 哈費干大爷哪里去了？是不是取猪去了？

霍德生 老爷，他逃啦，他怕汽車。

博饒本 （大失所望）这可討厌。他留了話沒有？

霍德生 他跑的匆忙，来不及留話了。他跑回家去，把猪丢下了，老爷。

博饒本 （热切地）把猪丢下了！ 那么，不要紧，有猪就行了，猪会替我把每一个爱尔兰人都爭取过来。我們要用汽車把猪送到哈費干的庄上去。这会产生很大很大的效果。霍德生！

霍德生 老爷有什么吩咐？

博饒本 想想看，你能不能吸引一批群众来看汽車？

霍德生 嗯，我可以試一試，老爷。

博饒本 謝謝你，霍德生，去試試看。

霍德生从前門走出去。

劳倫斯 （无可奈何地）湯姆，我再說一遍，你听不听我的話？

博鐃本　廢話！我告訴你，一切都会很順利。

劳倫斯　你今早才对我說，你发見这里人沒有什么幽默感，你觉得很奇怪。

博鐃本　（突然很严肃）对，爱尔兰人的幽默感都潛伏起来了。自从我們上岸的时候，我就注意到这一点。爱尔兰人本来都是天生的幽默家，現在情形却是这样，这是值得想一想的！想一想这究竟是什么緣故！（神气十足地）劳倫斯，緣故就在于我們看到的是一种严重的民族痛苦。

劳倫斯　什么东西使他們痛苦呢？

博鐃本　这个我早就猜中了，我从他們的臉上就看出来了。自从格萊斯敦去世，爱尔兰的希望便和这位老領袖一起埋葬到坟墓里去了，从此他們就沒有开过笑臉。

劳倫斯　嗐！和你这种人說話簡直是白費气力！喂，我說，湯姆，如果你能够认真一点，我希望你暫时认真一点才好。

博鐃本　（茫然）认真一点！說的是我！！！

劳倫斯　对，說的就是你。你說爱尔兰人的幽默感都潛伏起来了，現在你如果把哈費干的猪放在汽車里，在罗斯庫倫开着走，爱尔兰人的幽默感可就不会再潛伏啦。这是我給你的警告。

博鐃本　（快活地）不潛伏，那就更好啦！对这个玩笑，我自己就会比誰都更开心。（叫喊）喂，巴澤·法越尔在哪里？

巴澤　（从籬笆那边出現）我在这里，老爷。

博鐃本　你去把猪捉来放在汽車里，我們要把它送到哈費干大爷家里去。（他拍劳倫斯的肩膀，这一拍就把他拍得踉踉蹌蹌地走

出前門。他一面兴高采烈地跟劳倫斯出去，一面贼着）劳倫斯，你这老不說好話的家伙，跟我来！我让你瞧一瞧爭取做爱尔兰的議員的訣窍。

巴澤　（若有所思）哎喲我的天，要是那只猪抓住車輪盘的話，那就——（他摇摇头，預兆凶多吉少，慢慢地向猪栏那边走去。）

第 四 幕

柯尼里斯·杜依尔家的客厅，門朝花园开着，上半截嵌着玻璃。壁炉和門窗相对，建筑师原来沒有理会到穿堂風。桌子是从花园里挪回来的，摆在客厅正中。这間很拥挤的房子里的中心人物是克干，坐在这張桌子左边。娜拉坐在桌子的一头，靠克干的左手，背对着壁炉，和克干斜对面在桌角上下棋。糾德姑姑坐在更里面一点，面对着壁炉做針綫，脚踏在炉档儿上。靠克干的右手一点，在桌子右边站着，几乎坐在桌子上面的是巴涅·杜元。他有五六个朋友，都是男的，站在他和敞开的門之間，門外还有一些人帮腔。杜元这批人背后那个屋角里摆着一張硬木嵌馬尾的沙发，鋪起来作了博饒本临时用的床。克干背后有一張硬木站櫥，靠着左壁。通到里面去的門靠近壁炉开着，就在糾德姑姑背后。靠左壁摆了几張椅子，站櫥两边各摆一張。克干的帽子摆在最靠近里門的那張椅子上，他的手杖就靠在旁边。另外一張椅子也靠着左壁，靠近通到花园的那扇門。

这間客厅里左右两边的情感气氛成了一个鮮明的对照。克干的样子非常严峻，下棋的人从来也不能像他那样板起阴森的臉。糾德姑姑很安詳地在忙着做針綫。娜拉想尽量不理睬杜元，专心下她的棋。

在另一边，杜元在非常开心地頑皮地嘻笑，笑得晃来晃去，他的朋友們也受了他的感染。他們哄堂大笑，腰都笑弯了，一会儿倒到家具上，一会儿倒到墙壁上，尖声怪气地笑个不休。

糾德姑姑　(趁笑声稍停)喂，巴涅，别再吵鬧啦。有什么可笑的？

杜元　猪把脚插到那个小輪盘里去了——(他又忍不住大笑，其余的人也都笑的止不住。)

糾德姑姑　啐，也該懂一点儿事，你們簡直就像一群小孩子。娜拉，在他背心上打一拳，他笑的要抽搐啦。

杜元　(笑的眼皮挤成一条縫，喘不过气来)朋友們呀，他在杜兰酒館門前向人說，我在开車陪这位繳租稅的大爷去玩玩。

糾德姑姑　他指的是誰？

杜元　他們英国人管猪叫繳租稅的大爷。他們就只会开这样的玩笑。

糾德姑姑　要是他們就只会开这样的玩笑，請上帝保佑他們吧！

杜元　(又有要笑的样子)試想——

糾德姑姑　呸，别又再說一遍，惹得你又傻笑啦，巴涅。

娜拉　杜元大爷，我听你說过三遍了。

杜元　呃，不过我一想起它——！

糾德姑姑　那么，就别再想它啦。

杜元　巴澤·法越尔坐在后面，用两条腿把猪夹住，那位大胆的英国小伙子坐在前面，掌着車盘。劳倫斯·杜依尔站在大路上用根铁棍开动机器。汽車扑嘟一响，猪就吓

得魂不附体地乱蹦，它鼻子上的铁圈就把巴澤的鼻子碰出血来啦。(哄堂大笑，克干瞪眼看着他們)博饒本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猪就冷不防地跳到他的背上，又从他的头上跳过去，跳到他怀里了。我的老天，那只可怜的畜生倒沒有辜負柯尼里斯的訓练，它用右脚蹄一撥，就把汽車撥到最高速度，好像它要夺得汽車賽跑的錦标。

娜拉　(責备)劳倫斯就在汽車前面呀！这不是該笑的事情，杜元大爷。

杜元　老天呀，越萊小姐，劳倫斯往旁一跳，一下就跳了六碼路，好像只跳了一寸那么輕便，要不是杜兰的祖母冷不防地和他撞个滿怀，他还可以跳出七碼哩。(笑的非常开心。)

糾德姑姑　哎喲，眞丢人，巴涅！那位老太太眞可怜！上次她在楼梯上滑倒，已經跌伤啦。

杜元　夫人，我告訴你，她这次伤的是屁股啦，劳倫斯一撞，就把她撞个倒栽葱。(爱尔兰式笑謔中的得意之笔，引起了普遍的欢笑。)

娜拉　幸亏那小伙子还沒有撞死。

杜元　說句老实話，当时我們当心的倒不是劳倫斯，問題是在車載着猪，在赶集的热鬧日子，打罗斯庫倫大街开着走，一分钟就要跑一哩。博饒本有猪拦在前面，什么也够不着，只够得着那块脚踏的閘門，而猪尾巴就压在那閘門下面，因此，博饒本以为自己是在踹閘門，而实际上他只是把猪尾巴压得痛的要命。他愈踹閘門，猪就叫得愈凶，而他的車也就开得愈快。

糾德姑姑　他为什么不把猪扔到路上去呢？

杜元　他当然办不到，因为后面是座位，前面是一个像輪盘的东西，頂在他两条腿中間的那根棍子上，他紧紧地挤在中間，动彈不得呀。

糾德姑姑　哎喲，我的老天！

娜拉　我不懂得你碰到这样事怎么能笑。克干先生，你懂得么？

克干　(冷酷地)为什么不懂？那里有危險，有毁灭，有痛苦呀！这还不够使咱們开心嗎？巴涅，說下去吧，最后一点滴快活还沒有从你那个故事里挤出来哩。我們弟兄是怎样弄得血肉横飞的，你再說給我們听听。

杜元　(茫然)誰的弟兄？

克干　我的弟兄。

娜拉　杜元大爷，他指的是猪。这是他的說法①。

杜元　(随机应变，說起漂亮話来)老天，提起你那位可怜的弟兄，我很难过，克干先生；我劝你明天早晨用两个炒鸡蛋和它在一起做早餐，尝一尝它的滋味吧。那个志气不小的畜生是要步步高升的，从后座跳到前座，它还不满足，还要从前座跳上大路，跳到汽車的前面去。于是——

克干　于是人人都笑起来啦！

娜拉　請别反复地說啦，杜元大爷。

杜元　說句老实話，到了汽車在那只猪身上反复地軋过，就沒有什么剩下来可以让我反复地說啦，除非用刀叉去反复

① 十二世紀有一个神父叫做圣佛朗西斯，常把猪叫做自己的弟兄，表示基督教徒对于“上帝造的”动物的友爱。

地吃它。

糾德姑姑　猪跑走了，博饒本先生为什么不煞車呢？

杜元　哼，煞車！那要比拦住一条发瘋的牛还难。起初那汽車朝前直跑，把冒勒·莱因的一摊子陶器打个稀扒烂，然后轉了一个弯，又把公家牛馬房的墻撞倒一丈多。(对这事非常欣賞)老天，那辆汽車把整个的鎮市都鬧得翻天复地，把他媽的整个市場也毁掉了。(娜拉生气，站起来。)

克干　(气憤)杜元大爷！

杜元　(赶快地)对不起，越莱小姐和克干先生。好吧！我一句話也不再說了。

娜拉　杜元大爷，沒想到你是这样。(她又坐下。)

杜元　(若有所思)不管怎么說，那个英国家伙眞有点鬼运气，他們把他扶起来的时候，他居然一块皮也沒有伤，只是他的衣服让猪扯破了。巴澤有两个手指头脱了榫，铁匠把它們又安上了。哎呀，我从来也沒有看見过那样吵吵鬧鬧的。冒勒叫喊着，我的磁器呀！我的漂亮磁器呀！老瑪太叫喊着，我的猪呀！我的猪呀！警察跑来，把汽車号碼記下来了。全鎮市上沒有一个人笑的說得出話来——

克干　(用极沉重的語調)那是地獄，那簡直是地獄！除了在地獄里，那种事情决不能叫人們拿来当笑話讲的。

柯尼里斯匆忙地从花园里跑进来，从这小群人中間挤到屋里去。

柯尼里斯　别再笑啦，小伙子們！他回来啦。(他把帽子摆在站橱上面，走到壁炉前，背向炉台站着。)

糾德姑姑　現在你們要当心点，不要失礼呀。

在座的每个人都默不做声，态度严肃，表現出关怀和同情。博饒本进来了，他的开車穿的上装虽然弄得骯髒不整齐，他自己却显得非常神气，故作正經。他挤到桌子的最靠近花园門的那一头，陪着他进来的劳倫斯把开車穿的上装扔到沙发床上，坐下来，瞧着全場的动靜。

博饒本 （带着尊严的样子脫下皮帽，把它放在桌子上）諸位該沒有为我担忧吧，我希望。

糾德姑姑 我們实在为你担忧呀，博饒本先生。幸亏上帝仁慈，沒有让你撞死。

杜元 哼，撞死！还有两根骨头連在一起，就得感圣恩啊。你怎么居然，居然脫了險？我絕对沒有想到还能看到你平安无事地活着回来呀。鎭上沒有一个人指望你还能活呀。（大家低語，好心好意地贊成这句話）咱們到杜兰酒館里去喝一杯白兰地吧，好让你鎭定一下心神，好不好？

博饒本 你們都眞是太善心了，不过我的心神已經鎭定下来了。

杜元 （快活地）沒关系。咱們还是去喝一杯，你把經过說給朋友們听听。

博饒本 自从我出了事故以后，你們对我的厚意眞是使我感激万分。說句眞心話，碰到了这次事故，我倒很高兴，因为它把爱尔兰人性格中的厚道和同情，表現到我从来沒有想像到的高度。

在場的几个人 ｛我們当然欢迎你。
这当然是自然的。
你当然差一点儿就会撞死了。

一个年輕的小伙子肚子里笑的忍不住，赶快跑出去了。巴涅臉上裝得一本正經。

博饒本　我想說的只有一句話，我倒希望我能举杯祝你們每一个人的健康。

杜元　那么，咱們就去喝一杯吧。

博饒本　（很严肃地）很抱歉，我戒了酒。

糾德姑姑　（不大相信）嘎，打什么时候起的？

博饒本　打今天早晨起，杜依尔小姐。我受到过一次教訓，（意味深长地看了娜拉一眼）那是我忘不了的。也許就是因为完全沒有喝酒，我这条命今天才救住了，今天我面临着死路一条的时候，我的神經非常鎮定，我自己也觉得很奇怪。所以我請求諸位原諒。（抖擻精神，来作一次演讲）諸位，咱們今天都經过了一場危險——我知道，站在汽車外面旁观的人和坐在汽車里面的人都是一样危險——我希望这次严重的危險可以保证咱們中間将来建立起更密切而且更重要的关系。我們今天过了一个很激动的日子，一个很有价值的无辜的畜生牺牲了性命，一座公家房屋撞倒了，一个衰弱的老太太也挨了一撞，虽然首先遭到她的合乎情理的怒駡的是我的这位老朋友，劳倫斯·杜依尔先生，撞倒她的过錯却应由我个人承担。我很抱歉，巴澤·法越尔大爷的手指头也受了伤，我当然已經照顾到了，不叫他为这次不幸的事故感到經济的困难。（一陣低語，欽佩他的慷慨，还有人說：“先生，你眞是个君子人。”）我很高兴向諸位报告，巴澤对这次事故的态度眞不愧为一个爱尔兰好汉，

他不但沒有一句怨言，反而說，为了我，他即使把十个手指和十个脚趾全打断了也心甘情願，只要我仍旧肯出医药费。（不大响亮的贊揚声，还有人說：“祝巴澤成功啊！”）諸位，我一开始就觉得在爱尔兰就像在家里一样。（听众逐漸激昂起来）在每个爱尔兰人的心里，我都发現到自由的精神，（一个人欢呼：“好，好！”）对于政府的生来的不信任，（一个細小而虔誠的声音激昂地說：“祝上帝保佑你，先生！”）对于独立自主的酷爱，（一个頑强的声音說：“对呀，独立自主！”）对于国外受压迫民族的事业的同情，（全体哄堂喝采，这是一陣爱国热情的巨浪）以及在我們英国早就看不見的对于国内人权的坚决保卫。假如法律允許，我一定要請求入爱尔兰国籍；如果我运气好，当上爱尔兰的議員，我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提出一个法案，准許英国人可以入爱尔兰国籍。我相信英国自由党里会有很多人要利用这个法令。（暫时間听众有些疑心）我一定这样做。（欢呼声震天）諸位，我的話說得很够了。（听众喊：“还請說下去！”）不，我現在还沒有資格向諸位談政治問題，而且我們也不能辜負杜依尔小姐的爱尔兰式的殷勤好客，把她的客厅变成一个公众会場。

杜元　（精神抖擻地）向我們罗斯庫倫未来的議員，湯姆·博饒本欢呼三声呀！

斜德姑姑　（揮舞还沒有打成的短袜）嗨，嗨，哈啦！

欢呼声是喊得很热烈的，好像到了这个时候，对于在場的比較幽默的人来說，不呼喊就忍不住笑破肚皮。

博饒本　朋友們，我从心坎里感謝諸位的厚意。

娜拉　（低声告訴杜元）杜元大爷，你把这批人带走吧。（杜元点头。）

杜元　博饒本先生，再見了。希望你永远不会为今天开汽車送猪的事，觉得后悔！（他們握手）再見，杜依尔小姐。

大家互相握手，博饒本热情地跟每一个人握手。他送他們到花园，从那里傳来他用議員候选人所能用到的一切語調說"再見"。娜拉、糾德姑姑、克千、劳倫斯和柯尼里斯都还留在客厅里。劳倫斯走到門口，瞧着花园里的場面。

娜拉　这样拿他开心，太不成体統啦。他比巴涅·杜元究竟要好得多。

柯尼里斯　他的候选算是完蛋啦。大家会把他从这鎮上嘲笑跑了。

劳倫斯　（很快地从門口踱回来）不，不会，他不是一个爱尔兰人，不会明白人們是在笑他；正在人們笑他的时候，他却把議員弄到手了。

柯尼里斯　可是他沒法防止这个故事傳出去。

劳倫斯　他并不怕故事傳出去，而且他还要亲自去傳，把它当作英爱两国历史中最足見天意安排的一个插曲哩。

糾德姑姑　我敢說，他不会那样拿自己当傻瓜去卖弄。

劳倫斯　姑姑，你以为他当眞是个傻瓜嗎？假如你有一張选票，碰着这么两个人，一个人按照杜元的方式来說哈費干家猪的故事，另一个人按照博饒本的方式来說，在这两人之中你究竟选哪一个呢？

糾德姑姑　說句老实話，我根本不选男的。議会里也該有几位女議員，免得他們在那里尽說些无聊的廢話。

博饒本　（匆匆忙忙地走进来，把让猪撕坏了的开車上衣脫下，放在沙发上）呃，事情算是过去了。杜依尔小姐，我該向你道歉，我不該讲了那一大套；不过他們听了倒很欢喜。什么事情对于竞选都是有帮助的。

劳倫斯把門口那張椅子挪到桌旁，跨坐在上面，两只胳膊叉起，放在椅背上。

糾德姑姑　想不到你还是这样一个大演說家哩，博饒本先生。

博饒本　哈哈，那只是一点窍門。从讲台上誰都能学会它。倒是把他們的热情掀起来了。

糾德姑姑　哎喲，我搞忘了。你还沒有会过克干先生，我来替你介紹。

博饒本　（热情地握手）克干先生，見到你，我高兴极啦。久聞大名，可惜过去还沒有那个荣幸和你握手。我想向你請教請教——因为我看誰的意見都比不上你的有价值——你看我这次希望如何？

克干　（冷淡地）你的希望很大，先生。你当得成議員。

博饒本　（很高兴）我希望如此，我想会如此。（拿不稳）你眞是这样想嗎？是不是因为你热心贊成我的原则，你的判断就受了影响呢？

克干　我对于你那些原則并不热心，先生。你当得成議員，因为你非常想当，所以不惜采取一些必要的步驟，来勾引人們选你。凡是钻进那个荒唐議会的人通常都是运用你那套办法。

博饒本　（惶惑）当然。（停了一会）不錯。（又停了一会）呃——对。

(又乐起来了)我想他們是会选我的。你看如何？会选我吧？

糾德姑姑　嗯，他們为什么不选你。瞧瞧他們选的都是些什么人！

博饒本　(得到了鼓励)这話倒对，这話倒对。每逢我看到那些空口說廢話的人們，政治販子們，招摇撞騙的人們，还有那些——那些——那些愚蠢无知的人們专会拿錢去收买群众，或是說大話去欺騙群众，我一看到这批人，心里就想，一个絲毫虛假也沒有的老实人，說的是入情入理的老实話，站的是坚持原則和为公众尽責的坚稳立場，就应該得到一切阶級的人們拥护。

克干　(平靜地)在从前我年輕无知的时候，我一定把你叫做伪君子。

博饒本　(紅了臉)伪君子！

娜拉　(赶快插上)克干先生，我敢說你并不这样想。

博饒本　(着重地)謝謝你，越萊小姐，謝謝你。

柯尼里斯　(愁惨地)在政治上我們都得把尺寸打寬一点，否认这个事实有什么用处呢？

博饒本　(强硬地)杜依尔先生，我希望我从来沒有說过什么話，或是做过什么事，可以引起人們說出你这种話来。我生平最痛恨的，而且我的整个政治生涯都在反对的，就是伪君子的毛病。我几乎宁願前后不一致，也不願虛伪。

克干　請別生气，先生，我知道你很眞誠。《圣經》里有一句話說——正确的字句，像我这样年齡記性坏了的人，可記不清——別让你右边脑子知道你左边脑子在干什么。从前

我在牛津大学的时候，就早已看出英国人就凭这句訣窍，才有他們那种奇怪的本領，能尽量利用今世和来世。

博饒本　《圣經》原文說的是右手和左手呀。我很奇怪，你們天主教徒也引用那个基本上屬于新教的文件，《圣經》；但是你至少也該不把原文引錯才好。

劳倫斯　湯姆，你这是好心好意地拿自己当傻瓜。你不懂得这是克干先生所特有的幽默勁儿。

博饒本　(信心馬上恢复了)哦，原来还是你那逗人欢喜的爱尔兰式的幽默喲，克干先生。当然，当然。我眞笨！很抱歉。(拍了拍克干的背，表示安慰)英国佬的头脑还是迟鈍，你瞧。而且你把我叫作伪君子，这个玩笑可开大啦，叫我一下子不大能受得住，你知道。

克干　你得包涵一点，我是个瘋子。

娜拉　哎喲，別說那样的話，克干先生。

博饒本　(鼓励地)一点也不瘋，一点也不瘋。只是一个有点怪想法的爱尔兰人，是不是？

劳倫斯　克干先生，你眞是瘋子嗎？

斗德姑姑　(駭然)啐，劳倫斯，你怎么問出这样的話？

劳倫斯　我想克干先生不会介意。(向克干)据說有一个黑人临死的时候，找你去行懺悔仪式，經过情形究竟是怎样？

克干　你听到的是怎样呢？

劳倫斯　我听說，魔鬼来捉那个黑人的时候，把你的头取了下来，轉了三次，然后又把它安上，从此以后，你的头脑就顚倒过来了。

娜拉　(責备)劳倫斯!

克干　(温和地)事情經过并不完全如此。(他抖擻起精神来說一番大道理,他們都不由自主地傾听)当时我听說有个黑人病在垂危,旁人都怕接近他,我就走到他那里,看見他是个上了年紀的印度人。他把他生平无辜受禍,碰到殘酷的噩运,受到命运的无情的迫害之类的故事告訴了我,那些慘痛的遭遇照理不是一个神父口头常用的一些話語所能安慰的,但是这个人对于他的苦难毫不抱怨。他說,那些苦难都是前生作孽的报应。随后,我还沒有来得及說句安慰話,他就断了气。他临死的时候清清楚楚地体会到听天由命的道理,我平时苦口規劝,也难得使一个基督教徒懂得这个道理。我坐在他的床边,突然得到了启示,认清楚了这个世界的秘奥。

博饒本　你这个故事对于我們大英帝国的印度百姓所享受到的宗教自由,倒是一篇很好的頌歌。

劳倫斯　当然罗;但是我們可不可以冒昧地問一句:这个世界的秘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克干　这个世界么,很显然,它是一个受苦刑和贖罪孽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得势的是愚人,好人和聪明人都要受到仇恨和迫害;在这个地方,男人和女人在恋爱的名义下使彼此受痛苦;儿童們在父母职責和教育的名义下受到鞭撻和奴役;身体孱弱的人們在医疗的名义下受到毒害和宰割;而性格孱弱的人們則在法律的名义下受到监禁的苦楚,不是监禁几个钟头,而是监禁許多年。在这个地方,

最苦的劳作还是很受欢迎的避难場所，来逃避享乐生活的可怕和无聊；慈善事业只是做来替掠夺者和穷奢极欲者贖回該打下地獄的灵魂。先生，我的宗教只知道一个恐怖和痛苦的場所，那就是地獄。所以我看得很清楚，咱們住的这个世界一定就是地獄，而咱們之所以生在这个世界里，像那位印度人所启示給我的——也許上帝遣他来，为的就是要向我启示这个道理——咱們之所以生在这个世界里，就是要贖我們前生所犯的罪过。

糾德姑姑　(惊駭)老天保佑我們，这是什么話！

柯尼里斯　(叹气)这个世界的确是个古怪的世界。

博饒本　你那个想法倒很聰明，克干先生，眞正了不起，我就絕对想不到这上面来。不过在我看来——如果你允許我这样說——你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你所描繪的那些禍害之中，有些是維持社会所絕对必需的，也有些是由于保守党当权，它們才受到提倡。

劳倫斯　我想你前生一定是个保守党，所以你今生才生在这个世界里。

博饒本　(信心十足)絕对不是，劳倫斯，絕对不是。不过撇开政治来說，我倒觉得这个世界对于我倒是很好的，其实，它是个頂有趣的地方。

克干　(旣鎭靜而又惊訝，看着博饒本)你滿意嗎？

博饒本　作为一个讲道理的人来說，对，我滿意。我看不出世界上有什么不能用自由、自治和英国制度来挽救的禍害——天然的禍害当然是例外。我这样看，并不是因为

我是个英国人，而是因为这是情理之常的事。

克干 那么，你在这个世界里觉得很自在嗎？

博饒本 当然呀，你觉得不自在嗎？

克干 （从深心里吐出来）不。

博饒本 （快活地）試一試磷酸丸。我每逢脑筋疲倦的时候，就吃磷酸丸。在倫敦牛津街可以买到，我把地址开給你。

克干 （莫名其妙地，站起来）杜依尔小姐，我的昏迷的毛病又发作啦，我要走了，你会原諒吧？

糾德姑姑 当然。在咱們这里，你可以随意来去，你知道。

克干 越莱小姐，那盘棋要等下次再下完了。（他去取帽和手杖。）

娜拉 用不着下完了，我陪你出去。（她把棋子弄乱，站起来）前世我太坏了，不配和你这样的好人下棋喲。

糾德姑姑 （向娜拉低語）噓，别說啦，孩子，别惹他的老毛病又发作起来。

克干 （向娜拉）我只要看到你，就想到爱尔兰究竟也許只是淨业界。

娜拉 得了吧！

博饒本 （低声問柯尼里斯）他有沒有选举权？

柯尼里斯 （点头）有。还有許多人都听他的話投票哩。

克干 （在通花园的門口，温和而庄重地）再見，博饒本先生。你引起了我思索，謝謝你。

博饒本 （很高兴，赶忙走过去和他握手）不，是眞的嗎？你发見接触到英国思想，很能启发人，是不是？

克干 听你談話，我简直不感到厌倦，博饒本先生。

博饒本 （謙虛地抗議）哈，得了吧！ 得了吧！

克干 的确，請你相信。你是个頂有趣的人。（他走出去。）

博饒本 （热情地）多么和气的人！尽管是个宗教家，他多么聪明！多么有趣！多么大方！呃，想起来了，我最好去洗洗臉。（他拿起上衣和帽子，从里門进去了。）

娜拉回到她原先坐的椅子，把棋盘收起。

斜德姑姑 克干今天很古怪，他的瘋病又发作了。

柯尼里斯 （焦急，酸辛）我看他的話到底是对的。这个世界眞有点反常。（向劳倫斯）你为什么那样儍，让他把議員从你手里夺去了？

劳倫斯 （瞟娜拉一眼）在他离开这里之前，恐怕他要从我手里夺去的东西还不只这个哩。

柯尼里斯 我倒宁願他沒有进我家的門，他那肥头胖脑該倒霉才好！劳倫斯，你看他肯不肯借我三百鎊，拿庄业作抵押？我手头很困难，这个庄业既然由我买到手了，不拿去押点錢用，很不上算。

劳倫斯 你拿庄业作抵押，我可以借三百鎊給你。

柯尼里斯 不，不，我不要你借。到我死的时候，把庄业傳給你，我希望能觉得这个庄子是完全由我一手搾起来的，而不是自从开始就有你的一半本錢在內。我敢打賭說，巴涅·杜元要去向博饒本借五百鎊，用磨坊作抵押，好安置一个新水磨，因为旧的已經坏得不堪了。至于哈費干哩，他老在想他的草坪边杜兰家的那一角地，想得連觉都睡不着。他要买那块地，也得靠典押。落在人后不如搶在

人前。你看博饒本是否肯借一点錢給我？

劳倫斯　我敢肯定地說，他会借給你。

柯尼里斯　他那样爽快嗎？你看他肯不肯借五百鎊給我？

劳倫斯　他借給你的数目还可以略微超过你的土地的价值；所以你千万要謹慎一点。

柯尼里斯　(經过斟酌地)不要紧，不要紧，儿子，我会小心的。我要到办公室里去一下。(他朝里門走进去，显然是去准备向博饒本借款的手續。)

糾德姑姑　(气憤地)好像他从前当經紀人的时候，借錢的事还沒有看够，非要自己也去尝尝借錢的滋味不行！(她站起)我要去和他說說这个理，我要去。(她把針綫放在桌上，跟着柯尼里斯出去了，样子很坚决，预兆柯尼里斯要有麻煩。)

劳倫斯从回家到現在，还是第一次和娜拉两人在一起。她带着微笑看着他，但是她的笑容馬上消失了，因为她看到他坐在椅子上，漫无目的地搖来搖去，噘着嘴唇，好像在吹口哨似的，心里在想什么，显然不是在想她。她喉头像有东西梗住，伸手拿起糾德姑姑的針綫，假装去做。

娜拉　我猜想你以为时間还不算很长。

劳倫斯　(吃了一惊)什么？什么时間？

娜拉　你出門后的十八年。

劳倫斯　哦，那个！并不算长，好像还不过一个星期哩。我一向忙着——沒有时間来想。

娜拉　我这些年来，沒有事情可干，只是想。

劳倫斯　那对于你很不好。为什么不把它丢开不想呢？为什么还住在这里？

娜拉　沒有人請我到旁的地方去，所以我还住在这里，我想。

劳倫斯　是，一个人老是舍不得离开老地方，除非有外面的力量来逼他走。（他微微打呵欠，但是娜拉很快地看了他一眼，他就振作了一下，站起来，样子像刚醒过来，高高兴兴地装模作样，好使人家觉得自己还和藹）这些年来你过得怎么样？

娜拉　还好，謝謝你。

劳倫斯　那就对了。（猛然发見沒有别的可說，觉得很窘，于是就在房里踱来踱去，心煩意乱地嘴里哼着一个調子。）

娜拉　（勉强忍住眼泪）你要和我談的話不过如此嗎，劳倫斯？

劳倫斯　嗯，有什么可談的呢？你知道，我們相知很深呀。

娜拉　（得到了一点安慰）对，我們相知当然很深。（他沒有答腔）你居然回来了，我倒觉得奇怪。

劳倫斯　我不能不回来呀。（她亲热地看着他）是湯姆拉我回来的。（她赶快垂下眼帘，不叫人看見这一个打击所引起的反应。他又哼了一段乐調，于是又說起話来）我有点怕回爱尔兰。我仿佛觉得，如果我回来，就要轉坏运。可是現在我回来了，也还不見得有什么坏运。

娜拉　也許你觉得这里有点沉悶。

劳倫斯　不，我常到那些熟悉的老地方去散步，回忆，而且幻想，觉得趣味无穷哩。

娜拉　（满怀希望）哈！那么，你还記得那些老地方嗎？

劳倫斯　当然，那些地方引起一些联想。

娜拉　（以为那些联想是与她有关的）我猜想是会引起一些联想。

劳倫斯　嗯，对。我还記得起一些地方，从前我在那里想得很

久，揣摩着我如果离开爱尔兰，究竟到哪些国家去才好。美国啦，倫敦啦，有时候还想到罗馬和东方。

娜拉　（心冷了一大截）你从前就只想到这些嗎？

劳倫斯　呃，此外这里可想的东西就很少了，我的亲爱的娜拉，除非有时在太阳下山的时候，一个人有些伤感，把爱尔兰叫做爱林①，幻想自己是在悠然怀古，以及諸如此类的事情。（他吹着《让爱林記住》那首歌調。）

娜拉　去年二月里我写过一封信給你，你收到了沒有？

劳倫斯　哦，对了，我本来想写回信，但是沒有一刻空閑，而且我知道你不会見怪。你知道，我如果写信給你讲些你不明了的事情和你不认識的人物，又怕你看着不耐煩！可是此外还有什么可写的呢？我老是动手来写信，沒等写完，就把它撕掉了。事实是这样，咱們两人虽然很要好，娜拉，咱們究竟沒有多少共同的地方——我指的当然是可以写在信里的那些东西——因此，通信就很容易变成一个极难的課題。

娜拉　对，你不写信把你的情形告訴我，我就很难知道你呀。

劳倫斯　（有点不高兴）娜拉，一个男子汉不能坐下来天天写他自己的生活呀！他过这个生活已經过得够累的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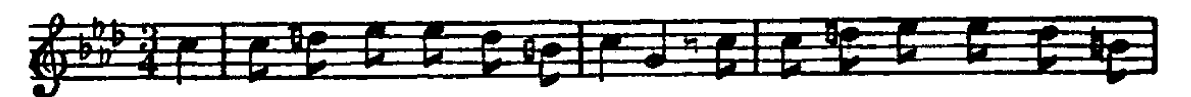
娜拉　我并不是在怪你。

劳倫斯　（看着她，微露关切）你精神好像很差呀。（走近她一点，关心地，温柔地）你該不是得了神經痛吧？

娜拉　沒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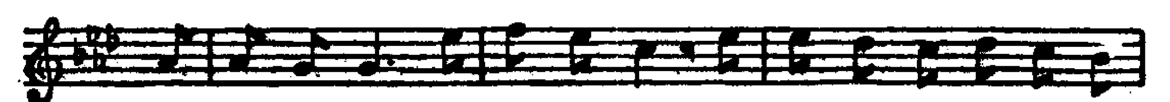
① 爱林，爱尔兰的古称。

劳倫斯　(放了心)我碰到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就有一点神經痛。(心不在焉，又踱来踱去)对，对了。(他从門口眺望爱尔兰的景致，几乎不自觉地，但是很富于表情地，歌唱着奥芬巴侯的歌剧《惠丁敦》里面的一个調子。)





他的歌調温柔，娜拉听着起先很感动，后来这句怀念英格兰的話，出乎她的意料之外，于是放下針綫，瞪眼看他。他仍然唱下去，但是調門太高了，于是降低声音，下半截是用《让爱林記住》的調子哼出来的。







劳倫斯　娜拉，我怕这調子你听着不耐煩，虽然你很客气，不肯說出来。

娜拉　怎么，你已經又在想回英国嗎？

劳倫斯　沒有的事，沒有的事。

娜拉　那么，你在我面前唱那首歌，可有点奇怪。

劳倫斯　那首歌！哦，那首歌幷无所指。它是一个德国犹太人作的，就像許多表現爱国情調的英国歌一样。别管我吧，亲爱的，你做你的針綫吧，别让我使你不耐煩。

娜拉　（辛酸地）罗斯庫倫幷不是个很热鬧的地方，可以使我在十八年久别之后和你第一次在一起談話，就对你不耐煩，尽管你好像幷沒有什么要对我說的。

劳倫斯　十八年是个老长的时間呀，娜拉。要是只有十八分钟，甚至于十八个月，我們还可以把以往的断綫头結起来，就像一对鵲儿似的，嘮叨得沒有完的。可是隔的是十八年，我就簡直沒有什么話可說，你哩，好像更沒有什么話可說哩。

娜拉　我——（哭得說不出話来了，但是她拚命保持体統。）

劳倫斯　（毫不觉得自己残酷）过一两个星期，咱們又会是很好的老朋友啦。目前我觉得自己不大能討你喜欢，只好走开吧。請告訴湯姆，我到山上散步去了。

娜拉　你那样称呼他，足見你好像很欢喜湯姆。

劳倫斯　（話音突然不像剛才那样隨隨便便）对，我很欢喜湯姆。

娜拉　那么，你去找他吧，别让我絆住你的脚。

劳倫斯　我走了，你心里可以輕松一点，我知道很清楚。这十八年久别后的第一次会談算是一場失敗，是不是？也不必介意，这些情感方面的大場面总归失敗，幸亏最糟糕的局面总算是过去了。（他从通花园的門走出去。）

只剩下娜拉一人了，她拚命压制情感，免得放声大哭，可是她把头伏在桌上，終于忍不住嗚咽起来了。她哭的渾身哆嗦，什么也听不見。她沒有料

到現在房子里已經不只她一个人了，冷不防地被博饒本把她的头和胸膛扶了起来。博饒本剛洗了臉，梳了头，从里門回到这間客厅来，就看到娜拉的情況，起初很惊訝，很关切，后来情緒上騷动起来，就弄得神魂顚倒了。

博饒本　越萊小姐，越萊小姐，怎么啦？別哭，我看着难过，你不該哭。（她拚命想說話，可是哽住了，說不出来，样子很痛苦，所以他帶着冲动的同情說下去）不，不要勉强說話吧，現在好啦。要哭就哭出来吧，我在这里无妨，請信任我。（把她抱起，絮絮叨叨地說安慰話）就躺在我胸膛上哭吧，一个女人要哭，最舒服的地方就是一个男人的胸膛——一个眞正的男子汉好朋友的胸膛。我这个胸膛很寬大，是吧？四十二寸寬，一点也不少——不，別大惊小怪，別管那些俗套，我們两人本是好朋友，是不是？来，来，来！現在好啦，舒服啦，快活啦，是不是？

娜拉　（連哭帶說）放开我，我要去找手帕。

博饒本　（一只手摟着她，另一只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很大的綢手帕来）我这里有手帕，让我替你来揩吧。（用手帕替她揩眼泪）用不着去找你自己的手帕，那块太小了，只是一块很不像样的麻紗小手帕——

娜拉　（嗚咽）嗯，不过是一块普通的棉紗手帕，眞的。

博饒本　当然是一块普通的棉紗手帕——一块傻里傻气的棉紗小手帕——不配拿来揩娜拉·克魯納的亲爱的小眼睛——

娜拉　（神經质地咖咖咯咯地笑了起来，激动得抽搐着，用手指抓住博饒本，紧貼着他的胸膊骨，想止住傻笑）哎呀，別惹我笑吧，請你別惹我

笑吧。

博饒本　(惊骇)我不是故意的，凭良心說。有什么可笑的？有什么可笑的？

娜拉　該念娜拉·克里納①。娜拉·克里納。

博饒本　(輕輕地拍拍她)对，对，当然是娜拉·克里納——娜拉·阿卡希拉。(他把第二个字讀成啊韵，讀成"卡"。)

娜拉　阿庫希拉②。(她把第二个字讀成烏韵，讀成"庫"。)

博饒本　啐，这爱尔兰語眞胡鬧！娜拉亲爱的——我的娜拉——我所爱的娜拉——

娜拉　(覚得这太不像話，拘起礼来)你对我說話，不該那样。

博饒本　(突然異常严肃，把她放开)不，当然不該这样。我并不是有意的——可是至少我是誠意的；不过我知道时机还沒有成熟。剛才你情緒有点波动，我不該鉆你的空子，不过我一时控制不住自己。

娜拉　(打量他，想了解他)我想你这人心腸是好的，不过我看你好像簡直不能控制自己，(她很慚愧地把臉側到旁边去，补充了一句)和我也差不多。

博饒本　(堅定地)不然，我很能控制自己，可惜你沒有看到过我眞正激动的时候，那时候我的自制的能力才大极哩。請不要忘記我們两人过去只有一次在一起，說起来我很抱歉，那次我是在醉得討人嫌的情况之下。

娜拉　不，你当时并沒有什么討人嫌的地方。

① 克里納(Creena)，爱尔兰語，本义为"老"，用作表示亲爱的字样。

② 阿庫希拉(Acushla)，爱尔兰語，意思是"爱人"。

博鐃本　(无情地)不，我当时实在討人嫌；沒有理由可以辯护，簡直恶劣不堪。对你一定产生了頂坏的印象。

娜拉　沒有什么要紧。別再提它吧。

博鐃本　我非提不可，越萊小姐，这是我的責任。我不再多耽擱你了。可不可以請你坐下。(带着一副逼人的严肃气，指着她的椅子。她坐下，不知道他要說什么。他还是用非常古板的态度，挪一張椅子靠近她坐下，接着就解釋)头一层，越萊小姐，我今天却沒有喝什么酒。

娜拉　你不像爱尔兰人，喝酒不喝酒好像幷沒有什么分别。

博鐃本　也許是如此。也許是如此。我从来不至于弄得昏头昏脑的。

娜拉　(安慰的口吻)无論如何，你現在是很清醒的。

博鐃本　(热烈地)謝謝你，越萊小姐，我的确是清醒的。現在我們可以好好地談一談了。(溫柔地，放低声音)娜拉，昨晚我是眞心眞意的。(娜拉动了一动，好像就要站起来)別走，請等一小会儿。你不要以为我要催你給我一个答复，你认識我还不到二十四小时哩。我是个讲道理的人，我希望这样說幷不过分，我情願等，你要我等多久，我就等多久，只要你給我一点小小的保证，使我心里有个把握，知道你的答复不会是拒絕。

娜拉　假如我給了保证，我怎么能反悔呢？博鐃本先生，我有时想，你的头脑恐怕有点毛病，說些很奇怪的話。

博鐃本　对，我知道自己有很强的幽默感，有时不免叫人怀疑我是否很认眞。也就是为了这个緣故，我要娶一个爱尔

兰女人。一个爱尔兰女人总会懂得我开的玩笑，比如說，你就懂得，是不是？

娜拉 （不自在）博饒本先生，我却沒有那样本領。

博饒本 （安慰的口吻）等一等，让我来把私心話好好地告訴你，越萊小姐，請你听到底。我敢說，你已經看出了，我和你說話，总是尽量在压制自己，不把自己的情感很突然地表示出来，免得使你觉得难为情。現在我觉得时机已經成熟了，应該开誠布公，坦坦白白了，应該把話說得爽爽快快了。越萊小姐，你在我心里已經引起了一种很强烈的爱慕。凭女人的直觉，你也許猜出了这一点。

娜拉 （心煩意乱地站起来）你和我說話，为什么那样冷酷，那样不讲理呢？

博饒本 （也站起来，很惊惶）冷酷！不讲理！

娜拉 你还不知道嗎？你向我說的那些話，不是一个男人应該說的——除非——除非——（她又突然哭起来，像原先那样把头伏在桌子上）哎，你走开吧，我根本不想結婚，結婚除了伤心和失望，还有什么呢？

博饒本 （憤怒和悲伤的最可怕的征候漸漸出現了）你是說你要拒絕我嗎？說你不欢喜我嗎？

娜拉 （很狼狽地看着他）哦，别为这件事难过吧，博——

博饒本 （发火了，几乎說不出話来）我不願人家拿花言巧語来哄我。（带着孩子气的狂热）我爱你。我要你作我的妻子。（絕望地）你拒絕，我也沒有什么办法，我就毫无办法，毫无办法。你不該把我这一生毁了。你——（一陣神經质的激动使他

說不下去了。）

娜拉 （几乎吓慌了）你要哭嗎？想不到一个男子汉也哭。别哭吧。

博饒本 我并不是在哭。我——我——我把哭哭啼啼的把戏留給你們爱尔兰的那些爱落泪的倒霉的男子們。你以为我沒有情感，因为我是个直率的冷靜的英国人，不会表情。

娜拉 我看你并不认識你自己。不管你的毛病在哪里，却不在沒有情感。

博饒本 （觉得人家得罪了他，悻悻然）你才沒有情感哩。你是个木石心腸，就像劳倫斯一样。

娜拉 你指望我怎么办呢？是不是你那句話一說出了口，我馬上就該向你献媚撒嬌呢？

博饒本 （用拳头打自己的傻脑袋）嗐，我真笨！真粗野！原来还只是由于你們爱尔兰人的細心眼儿。当然是这样，当然是这样。你的意思是答应了，是不是？什么？答应了，答应了，答应了吧？

娜拉 我想你应該能了解，虽然我也許終身不出嫁，如果出嫁，那就只能嫁給你了。

博饒本 （猛烈地把她摟到怀里，放了心，兴高采烈，叫了一声）哈哈，成了，成了，好极了。我早就知道你会明白，这对于咱們两人都是再好不过的事呀。

娜拉 （被他热烈地拥抱，并不感到狂欢，反而有些不舒服）你的力气太大了，你使用力气又不很当心。我从来就沒有想到这件事

对你我好不好的問題。剛才你在这里碰見我，我让你待我好，躺在你怀里哭，因为当时我太伤心了，只觉得躺在那里舒服，沒有想到别的。从此以后，我怎么能还让别的男子亲近我呢？

博饒本　（受了感动）这足見你这人眞好，娜拉，眞正有最細膩的女人品质。（他殷勤地吻她的手。）

娜拉　（热切地但是有点怀疑地看着他）你如果让一个女人伏在你胸膛上哭过，你也当然就永远不会让另外一个女人亲近你了。

博饒本　（訴諸良心似地）那就不应該，亲爱的，那就不对。不过就眞正的事实来說哩，一个男人如果能討人喜欢，他的胸膛就成了一种堡垒，免不了要时常受到进攻，至少在英国是如此。

娜拉　（很討厌这話，干脆地說）那么，你最好去娶一个英国女子吧。

博饒本　（做苦臉）不，不，英国女子太乾燥无味了，不合我的口胃，太現实了，太像活牛排了。我欢喜的是理想的女子。劳倫斯的口胃和我的恰恰相反，他欢喜的女人要很茁壮，蹦蹦跳跳的，要对他很热烈。这个差别倒是一种方便，因为我們两人从来沒有为同一个女子爭風吃醋。

娜拉　你这是不是要当着我的面說，你从前已經爱过别的女子呢？

博饒本　老天！事实却是如此。

娜拉　我并不是你的初恋嗎？

博饒本　所謂初恋，那不过是一点傻气加上大量的好奇心，一

个眞正自重的女人决不会在初恋問題上挑一个男人的岔子。不，亲爱的娜拉，我久已不鬧什么初恋了。恋爱的結局往往是吵鬧。我們要的不是吵鬧，我們要的是个結实牢靠的家庭：夫妻两口，过舒服日子，按照常識来相处——再加上无限的恩爱，是不是？（他伸手去摟她，表示出滿有信心的占有权。）

娜拉　（冷淡，想脫身）我不願拣别的女人剩下来的貨。

博饒本　（摟着她不放）沒有人要求你拣，小姐。从前我并沒有要求过别的女人和我結婚呀。

娜拉　（严厉地）你为什么不要求，要是你是个正派人的話？

博饒本　告訴你老实話，那些女人大半都是已經結过婚的。不过請你不必介意！那些事并沒有什么不对。得了吧！别那样不大方，找我的小岔子。說到究竟，你自己也难免有一两次鬧过恋爱，是不是？

娜拉　（問心有愧）是，我猜想因此我就沒有資格挑剔了。

博饒本　（謙卑地）我知道我配不上你，娜拉。但是沒有一个男子配得上一个女子，如果她眞正是个好女子。

娜拉　哎，我也并不比你强。我不妨說給你听听。

博饒本　不，不用。我們不用算旧賬，最好不。我不向你报旧賬，你也不用向我报旧賬。彼此絕对信任，不算旧賬，只有这样，才可以免得吵鬧。

娜拉　别以为我过去有什么值得害羞的事。

博饒本　我并沒有那样想。

娜拉　情形只是这样：我从来沒有碰見过别的男子叫我中意，

有一度我很傻，以为劳倫斯——

博饒本　（馬上撇开这个話題）劳倫斯！那可不成功，絕对不能成功。亲爱的，你了解劳倫斯，还不如我了解他清楚。他簡直沒有享受生活的本領，任何女人跟他都不会有幸福。他比鬼还聰明，但是他把生活看得太平凡，他不把任何东西或是任何人放在心上。

娜拉　我也看出他是这样。

博饒本　你当然看出了，亲爱的，請你相信我的話，你和他吹了，倒是一件大幸事。瞧！（摟着她打轉）我的胸膛对你比較更舒服些。

娜拉　（带着爱尔兰人的惱怒相）哎喲，你不能一直像这样，我不欢喜这样。

博饒本　（不害臊）你会逐漸学会欣賞这个滋味。你务必不要見怪，我有时要拉一个女人来拥抱拥抱，这是我生性中一个絕对不可少的要求。而且这对于你也很有益，可以使你的筋肉长得肥壮些，有彈性些，这样一来，你的身材就更好看啦。

娜拉　哼，我相信！英国規矩好像就是这样！你談这些話也不害臊嗎？

博饒本　（兴高采烈）一点也不害臊。說老实話，娜拉，有办法让自己享受享受，这是再好不过的事呀。这間小房子里很悶，咱們出去散散步。我要在戶外好好伸展伸展一下。跟我来，跟——我——来呀。（他夾住她的胳膊，一下就把她拖到花园里，像暴風扫落叶似的。）

当晚稍微晚一点，蚱蜢又在小山上那块大石头边欣賞落日，不过这回既沒有克干的談話給它刺激，也沒有巴澤·法越尔的恐惧使它开心。它孤零零地独自在那儿，一直到娜拉和博饒本两人手挽着手走过来。博饒本还是那样快快活活，滿怀信心的，而娜拉却把头側到一边不看他，差不多要流泪。

博饒本　（站住，呼吸山上的空气）啊！我眞欢喜这个地方。我欢喜这个景致。这地方要是开一个旅館，办一个高尔夫球場，倒頂适宜。从星期五到下星期二，車票和旅館費都一齐包在內。娜拉，我告訴你，我要开拓这个地方。（看看她）喂！怎么啦！疲倦了嗎？

娜拉　（忍不住眼泪）哎！我眞羞死了。

博饒本　（吃惊）羞！羞什么？

娜拉　哎！你这样拖着我到处跑，逢人就說咱們要結婚了，介紹我认識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让他們跟我握手，还鼓励他們对咱們随随便便的，这成什么体統呢？我原来沒有想到，我活着的时候会有这么一天，大白天里在罗斯庫倫的大街上，和酒館老板杜兰握起手来。

博饒本　亲爱的，杜兰既然是个酒館老板，就是个頂有勢力的人。还有一句話要告訴你，我問过杜兰，問他的老婆明天是否可以在家見客，他說可以，所以你得坐汽車去拜訪她一次。

娜拉　（駭然）要我去拜訪杜兰的老婆嗎？

博饒本　对，这是当然的事。那些人的老婆你都得去拜訪才行。我們要找一份选民单，印一些运动选举的名片。沒

有选举权的人就用不着去拜訪。娜拉，你去替我运动选举，一定非常成功。他們都把你叫作产权继承人，你去拜訪他們，他們就会觉得这是賞了个大面子，特别是你过去从来沒有降低过身份去和他們談一句話，是不是？

娜拉　（气憤）哼，跟他們談話，不大可能。

博饒本　可是你得知道，咱們不能耍架子，对他們冷淡。咱們必須彻底民主，向每个人施点恩惠，不分阶級。我告訴你，我的运气眞不差，娜拉·克魯拉，我和爱尔兰的一个頂逗人欢喜的女子訂了婚，現在从竞选的角度看来，不能有比这更好的一着棋啦。

娜拉　只是为了使你当成議員，你就不惜让我干那样下流的事嗎？

博饒本　（快快活活地）啊！你等着瞧吧，你会看出竞选这玩艺儿是怪热鬧的，你会拚命要把我选上。还有一层，人家会說，湯姆·博饒本这次成功，全亏他的太太，是她才把她丈夫弄进議会的——也許还要弄进內閣哩。你听到这話也会开心吧，是不是？

娜拉　老天爷知道，替你花点錢，我倒在所不惜！不过要我降低身份去迁就那些普普通通的人——

博饒本　对于一个議員的太太来說，娜拉，一个人只要在选民单上有名字，就不能看作普普通通的啦。听我的話吧，亲爱的！沒有錯儿，你想想看，要是錯的話，我还能让你去干嗎？身份最高貴的人也这样干，每个人都这样干呀。

娜拉　（一直在咬着嘴唇看山，郁郁不乐，心里不相信）英国人怎样做，也

許你知道的最清楚。他們一定不大自重。我想我得回去了。我望見劳倫斯和克干先生上山来了，我这副样子不好跟他們談話。

博饒本　等一等，你向克干説句好听的話。听説他能控制的选票并不比敦卜賽神父少哩。

娜拉　你不大了解彼得·克干，他一眼就会把我看穿，好像我是块玻璃一样。

博饒本　不过他不会因此就不乐意呀。你觉得一个人还值得奉承，他就觉得这是眞正的奉承。这并非説，我要奉承任何人，沒有这回事。我且去迎接他。（他走下山去，带着热切期待的神气，好像要会見一个素所敬重的熟人一样。娜拉揩干眼泪，轉身要走，这时候劳倫斯已經上山走到她的跟前了。）

劳倫斯　娜拉。（她回头很严厉地看着他，一言不发。他用最和解的語調，很关切地説下去）今天我丢了你走开的时候，我和你一样，心里非常难过。当时我眞不知道説什么才好，嘴里尽管在唠唠叨叨地讲，目的只是不要露窘相。从那时到現在，我一直在想，現在我明白当时应該对你説的話了，特地来对你把它説出来。

娜拉　那么，你来得太迟啦。过去你以为十八年并不算长，你还可以让我再多等一天。可是你想錯了。我已經和你的朋友博饒本先生訂了婚啦，我和你从此一刀两断啦。

劳倫斯　（很天眞地）我本来要劝你的就是这么办。

娜拉　（不由自主地）哼，你这坏东西！当着我的面説出这种話来。

劳倫斯　（慌張地，回到他的最道地的爱尔兰人样子）娜拉，亲爱的，我是个爱尔兰人，他是个英国人，难道你不知道嗎？他想你，他就把你抓到手里。我也想你，而我一方面和你爭吵，一方面还是照旧想你。

娜拉　那你就想吧。你最好还是回到英国去，找你欢喜的那些活牛排去。

劳倫斯　（惊訝）娜拉！（猜出了她从哪里学来这个比喻）他在跟你談到我，我明白了。不过請不必介意，你我还应該做好朋友。我不願你和他結了婚，就和我疏远起来了。

娜拉　你欢喜他，比你过去欢喜我强多啦。

劳倫斯　（干脆地說眞心話）不錯，我当然是这样，干嘛要跟你說謊呢？过去的娜拉·越萊对于我，或是对于这个可怜的小地方以外的任何人，都是无足輕重的。但是湯姆·博饒本的太太就是个很重要的人物啦。只要你把这个新角色扮演得好，就不愁人家不理睬，不愁寂寞，也不用傍晚到圓塔那里去发无聊的惋惜，存空头的希望啦。今后你面临着的是眞正的生活、眞正的工作、眞正的忧虑和快乐、跟眞正的人打在一起，在世界中心的倫敦过結結实实的英国式的生活。你会发現你的工作都已經安排好了，替湯姆管家、替湯姆招待朋友、替湯姆竞选議員，不过卖这种气力是值得的。

娜拉　照你那样說，仿佛他要了我，我还得感激他才是。

劳倫斯　我怎么想就怎么說。告訴你，你这門亲事是結对啦。

娜拉　当眞的！哼，別人也許会說，他也并沒有吃亏。

劳倫斯　你如果以为他把你当宝貝，他現在倒是如此；如果你情願，你也有办法叫他永远把你当宝貝。

娜拉　我根本就沒有想到我自已。

劳倫斯　你想到过你的錢沒有，娜拉？

娜拉　我并沒有說起錢呀。

劳倫斯　在倫敦，你那点錢还不够打发一个厨子的工錢。

娜拉　（发火了）假若这是眞話——当着我的面說这种眞話，你就更可耻——靠我那点錢至少可以不要依靠人；如果情形不好，我們随时可以回到爱尔兰来，靠我那点錢过活。如果我必得替他管家，我至少可以給你吃閉門羹，因为我和你已經一刀两断了，我从前就不該碰見你。再見吧，劳倫斯·杜依尔先生。（她轉身走开。）

劳倫斯　（望着她走）再見，再見。嗯，眞是爱尔兰人的脾气！我們两人都是彻头彻尾的爱尔兰人脾气，爱尔兰人脾气，爱尔兰人脾气——

博饒本来了，和克干在談得很起勁。

博饒本　高尔夫球場带旅館这笔生意是再賺錢不过的了，要是你掌握的是土地而不是股票，家具商人又肯帮忙，再加上你有做生意的本領。

劳倫斯　娜拉回家去了。

博饒本　（确信不疑地）劳倫斯，你今早說的話很对。我应該把娜拉喂胖一点。她很嬌弱，因此就不免心眼儿多。喂，趁便告訴你，我和娜拉訂婚啦，你还不知道吧？

劳倫斯　娜拉亲自告訴我了。

博饒本　（自鳴得意）她脑子尽在想我們訂婚的事，你可以想像得到。傻丫头！克干先生，我剛才說，我开始看出我在爱尔兰的前途了，看出我的前途了。

克干　（彬彬有礼地弓一下腰）吃征服飯的英国人就是这样，先生。你来这里还不到二十四小时，就把这里唯一的有財产继承权的女子搶走了，国会議員也等于弄到手了。就拿我来說吧，我傍晚常到这里来，沉浸于我的狂想里，靜观落日中逐漸拖长的圓塔的影子，在蒼茫的暮色中凭吊这个圣徒們的島国，凭吊她已死了的心和昏沉了的灵魂，发出一些无聊的哀感，而現在你博饒本先生来了，却答应要用另一套东西来安慰我，要我尝一尝大旅館的喧嘩嘈杂，看一看儿童們給旅客們背着球杆儿，作为他們将来生活的准备。

博饒本　（深深感动，默默地送上一枝雪茄去安慰克干，克干看着雪茄笑了笑，摇摇头）对，克干先生，你說得不錯。什么东西里面都有詩意，（心不在焉地朝雪茄盒里看一下）就連这些最近代最平凡的东西里面也还是有詩意，只要你会把它抽取出来。（他自己抽取出一支雪茄，另外送一支給劳倫斯，劳倫斯接受了）我在这方面很迟鈍，你就要我的命，我也不会抽取詩意。这就要靠你啦，克干先生。（刁滑地，从梦想中醒过来，很开心地推动克干）你有了詩意，我再来把你喚醒过来。这就是我的作用啦，是不是？你明白了沒有？明白了沒有？（他开玩笑地拍了拍克干的肩膀，又羡慕他，又怜憫他）就是这么一回事，就是这么一回事。（言归正傳）想起来了，我看还有一个办法，比筑輕便铁路更

好。汽船現在时新起来了，一定站得住脚。你瞧，那条河多漂亮，不用就要荒廢掉啦。

克干 （閉目朗誦）

啊，冒伊尔河啊，让你的波濤汹涌的吼声停息吧！

博鐃本 汽船的吼声还是怪好听，你知道。

克干 只要它不压倒早晚禱的钟声。

博鐃本 （保证）不，不会，一点也不用怕。你知道，礼拜堂的钟声鬧起来也够吵人的。

克干 先生，你对每个問題都有答案，但是你那些計划还有一个問題要解决：从狗嘴里怎样可以搶回来肉骨头呢？

博鐃本 什么意思？

克干 你不能把高尔夫球場和大旅館都筑在半天空里。你得有土地。瑪太·哈費干那批人把土地抓得紧紧地不放，你有什么办法把它夺过来呢？柯尼里斯做了小地主，因此很自豪，你怎么能叫他放棄这种自豪感呢？还有巴涅·杜元那批开磨坊的人会贊成你的汽船嗎？酒館老板杜兰会帮你的旅館請卖酒执照嗎？

博鐃本 我的老好先生，实际上罗斯庫倫已經有一半在我所代表的联营公司的手里啦。杜兰的酒館已經典押了，釀酒坊都掌握在联营公司的手里。至于哈費干的庄子、杜元的磨坊、杜依尔先生的土地以及其它五六块地，不到这个月底，就都要抵押給我啦。

克干 对不起，他們拿土地向你抵押，你借給他們的錢不会超过所押土地的价值，好让他們付得出利息。

博鐃本　哈哈，你是个詩人，克干先生，不懂生意經。

劳倫斯　我們借給他們每个人的錢，要超过所押土地的价值一半哩。

博鐃本　你要記得，凭着我們的資本、我們的知識、我們的組織能力，我还可以說，凭着我們英国人做生意的本領，我們在土地上賺上十鎊錢或是賠上十鎊錢，都滿不在乎；可是哈費干单凭他的勤劳，在这块土地上賺十个先令不容易，賠十个先令就受不住啦。杜元的磨坊太过时，太落后啦，我要利用它来发电。

劳倫斯　拿土地給他們这批人有什么用处？他們太渺小了，太穷了，太无知无識了，头脑太簡单了，簡直沒有办法把土地守住，来抵擋像咱們这样的人；拿土地給他們，就等于拿一个公爵給一个淸道夫。

博鐃本　是的，克干先生，这地方大有前途，不是工业区的前途，就是住宅区的前途，究竟是哪一种，我現在还不敢断定；不过决不是由杜元、哈費干那班穷光蛋們所掌握的前途。

克干　它也許根本沒有前途，你想到这一点沒有？

博鐃本　这一点我倒不怕。我对于爱尔兰倒有信心，有很大的信心，克干先生。

克干　我們却沒有信心，我們只有空洞的热情和爱国心，以及更空洞的回忆和惋惜。啊，对，你們倒有理由相信，爱尔兰如果有前途，那前途一定是你們英国人的，与我們无分；因为我們的信心好像死了，我們的心好像冷了，沒有勇

气了。这个島国上全是些梦想者，等到你們把他們关到牢里去，才会醒过来；再就是一些批評者和懦夫們，让你們收买去养馴了好替你們服务；还有一些大胆的流氓，帮助你們来劫掠我們，接着就劫掠你們自己。是不是这样？

博鐃本 （对这种違背生意經的看法有一点不耐煩）对，对；不过你这番話应用到哪一国都行。事实上，世界上只有两种品质：有效率和无效率；也只有两种人：有效率的人和无效率的人。不管他們是英国人还是爱尔兰人，情形都是一样。我将来会把这地方全抓到手里，倒不是因为我是英国人，而哈費干之流是爱尔兰人，而是因为他們是笨蛋，而我知道什么事該怎么办。

克干 哈費干会有怎样的結果，你考虑到沒有？

劳倫斯 我們可以雇用他做点事，給他的工錢也許比他現在靠自己去挣的还要多些。

博鐃本 （怀疑）你是那样想嗎？不然，不然，哈費干太老啦。而今雇四十岁以上的人来做不用技巧的劳作，实在不合算，据我猜想，哈費干也只能做不用技巧的劳作。不，哈費干最好轉到美洲去，或是进貧民收容所，可怜的老家伙！他的筋力用完啦，你分明可以看得出呀。

克干 倒霉的可怜虫，那样机巧地被无形的监獄监禁住了！

劳倫斯 哈費干沒大关系，眼看他就要死啦。

博鐃本 （駭然）嘘，劳倫斯！别那样狠心。哈費干可怜。无效率的人都是可怜的。

劳倫斯 呸！一个衰老无用的人无論在哪里等死，无論他在

銀行里有一百万存款，还是只有貧民收容所的一点救济，都沒有什么要紧。要紧的是年輕人，能干人。哈費干的眞正悲剧就在于他把年輕时代空过了，头脑沒有得到充分的发育，整天都忙他的土地和他的猪，直到他自己也变成了一块土、一只猪——直到他的灵魂都悶死了，只剩下一肚子的怪脾气，損害他自己，也損害他身边的一切人。依我說，让他死去吧，让我們不要再見到这种人吧。让年輕的爱尔兰人当心不要再遭受到哈費干那样的命运，免得再去空埋怨一場。让你的联营公司进来——

博饒本　联营公司是我的也是你的，老朋友，你还是有点股份。

劳倫斯　对，也是我的，如果你爱那么說。不过咱們的联营公司是沒有良心的；它对于哈費干、杜兰和杜元一类的家伙，和对于一批中国苦力，是一样不管死活的。这个公司要利用你們国内那些爱說空話的爱国者来夺取議会权力，借此控制你們，正像在打鼠机安上肉来誘杀老鼠一样冷酷无情。这个公司会制定計划、組織力量、收集資本，而你們就像蜜蜂一样替它劳作；你們要发泄自己的怨恨，就从你們那点微薄工資中抽出錢来，給写政治文章的人和廉价的报紙，請他們写文章、登演說詞，来攻击公司的恶毒和残暴，来吹你們自己的爱尔兰好汉气，就像哈費干过去花錢請巫婆，請她行法术去害比勒·波恩的耕牛那样。到最后，这个公司会把你們原来的那些荒謬思想磨得一干二净，让你們学聰明一点，长强壮一点。

博饒本 （不耐煩）劳倫斯，不用那一套爱尔兰式的夸張和空話，你就不能用簡单的話把簡单的事說清楚嗎？咱們的公司是个十分正派的組織，里面全是些地位很高、有肩膀能負責的人。我們要照管爱尔兰，并且用直截了当的生意办法，根据自由党的正确原則，把效率和自助的道理教給爱尔兰人。克干先生，你贊成我的主張么？

克干 先生，我甚至可以投你一票。

博饒本 （誠心誠意地受了感动，熱烈地和克干握手）你选举我，包管不叫你后悔，克干先生。我要拿些錢到爱尔兰来，提高工資，建立些公共机关，比如說，图书館、工业学校（当然是容納一切宗教信仰的）、体育館、板球俱乐部，也許还要办一个艺术学校。我要把罗斯庫倫变成一座花园城，要把圓塔彻底重修过，恢复到它的老样子。

克干 那么，我們这个受苦受难的地方就要比得上爱尔兰最整洁的地方啦，說起这地方，名称倒很有詩意，叫做“欢喜岡”监獄。呃，我投票时，与其选一个既沒有明确意图又沒有办事才能的愚蠢的爱国者，倒不如选一个有明确意图、会办事、有效率的魔鬼。

博饒本 （硬版地）在这个地方用“魔鬼”这字眼，未免过分一点吧，克干先生。

克干 在知道这个世界就是地獄的人看来，这并不过分。不过你既然不喜欢听“魔鬼”这字眼，我就說委婉一点，只把你比成一头驴吧。（劳倫斯臉气得发白。）

博饒本 （紅了臉）一头驴！

克干　(温和地)你可以接受这个称号,用不着生气,因为我是个瘋子,向来把驴叫做弟兄——而且还是个很誠实、很有用、很忠心的弟兄。先生,驴在畜生中是最有效率的。它实事求是,吃苦耐劳。你要是把它当人看待,它也很和善,你虐待它,它才頑强;它只有在两种場合才显得滑稽可笑,一种是在恋爱的时候,它就伸着脖子大叫,一种是在搞政治的时候,它就在公路上乱打滚,本来沒有什么事,却鬧得烏烟瘴气。你也有这些品质和习慣,你能否认嗎?

博饒本　(很和气地)嗯,对,我恐怕不能承认。

克干　那么,你也許要承认你有驴的一个毛病。

博饒本　也許,什么毛病?

克干　驴的毛病就在它浪費它的好品质——这就是你所謂有效率——去服从它的貪婪主子的意志,而不服从就在它本身的那个上天的意志。它在为財神服务的时候才有效率,在作恶的时候气力才大,在毁灭的时候才有才能,在破坏的时候才显出英雄气概。它跑到爱尔兰来吃草,毫不明白它的蹄子所踐踏的是块圣地。先生,无論就好的方面或是就坏的方面来說,爱尔兰都和世界其它各地不同,一个人只要踏过爱尔兰的土地,呼吸过爱尔兰的空气,就一定要改变,变好或是变坏。爱尔兰出两种人,很奇怪的是这两种人都登峰造极,一种是圣徒,一种是卖国賊。爱尔兰本来叫做圣徒們的島国,不过近年来,它也許可以更恰当地叫做卖国賊的島国,因为我們在这方面的

出产，在全世界的寡廉鲜耻的人群之中，要算是最出色的。但是将来总会有一天，爱尔兰靠着生存的将不只是它的矿产的丰富，而是它的人民品质的优良。到了那个时候咱們再看吧。

劳倫斯　克干先生，你如果要发揮你对于爱尔兰的痴情妄想，我就要向你告别啦。你那套話我們听够啦，你那样俏皮地证明爱尔兰以外的人都是驴，我們更是听够啦。这番話既沒有常識，又沒有礼貌。它阻擋不住我們的公司进来，也不如我这位朋友的效率主义那样能打动爱尔兰年輕的一代人。

博饒本　对，对，主要的是效率。克干先生，你罵我的話我一点也不介意，不过在主要問題上劳倫斯說得对。这个世界是屬于有效率的人們的。

克干　（用很洗炼的諷刺）两位先生，我願意接受你們的譴責。但是請相信我的話，我对于你們和你們公司的效率是十分欽佩的。听說你們两位都是頂有效率的土木工程师，我相信高尔夫球場会是你們技术的大胜利。博饒本先生会有效率地鉆进議会，这連圣帕特瑞克[1]也办不到，假如他还在人間的話。你們甚至可以很有效率地把大旅館修建起，只要你們找得到足够的有效率的泥水匠、木匠和鉛铁匠，关于这一层我倒有点怀疑。（不再用諷刺口吻了，开始采取神父譴責罪恶的态度）到了大旅館破产的时候，（博饒本把銜在嘴里

① 圣帕特瑞克，欧洲各国往往各有一个特别崇奉的基督教圣徒，在英国为圣乔治，在爱尔兰为圣帕特瑞克。

的雪茄放下，有一点吃惊）你們英国人的生意办法在清算破产中会达到极高的效率。你們会很有效率地把旅館計划重新安排一下，到了第二次破产，你們还是很有效率地进行清算，（博饒本和劳倫斯很快地互相看了一眼，因为这位神父显然是个金融老手，否则他对清理破产的看法一定是上帝启示給他的）你們很有效率地先把原来的股东弄得傾家蕩产了，于是很有效率地把他們扔在一边，最后，在折盘变卖旅館之中，每鎊本錢中捞回几个先令，你們又很有效率地賺上一批錢。（越来越严厉）除掉这些有效率的勾当之外，你們还会最有效率地剝夺債戶的贖典权，把产权掠夺过来；（他不由自主地举起一个手指，表示譴責）你們会很有效率地把哈費干赶到美洲去；你們会利用杜元的那張骯髒嘴巴和爱欺压人的脾气，雇他来很有效率地鞭策你們的雇工；到了最后，（声音低沉，辛酸）这块可怜的乡村荒凉地方就要变成一座很忙的"造币厂"，我們全要在这里面当奴隶，替你們挣錢；有我們的工业学校来教我們如何很有效率地挣錢，有我們的图书館来麻醉那些少数还沒有被你們釀酒坊麻醉过的有些想像力的人們，还有我們重修过的圓塔来卖六个便士的門票，再加上飲食部啦，丢一个銅錢到自动机里去就可以看到的电影啦，使这地方可以吸引游客来；然后，你們英国和美国的股东当然就把我們替他們挣的錢拿去，很有效率地花去打猎、动手术割毒瘤、割盲腸炎，去大吃大喝、去賭博，剩下来的錢你們又花去进行新的土地开拓計划。这个世界在做效率的迷梦，已經做了四百年之久啦；末日

还沒有到来，但是末日是終于要到来的。

博饒本 （郑重其事地）不錯，克干先生，一点儿也不錯，而且說的非常动听。我因此想起了一位大人物，罗斯金。請你相信，我同情你，贊成你。劳倫斯，你别嗤笑我，多年前我就讀过很多雪萊的作品。让咱們不要辜負咱們青年时代的梦想吧。（他随意走上山坡，一路吸着雪茄烟。）

克干 杜依尔先生，我請問你：这种英国人的作風比起咱們爱尔兰人的作風，是否更有效率呢？博饒本先生花費精力去贊賞大人物的思想，不大有效率。但去滿足那些卑鄙齷齪、唯利是图者的貪婪，却很有效率。我們花精力，很有效率地去嘲笑那英国人，但是自己什么事也沒有做。这两种人誰有資格責备誰呢？

博饒本 （从山上走回来，走到克干的右边）不过你知道，总要做些事才成。

克干 对，我們停止做事就停止生活，不过我們做什么呢？

博饒本 做我們手边应做的事呀。

克干 那就是办高尔夫球場、开大旅館、勾引些游手好閑的人到这个国家来，而这个国家的工人却有成千成万都离乡别井，跑到外国去了，因为这是饥餓貧穷的国家，是愚昧无知、深受压迫的国家。

博饒本 但是，管他媽的，那些游手好閑的人会把錢从英国带到爱尔兰来。

克干 就像許多世紀以来，我們这里游手好閑的人把錢从爱尔兰带到英国去一样。可是这挽救了英国没有？英国貧

劳和堕落的情形之駭人听聞，是我們梦想不到的。从前我到英国的时候，我是恨英国，現在我却怜憫英国了。（博饒本万想不到一个爱尔兰人也配怜憫英国，但是劳倫斯既然很气憤地插嘴說話，他就又上山抽烟去了。）

劳倫斯　你那种怜憫对英国有屁大用处！

克千　杜依尔先生，在天堂的那本賬簿上，一顆洗淨仇恨的心，比起英国化的爱尔兰人和格萊斯敦化的英国人合开的土地开拓联营公司，价值也許还要高一点。

劳倫斯　哦，在天堂上，当然罗！我从来沒有到过天堂，你可以告訴我它在哪里嗎？

克千　地獄在哪里，你今天早上能說出来嗎？可是現在你知道了，地獄就在此地。別愁找不到天堂，也許它并不比地獄更远。

劳倫斯　（諷刺地）就在这块你所謂圣地上，是不是？

克千　（非常激昂地）对，也許就在被你这样爱尔兰人弄成笑柄的这块圣地上。

博饒本　（来到两人中間）当心呀！你們馬上就要吵起来了。哎，你們这些爱尔兰人，你們这些爱尔兰人！老是嘮叨个不休，是不是？（劳倫斯聳了聳肩，有些覚得可笑，也有些不耐煩，走到山上去，但是馬上又踱回来，走到克千的右边。博饒本用說知心話的样子向克千补了一句）克千先生，紧靠着英国人吧，英国人在这里声名固然不好，但是你是个爱尔兰人他至少还能原諒呀。

克千　先生，你在向我談英国人和爱尔兰人的时候，你忘記了我是个天主教徒。我的国家既不是爱尔兰，也不是英

国，而是天主教会的整个的广大領域。对于我来說，只有两个国家：天堂和地獄，人的情况也只有两种：得救和造孽。你們两人一个是英国人，在愚蠢中又那么聰明；一个是爱尔兰人，在聰明中又那么愚蠢。我在这里站在你們两人中間，实在很愚昧，不能断定你們之中誰的罪孽更深重，可是我如果对你們不是一样地开誠布公，我就对不起我的使命。

劳倫斯　无論是对他还是对我，你这种話都很放肆，克干先生，我們毫不稀罕你的贊成不贊成。你想想看，你这番荒唐話对于負有重要实际任务的人們有什么用处呢？

博饒本　我却不贊成你这話，劳倫斯。我以为克干先生說的那些話应該时常有人說說，可以把社会的道德風气維持住。你知道，在宗教問題上，我也有資格有自己的想法；事实上我很乐意承认我有一点是——有一点是——嗯，我也不怕人知道——我有一点是个唯一神格論者①；但是英国国教里面如果有几个像克干先生这样的人，我就一定会参加国教。

克干　你这話太恭維我啦，先生。（向劳倫斯，带着神父的謙虛）杜依尔先生，是我的过錯，无意中惹起你討厌我，請你原諒。

劳倫斯　（不受影响，仍怀敌意）我沒有跟你讲礼貌，你也不必跟我

① 唯一神格論和三位一体論相对立。基督教中关于神格問題有两說，一說以为神格是父上帝、子耶穌和圣灵的統一，即三位一体說；另一說以为神（上帝）只有一体，即唯一神格論。英国国教承认三位一体說，博饒本采取唯一神格論，則違反英国国教的教义，所以吞吐其詞。

讲礼貌。在爱尔兰，好礼貌和好言語都是不值錢的，你把它們留着款待我的这位朋友吧，他还可以受受这些玩艺儿的騙。我却知道它們的价值。

克干　你是說，你不知道它們的价值。

劳倫斯　（生气）我說的是什么就是什么。

克干　（很安詳地轉向博饒本）博饒本先生，你看，我向我本国人說教，結果反而使他們的心腸更硬，地獄的門比我的力量更大。我要和你告別了。我还是一个人在圓塔那里梦想天国，比較好些。（他上山去了。）

劳倫斯　对，对，你就是那样，梦想，梦想，一輩子梦想！

克干　（站住，最后一次回头看他們）每一个梦想都是一个預言，每一句笑話都是一个預兆。

博饒本　（若有所思）我小时候有一次梦見到了天堂。（另外两个人都瞪眼看他）天堂是一种淺藍緞子似的地方，我們教区里那些虔誠的老太婆全坐在那里，好像在做礼拜似的；大厅另一头有一間书房，里面有一个威風凜凜的家伙。我幷不欢喜那地方，說老实話。你梦想的天堂是什么样儿呢？

克干　我梦想的天堂是一个国家，里面政权就是教会，教会就是人民，三位一体，一体三位①。它是一个共和国，里面工作就是游戏，游戏就是生活，三位一体，一体三位。它是一座大庙宇，里面祭司就是礼拜者，礼拜者就是受礼拜

① "三位一体，一体三位"，参看第236頁注。克干的看法多少代表蕭伯納自己的看法。他认識英国人侵略爱尔兰的意图，看出資本主义的末路，对于未来理想世界存着一些空洞的幻想。

者，三位一体，一体三位。它也是一种神格，里面一切生命都有人性，而一切人都有神性，三位一体，一体三位。总而言之，它是一个瘋人的梦想。（他上山走了。）

博饒本　（亲热地望着克干）他这老家伙是个主張政教一体的保守党！他是一个角色，在这地方是能吸引人的。眞的，他几乎比得上罗斯金和卡莱尔①。

劳倫斯　是，他們說了那么多的話，有屁大用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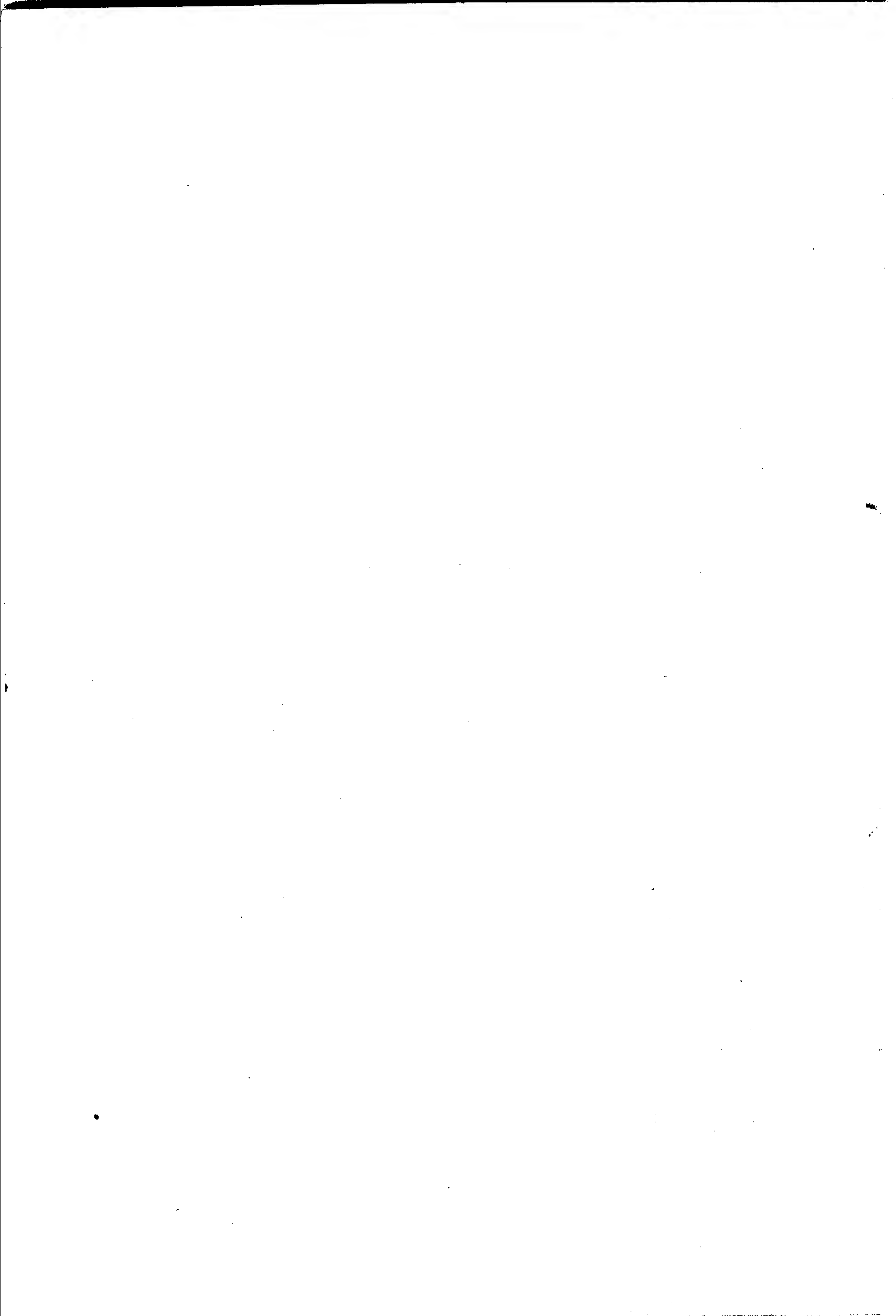
博饒本　啐！啐！劳倫斯！他們启发了我的思想，大大地提高了我的風度。說眞話，我感觉到克干先生的益处，他使我自觉有了长进，有了很显著的长进。（眞正激昂起来）我現在比过去更相信，我把我这一生投到爱尔兰的事业里去，是正确的。跟我来，劳倫斯，帮助我来选擇修建大旅館的地基。

① 罗斯金和卡莱尔两人都是十九世紀中叶英国改良派的思想家，一方面批評当时政治、經济和文化的弊病，一方面所提出的挽救办法却是开倒車“回到中世紀”。这两人都是蕭伯納所瞧不起的，所以这句話諷刺意味很深。他对于未来世界的理想竟被博饒本看作与罗斯金和卡莱尔两人的相同。

巴 巴 娜 少 校

(1905)

林 浩 庄 譯



第 一 幕

一九〇六年一月某晚，飯后，在薄丽托瑪·安德謝夫夫人①威尔頓·克雷新街②住宅的书房里。室中央有一張寬大、舒适、深色皮面的长靠椅。如果有人坐在椅上(这时无人)，就可看見他的右边是薄丽托瑪夫人的写字台，夫人正伏案忙于书写；他的背后靠左边是一張較小的写字台；門也在背后，靠夫人坐的那边；左边正冲着他有一面带窗座的窗戶。窗戶附近放着一把扶手椅。

薄丽托瑪夫人年在五十上下，衣飾华貴，但对穿著漫不經心；富有教养，但举止言談，全然置自己的教养于不顾；彬彬有礼，但說話直率得惊人，与人交談时，对于对方的意見，常等閑視之；和藹可亲，而又一意孤行，頤指气使，动輒暴跳如雷，令人几乎无法容忍。此外，她还是上层社会家庭主妇十足的典型。在别人看来，一向是个頑皮孩子，但是到了她自己儿女成行，却又对儿女叱責不休，归終走上持家度日的道路，具备了充分的办事能力和丰富的处世經驗；家庭和阶級出身的局限性，对她产生了非常奇特的影响，由她看来，宇宙无非是威尔頓·克雷新街上的一座闊公館，不

① 英俗：公、侯、伯爵的女儿，嫁后覲"夫人"尊称，和她的本名联用，与丈夫无关。此人的父亲是伯爵。

② 在倫敦海德公园附近，貴族住宅区。

过，在这个看法之下，她治理宇宙的一角——她自己那个小小王国——倒眞是指揮如意，說到家里藏什么书，壁間挂什么画，夹中擱什么乐譜，报紙上看什么文章，也还見地豁达，不拘一格。

夫人的儿子斯泰芬进屋来，一位不到二十五岁、一本正經的青年。他自命不凡，然对母亲仍有些畏惧，这倒不是由于他性格儒弱，而是由于童年养成的习慣和未婚男子的羞怯心情。

斯泰芬　有什么事嗎？

薄丽托瑪夫人　馬上跟你談，斯泰芬。

斯泰芬恭順地走过去坐在长椅上，拿起自由党周刊《演說家》杂志来看。

薄丽托瑪夫人　先别看书啊，斯泰芬。这回談話，我要你特别注意。

斯泰芬　我只是在等着您的时候，才——

薄丽托瑪夫人　不必找托辞儿吧，斯泰芬。（斯泰芬放下《演說家》周刊）好啦！（她写完了，站起来，走到长椅旁）我看我并沒有叫你等得太久。

斯泰芬　沒有沒有，媽媽。

薄丽托瑪夫人　把靠墊儿給我拿过来。（斯泰芬从写字台前的椅子上取来靠墊，夫人在长椅上就坐时，給她放好）坐下吧。（他坐下，摸索領带，神情不安）不要摆弄領带，斯泰芬，領带沒有問題。

斯泰芬　請您原諒。（他撇开領带，又摆弄起表鏈来。）

薄丽托瑪夫人　現在你是不是注意听着啦，斯泰芬？

斯泰芬　当然娄，媽媽。

薄丽托瑪夫人　不行，别說什么“当然”。我今天要你特别注意，不能再像平常那样，认为注意听我讲話是理所当然的。斯泰芬，我要郑重其事地跟你談談，希望你别再玩儿那个表鏈儿。

斯泰芬　（急忙丢开表鏈）是我招您生气了吧，媽媽？要是的話，我可决不是故意的。

薄丽托瑪夫人　（惊訝地）瞎說！（有些懊悔）傻孩子，你当是媽媽跟你生气了嗎？

斯泰芬　那么，媽，到底是什么事呢？您鬧得我怪耽心的。

薄丽托瑪夫人　（挺直身子对着斯泰芬，其势洶洶）斯泰芬，我能不能問問你，你打算到什么时候，才肯认識到自己已經是长大成人，而你娘不过是个妇女呢？

斯泰芬　（吃惊）不过是个……

薄丽托瑪夫人　不要重复我的話，这是个頂討人嫌的毛病。斯泰芬，你得学着立身处世才行啊。这一副家务担子，我一个人实在再也挑不了啦。你得給我出个主意，你得負起这份儿責任。

斯泰芬　我！

薄丽托瑪夫人　不錯，当然是你。去年六月，你滿了二十四岁。你上过哈罗中学①，劍桥大学，到过印度，到过日本。哼，不用說，你一定是有知識有学問的啦，除非是你沒臉沒皮，白混了这么多年。得啦，給我出个主意吧。

① 英国两个最著名的私立中学之一，非豪富子弟莫入。

斯泰芬　(甚为迷惘)您知道我从来沒管过家里的……

薄丽托瑪夫人　不錯，我想也沒有过。我并不是要你点菜派飯啊。

斯泰芬　我是說家里的問題。

薄丽托瑪夫人　那么，現在你可非管不可啦。家里的問題，越来越鬧得我沒法儿办啦。

斯泰芬　(为难地)有时候我想或者我应当管管，可是，說眞的，媽，这些事我知道得太少啦。知道的那点儿，又那么叫人难受！……有些事我簡直沒法儿跟您提——(他住了口，現出羞愧的样子。)

薄丽托瑪夫人　我想你指的是你父亲吧。

斯泰芬　(声音小的几乎听不見)是的。

薄丽托瑪夫人　好孩子，咱們不能一輩子也不提他呀。我沒有要你提这个問題的时候，你不提当然是很对的，可是如今你大啦，可以参預我的机密了，为了你妹妹們的事，也能帮我跟你父亲办办交涉了。

斯泰芬　妹妹們并沒有問題，都訂婚啦。

薄丽托瑪夫人　(心滿意足地)可不是么。我給莎拉做了一門子挺美滿的亲事。查尔士·劳迈克斯一到三十五岁，就是百万富翁。可是，那是十年以后的事；十年以內，依照他父亲遺囑的規定，遺产代管人每年至多只許給他八百金鎊。

斯泰芬　但是遺囑也規定了：如果他能靠自己的努力掙了錢，掙多少，代管人就可以在八百鎊以外多給他多少。

薄丽托瑪夫人　查尔士·劳迈克斯自己的努力大半要减少他的收入，增加怕不容易吧。往后这十年，莎拉每年至少要另找八百鎊才行。即便这样，他們夫妇仍然要穷得像教堂里的耗子似的①。巴巴娜怎么样呢？早先我想，你們几个的前途，要数巴巴娜最光明。可是她如今干了些什么呀？参加了救世軍，辞掉了使女，一星期过一鎊錢的日子；有一天傍晚回家，領回个希腊文教授来，是她在大街上交的朋友，那人因为沒死沒活地爱上了她，假装是个救世軍，在大庭广众之下，真还替她崩楞崩楞的敲大鼓哪②。

斯泰芬　我听說他們訂了婚，的确有点惊訝。柯森斯是个挺好的小伙子，誰也想不到他在澳洲出生的③，不过——

薄丽托瑪夫人　噢，阿道弗斯·柯森斯一定会是个很好的丈夫。說到底，誰还能对希腊文說一个不字儿呢。一个人一会希腊文，立刻就挂上有身分、有学問的招牌啦。再說咱們家的人，謝天謝地，都不是猪头猪脑、頑固不化的保守党，咱們是自由党，一心爱自由。势利眼的人爱說什么，只好由他們說去，反正巴巴娜得嫁給媽媽我喜欢的人，不能嫁給他們喜欢的人。

---

① 英美的习慣說法。教堂里沒有仓庫，也不做飯，耗子沒有食物可偸。

② 一八七八年英人蒲士所創的宗教团体，內部組織完全模仿軍队，工作人員用軍銜。本剧主人公巴巴娜以少女称少校，实即"救世軍"中中級工作者。"救世軍"多在街头宣讲，带有鼓、号以吸引群众。

③ 英国貴族对澳洲人是歧視的。

斯泰芬 我当然只是想到了柯森斯的收入方面。不过，看起来他还不像个爱花錢的人。

薄丽托瑪夫人 靠不住啊，斯泰芬。我了解像阿道弗斯·柯森斯这种沉靜、朴素、文雅、有詩意的人，样样东西全得是最好的才能使他們称心如意！这种人比胡乱花錢的那种人花的更多。胡花的人，風格趣味低，手头儿上也必然小里小器的。所以，巴巴娜一年至少得要两千鎊，再少不行的。你看，这就多出来两个家庭要开銷。再說，亲爱的，不久你也該結婚啦。我不贊成如今时兴的晚結婚，当光棍儿跟女人胡搞。現在我正給你进行着哪。

斯泰芬 媽，您多費心啦。不过，我自己进行也許更好点儿吧。

薄丽托瑪夫人 廢話！你这样小小的年紀，哪里能够自己說亲事啊。一个无名无姓的小家子姑娘，光是长得漂亮，一下子就会叫你上当。我当然不是說不跟你商量，这你也知道的。（斯泰芬閉上嘴，不作声）别生气吧，斯泰芬。

斯泰芬 我并沒生气呀，媽媽。可是这些事跟……跟……跟我爸爸有什么关系？

薄丽托瑪夫人 亲爱的斯泰芬，这笔錢从哪儿出呀？咱們娘儿几个在一块儿过，你和你妹妹們靠我的收入生活，那是沒什么困难的；但是維持四个分居另过的家庭，我可沒那分儿力量啊。你知道你外祖父有多么穷。現在他老人家一年的收入，仅仅七千鎊了。說眞的，老人家如果不是斯梯文治伯爵的話，就不得不謝絕交际应酬了。他是一点儿也不能照顾咱們的。他說；一个大闊佬金銀堆成山，儿

女反要他来养活，眞眞岂有此理。这話倒也难怪他呀。你瞧，斯泰芬，你父亲的財，一定发得沒有边儿啦，因为世界上这儿那儿，老是有人在打仗。

斯泰芬　这事儿您不提，我倒也知道。我长了这么大，哪时候打开报紙，十有九回能看見咱們家的大名。安德謝夫水雷！安德謝夫速射炮！安德謝夫十寸炮！安德謝夫出沒式的碉堡炮！安德謝夫潜水艇！現在又来了安德謝夫作战飞艇啦！在哈罗中学，人家管我叫“超級大炮少爷”。到劍桥，还是这个外号儿。皇家学院有个坏小子，总是想法儿叫人热心宗教，您第一回送給我过生日的那本《圣經》，就是他給糟蹋了。他在我的名字底下写了这么两行字：“杀人放火专业商人安德謝夫—拉莎罗斯公司的小老板兼继承人。住址：基督教世界和犹太人老家”。这还不算什么哪，因为我父亲卖大炮发了大財，人家到处巴結我的那股子肉麻勁儿，比这个更叫人难受。

薄丽托瑪夫人　还不光是卖大炮啦，拉莎罗斯以賒銷大炮为名，暗地里还借款給人家去进行战爭呢。你明白吧，斯泰芬，丢尽了人啦。安德魯·安德謝夫和拉莎罗斯这俩人，簡直把整个欧洲攥在他們手心里。这說明像你父亲那种行为为什么就能行得通。法律是管不着他的。你想想看，俾斯麦，或者格萊斯敦，荻斯瑞利①这几位一品当朝

① 俾斯麦(1815—1898)，德国的“鉄血宰相”。格萊斯敦(1809—1898)，英国自由党党魁，四次任首相。荻斯瑞利（1804—1881），英国保守党党魁，两次任首相。

的宰相，如果也像你父亲似的一輩子公然不顾一切社会責任和道德責任，能不能行得通？宰相老爷們哪，压根儿就不敢。我要求过格萊斯敦，要求过《泰晤士报》，要求过宮廷御侍大臣管管你父亲这档子事，可是那簡直像要求他們对土耳其皇帝宣战一样，他們是不肯干的。这些人都說他們管不着他，我看是根本沒有那份儿胆量啊。

斯泰芬　这些人有什么办法呢？实际上他并沒有犯法呀。

薄丽托瑪夫人　怎么着，沒犯法?！他沒有一时不犯法。他一出娘胎就犯了法，他爹娘沒結婚就把他生出来了。

斯泰芬　哎喲，媽呀，眞的嗎？

薄丽托瑪夫人　当然眞的。我們俩分居就是为了这个。

斯泰芬　那么他和您結婚的时候，把这事瞞着您哪！

薄丽托瑪夫人　（儿子这样的推測，有些出其不意）噢，不是的。說句公道話，那样的事儿他倒沒有干。再說，你父亲有四个字儿的箴言："恬不知耻"，他这点事儿，早就无人不知啦。

斯泰芬　可是您剛才說您跟他分居就是为了这个呀。

薄丽托瑪夫人　是呀，原来他自己是个私生子还嫌不够，他更想剝夺你的继承权，照样再找一个私生子来继承他。这叫我怎么容忍得了哇。

斯泰芬　您的意思是不是說为了……为了……为了……

薄丽托瑪夫人　別結巴，斯泰芬，口齿清楚点儿。

斯泰芬　可是，媽呀，竟要跟您談这种事儿，多难受哇！

薄丽托瑪夫人　談起这种事儿，我也不是好受的；特别是看到你还是这样幼稚不懂事，定要摆出那么一副心慌意乱的

神气来叫人加倍的难受。斯泰芬，发現了世界上有坏人，只有中等阶級的人才傻楞着，沒办法，干害怕；咱們这个阶級的人，要决定办法对付坏人才行，碰上什么事儿，也不許着慌。好啦，你有什么問題，大大方方地問吧。

斯泰芬　媽，您难道不为我着想嗎？哎呀天哪，我求求您，要么您就照您一貫的办法，拿我当孩子，什么事也不必跟我說；不然呢，您就一点也别留，一五一十地都告訴我，我听了以后竭力不着慌就是啦。

薄丽托瑪夫人　喲，拿你当孩子！你这話是什么意思？說这种話，眞是太忘恩負义啦，你們兄妹儿个誰我也沒拿他当孩子待过，这你是知道的。我向来是拿你們当伴侶，当朋友。你們爱做什么，爱說什么，只要碰巧也是我贊成的，哪一回不是完全随你們的便。

斯泰芬　（十分窘急）我看母亲是十全十美的母亲，我們兄妹都是不成器的儿女，不过，这一回求您先别管我怎么样，快把我爸爸想撇开我另找个儿子这档子鬼事，对我說个明白。

薄丽托瑪夫人　什么，另找个儿子！我沒說过这类話，作梦也沒梦到过这样的事。你瞧，我說着話你胡乱插嘴，才出了这个岔子！

斯泰芬　可是剛才您說……

薄丽托瑪夫人　（打断了斯泰芬的話）斯泰芬，乖乖儿的，耐心听媽媽跟你讲：安德謝夫家头一代的祖宗，是倫敦圣安德魯·安德謝夫教区的一个私生子，这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在詹姆士一世的朝代。这个孩子給一个制造盔甲枪炮的人

抱回家去做了义子，日后就继承了他的軍火生意。这个私生子，由于有个报恩的念头，或是因为起过誓許过願等等的，后来也收养了一个私生子，最后也把生意留給了他。这第二个私生子，又依样画葫芦，再收养一个私生子作继承人。从此以后，軍火生意就始終是傳給一个收养的私生子，名字也全都叫安德魯·安德謝夫。

斯泰芬　那么，这些人都沒有結婚嗎？都沒有嫡生合法的儿子嗎？

薄丽托瑪夫人　啊，結婚啦，都像你父亲似的結了婚。他們有的是錢給亲生的儿女买田置地，让孩子們丰衣足食，可是談到继承他們的軍火事业，就非得收养一个别人的私生子来加以訓练不可。当然娄，他們为这事个个和太太吵得一塌糊塗。你父亲就是这么給人家收养的。他借口他有責任維持祖傳的老規矩，也要认个义子来继承他的事业。我当然受不了这一套。早年間，安德謝夫家的人，只能够門当戶对，要上个他們本阶級的姑娘；那种身分的女人生的儿子不配管理大产业，不許他們继承，或者还有些道理。可是輪到我生的儿子，居然也要一笔抹煞，那就太沒有道理了。

斯泰芬　(躊躇地)管理大炮工厂，我恐怕不是把好手。

薄丽托瑪夫人　糊塗！你出錢雇个經理，还不容易嘛。

斯泰芬　我爸爸分明觉得我沒有多大才干。

薄丽托瑪夫人　别胡扯啦，孩子。那时候你不过是个小娃娃，要不要你继承，跟你的才干有什么相干哪。你父亲这样

干，是按照他的原則办事，正像他无論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是按着原則办的。你外祖父为你的事規劝他，他居然当着老爷子的面說：历史上只有两个成功的組織制度，一个是安德謝夫公司，另一个是安唐乃恩王朝治下的罗馬帝国，那是因为安唐乃恩历代的皇帝，都是把天下傳給义子①。咳，这样的胡說八道哇！我看我們斯梯文治家里的人，并不次于安唐乃恩的龙子龙孙，你呢，正好是斯梯文治血統的金枝玉叶。不过，你父亲这样的說話法儿，倒完全是他的本来面目，从这上头你可以了解他的为人了。他替胡鬧的事、缺德的事辯护起来，永远来得那么聪明伶俐，叫人无言答对；可是要叫他順情順理、正正派派的，他就总是那么彆彆扭扭，愁眉苦臉的。

斯泰芬　这样說，是为了我而拆散了爹娘的共同生活啦，媽，我眞过意不去。

薄丽托瑪夫人　嗯，好孩子，你的問題以外，我和你父亲中間还有別的隔閡啦。我实在沒法儿忍受一个不讲道德的人。我想我还不是个伪君子。你父亲要光是做些坏事，我何至于不諒解他，咱們誰也不是尽善尽美的人。可是他并不是眞就做了坏事，而是嘴里說坏話，心里想坏事，可怕就可怕在这上头了。坏事可以說是成了他的宗教信仰。

---

① 公元九六年至一九二年間，罗馬帝国六代皇帝，称为“安唐乃恩王朝”。第四代名安唐乃努斯，在位时国内外較安靜，五六两代在本名上都加了安唐乃努斯一字，历史家就把六代都叫做安唐乃恩皇帝。前四代傳位給义子，第五代实是傳給亲子的。

你看，哪怕一个人淨做不道德的事，只要他能滿口讲道德說仁义，那就是他承认了錯誤，人們也就原諒他；反过来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你父亲尽管做仁义道德的事，只要他讲不道德不仁义的話，我就不能原諒他。这些年来如果他在家里住，你們个个都会长成无原則、分不淸是非的孩子。你知道，亲爱的，早先你父亲有些地方是非常招人喜欢的；小孩儿們都不討厌他，他就利用了这一点儿，敎給孩子們些頂坏的思想，弄得他們不听大人管敎。按說，我自已也幷非是不喜欢这个人，不喜欢是談不到的，可是两个人要是在道德观念方面意見不同，那是无法調和的。

斯泰芬　媽，这些話我簡直地莫名其妙。在主張上，甚至在宗敎上，人和人之間可以有不同的意見，可是在是非問題上，他們怎么能够有不同的意見呢？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一个人要是不能分淸这一点儿，那他不是个渾虫，就是个坏蛋，再也沒有可說的。

薄丽托瑪夫人　（受了感动）嗳，眞不愧为媽媽的好儿子！（輕輕拍了拍斯泰芬的臉）这个是非問題，你父亲是向来不能回答的，他常常哈哈大笑一陣，說几句甜蜜蜜的廢話作掩护，混过去算完事。好啦，你旣然了解了家里的情况，你說我該怎么办呢？

斯泰芬　嗯，您想要怎么办呢？

薄丽托瑪夫人　我要想法儿拿到这笔錢才行。

斯泰芬　咱們可不能向我父亲要錢。我宁可到个穷地方去

住，像白福德广場、甚至海姆斯泰那样的地方，也不要他一个錢。

薄丽托瑪夫人　可是，斯泰芬，咱們現在用的錢，到底是从你父亲那儿来的呀。

斯泰芬　(大吃一惊)这我可从来不知道。

薄丽托瑪夫人　你当然不会以为你外祖父会有什么给我吧。我娘家不能什么东西都給你們啊。我們給了你們社会地位，你父亲也該給你們点儿什么吧。就这样，我看他还太便宜啦。

斯泰芬　(伤心地)这么說，我們的生活得完全靠他和他的大炮啦！

薄丽托瑪夫人　絕对不是。他給我們錢是規定好了的，可是規定的数目他早已給了。所以，現在的問題不是要不要他錢的問題，而是要多少的問題。要是为我自己，我就不再跟他要了。

斯泰芬　我也不要。

薄丽托瑪夫人　可是莎拉要，巴巴娜也要哇。这就是說，她們嫁了查尔士·劳迈克斯和阿道弗斯·柯森斯这两位，花費就得增多，我看我只好把自尊心揣起来，去求你父亲了。斯泰芬，你也劝我这么办，是不是？

斯泰芬　我不劝。

薄丽托瑪夫人　(严厉地)斯泰芬！

斯泰芬　当然，要是您拿定主意要——

薄丽托瑪夫人　我并沒拿定主意。我是征求你的意見，净等

着听听你的。我不能把責任全擱在我一个人身上。

斯泰芬 （頑强地）我死也不再向他要一个錢。

薄丽托瑪夫人 （无可奈何地）你的意思是説，得让我去向他要，好啦，斯泰芬，就照你的意思办吧。告訴你一句話，你一定喜欢听：你外祖父也贊成这么办哪。不过他老人家觉得，我应当把你父亲請到家里来看看你两个妹妹，不管怎样，他总会有点儿父女之情啊。

斯泰芬 把他請到家里来！！！

薄丽托瑪夫人 别淨学我説話，斯泰芬。不請到家里来請到哪儿去呀？

斯泰芬 我根本沒想到您会請他。

薄丽托瑪夫人 别开玩笑，斯泰芬。得啦，你认为是需要你父亲来一趟的，不是嗎？

斯泰芬 （勉强地）要是小姐們不找他要錢就沒法儿办，也只好如此吧。

薄丽托瑪夫人 謝謝你，斯泰芬。我早就知道把事情給你解釋清楚了，你会給我出个好主意的。我已經請你父亲今天晚上就来啦。（斯泰芬从座上一跃而起）别乱蹦，我看着心里乱得慌。

斯泰芬 （惊慌万状）您説我父亲今天晚上就来——这会儿随时可以来到？

薄丽托瑪夫人 （看自己的表）我告訴他九点来。（斯泰芬吓得喘不过气来。夫人站起）你按一下鈴吧。（斯泰芬走到小写字台前，按了按上头的电鈕，随即坐在写字台旁，胳膊肘支在桌上，两手抱着头，任凭他媽媽

摆布，不知所措）到九点还有十分钟，我得嘱咐嘱咐小姐們。我今天叫查尔士·劳迈克斯和阿道弗斯来吃飯，就是为的叫他們也在家里，要是你父亲妄想这两位有本事养活老婆的話，他最好亲眼看看他們。（男僕莫里生进屋来，薄丽托瑪夫人走到长椅后和他讲話）莫里生，到楼上客厅里叫他們馬上都到这儿来。（莫里生退出，薄丽托瑪夫人轉向斯泰芬）斯泰芬，好好儿記住，我需要你以你的身份地位尽可能的支持我。（斯泰芬站起来，母亲如此依重，他想大可趁此恢复一点儿失去的权力和身份）給我一把椅子，好孩子。（斯泰芬把靠墙的椅子拖到小写字台近处夫人站着的地方，夫人就坐。他自己走到扶手椅前，一屁股坐了下来）我不知道巴巴娜的意見怎么样。自从她做了救世軍少校，就越来越任性，对人发号施令，有时候連我都有点儿怕她。这哪里像个大家小姐的样子；我眞不知道她打哪儿学来的这一套。可不管怎样，我，她是吓唬不住的；不过，在你父亲进門以前，不让她知道也好，叫她沒有工夫考虑拒絕見他，或是无事生非地吵鬧。斯泰芬，别显得那么紧張啊，这样只会引着巴巴娜打麻煩的。天哪，我自己已經够紧張的了，可是我不露出来。

莎拉和她的情人查尔士·劳迈克斯、巴巴娜和她的情人阿道弗斯·柯森斯，四人一同进来。莎拉身材苗条，神色不耐煩，一幅世俗相。巴巴娜比莎拉体格壮，兴致高，精神也飽滿得多。莎拉打扮时髦，巴巴娜穿救世軍服。劳迈克斯，一位倫敦游手好閑的青年，和許多沒事干的大少爷一模一样。一种輕佻的幽默感成了他的病，在最不宜笑的时候，他却要一陣陣发出强忍不住的笑声。柯森斯是一位戴眼鏡的学者，身体瘦弱，头发稀薄，語声悅耳；他也有劳迈克斯的毛病，病状則較为复杂：他的幽默感比較深刻，也比較細

緻，但里面又羼杂着一种大得可怕的脾气。他一方面生性仁慈，有崇高的良心，另一方面却时常感到冲动，要狠毒地笑罵人，暴烈地发脾气；这个矛盾在他心中斗爭了半生，經常害得他忐忑不安，显然損坏了他的健康。他的本性是異常地不妥协、不动摇、不随和、不容人的；然又全靠意志力量的抑制，他不但在表面上显得，而且在实际上也眞是能体諒人，温存和藹，遇事耐心解說，甚至謙恭柔順，常是責己恕人。他有时可能动手杀人，但絕对做不出殘忍或粗野的事来。在某种本能的驅使下，他固执地非和巴巴娜結婚不可，但在另一方面，这种本能对他却又施以无情的捉弄，使他看破了爱情的虛幻，而生索然之感。劳迈克斯喜欢莎拉，认为同她結婚倒是件称心乐事，所以也就听任薄丽托瑪夫人給他們做結婚安排。

四个人看来都像是在客厅里玩得挺痛快似地。两位姑娘先进屋来，把情人們留在門外。莎拉走到长椅前，巴巴娜跟着进来，站在門口。

巴巴娜　要不要查利和道利进来？

薄丽托瑪夫人　（强烈地）巴巴娜，我不許管查尔士叫查利。这种野話簡直叫我头痛。

巴巴娜　沒关系，媽媽。叫查利，如今不算野啦。让他們进来嗎？

薄丽托瑪夫人　进来行，可是到这儿得規規矩矩的。

巴巴娜　（隔門喊）道利，来，要放規矩点儿。

巴巴娜走到母亲的写字台旁边。柯森斯微笑着进来，躡躡蹓蹓向着薄丽托瑪夫人走过来。

莎拉　（喊）查利，进来。（劳迈克斯进来，强忍不笑，但臉上板不住，茫然地站在莎拉和巴巴娜中間。）

薄丽托瑪夫人　（严峻地）都坐下吧。（各自就坐。柯森斯走到窗前坐在窗座上，劳迈克斯在一把椅子上，巴巴娜在写字台旁边，莎拉在长椅上坐

下）阿道弗斯，我絲毫也不明白你笑的是什么。查尔士·劳迈克斯不用說啦，你也这样傻笑，我眞想不到。

柯森斯 （用異常柔和的声音）因为巴巴娜教我唱《西海姆救世軍进行曲》啦。

薄丽托瑪夫人 我看不出那有什么好笑的；何况，你要是眞心信救世軍，更不該笑。

柯森斯 （和顏悅色地）您沒在場，的确是可笑。

劳迈克斯 嘿，太絕啦。

薄丽托瑪夫人 查尔士你老实点儿。孩子們，听我告訴你們，父亲今天晚上要到家里来啦。（大家一楞，劳迈克斯、巴巴娜站起来；莎拉有点害怕，巴巴娜覺着挺有意思，倒要看看是怎么回事。）

劳迈克斯 （表示異議）噢，我說哪！

薄丽托瑪夫人 查尔士，沒有人請你說什么。

莎拉 您不是跟我們开玩笑吧，媽媽？

薄丽托瑪夫人 当然不是开玩笑。請你父亲来，还是为了你呢，也是为查尔士。（大家无言。莎拉聳聳肩坐下，查尔士显得无地自容，很难为情）巴巴娜，我希望你別反对。

巴巴娜 我！我为什么要反对！我爸爸跟別人一样，也有个灵魂希望得救。就我来說，我很欢迎他来。（她坐在书桌上，用口輕吹《基督教战士进行曲》。）

劳迈克斯 （仍然表示異議）眞个的，这您还不知道？噢，我說哪！

薄丽托瑪夫人 （冷酷地）查尔士，你到底是要說什么呀？

劳迈克斯 您总該承认这有点儿太那个啦吧。

薄丽托瑪夫人 （和藹中含有恫吓意味，轉向柯森斯）阿道弗斯，你是

希腊文教授，能不能把查尔士·劳迈克斯的“太那个”給我們翻成英国官話呀？

柯森斯 （謹慎地）如果我可以这样說的話，薄丽夫人，我看查尔士倒是一下儿說出了我們大家心里的話来。荷馬說到奥托吕科斯，就用了这么一个詞儿，πυkιkὸν δόμον ἐλθεῖν 意思就是“太那个”。

劳迈克斯 （慷慨大度地）您曉得，只要莎拉不反对，我当然沒什么意見。

薄丽托瑪夫人 （其势洶洶）我这儿謝謝你啦。阿道弗斯，你能答应我請我自己的丈夫到我自己的家里来嗎？

柯森斯 （献殷勤）无論什么事，你怎么办，我馬上贊成。

薄丽托瑪夫人 嗤！莎拉，难道你就沒有話說？

莎拉 您是不是說他以后就經常到家里来住啦？

薄丽托瑪夫人 决不是的。他要願意住个一天两天，跟你們多聚聚，那間閑房可以給他住；不过，这也是有限度的。

莎拉 好吧，我看他也不能吃了我們，我不在乎。

劳迈克斯 （暗自嬉笑）不知道老头子会觉得是什么滋味儿。

薄丽托瑪夫人 还不是跟老婆子差不多嗎，沒有問題的，查尔士。

劳迈克斯 （羞愧）我可沒有那个意思……至少……

薄丽托瑪夫人 你沒有想想，張口就說呀，查尔士。你向来是不想的，結果你說話是什么意思都沒有。孩子們，好好儿地听着，你父亲到这儿可是一位生客呀。

劳迈克斯 我看自从莎拉还是个黃毛丫头的时候，老头儿就

沒再見过她。

薄丽托瑪夫人　不錯，那时候莎拉还是个你所說的“黃毛丫头”。查尔士，你这种文雅的措辞、美妙的思想，好像是如影随身，哪时要哪时有哇。所以……啊……(着急地)我忘了剛才要說什么哪。查尔士，就因为你惹得我挖苦了你两句，才找不着話头儿啦。阿道弗斯，劳駕提提，我原来正說什么来着？

柯森斯　您說安德謝夫先生，从儿女还是小娃娃的时候起，就沒再見过他們，那么，今天晚上，他就会从他們的举止言談上，看出您是怎样把他們教育成人的。所以，您要我們一言一动，格外注意，特别是查尔士。

薄丽托瑪夫人　(大加贊賞)一点儿不錯。

劳迈克斯　喂，我說道利，薄丽夫人并沒这么說呀。

薄丽托瑪夫人　(激烈地)查尔士，我是这么說啦。阿道弗斯記的完全不錯。最要紧的就是你得老实点儿。我求你們这一回，我跟你父亲談話的时候，別一对一对钻到两个墻犄角儿里，嗤嗤地傻笑，唧唧喳喳地咬耳朵。

巴巴娜　那行，媽媽，我們一定給您做臉。(她从书桌上下来，坐在椅子上，摆出大家小姐嫻雅端庄的样子。)

薄丽托瑪夫人　記着，查尔士，莎拉要你給她增光，不要你給她丟人。

劳迈克斯　噢，我說哪！我沒有什么准能給人家增光的，这您还不知道嗎。

薄丽托瑪夫人　那么，你想法儿装出点儿来吧。

莫里生惊惶失色，一步闖进屋来，慌乱之情，掩飾不住。

莫里生 夫人，有句話跟您回，可以嗎？

薄丽托瑪夫人 不用廢話！請他进来吧。

莫里生 是是，夫人。（他退出。）

劳迈克斯 莫里生认得他是誰嗎？

薄丽托瑪夫人 当然认得。莫里生跟我們多年啦。

劳迈克斯 莫里生这一下儿可开了窍儿啦，您知道吧。

薄丽托瑪夫人 查尔士，这个时候，你还来說野話气我嗎？

劳迈克斯 可是这事儿来得太特别啦。眞个的……

莫里生 （在門口）这……啊……安德謝夫先生。（慌慌忙忙地退下。）

安德魯·安德謝夫进来。大家站起。薄丽托瑪夫人在室中央长椅后面和他相見。

論外表，安德謝夫身軀稍胖，意态悠閑，垂垂欲老，風度慈祥，有涵养，性格平易可亲近。然看其面容，便知是善于察言观色、深思熟慮、待机而动、眼观四路、耳听八方的人物；胸闊头长，蘊藏着惊人的体力和智力。他待人溫柔和善，就像一个身强力猛的人凭經驗体会到用他那份腕力跟一般人握握手就会伤了人家，因此同他們接触时，不得不小心翼翼；此外，也是由于他年事已高，功成业就，养成了醇厚的气度。处在目前这种难处的場合下，他更有些拘謹。

薄丽托瑪夫人 你好哇，安德魯。

安德謝夫 你好，亲爱的。

薄丽托瑪夫人 你很見老啦。

安德謝夫 （致歉意）可不是老了些。（亲昵地拉起夫人的手）你还是不減当年啊。

薄丽托瑪夫人 （丢开他的手）別瞎說！这全是你的儿女。

安德谢夫 (惊訝)这么一大群嗎？哎呀，慚愧得很，对某些事儿我的記性可坏得厉害啦。(以作父亲的慈爱态度和劳迈克斯握手。)

劳迈克斯 (急促地和安德謝夫握手)您好。

安德谢夫 我看你是我的大儿子。孩子，我眞高兴又見着你。

劳迈克斯 (表示異議)不是不是。喂，您曉得——(毫无办法)噢，我說哪！

薄丽托瑪夫人 (一时惊訝得說不出話来，漸恢复常态)安德魯，你是不是連自己有几个孩子都忘記啦？

安德谢夫 哎……我恐怕我……他們都长了这么大啦……呃。我弄錯了什么，鬧笑話了吧？我不妨坦白地說：我記得只有一个儿子。可是，这些年来，事情变化得很大呀；当然娄……呃……

薄丽托瑪夫人 (断然)安德魯，你說甚么廢話呀，你当然只有一个儿子。

安德谢夫 那么就麻煩你介紹一下吧，亲爱的。

薄丽托瑪夫人 这位是查尔士·劳迈克斯，跟萨拉訂了婚。

安德谢夫 亲爱的先生，剛才太对不起。

劳迈克斯 哪里的話。多領教啦。

薄丽托瑪夫人 这是斯泰芬。

安德谢夫 (鞠躬)斯泰芬先生。久仰久仰。那么(走向柯森斯)你一定是我的儿子了。(拉起柯森斯的两手)你好哇，小朋友？(轉向薄丽托瑪夫人)亲爱的，这孩子长得眞像你。

柯森斯 您抬举了，不敢当不敢当。安德謝夫先生。我姓柯

森斯，和巴巴娜訂了婚。（很明确地指出）这位是巴巴娜·安德謝夫，救世軍少校。这位是莎拉，您的二小姐。这位是斯泰芬·安德謝夫，您的少爷。

安德謝夫　亲爱的斯泰芬，别怪我呀。

斯泰芬　沒什么沒什么。

安德謝夫　柯森斯先生，你給我介紹得这样一清二白，非常感激。（轉向莎拉）巴巴娜，亲爱的……

莎拉　（提醒他）莎拉。

安德謝夫　可不是，莎拉。（父女握手。他走到巴巴娜面前）巴巴娜——这回对了，不是嗎？

巴巴娜　对啦。（父女握手。）

薄丽托瑪夫人　（重新发号施令）你們都坐下。安德魯，請坐吧。

（夫人向前到长椅上坐下。在她的左边，柯森斯也把自己的椅子往前拖了拖。巴巴娜、斯泰芬在原座上坐下，劳迈克斯把自己的椅子让給莎拉，另去拿了一把。）

安德謝夫　謝謝你，亲爱的。

劳迈克斯　（一边搬一把椅子到写字台和长椅中間，請安德謝夫坐，一边閑談式地說）您一下儿弄不大清楚，是不是？

安德謝夫　（接受椅子，但未即坐）我为难的倒不在这上头，劳迈克斯先生。难的是我要是充父亲，怕你們觉得我是一位生客来打攪；要是小心謹愼地作客人呢，又怕作父亲的显着太不亲热。

薄丽托瑪夫人　安德魯，你什么也不用充，也不用作，誠誠懇懇、自自然然的，比什么都好。

安德謝夫　（順从地）不錯，亲爱的，我說也是那样最好。（他舒舒服服地坐下）啊，我来啦，大家有什么要我做的，尽管說。

薄丽托瑪夫人　什么你也不用做，安德魯。你也是家里人，跟我們坐在一块儿享受享受家庭之乐吧。

大家都不好意思，沉默片刻。巴巴娜向劳迈克斯做了个鬼臉，他长时忍着不笑，这一来再也克制不住，憋得难受，咯咯作响。

薄丽托瑪夫人　（认为不成体統）查尔士·劳迈克斯，你要能老实点儿就老实点儿，老实不了，就請出去。

劳迈克斯　实在对不起。薄丽夫人。可是，眞个的，您也知道，我起誓都行！（他坐在长椅上，在薄丽托瑪夫人和安德謝夫中間，显出狼狽不堪的样子。）

巴巴娜　查利，你要笑，为什么不笑哇？笑出来，还可以給你开胸順气哩。

薄丽托瑪夫人　巴巴娜，你受过大家閨秀的教育，也应該让你父亲看着像那么回事儿，不要像个野姑娘似的耍貧嘴呀。

安德謝夫　不用管我，亲爱的。你知道我不是什么上等人，也沒受过教育。

劳迈克斯　（鼓励的口吻）我保險誰也看不出来。您知道，論外表您还挺不錯的。

柯森斯　安德謝夫先生，我劝您学学希腊文。希腊文学者都是特权人物，他們沒有几个人眞懂得希腊文，希腊文以外的东西，他們倒是一概不懂。可是他們的身份地位是无法否认的。会別的語言，只配飯館旅店去跑堂，兜攬生意跑市場。独有希腊文，要是擱在有身份的人身上，就好比

老金店的字号戳子打在金子上一样。

巴巴娜　道利,别說亏心話吧。査利,拿你的手風琴来給我們拉一段儿。

劳迈克斯　(热切地一跃而起,但又打住,带着疑問口气对安德謝夫)也許您不喜欢这玩艺儿吧,嗯?

安德謝夫　我特别喜欢音乐。

劳迈克斯　(喜形于色)是嗎? 那我就去拿。(他上楼去取乐器。)

安德謝夫　巴巴娜,你也会乐器嗎?

巴巴娜　只会搖鈴鐺鼓儿,査利正教我手風琴哪。

安德謝夫　査利也是救世軍嗎?

巴巴娜　不是。他說背叛国教,太不像样子。可是我对他并不絕望,昨天我們在碼头口儿开会,我还把他找了去,叫他托着帽子收捐献哪。

安德謝夫　(对夫人看了看,神情古怪)!!

薄丽托瑪夫人　这不是我造成的,安德魯。巴巴娜这么大啦,要干什么,我管不了啦。她又沒有个父亲指导她。

巴巴娜　噢,她有父亲。救世軍里沒有孤儿。

安德謝夫　你們那儿的父亲儿女很多,經驗也很丰富,是不是?

巴巴娜　(驟然对父亲感兴趣起来,望着他点头)一点儿不錯,您怎么知道这个的呀?

室內听到劳迈克斯在門外試手風琴。

薄丽托瑪夫人　进来,査尔士。快給我們拉一段儿。

劳迈克斯　馬上就拉!(他坐在原座上拉起前奏曲来。)

安德謝夫　等一等，劳迈克斯先生。我对救世軍倒挺有兴趣。他們的口号“血和火”，可能就是我的口号。

劳迈克斯　（大吃一惊）不过，您知道，“血”不是您說的那种血，“火”也不是您那种火呀。

安德謝夫　我那种血能把世界洗干凈，我那种火能把灵魂炼純洁。

巴巴娜　我們的也不差。請您明天到我們貧民收容所——西海姆收容所去看看我們的工作。我們队伍就要开到一里堡会議厅开大会。您先来看看收容所，随后跟我們一块儿去开会，那对您会有很多好处的。您会演奏什么嗎？

安德謝夫　我小的时候，仗着点儿天分跳踢踏舞，在大街上，在小酒店里跳跳挣几个辨士，連先令都挣过。后来，我当了安德謝夫交响乐研究会的会員，吹男高音长喇叭还过得去。

劳迈克斯　（駭然，放下手風琴）噢，我說哪！

巴巴娜　上帝面前多少罪人，都因为跟着救世軍吹长喇叭吹得升了天堂啦。

劳迈克斯　（轉向巴巴娜，仍然很惊訝的样子）对呀，可是大炮生意又怎么交代呢，你难道不知道？（向安德謝夫）您对于升天堂的事儿不太內行吧，是不是？

薄丽托瑪夫人　查尔士！！！

劳迈克斯　哎，可是我說的是至情至理，不对嗎？大炮生意可能是必要的，是这么的，那么的，总而言之：我們沒有大炮就过不了。可是，您知道，干这一行終归是不对的。另一

方面呢，救世軍也許有点瞎扯，——我是信奉国教的——但是你不能否认救世軍也是宗教哇。既是宗教，你就不能反对，是不是？一个人要反对宗教，少說也是个极不道德的人，您不知道嗎？

安德謝夫　劳迈克斯先生，您不大了解我的立場……

劳迈克斯　(急忙地)我这話可不是对您个人說的。

安德謝夫　不錯，不錯，不过还請您考虑一下。您来看，我本是靠杀人伤人发大財的。这会儿我特别地心平气和，因为今天早晨我們兵工厂里試驗大炮，一下儿把二十七个假人打了个粉碎，早先只能打十三个。

劳迈克斯　(寬纵地)您瞧，战爭的破坏性越大，我們消灭战爭就越快啦，不是嗎？

安德謝夫　絕沒有这回事。战爭的破坏性越大，我們就越爱战爭。劳迈克斯先生，不行的；您拿这套老生常談来替我們这个行业洗刷，我謝謝您；可是我根本不觉得我这一行有什么可耻的。我不是那种人，把道德跟事业分得清清楚楚，认为是井水不犯河水。跟我竞爭的同行，把閑錢都花在捐助医院、修盖教堂，或者别的花錢贖罪的勾当上，我呢，把这笔款統統拿去作試驗、作研究，力求改进杀人毁东西的方法，我一向这样干，将来也要这样干。所以您那圣誕节卡片上印着的教訓，像天下太平啦、人間友好啦，对我是沒用的。您的基督教不叫你反抗坏人坏事，反教你給人家“打了左臉再給人右臉”，这是一套让我傾家蕩产的哲学。我的道德观念里头——我的宗教信仰里

头——非有大炮水雷的地位不可。

斯泰芬　（冷淡地——几乎是恼怒地）照您說来，好像世界上有那么十来种道德，七八个宗教，可以随便挑选，而不是眞正的道德只有一种，眞正的宗教只有一个。

安德謝夫　对我来說，眞正的道德倒是只有一种。可是这一种恐怕不是你所要的那一种，因为你并不制造作战飞艇。人人都有他自己的一套眞正道德，不过并不是大家都是一套。

劳迈克斯　（了解不了）能不能請您再說一遍，我沒大听懂。

柯森斯　这很簡单。欧里庇得斯①說的好：这个人的美酒佳肴，就許是那个人的穿腸毒药，这話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同样适用。

安德謝夫　一点儿也不錯。

劳迈克斯　噢，原来是这么回事，对、对、对，实在，实在。

斯泰芬　換句話說，有些人是好人，有些人是坏蛋。

巴巴娜　瞎說，根本就沒有坏蛋。

安德謝夫　眞的嗎？那么有好人沒有？

巴巴娜　也沒有，一个也沒有。人，旣不是好人，也不是坏蛋，都不过是天父的儿女；所以，千万別再你駡我我駡你啦，改得越快越好。您用不着給我讲，什么样的人我都了解。打我手里經过的人多着哪：坏蛋、罪犯、不信上帝的、慈善家、傳教士、州县評議員，各色各样的都有。这些同是犯罪

① 欧里庇得斯（公元前480—406），希腊悲剧作家。

的人，我們也要同样救他們的灵魂。

安德谢夫 請問你救过一个造大炮的嗎？

巴巴娜 那可沒有过。您肯給我試試嗎？

安德谢夫 好的，我願意跟你訂个条件。要是明天我到你們救世軍收容所去看你，后天你肯不肯到我們兵工厂来看我？

巴巴娜 当心啊，說不定結果您会为了救世軍而放棄造大炮。

安德谢夫 你敢保險你不会为了造大炮而放棄救世軍嗎？

巴巴娜 我豁着救世軍賭一下。

安德谢夫 我也豁着大炮賭一下。（一言为定，父女握手）你們收容所在哪儿？

巴巴娜 在西海姆，有十字架做标記，堪宁鎮上誰不知道。您的工厂在哪儿？

安德谢夫 在柏利瓦尔圣安德魯，有一把劍做标記，整个欧洲，誰不知道。

劳迈克斯 还是我拉一段儿吧？

巴巴娜 好。来一段《基督教战士进軍曲》。

劳迈克斯 喝，一上来就帮你奏乐进軍，未免太厉害了，您不觉得嗎？我唱个《安息吧，教友》好吧，調子一样的嘛。

巴巴娜 那个歌儿太凄惨了。查利，你先求救了你的灵魂，那么，教友，你就可以安然去安息，用不着这么大惊小怪的。

薄丽托瑪夫人 眞是的，巴巴娜，你这也宗教，那也宗教，好像別人多么爱听似的。你該有点儿分寸才是。

安德谢夫 我倒沒有什么不爱听的，亲爱的，聪明人眞正关心

的事只有宗教啊。

薄丽托瑪夫人　(看自己的表)那么，你們要是非讲宗教不可，咱們就得正經其事，像个样儿地讲。查尔士，按按鈴，叫人来做禱告。

大家一楞，斯泰芬惊慌地站起来。

劳迈克斯　(站起)噢，我說哪！

安德謝夫　(站起)我恐怕得走了。

薄丽托瑪夫人　安德魯，你不能馬上就走，那太不像話。請坐。底下人看着你走了，作何感想啊？

安德謝夫　亲爱的，我的良心不容許我参加祈禱。我可不可以提个折衷办法？要是巴巴娜肯在客厅里領着我們做个小小的礼拜，請劳迈克斯先生拉手風琴，我就自願参加；要能找个长喇叭来，我还願意帮着吹吹。

薄丽托瑪夫人　别耍笑人啦，安德魯。

安德謝夫　(吃了一惊——对巴巴娜說)我想你不以为我是耍笑人吧，亲爱的。

巴巴娜　不，我当然不会往那上头想。就算您眞是逗着玩玩儿，也沒关系。救世軍里头总有一半人第一次到会是为湊热鬧而来的。(站起来)跟我来。(她一手摟着她父亲，拖他一同走出。在門口招呼别人)来呀，道利。来呀，查利。

柯森斯站起。

薄丽托瑪夫人　你們都不听我的可不行。阿道弗斯，你給我坐下。(他并沒坐下)查尔士，你可以跟他們去。你忍不住笑，不配在这儿作禱告。

劳迈克斯　噢，我說哪！（他出去。）

薄丽托瑪夫人　（继續說）你嘛，阿道弗斯，願意守規矩的时候还能守点儿規矩。我一定要你呆在这儿。

柯森斯　敬爱的薄丽夫人，您念起您的家庭祈禱文来，有些話我可受不了。

薄丽托瑪夫人　哪些話？請你指教。

柯森斯　哎，您当着底下人势必得說：咱們做了好些不該做的事，自己的本分反倒未尽，“咱們无德无行”。我沒法儿听您这样冤枉您自己、这样冤枉巴巴娜。至于我，我絕对否认这种話，一切我都是竭力往好里做的。如果我眞像祈禱文上說的那么糟糕，哪里还敢跟巴巴娜結婚，又怎么能抬起头来見您。所以我得到客厅里去躲躲。

薄丽托瑪夫人　（生了气）好，你去吧。（柯森斯朝門的方向走去）阿道弗斯，你听着：（他回头听）我非常疑心你参加救世軍，完全是为朝拜巴巴娜去的，此外你都无所謂。你用了些巧妙的手法儿，有計划地蒙哄我，我也不是不明白。我已經看穿了你的西洋鏡，留神别叫巴巴娜看出来就得了。話就說到这儿吧。

柯森斯　（泰然地，甜蜜地）您可别告发我呀。（溜了出去。）

薄丽托瑪夫人　莎拉，你要走，也走吧。你呆在这儿，好像是要跑出八百里地去才痛快似的，那还不如去你的啦。

莎拉　（无精打采地）唉，媽媽。（她出去。）

薄丽托瑪夫人突然急得撒潑跳脚，涌出两行热泪。

斯泰芬　（向她走来）媽，您怎么啦？

薄丽托瑪夫人　(用手絹擦泪)沒什么。有点儿发傻气就是啦。你要願意去，也跟你父亲去吧，把我跟底下人扔在这儿得啦。

斯泰芬　哦，媽媽，您别往那儿想啊。我，我才不喜欢他呢。

薄丽托瑪夫人　别人都喜欢他呀。这样的委屈，都是女人命里带来的。一个女人得把儿女教育成人；那就是說，要管教他們，不能要什么給什么，得派他們做这个做那个，犯了錯儿还要責罰他們，一切叫人不痛快的事儿她全得做。可是做父亲的呢，什么都可以不管，就知道寵着孩子、慣着孩子，等到做娘的受尽了千辛万苦，他一脚插进来，偸偸儿地夺走了儿女对娘的感情。

斯泰芬　他沒有夺走我們对您的感情。大家不过是好奇而已。

薄丽托瑪夫人　(激烈地)我不要你安慰，斯泰芬。我沒有什么。(起身向着門走去。)

斯泰芬　您上哪儿去，媽媽？

薄丽托瑪夫人　当然是到客厅去呀。(她出去。門开时，室內听到手風琴奏《基督教战士进軍曲》，鈴鐺鼓伴奏)你去不去，斯泰芬？

斯泰芬　不去，当然不去。(她走了。斯泰芬在长椅上坐下，紧閉着嘴唇，显出强烈厌恶的样子。)

第二幕

一月里的清晨，救世軍西海姆收容所的院子里是很冷的。房子是一幢旧貨房新粉刷的，坐落在院子的正中間；房的一头，在三角的大屋頂复盖之下向前探出来。楼下有一个門，正在这門上面，頂楼上也有一个門，但既沒有阳台也沒有楼梯，堵着門口裝着一个起貨用的滑車。人从这个为全院中心的三角房头里走出来，可以看到左边是通街門的一条过道，緊靠过道的那边有一个石头馬槽；右边有一間棚子，专为棚里的一張桌子遮風擋雨。桌子周圍摆着一些长凳；此刻一条上坐着一个男人，一条上坐着一个女人；两人都是倒霉的样子，正在吃飯，眼看就吃完；每人吃的是厚厚的一块抹人造黃油和糖漿的面包，一杯摻水的牛奶。

男的是一个失业工人，年輕、活潑、爱說話、好裝模作样；論聪明伶俐，凡是在情理中的事情他无所不能，唯一不能的就是忠誠老实或在任何方面顾到别人的利益。女的不过是庸庸碌碌一把久經貧苦的老骨头，大概只有四十五岁，看上去却像六十的。如果他們是两位闊人，現在戴着手套外加皮手籠、渾身裹着皮衣和大氅，他們倒会冻得麻木难受；因为一月的天气是那样阴寒逼人，任何一个有錢有閑的人站在这院中一望：粉墙外无非是污穢不堪的貨房衬着阴沉的天空，他一定会直奔地中海去消寒的。但是这一

男一女倘也不能忘情于地中海的風光，那眞和想逛月宫一样，因而也就不做此痴梦，自寻烦恼；他們迫不得已，衣服存在当铺里的多，穿在身上的少，这种情况，偏又冬天甚于夏天；但是他們目前在院里不但沒有冻得萎缩不振，反倒冻得精神起来，再加剛剛吃上了一頓飯，一縷近似快活的心情不禁油然而生。男的拿起他的牛奶杯喝了一口，随即起来在院中踱来踱去，两手深深插在衣袋里，脚下偶尔还跳上两步舞。

女人　先生，吃了这頓飯，觉着好点儿了吧？

男人　好什么。这也叫一頓飯！給你吃吃也許还凑合，給我这样有脑筋的工人吃，算什么东西！

女人　工人！你是哪一行啊？

男人　油漆匠。

女人　（半信半疑）嗯，也許是吧。

男人　嗯，也許是吧！我明白啦！哪一个屁能耐都沒有的二流子，也說自己是油漆匠。你瞧，咱这个油漆匠是地地道道的，漆花紋儿，做細活儿全行，挣錢的时候，一星期就是三十八个先令。

女人　那你干么不去挣啊？

男人　我告訴你为什么。一来因为我太聪明伶俐——嘘嘘嘘嘘！这儿冷的眞够嗆（他跳了一两步舞）——是的，太精明了。資本家給我定了个工人的身份，可是我比这个身份的人精明得多；太精明，就看穿了他們的鬼把戏，有錢的老爷們是不喜欢我这种人的。二来呢，一个聪明伶俐的

人总应当享受点儿分內的快乐吧，所以一有机会，我就拣劲儿大的酒喝它儿杯。三来呢，我一心向着我們工人阶級；所以談到工作，我是能少做就少做点儿，好把活儿剩下一半給我們同行的哥儿們。末了儿，靠我那股子机伶劲儿，我摸透了什么是犯法的什么是不犯法的。只要不犯法，我也跟資本家一样，逮着机会，就狠狠地捞他一把。在一个正經的社会里，我可算得了一个稳当、勤謹、循規蹈矩的人；可是到了罗馬，好比說吧，我就得事事学罗馬人的样儿。結果怎么样了呢？一遇上买卖不好——这程子就不好的厉害——老板們要散一半儿人的时候，十有九回我是跑不了的。

女人　你貴姓啊？

男人　姓浦莱斯。布朗特尔·奥布利揚·浦莱斯。平常大家总是叫“势利眼儿”浦莱斯，为的是簡便些。

女人　“势利眼儿”是个木匠的外号儿吧，不是嗎？可是剛才你說你是个油漆匠呢。

男人　不是那一路的“势利眼儿”，是高等的。我可就是有点儿太瞧不起人，这都怪我太聪明，更因为我們老爷子在过进步党，讀书識字、有思想，他老人家还开过文具店哩。好好記住吧，我可不是你們那种給人家劈柴挑水的下等人啊。(他回到桌旁长凳上坐下，举起牛奶杯)你貴姓？

女人　先生，我叫罗蜜·米琴斯。

浦莱斯　(暢飲杯中剩下的牛奶)米琴斯小姐，祝你健康。

罗蜜　(糾正他)米琴斯太太。

浦萊斯　什么！罗蜜，哦，罗蜜！原来你是个有夫之妇，正經八百的太太，結果也得装成个下三濫娘們儿，才能使救世軍来救你一救。这眞是一套老把戏了！

罗蜜　我有什么办法呢？我不能瞪着眼儿的餓死呀。救世軍那伙子大妞儿都是挺叫人疼爱的好姑娘，就是有一样不好，她們救了你以后，你表現得越好，她們就把你的过去說得越坏。倒也是，这群可怜孩子为什么不能表表功呢？个个儿都累成一摊泥啦。要是叫人家知道我們并不比别人坏，救世軍可上哪儿去弄錢来救济我們呢？你可知道闊老爷闊太太們的脾气。

浦萊斯　这帮賊羔子！尽管这么說，我还是巴不得能干上她們那份儿差事。嗳，“罗蜜”代表什么名字？是个小名儿吧？

罗蜜　“罗姆拉”的簡称。

浦萊斯　什么的簡称？

罗蜜　罗姆拉。这是早先一本新小說里的人名字，我媽要我长大了学她的为人。

浦萊斯　罗蜜，你我眞是同病相怜啊。咱們俩的名字，沒有人念得上来，到了儿我就成了“勢利眼儿”，你就成了“罗蜜”[①]啦，因为“毕尔”，“莎利”这样的名字我們的爹娘都看不上。咳！咱們这一輩子呀。

罗蜜　誰救的你呀，浦萊斯先生？是巴巴娜少校嗎？

浦萊斯　不是，我自个儿投奔来的。我看看就要成了“布朗特

① 罗蜜(Rummy)意为“怪人”，浦萊斯认为和“勢利眼儿”无独有偶。

尔·奥布利揚·浦莱斯，改邪归正的油漆匠"啦。我知道她們吃哪一套的。我要去告訴她們早先我怎么罵上帝，怎么要錢，怎么揍我那可怜的老娘……

罗蜜 (吃惊)你常打你的老娘嗎？

浦莱斯 那还不至于。倒是她常揍我一頓儿。不过这都沒关系。你来听听我这个改邪归正的油漆匠是怎样說吧：我說我們老太太过去是多么信神，我小的时候她怎样拉我到大腿旁边儿亲自教給我禱告，后来我喝醉了酒回家，怎么揪着老太太雪白的头发把她打床上拖下来，拿燒火棍打她。

罗蜜 这就是对我們女人家不公道的地方啊。你們男人們坦白认罪，还不是跟我們一样地撒大謊？你們眞正干了些什么，也是照样地不說；不过，男人家的謊話，可以在大会上張口就撒出来，人家反倒觉着你們了不起，足那么乱捧一气。可是女人家就不行，我們坦白认罪，每回只能跟一位太太小姐嘁嘁喳喳一頓。救世軍尽管是虔誠信神的，她們这办法儿可太差勁。

浦莱斯 不錯不錯！你想想看，救世軍的办法要是不差勁，他們吃得开嗎？我看是不大行的。救世軍把我們摆弄得服服貼貼的，乖乖儿地由着人家坑，由着人家騙。可是，我要玩起这套把戏来，比他們哪一个都不賴。我要告訴他們我看見誰誰給天打雷劈了，要不就是我听見不知是个什么跟我說道："势利眼儿啊、势利眼儿，你死后无穷无尽的日子，打算到哪儿去过呀？"告訴你說，我且得拿他

們开心哪。

罗蜜　不过他們是不許你喝酒的。

浦莱斯　那我就拿讲道傳教当酒喝、捞捞本儿。要是有别的好玩的道儿能让我乐呵乐呵，我不喝也行。

珍妮·希尔領着彼得·謝理从院門进来。珍妮是一位年十八岁、漂亮的救世軍姑娘，面色惨淡，神情疲憊。謝理已过中年，带着感情半已痲木、体魄半已耗尽的样子，餓得羸弱不堪。

珍妮　（搀着謝理）别难过吧！抖起精神来。我去給您端飯，您吃了就好啦。

浦莱斯　（站起来急忙献殷勤，从珍妮手上搀过老头儿来）可怜的老头子！鼓起点儿劲儿来，老大哥。来到这里，您就可以歇歇、享点儿太平福啦。小姐，您快拿吃的来，他餓得够劲儿啦。（珍妮急忙到大屋里去）喂，放精神点儿，老爷子，她給您拿飯去啦；厚厚的一块面包，一点儿糖浆，一杯天藍色的稀奶子。（他让謝理靠桌子角坐下。）

罗蜜　打起你的老精神来，千万别灰心。

謝理　我还不老。今年才四十六，身子骨儿还是早先那么棒。这一块花白头发从打三十以前就有了。大不过是买上三分錢的染发药水儿就得啦。为了这几根白头发就非把我撵到大街上去活活地餓死不成嗎？老天呵！从十三岁我就一天做十个到十二个钟头的活，从来也沒有該过誰的賬，欠过誰的情；到如今，单单为了我染黑的头发新长出来还是白的，就叫我流落街头嗎？就把我的活儿撥給一个哪儿也不比我强的年輕人嗎？

浦莱斯 （高兴地）光是叨嘮一陣也沒有用啊。你不过是个給人家一笔勾了的，一把丢了的，医院看你得了不治之症，一脚踢到門外头的老工人，誰管你呀？嗯？吃这些賊羔子一頓儿再說吧，他們不知道偷吃了你多少頓，你也該撈点儿回来啦。（珍妮端着照例的份儿飯回来）得啦，老大哥，禱告禱告，赶紧往肚子里塞吧。

謝理 （餓狼般地瞅着飯，但又不动手吃，像孩子似地哭起来）我一輩子沒白受过人家的好处。

珍妮 （撫慰他）可别这么說。这飯是上帝送給您吃的。耶穌在世的时候，白吃朋友的面包都不觉着寒傖，您又何必这么在乎？再說，等我們給您找着工作，您要願意还我們这頓飯錢，也不是不可以的。

謝理 （急切地）是呀是呀，这倒是实話。我可以还您，这不过是暂借一下儿。（顫抖着）天哪！天哪！（他轉向桌上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珍妮 嚶，罗蜜，你这会儿也舒服点儿了吧？

罗蜜 上帝保佑你，亲爱的！你喂飽了我的肚子，又救了我的灵魂，不是嗎？（珍妮受了感动，亲吻她）坐下歇会儿吧。我看你快累趴下啦。

珍妮 我一清早就忙起，可是我們的活儿多得做不过来，我不能扔下不管啊。

罗蜜 你先禱告个两分钟，再干活儿就起勁儿多啦。

珍妮 （眼里閃出光輝）噢，說来也眞太妙了，几分钟的禱告，你馬上就振作起来！十二点的时候，我头昏眼花、累得要

命，可是巴巴娜少校叫我去禱告了五分钟，我就好啦，干起活儿来好像剛上班的一样。（对浦莱斯）有一片面包您領到了沒有？

浦莱斯　（伪装虔誠，充滿热情）領到啦，小姐。另外还領到了比面包更宝貴的一片，那就是一片不能想像的和平宁靜的心。

罗蜜　（热烈地）啊，至善至美的上帝，光荣归于你！

华尔·渥凱尔，一个年約二十五岁的凶汉，出現在院門口，滿怀恶意地望着珍妮。

珍妮　这些話我听着眞高兴。你这么一說，我倒觉着我在这儿瞎耽擱工夫太不像話啦。我还得干活儿去。

珍妮忙向屋里走时，这位生客一个箭步上来把她截在房門口。他蛮横地湊到珍妮面前时，态度是那样吓人，直逼得珍妮順着院子步步后退。

毕尔　我认得你。弄走我的娘們儿的就是你。叫她跟我做对的也是你。你瞧着，我要把她带走。不是太爷我稀罕她或是稀罕你，懂不懂？我要叫她知道知道我的厉害，也让你見識見識。我要給她一家伙，叫她尝尝甩开我的滋味儿。你馬上进去叫她滚出来，别等我自个儿进去一脚把她踢出来。告訴她毕尔·渥凱尔要她出来，她会明白那是什么意思。要是叫我老等，她更要遭殃。不許你跟我还嘴，留神我收拾你，听見了沒有？打这儿走，滚进去吧。（他抓住珍妮的一只胳膊把她朝着大屋子的門口掄去，她一手一膝着地跌下去。罗蜜扶她起来。）

浦莱斯　（由板凳上站起，犹犹豫豫乍着胆子向毕尔走近）慢来，伙計。她沒有碍着你什么呀。

毕尔　你管誰叫伙計？（气势汹汹地向着浦萊斯）你想替她打个抱不平，是不？好，动手吧。

罗蜜　（气憤憤地跑到他面前去駡他）哦，你这个畜生……（毕尔馬上左手向后一揮，打在她的臉上。她尖声喊叫着一溜歪斜地倒退到石馬槽上坐下，两手捧着受伤的臉，前仰后合，痛得直哼哼。）

珍妮　（向罗蜜那里走）求上帝饒恕你吧！你怎么能伸手打这样一个老太太呀。

毕尔　（狠狠抓住珍妮的头发，弄得她也喊叫起来，并把她从老妇人那里拉开）你再敢說一声上帝饒恕我，我就照着你的嘴巴来一个上帝饒恕你，管教你一个礼拜也禱不了告。（一手抓着她，凶狠地对浦萊斯說）你有什么气不憤儿的話要說嗎？

浦萊斯　（被威吓住）沒有沒有，朋友。她跟我沒关系。

毕尔　那便宜了你！我眞想一块儿給你塞上两頓飽飯，然后拿一根手指头跟你这餓不死的狗杂种干一下儿。（轉向珍妮）是你給我把瑪葛·爱碧哲叫出来呢，还是要等我揍你个滿臉花，自个儿去把她拉出来？

珍妮　（在他的紧握下掙扎）哪一位劳駕进去报告巴巴娜少校……（毕尔向下按她的腦袋，她又叫起来。浦萊斯和罗蜜都逃到屋里去。）

毕尔　你要进去向你的少校报告我去，是不是？

珍妮　請你别揪我的头发。放开我吧。

毕尔　是不是？（珍妮强忍着未喊叫）你說！

珍妮　主啊，賞給我点儿力量吧……

毕尔　（用拳头打她的臉）去給你的少校瞧瞧。告訴她，她要願意也挨这么一下儿，就让她出来管管太爷的閒事。（珍妮疼得

哭着走进棚子去。毕尔走到板凳前对那老头儿說）咳，塞完了这口飯，給我滚出去。

謝理　（跳起来凶狠地对着他，一手抓着牛奶杯）你敢跟我胡来，我这一杯子就要打烂你的臉，扎出你的眼珠子来。你們家大人省吃儉用、做牛做馬，好容易把你养活大了，你这兎崽子还不知足嗎？怎么就非得跑到这儿来混冲乱撞、欺負老实人不行呢？不知道我們吃着人家这口施舍的飯，到肚子里也难受嗎？

毕尔　（輕蔑地，但身子稍微退后了些）你有什么本事，不中用的老混蛋，你有什么本事？

謝理　比你一点儿也不差，比你强。我跟你干上一天的活儿瞧瞧，像你这样年輕肥实的醉鬼，哪一个我也不含糊。你上赫罗克塞斯去頂下我那个活儿吧，我在那儿干了十年。他們欢迎年輕人，說厂子沒有力量保留四十五以上的工人啦，向你道歉——給你一張离职证，还表示乐意帮你找个你那个岁数儿做着合适的工作——說什么一个妥实可靠的人当然不会长久找不着工作的。好啦，让他們試試你吧，他們就会看出誰行誰不行来。你懂得什么？你連怎么处世作人都不懂——就会拿你那只髒手爪子打一个正經女人的嘴巴！

毕尔　小心別惹得我照样打你，听見沒有？

謝理　（鄙夷的神情使对方气餒）对啦，你打完了女人又想打个老头子啦，是不是？我还沒看見你找个年輕小伙子試巴試巴啦。

毕尔 （略感不安）你胡說，臭要飯的。这儿原来有个年輕小伙子，我剛才就找上去要揍他一頓，你說找了沒找？

謝理 那是个快要餓死的人啦，你說是也不是？他是个男子汉呢，还是个斜眼儿賊、二流子？你去和我們姑爷的一个弟兄干一下儿看。

毕尔 他是誰？

謝理 宝尔斯旁的塔吉尔·費迈尔。在音乐堂跟那个日本人比賽摔跤的就是他。十七分零四秒沒給日本人打敗①，贏了日本人二十金鎊。

毕尔 （不痛快地）我不是什么音乐堂摔跤的。他会斗拳嗎？

謝理 他会。可你不会。

毕尔 什么！我不会，眞不会嗎？你說什么？（恫吓他。）

謝理 （屹然不动）我要是把他給你攛掇了来，你肯跟他比比拳嗎？听你的啦。

毕尔 （低头气餒）管他是誰，就算他是十个塔吉尔·費迈尔，我也敢跟他碰一碰，可我不能叫人看着我是吃这一行的。

謝理 （对他表示无限輕蔑）你还斗拳哩！你就会反手打一个老太太的嘴巴。你应当照着法官看不出来的地方打，可是你連这点儿脑筋都沒有，你这沒知識、沒学問、不知天高地厚的渾小子。打了那个小姑娘一个耳光，也就是让她哭了几声儿；要是塔吉尔·費迈尔給她一下子，管保她十分钟之內爬不起来，你要挨他一下儿，也得照样儿地趴着。

① 强弱悬殊的两人摔跤，常規定弱者在一定时間內不敗便算胜。

哼！我要是吃过一礼拜的飽飯而不是挨了两个月的餓，看我不自个儿就揍你一頓。（他轉过身去悶悶的靠桌子坐下。）

毕尔　（赶到謝理坐处，俯身凑到他的面前，好使自己的嘲罵更为有力）别冤人啦！你是到这儿来要飯的，面包糖浆早就进了你的肚子啦。

謝理　（忽然泪下）天哪！可不是嗎。我不过是垃圾堆上的一个穷光蛋。（盛怒地）可是早晚你也得有这么一天，那时候你就知道了。大清早晨就灌上一肚子的白干儿，你落到我这般田地，比我这滴酒不嘗的人还要快哩！

毕尔　我不是常喝白干儿的，老混蛋；我要狠狠揍我娘們儿一頓的时候，就想喝两盅助助气儿，明白啦？你看我，沒有揍上她，倒跟你这个混賬討厌的老梆子扯上啦。（激起怒气）我闖进去把她拉出来。（他滿怀仇恨地向屋門口走去。）

謝理　我看你躺在担架上抬到派出所去倒还差不离儿。他們一把你圈起来，保你酒也醒啦，气也洩啦。你要干什么，最好留点儿神吧，这儿的少校，可是斯梯文治伯爵大人的外孙女儿呀。

毕尔　（遏止住）他媽的！

謝理　你瞧着吧。

毕尔　（含糊起来）可是我并沒招惹她呀。

謝理　假使她說你招惹啦，誰肯信你的話？

毕尔　（很不安，畏縮地走向棚子的一角以图躲避）天老爷！这个国家里沒有理可讲。这些有錢有势的家伙什么都干得出，想起来眞气死人！我哪点儿不如她。

謝理　那你就把这話說給她听听吧。你这样的傻蛋就該干这样的渾事儿。

巴巴娜从屋子里出来，神情活潑輕快，带着认眞办事的样子，手持笔記簿。她先对謝理說話。毕尔战战兢兢坐在棚角的板凳上，背向着她和謝理。

巴巴娜　您好啊。

謝理　（站起来摘下帽子）您好，小姐。

巴巴娜　請坐，别客气。（他不便就坐下，但是巴巴娜亲切地按着他的肩膀使他坐下）好啦！您旣然跟我們做了朋友，我們希望能了解您的一切。姓名，住址，职业。

謝理　彼得·謝理。装配工人。因为岁数大啦，两月以前給人家解雇啦。

巴巴娜　（毫不以为奇）我看你还可以混得过去。你为什么不染染头发呀？

謝理　染啦呀。我女儿死了，驗尸官来了解情况的时候，我的眞岁数就瞒不住啦。

巴巴娜　还妥实可靠吧？

謝理　不喝酒，以前从来沒有失过业，干活儿卖劲儿。現在像一匹老馬似地給人家送到湯鍋里去了。

巴巴娜　沒关系。只要你尽了你的本分，上帝不会辜負你的。

謝理　（忽然頑强起来）信教不信教完全是我自己的事，别人誰也管不着。

巴巴娜　（猜測）我明白。現世主义者①吧？

謝理　（激烈地）我說过我不是嗎？

巴巴娜 你又何必說不是呢？我想我父亲就是个現世主义者。上帝——你我在天的父亲——是用各种方法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的。我想他把你造成个現世主义者，也不是无所为的。那么你就打起精神来吧，彼得！像你这样安分守己的人，我們总会給你找着工作的。（謝理态度緩和下来，并有些不知所措，举手敬了个礼。巴巴娜轉对毕尔說）你貴姓？

毕尔 （无礼地）你管的着嗎？

巴巴娜 （鎮靜地在笔記本上写着）不敢說出姓名来。有职业嗎？

毕尔 誰不敢說出姓名来？（頑强地，大有反抗斯梯文治伯爵的子孙就是英勇反抗国会貴族院的意味）你想告我一状，就去告吧。（她泰然等他說完）我叫毕尔·渥凱尔。

巴巴娜 （似乎对这个名字很熟悉，回忆是怎么听到的）毕尔·渥凱尔？（記起来）噢，想起来啦。你就是珍妮·希尔剛才在里边为他禱告的那个人哪。（她把毕尔的名字写在笔記本上。）

毕尔 珍妮·希尔是誰？她为什么替我禱告？

巴巴娜 我不知道。打破她嘴唇的大概就是你吧。

毕尔 （滿不在乎）不錯，是我打的。我不怕你。

巴巴娜 上帝你都不怕，怎么能怕我呢？渥凱尔先生，你眞是个好样儿的。我們在这儿工作，都得有点儿胆子，可是

---

① 荷里阿克(1817—1906)，英国思想家，因在公开演說中亵神而入獄，出獄后創"現世主义"，旣不确认也不否认宗教的有神論，只注重社会上实际道德的提高，是功利主义之一种。其后在査尔斯·布萊德劳(1833—1891)領导下提出廢止英国国教的主張，倡无神論，一时激刺英国社会甚剧。

我們誰也不敢举手打那样一个小姑娘，就是因为怕她的天父。

毕尔 （恼怒地）我不要听你这套冤人的廢話。八成儿你觉着我也跟这儿的一伙子倒霉蛋儿一样，是来跟你要飯吃的吧。我不是。我不缺你那块面包和那点儿殘湯剩飯，也不信你那上帝，跟你一样地不信。

巴巴娜 （愉快地表示歉意，态度温文庄重，在一种新的关系上和毕尔交談）噢，渥凱尔先生，实在对不起，我不应該記下你的名字来。我沒弄清楚，把它抹掉吧。

毕尔 （认为这是輕視他，甚为恼恨）我的名字倒可以不必抹去。怎么啦，不配写在你的本子上嗎？

巴巴娜 （考慮）你瞧，除非我們能帮你的忙，不然，記下你的名字是沒有用的，你說不是嗎？你是哪一行啊？

毕尔 （仍然刻毒地）不用你操心。

巴巴娜 好吧。（极其郑重地）那我就写上（写起来）"打……可怜的小珍妮·希尔……嘴巴的……那个人。"

毕尔 （恫吓地站起来）哎哎，你这一套我听够啦。

巴巴娜 （愉快而大胆地）你到这儿来有什么事呀？

毕尔 我来找我的娘們儿，懂吧？要把她带出去揍她个痛快。

巴巴娜 （泰然自若）你瞧，你的行业我猜对了吧！（毕尔正要狠狠回她几句，但不知怎么反險些哭出来，这使他感觉非常可耻可怕，于是又忽然坐下）她叫什么名字？

毕尔 （頑强地）叫瑪葛·爱碧哲。这就是她的名字。

巴巴娜 瑪葛·爱碧哲嘛，噢，她到堪宁鎮去了，上我們的兵

营去啦。

毕尔　(由于恨瑪葛背信，他又鼓起撒野的勇气来) 眞的嗎？(憤恨地) 那我就到堪宁鎭去找她。(他直奔到院門口，但犹豫了一下，終又轉来跟巴巴娜找麻煩)你冤我，好騙我走，对不对？

巴巴娜　我并不要你走，我要留下你救你的灵魂。你最好呆在这儿，你今天要吃苦头啦，毕尔。

毕尔　誰給我苦头吃？沒准儿是你吧？

巴巴娜　一个你信不过的人，不过过后你会高兴的。

毕尔　(偸偸溜走，貌似慚愧) 我要到堪宁鎭去，躲开你这碎嘴子。(滿怀怨恨，突然对巴巴娜发作)万一到那儿找不着瑪葛，一定回来跟你算賬，要不攪得你两年不安生，叫我天誅地灭。

巴巴娜　(在可能范圍內更和藹了一些)沒有用啦，毕尔。瑪葛另交了朋友啦。

毕尔　什么！

巴巴娜　这个人是瑪葛劝他信的教。他看見瑪葛的灵魂得救了，臉也干淨了，头发也梳洗了，就爱上她啦。

毕尔　(惊訝)她为什么要洗头发？那紅毛丫头，紅的像一根根胡蘿卜似的。

巴巴娜　因为她的眼神儿和以前大不相同了，她的头发現在衬得可好看啦，可惜你来晚啦，毕尔；人家的新朋友夺走了你的爱啦。

毕尔　看我不再給他夺回来。你听着，并不是我喜欢那个臭娘們儿，可是她敢当臭滋泥那么甩我，我得敎訓敎訓她。那小子跟别人的娘們儿乱搞，也他媽的欠敎訓。他叫什

么鬼名字？

巴巴娜　塔吉尔·費迈尔中士。

謝理　(幸災乐禍地喜形于色，站起来 小姐，我跟他一块儿去。我要看他們倆会一会，完了事儿我好送这位朋友上医院。

毕尔　(掩飾不住疑惧的情緒，对謝理)你剛才提到的就是他嗎？

謝理　就是他。

毕尔　在音乐堂摔过跤的那个家伙？

謝理　他参加全国体育协会的比賽，一年差不多可以收入一百金镑，可是他为了搞宗教，不干啦。他踢打慣了，乍擱下有点儿憋得慌，一定欢迎你去。走吧走吧。

毕尔　他体重多少？

謝理　一百八十六磅。(毕尔最后的希望消逝了。)

巴巴娜　你去跟他談談，毕尔，他会劝得你信了教的。

謝理　他会把你的脑袋瓜儿劝成块烂山药的。

毕尔　(悻悻地)我不怕他。我誰也不怕。可是他会給我亏吃的。我上了这个娘們儿的当了。(含怒坐在石馬槽边上。)

謝理　你不去啦。我猜你就不去。(他回到原处坐下。)

巴巴娜　(招呼)珍妮！

珍妮　(在屋門口出現，嘴角上貼着膠布)来啦，少校。

巴巴娜　叫罗蜜·米琴斯出来把这儿收拾收拾。

珍妮　我想她不敢出来吧。

巴巴娜　(这一瞬間，作風很像她母亲)胡鬧！叫她怎么着，她就得怎么着。

珍妮　(向屋里呼喚)罗蜜，少校叫你馬上来。

珍妮走到巴巴娜身边来，故意靠华尔那边走，免得他觉着她躲他或对他怀恨。

巴巴娜　可怜的小珍妮！累了吧？(看着她受伤的脸)疼不疼？

珍妮　不疼，現在好啦。原来也沒有什么。

巴巴娜　(挖苦地)我看他用尽了力气，也不过如此了。可怜的华尔！你不生他的气吧？

珍妮　噢，不不。少校，我絕不生气。求上帝保佑他那可怜的心吧。(巴巴娜吻她。她快活地跑进屋子里去。华尔感到适才使他毛骨悚然的心情又复涌現出来，他很苦痛，輾轉如坐針毡，但未作声。罗蜜·米琴斯从屋里出来。)

巴巴娜　(迎上罗蜜去)哎，罗蜜，快着点儿。把杯子盘子拿进去洗，面包渣儿扔了喂鳥儿。

罗蜜捡起三个盘子和三个牛奶杯，謝理却从罗蜜手中把他用的杯子拿回，因为里面还剩了些牛奶。

罗蜜　沒剩什么渣儿。这个年月不能拿好好儿的面包喂鳥儿啦。

浦莱斯　(在屋門口出現)少校，有一位先生来参观咱們收容所。他說是您的老太爷。

巴巴娜　好，我就去。("势利眼儿"回到屋子里去，巴巴娜跟着进去。)

罗蜜　(潛行到华尔面前对他說，声音很低，但信心极强)你这个扁耳朵、猪鼻子的下賤东西，要是少校許可的話，我早就送你去吃官司啦。伸手打一位女太太的臉，你簡直不是块好料。

(华尔正在想重大的事情，沒有理她。)

謝理　(跟随着她)喂！进去吧，別再多言多語地惹麻煩啦。

罗蜜　(傲慢地)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我并沒有那个福气认得閣

下是誰呀。(拿着杯盘进屋子里去。)

謝理　这都是……

毕尔　(蛮横地)别跟我叨叨,听見了沒有？你少惹我,不然我就要对你不起。橫豎我不是你脚底下的烂泥、由着你踩的。

謝理　(沉着地)用不着害怕。你不是那么了不起的人物，怕别人来巴結你。(預备走进屋子里去,这时候巴巴娜在左、安德謝夫在右,一同出來。)

巴巴娜　喂,謝理先生！在这儿哪。(在謝理和安德謝夫中間)这是我父亲。我和你說过他也是个現世主义者，是不是？你們两位大概能談得来。

安德謝夫　(震惊)現世主义者！世界上哪有我这样的現世主义者。相反地,我倒是个堅定的神秘主义者。

巴巴娜　爸爸,眞是对不起。我且問問,您信什么宗教啊？再介紹您的时候,我好說呀。

安德謝夫　我的宗教？嗯,亲爱的,我是个百万富翁,这就是我的宗教。

巴巴娜　那我恐怕您跟謝理先生終久談不到一块儿啦。彼得,你不是个百万富翁吧？

謝理　我才不是哪,棒就棒在这不是上。

安德謝夫　(严肃地)朋友,受穷并沒有什么可棒的。

謝理　(忿怒地)你的万貫家財，誰給你挣的呀？还不是我和我的穷哥們儿嗎？我們又怎么受的穷？还不是因为你发了財。就算把你的收入都給了我，我也不願意丧你这份儿良心。

安德謝夫　謝理先生，就算把你的良心都給了我，我也不願意受你这份儿穷。（他走进棚子坐在板凳上。）

巴巴娜　（謝理正要反唇相稽，巴巴娜巧为拦擋过去）你想不到他是我的父亲吧，彼得。請你到屋里去帮姑娘們一会儿忙吧，她們累得走不动啦。

謝理　（譏刺地）可以。我欠她們一頓飯的情，是不是？

巴巴娜　不是因为你欠她們的情，是为了爱她們，彼得，为了爱她們。（謝理不能了解，頗起反感）喂！别瞪着眼瞅我吧。进去进去。把你那現世主义者的道德观念暫且收起来吧。（催着他进屋去。）

謝理　（一边往里走着）可惜呀！小姐，可惜你受的教育不是叫你运用理智的，要不然，你早就成了挺好的現世主义宣傳家啦。

巴巴娜轉向她父亲。

安德謝夫　不必管我，亲爱的。尽管做你的工作去，让我在一旁瞧瞧。

巴巴娜　那也好吧。

安德謝夫　比方說，馬槽上那个来看門診的病人，他是什么毛病啊？

巴巴娜　（看了看毕尔，他的态度始終未变，怒容更盛了）噢，我們馬上就給他治好，您瞧着。（她走到毕尔身边，但未說話。毕尔翻眼看了看她，眼皮又垂下去；神色不安，但較前更为严酷）毕尔，要能在瑪葛·爱碧哲的臉上踩那么两脚，也挺痛快的吧？

毕尔　（惊慌地从馬槽上一跃而起）沒有这回事。我沒說过这个話。

(巴巴娜摇摇头)我心里的事,誰告訴你的?

巴巴娜 就是你那位新朋友告訴的。

毕尔 什么新朋友?

巴巴娜 魔鬼,毕尔。他找上誰,誰就垂头丧气,像你似的。

毕尔 (强作欢笑,借以表示自己满不在乎,内心却因此更为痛苦)我才不垂头丧气哩。(又坐下,故意伸出两腿,装出全不在意的样子。)

巴巴娜 嗳,如果你眞快活,为什么不带出快活的样子来,像我們似的?

毕尔 (身不由己地把两腿縮回去)告你說吧,我是满快活的。你为什么非管我的閑事不行啊?我哪儿惹着你啦?我也沒把你的臉打破,是不是?

巴巴娜 (溫柔地,向他的灵魂进攻)管你閑事的幷不是我呀,毕尔。

毕尔 不是你是誰?

巴巴娜 有那么一个人不願意你伸手打女人的臉,我想是他。有个人或有点儿什么东西要你好好地作个人。

毕尔 (咆哮如雷)要我作个人!我不是个人嗎?你說?誰說我不是人?

巴巴娜 我想你还有些像人的地方,可是你伸手打那个小珍妮·希尔的时候,你的人性跑到哪儿去了?那不大像人干的事儿吧?

毕尔 (痛苦)告訴你說,我不願意再提这档子事,你也甭再罗嗦。提起你那珍妮·希尔跟她那張小鬼臉儿来,我膩透啦。

巴巴娜 那你为什么老是想着这一档子事?为什么总是鬧得

你良心不安？你不是想信教了吧？

毕尔　（意志坚决）我才不信咧，沒那事儿。

巴巴娜　这是对的，毕尔。你抵抗一下儿吧。使出你的力气来。别让我們不費劲儿就救了你。塔吉尔·費迈尔說他跟他的救主摔跤整摔了三夜，比在音乐堂跟那个日本人干得还凶。他挺到胳膊快折的时候就向那个日本人伏了軟儿，可是他直挺到他的心快碎的时候，才向他的救主低的头。也許你的心不会碎，因为你根本就沒有心，是不是？

毕尔　你这是什么意思？人人都有个心，我怎么能沒有哇？

巴巴娜　有心的人不会打小珍妮的脸，你想会嗎？

毕尔　（快要哭了）你别再麻煩我了，行不行？我什么时候要管过你的閒事啊，你干嘛要这样唠唠叨叨地气我呀？（他从眼睛到脚尖渾身扭动似抽搐。）

巴巴娜　（一只手搭在毕尔的胳膊上，堅定而又有撫慰的力量，語声柔細，使他不得不就范）毕尔，使你心里难受的是你的灵魂，并不是我呀。我們都曾經过这一关。跟我們来吧，毕尔。（他瞪着眼四下里看了看）生前在世上学英勇作人，死后升天堂享无尽荣华。（毕尔几乎支持不住了）来吧。（屋子里傳来鼓声；巴巴娜忙着回头一望的时候，毕尔抽了一口气，才从那着迷状态中惊醒过来。阿道弗斯腰悬大鼓从屋子里出来）呵，你来啦，道利。我給你介紹我的一位新朋友，毕尔·渥凱尔先生。毕尔，这是我的未婚夫，柯森斯先生。（柯森斯举鼓棰敬礼。）

毕尔　你要嫁他嗎？

巴巴娜　是的。

毕尔 （热誠地）上帝可怜他吧，上……帝可怜可怜他吧！

巴巴娜 怎么啦，你以为他娶了我就倒了霉了嗎？

毕尔 我受你的气不过一早晨，他可得受你一辈子。

柯森斯 想起来真是可怕呀，渥凱尔先生。可是我又实在舍不得她。

毕尔 我可舍得。（对巴巴娜）喂！你知道我要上哪儿去？你知道我要干什么去？

巴巴娜 我知道你要上天堂去，我知道不出这个礼拜你就得回来告訴我你要去。

毕尔 你瞎扯。我要到堪宁鎮去，找塔吉尔·費迈尔啐他的臉去。我打破了珍妮·希尔的臉，現在我也要别人打破我的臉，回来給珍妮瞧瞧。費迈尔揍我，一定比我揍珍妮揍得凶。那么我跟你那珍妮就算拉平啦。（对阿道弗斯說）你說，这样做公道不公道？你是个当先生的，应当明白。

巴巴娜 毕尔，两只打得发青的眼睛，拚凑不成一只好眼睛啊。

毕尔 我沒有問你，你别插嘴行不行？我請教这位先生。

柯森斯 （沉思地）是的。我觉着你很对，渥凱尔先生。不錯，我也会照你这样办。奇怪得很，古希腊人要是遇到这种事，跟你的办法也分毫不差。

巴巴娜 可是，这有什么好处哇？

柯森斯 嗳，費迈尔先生借此可以鍛炼鍛炼身体，渥凱尔先生也可以安慰安慰自己的灵魂。

毕尔 胡扯，压根儿就沒有灵魂那么个东西。你怎么知道有灵魂？你一輩子也沒見过灵魂。

巴巴娜　我見过你得罪了灵魂的时候，它叫你难受。

毕尔　（怒气驟然加剧）你要是我的娘們儿，敢这么搶我的話說，管叫你吃不了兜着走。饒不了你。（对阿道弗斯）伙計！、記住我这句話，你可得好好儿治治你老婆的这張嘴，要不然，几年儿你就得蹬了腿，（着重地說）膩死啦，伙計，膩也膩死啦。（他走出大門去。）

柯森斯　（从后边望着毕尔）那眞說不定！

巴巴娜　道利！（大发脾气，有乃母風。）

柯森斯　眞的，亲爱的。跟你讲恋爱的确是一件要命的事。如果这样下去，我眞怕活不了几年啦。

巴巴娜　你豁不出去嗎？

柯森斯　豁得出，豁得出。（他忽然軟下来，隔着大鼓亲吻她。玩这一手儿这回分明不是初次，因为隔鼓亲吻，若非练习有素，是吻不成的。安德謝夫咳嗽一声。）

巴巴娜　这沒什么，爸爸，我們并沒忘了您。道利，你給爸爸介紹介紹这里的情况，我太忙啦。（她急忙进屋里去。）

此时院中只剩下安德謝夫和柯森斯两人。安德謝夫坐在板凳上，仍然对周圍密切注意。他两眼盯着柯森斯，柯森斯也注意看他。

安德謝夫　柯森斯先生，我想你猜中了些我心里的事情。（柯森斯揮舞鼓槌，好像是打一套快鼓点儿，但并未打响）你猜得很对。不过要是巴巴娜看穿了你这一套，那便如何是好！

柯森斯　您知道，我决不承认我是在欺騙巴巴娜。我对救世軍的道理的确有兴趣。事实上，我有点像个宗教收藏家，而奇怪的是，我发現各种的宗教我都能信。請教請教，您

信什么宗教嗎？

安德謝夫　信的。

柯森斯　你那宗教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嗎？

安德謝夫　只有一点儿不同：要使灵魂得救，必須有两件东西。

柯森斯　（失望，但仍恭敬地）啊，国教“教义問答”上的老話。查尔士·劳迈克斯也是个国教徒。

安德謝夫　这两件东西是……

柯森斯　“洗礼”和……

安德謝夫　不是，金錢和炸药。

柯森斯　（惊訝，但頗感兴趣）这是我們的統治阶級一般的看法；可是听到人公开承认，倒还是新鮮事儿。

安德謝夫　就是嘛。

柯森斯　請問，您这宗教也讲究道义、公正、眞理、仁爱、慈悲等等的东西嗎？

安德謝夫　也讲究。一个人要能过上有錢有势而又平安无事的日子，不妨拿这些奢侈品来装装門面。

柯森斯　要到了金錢，或者是炸药，和这些东西二者不可得兼的时候，您怎么办呢？

安德謝夫　要金錢，要炸药，因为这两个中如果有一个頂不住，你就装不起那个門面啦。

柯森斯　这就是您的宗教？

安德謝夫　是的。

談話随着这一声回答而中断。柯森斯面带疑虑、蹙眉皺臉地打量安德謝夫，安德謝夫也打量柯森斯。

柯森斯　巴巴娜可受不了您这一套。恐怕有一天您不舍棄您的宗教，就得舍棄您的女儿。

安德谢夫　朋友，你还不是一样嗎。她总有一天会发現你那只大鼓里面是空空如也。

柯森斯　老爷子，您錯了。我是个誠心誠意的救世軍。您不了解救世軍，这是一支快乐、友爱、勇敢的队伍。我們决不像那些老牌的福音教派一天到晚怕地獄，滿心是恐惧、悔恨和絕望的情緒；我們进軍和魔鬼作战，却是吹着号，敲着鼓，奏着乐，跳着舞，打着旗，高举着胜利的棕树，快乐逍遙的天兵天将出征上陣，原該如此呀。一个活廢物的醉鬼，一經救世軍感化，就成了血性男子；后厨房里爬来爬去的毛毛虫，只要碰上救世軍，嘿！你瞧，一位多么賢德的妇人！这些善男信女还不是无名之輩，都是上帝膝下的儿女呀。一个可怜的希腊文教授，一年到头吃菜根儿，世界上再沒有比他矯揉造作、自已跟自己过不去的人了；可是他一参加了救世軍，馬上露出了狂放书生的本色，拜倒在酒仙的駕前，还要挎着大鼓跑到大街之上，拣着那放蕩不羈的曲牌子，敲打上一番。（他敲了一个花梢的鼓点，打得山响。）

安德谢夫　你这样会吓坏了收容所里的人啊。

柯森斯　这样冷不防的鬧一陣，他們是司空見惯了的。不过，如果您討厌鼓声……（他把鼓槌装在衣袋里，摘下鼓鈎，将鼓对着門道擱下。）

安德谢夫　謝謝你。

柯森斯　您記得欧里庇得斯提到您的金錢和炸药是怎么說的了嗎？

安德謝夫　不記得。

柯森斯（背誦）：

世人紛紛
积黃金，揮利刃，容可胜他人；
腰纏万貫任浮沉
千百希望摧其心
有些人如願以償；有些人枉費精神；
有些望絕心亦死，有些一直盼到今；
但是誰能看得透
这日复日春复春
人生即是无穷乐，那才是进入了天堂福境。

这是我的翻譯，您以为怎么样？

安德謝夫　我以为如果你想看透那日复日，春复春，人生即是无穷乐，我的朋友，你得先有錢，能过个像样儿的日子，先得有势力，能当自个儿的家才行。

柯森斯　您的話眞叫人泄气。（继續背誦）

有何难一眼看出
天心神意——无論其托于何事何物——
千秋不易的法度，
万古长存的日月星宿，这一切都无比强固？
捨此何事堪称智慧明悟？人努力胼手胝足，
天賜恩优隆眷顾，此二者，又何如？

一身无忧无恐无牵挂？俯仰呼吸待天年？

支手掌运命、回天数？

我爱巴巴娜，怎能不生生世世，直到那石烂海枯？①

安德謝夫　欧里庇得斯也提到巴巴娜啦？

柯森斯　这是我加了渲染的翻譯。这个字代表"可爱"。

安德謝夫　作为巴巴娜的父亲，我可不可以問問，为了你和巴巴娜生生世世，石烂海枯，每年需要多少錢啊？

柯森斯　作为巴巴娜的父亲，給多少錢是您的事，跟我沒多大关系。我可以教希腊文来养活她，再沒有多少可說的。

安德謝夫　你认为对巴巴娜来說，和你結婚还挺美滿的吧？

柯森斯　（礼貌中带着倔强）安德謝夫先生，我在很多方面都是个軟弱、胆小、无能的人，我的健康更差得很；可是只要我觉着非要什么不可，那就迟早非要到手不可。現在我对于巴巴娜的感觉就是这样。我不喜欢結婚，想起这事来非常害怕。我不知道我将来怎么对待巴巴娜，也不知道她会怎么对待我。不过我觉着天下人只有我才能跟她結婚，在这一点上，請您死了心吧。……幷不是我武断，可是我为什么要浪費您的时間，来討論一个根本不成問題的問題呢？

安德謝夫　你这是說你什么也敢作敢为，甚至于把救世軍变成供奉酒仙的俱乐部，你都不在乎。

---

① 原詩見欧里庇得斯所著《巴琪》(Bacchae)一剧，据蕭伯納在企鵝版《巴巴娜少校》电影本序文中說，此处所引詩系墨雷英譯（見《哈佛古典丛书》，第8卷，第410頁），但蕭伯納所引詩与墨雷譯文頗有出入。

柯森斯 救世軍的工作在救世救人，至于开辟救世道路的人叫什么名字，沒有爭辯的必要。叫酒仙也好，叫别的名字也好，有什么关系呢？

安德謝夫 （起来凑近柯森斯）柯森斯教授，你眞是我心坎儿上的青年人。

柯森斯 依我看来，安德謝夫先生，您眞够个穷凶极恶的老奸巨滑，不过，您能引得我挖苦您两句，开开玩笑，这倒也不坏。

安德謝夫默然伸出手来，他們互握。

安德謝夫 （忽然精神集中起来）現在我們談談工作吧。

柯森斯 对不起。正談着宗教，为什么要轉到工作这样无聊的問題上去呢？

安德謝夫 在目前宗教就是我們的工作，只有走宗教这条路，我們才能掌握住巴巴娜。

柯森斯 是不是您也爱上巴巴娜了？

安德謝夫 是的，父女之爱。

柯森斯 女儿大了，父亲的爱，就成了再危險沒有的一种迷恋。我說这話，心里隐隐約約有一种疑神疑鬼难以出口的幻想，眞該向您道歉。

安德謝夫 不要往别处扯吧。我們必須要掌握巴巴娜，可惜你我都不是美以美会教徒。

柯森斯 那沒关系。巴巴娜在这儿掌握的力量，掌握巴巴娜本人的力量，不是喀尔文派，也不是长老派，也不是美以美派……

安德謝夫　也不是古希腊的无宗教派嗎？

柯森斯　我承认我是无宗教派。可是巴巴娜在宗教信仰上是自成一派的。

安德謝夫　（得意洋洋）嘿嘿，巴巴娜·安德謝夫势必得自成一派，她的灵感是从她自己的內心发出来的。

柯森斯　您以为是怎么钻到她的內心去的呢？

安德謝夫　（极度兴奋）那是我們安德謝夫家的遺傳。我要把我的衣鉢傳給我的女儿，叫她宣傳我的救世新教，普渡众生……

柯森斯　什么新教！还不是金錢和炸药！

安德謝夫　不錯。金錢和炸药。自由和势力。生杀予夺之权。

柯森斯　（彬彬有礼地；想矯正他的飞揚浮躁）这是非常有趣的，安德謝夫先生。您当然知道您这是发瘋吧！

安德謝夫　（加倍着重地說）那么你呢？

柯森斯　噢，我也瘋的一塌胡塗。我既然发觉了您的秘密，也就向您泄露我的秘密吧。可是我惊訝得很。瘋人能造大砲嗎？

安德謝夫　除了瘋人，还有誰能够造大砲？（气力十足）我也問問你，你說，不瘋的人能够翻譯欧里庇得斯嗎？

柯森斯　不能。

安德謝夫　（抓住柯森斯的肩膀）一个姑娘要是不瘋，能够把个醉鬼改造成好男人、把个毛毛虫改造成好女人嗎？

柯森斯　（在这陣暴風雨前不禁头暈目眩）頂天立地的老爷子……活

财神……

安德谢夫 (逼迫他)你說,今天这个收容所里有两个瘋子呢,还是有三个?

柯森斯 你是說巴巴娜跟你我一样地瘋嗎?

安德谢夫 (輕輕推开柯森斯,忽尔全然恢复了平靜) 哼! 教授! 让我們先說清楚我們是干什么的。我是个大財主,你是个詩人,巴巴娜是个救灵魂的。我們三个跟这一群信邪道門儿的奴才有什么相干啊?(他又坐下,聳聳肩膀,以示对于平民的鄙視。)

柯森斯 当心啊! 巴巴娜是爱上这伙子平民的啦。我又何尝不是。您从来沒感到过这种爱是可歌可泣的嗎?

安德谢夫 (冷淡而勉强) 你像圣弗兰西斯[1]似的跟受穷发生过恋爱嗎? 像圣西蒙[2]似的跟骯髒发生过恋爱嗎? 你像我們的护士跟慈善家似的爱上过生病和受罪嗎? 这样的情感不是什么道德而是一切罪恶中之最反乎常情的。爱平民,一位伯爵大人的外孙小姐跟一位大学教授可能喜欢这个調調儿,可是我自己就作过平民,作过穷民,我不觉得爱他們有什么可歌可泣的。硬管受罪叫享福,让穷人們自个儿叫去吧;懦弱沒出息的人不說自己沒出息,反說奴顏婢膝是德性、是他們的宗教信仰,这也只好由他們說

① 圣弗兰西斯,意大利人,于一二〇六年离家,到处帮助穷人和病人,仿效耶穌。他也收了十二个徒弟,不許他們有私产,以后率領徒弟們覲見教皇,封为神父。

② 圣西蒙(1638—1702),法国神父。

去，反正我們明白是怎么回事。我們三个人一定要团結在一起，站在平民以上才行；不然的話，我們怎么能带着平民的子孙往上爬呀？巴巴娜必須屬于我們，不能屬于救世軍。

柯森斯　嗯，我只好这样說吧：您要想拿这一套去劝巴巴娜脫离救世軍，那您眞是完全不了解您的女儿。

安德謝夫　朋友，我可以花錢买的东西，絕不向人求。

柯森斯　（气得面色蒼白）您言外之意，是不是說您可以拿錢收买巴巴娜呀？

安德謝夫　不是。不过我可以拿錢收买救世軍。

柯森斯　絕对不可能。

安德謝夫　你往后瞧。所有的宗教团体都靠把自己出卖給闊人过日子。

柯森斯　救世軍可不是。这是穷人的教会。

安德謝夫　所以更可以拿錢买啦。

柯森斯　我看您不大明白救世軍是怎么帮穷人的。

安德謝夫　噢，那瞞不了我。它削弱穷人的斗爭意志；对我这商人来說，这就够啦。

柯森斯　豈有此理！救世軍叫穷人戒酒……

安德謝夫　我喜欢不喝酒的工人。錢給我挣的更多点儿。

柯森斯　……叫他們忠誠老实……

安德謝夫　用忠誠老实的工人是最經济不过的。

柯森斯　……叫他們爱他們的家……

安德謝夫　那更好啦。这样他們就宁可在我这儿忍受一切，

也不另找工作。

柯森斯 ……叫他們快乐……

安德謝夫 那才是預防革命的好宝貝呀。

柯森斯 ……叫他們不自私自利……

安德謝夫 不計較他們自己的利益，正中下怀。

柯森斯 ……叫他們思想天堂的一切……

安德謝夫 而不想工会組織和社会主义。妙不可言。

柯森斯 （憎恶）您眞够个穷兇恶极，老奸巨滑。

安德謝夫 （手指着謝理。謝理剛从屋子里出来，垂头丧气地順着院子踱躂，在他們两人中間經过）这是个忠誠老实人！

謝理 那不含糊，可是老实又得着什么好处啦？（他含怒走过，坐在棚子一角的板凳上。）

"势利眼儿"浦萊斯装着虔誠的样子，珍妮·希尔端着一个满装銅錢的鈴鐺鼓，一同从屋子里出来，走到大鼓旁边。珍妮把錢倒在大鼓上，开始査点数目。

安德謝夫 （随声答应謝理的話）噢，冲着你这份儿老实，你的雇主从头到了儿一定得到不少的好处。（他坐在桌子上，一只脚蹬着桌子旁的板凳。柯森斯坐在同一条板凳上，靠大屋子那边，木木然莫知所措。巴巴娜从屋子里来到院子中央，兴奋而又有些疲倦的样子。）

巴巴娜 剛才我們在克利浦斯胡同后門儿开会，成績非常好。浦萊斯先生，你在大会上坦白认罪，人們受到的感动之大，是我很少見过的。

浦萊斯 早知道我先前的作恶现在会帮助别人改过向善，我甚至要喜欢我的作恶了。

巴巴娜　当然会的，“势利眼儿”。珍妮，多少錢啊？

珍妮　差两辨士不到五个先令，少校。

巴巴娜　噢，“势利眼儿”，当初你要是多踢你那可怜的老娘一脚，我們今天就会捐到整整五个先令啦。

浦莱斯　小姐，我們老太太听見你这話，也該恨我踢她踢得不够了。我現在高兴极了。嘿，老太太要是听見我的灵魂得救了，該多么高兴啊！

安德謝夫　巴巴娜，差的那两个辨士，我可以捐出来嗎？这是大闊佬的一点儿小意思啊，不是嗎？（从衣袋里掏出几个小銅錢来。）

巴巴娜　您怎么挣来的这两个辨士？

安德謝夫　照例是由于卖大砲、水雷、潜水艇，还有我新近取得专卖权的“大公爵”牌儿手榴彈。

巴巴娜　装回您的口袋里去吧。您想在这儿花两个辨士买得您的灵魂得救，那是办不到的。您必須改过向善才行。

安德謝夫　两辨士不够嗎？再多点儿我还拿得起，如果你要我拿的話。

巴巴娜　两千万万也不够。您两只手上带着您的狠心恶意，只有慈心善意才能刷洗干净，花錢买是沒有用的，請您拿走吧。（对柯森斯）道利，你得再替我給几家报館写封公函。（柯森斯蹙眉）我知道你不乐意写，可是非写不行。今年冬天的饥荒，我們沒法儿办啦，人人都失了业。大將說我們往后要是捐不到錢，这个收容所就得关門。开会的时候，我死命地劝捐，鬧得怪难为情的啦。是不是，“势利眼儿”？

浦萊斯　小姐，你那股子热心腸儿看着眞叫人起勁儿。从三先令六辨士增加到四先令十辨士的那一段儿，圣歌儿是一段一段地唱，銅子儿是一个一个地来，眞够瞧的呀。一里堡大窪上那些做小买卖的吆喝起来，哪一个比得上您呀。

巴巴娜　这倒是，不过，我們要不这么干就能过日子，岂不更好啊。到了今天的地步，我对于捐款漸漸倒比救人們的灵魂更关心啦。一帽子一帽子的辨士、半辨士可算得了什么呢？我們需要几千镑，几万镑，几十万镑。我的任务是劝人們信教，不是老替救世軍討飯的。要是为了我自己的話，我宁死也不这么死气白賴地向人要錢。

安德謝夫　（譏諷之意深长）亲爱的，一心捨己为人的人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巴巴娜　（并未疑心是諷刺。她走到大鼓前把錢装入她带着的錢袋）可不是嘛。（安德謝夫带着嘲笑意味向柯森斯看了看。）

柯森斯　（用旁白私对安德謝夫說）您簡直是靡非斯特匪勒斯①！是馬契阿維利②！

巴巴娜　（两眼含泪把錢袋口扎上装入衣袋）我們可怎么养活这些人啊。一个人餓得两眼发花，我沒法儿跟他談宗教哇。（險些支持不住了）愁死人啦。

---

① 靡非斯特匪勒斯为古代傳說中七大魔鬼之一。英国馬洛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剧》及德国哥德所著《浮士德》中的魔鬼名皆本此。

② 馬契阿維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及作家，主張以权术治国待人，著有《霸术》一书。

珍妮　少校，亲爱的……

巴巴娜　（忽又挺起来）别这样，用不着安慰我，不碍事。我們一定会找到錢的。

安德謝夫　怎么个找法呀？

珍妮　当然是禱告求上帝啦。貝恩斯太太說她昨天晚上求啦；她禱告求錢，总是有求必应，沒有一回不灵驗的。（她到院門口对大街瞭望。）

巴巴娜　（擦干眼泪，又复泰然自若）順便告訴您，爸爸，貝恩斯太太来啦，下午跟我們一块儿去开大会；她說很願意見見您，沒提为什么。她或者能劝得您信了救世軍吧。

安德謝夫　我很願意見見她，亲爱的。

珍妮　（在門口，激动地）少校！少校！那个人又来了。

巴巴娜　哪个人哪？①

珍妮　打我的那个人，噢，我希望他是回来参加救世軍的。

毕尔·渥凱尔由院門进来。短衣上粘着白霜，两手深深插在衣袋內，低着头，下巴好像是淹沒在两肩中間，有如輸光了的賭徒一般。他在巴巴娜和大鼓中間站下。

巴巴娜　嗨，毕尔，已經回来啦！

毕尔　（数落她）你一直嘮叨了这大半天吧？

巴巴娜　差不多。你打珍妮嘴巴，塔吉尔給她报了仇啦嗎？

毕尔　沒有。

巴巴娜　剛才我看你身上有点儿白花花的呢。

---

① 此句其它版本均有，本譯文所据的"标准本"独无，恐系脱漏，今补入。

毕尔　沾了点儿雪，你想知道这雪打哪儿来的嗎？

巴巴娜　是呀。

毕尔　这是堪宁鎮派克塞斯角地上的雪，我肩膀上蹭了点儿，你明白了吧？

巴巴娜　可惜你膝盖上沒有蹭一点儿，毕尔，那对你的好处就大啦。

毕尔　（悒悒不乐，勉强开两句玩笑）我肩膀上蹭，倒是为了叫别人的膝盖上不蹭。人家跪在我的脑袋上了。他就那么跪上了嘛。

巴巴娜　誰跪在你脑袋上来着？

毕尔　塔吉尔呀。他为我禱告上帝，拿我当了垫子，舒舒坦坦地跪在我的脑袋瓜儿上。瑪葛也为我禱告，开会的那伙子活宝貝都为我禱告，瑪葛說："主啊主啊，治治他这蛮横劲儿，可别伤他那顆好心。"这就是她說的："可别伤他那顆好心。"她那个野汉子，一个一百八十六磅的家伙，整个儿跪在我身上啦，你說可笑不可笑？

珍妮　噢，沒什么可笑，渥凱尔先生。我們为你怪难过的。

巴巴娜　（公然表示痛快）瞎說，珍妮，当然可笑得很。毕尔，我看你是活該，一定是你先招惹人家啦吧。

毕尔　（固执地）我去以前怎么說的就怎么干啦。我对着塔吉尔的臉啐了一口。他抬头看看天，說道："为了圣教的緣故，我居然配給人家啐一口啦。"瑪葛說："光荣啊，光荣归于上帝！"塔吉尔跟着叫了我一声教友，就把我撂倒了，好像我是三岁的孩子，他是我媽媽，礼拜六晚上按着給我洗澡

似地　我簡直沒有还手。街上开会的人，一半儿跪下禱告，那一半儿肚子都快笑破啦。（对巴巴娜）喂，这一下儿你可痛快了吧。

巴巴娜　（眼睛微动）可惜我沒在場，毕尔。

毕尔　你要在場，就更有你說的啦，对不对？

珍妮　我眞为你难过，渥凱尔先生。

毕尔　（凶狠地）甭为我难过。用不着。你听着。我打破了你的嘴……

珍妮　沒什么，我并沒受伤，眞是沒有，只痛了一会儿就好啦。喊叫不过是因为害怕。

毕尔　我不要你饒恕我，誰也甭饒恕我。好汉作事好汉当。为了給你出气，我想也找个人打破我的嘴……

珍妮　可别那样……

毕尔　（着急地）告你說吧，我已經找啦。人家跟你說話，你能不能好好儿地听着？我費了半天勁儿，結果不过是在大街上出了个洋相。得，这一招要是不能給你消气，我还有别的办法。吶，你听着：我为防备阴天儿，攢下了两鎊錢，現在还剩了一鎊。上礼拜我的一个伙計跟他那沒过門的老婆吵了两句，他揍了那个娘們儿一頓，結果被判罰款，給了她十五个先令。他有权利揍她，因为他就要娶她啦，可是我沒有权利揍你呀，所以我再多掏五先令，凑成一个金鎊給你。（他拿出一鎊的金币）这是給你的錢，拿走吧。你可别再叨嘮什么饒恕啦、禱告啦那一套；你的少校也别再数落我啦。我打了你一巴掌，賠了你一笔錢，两拉倒吧，别

沒完沒了的啦。

珍妮　噢，这錢我可不能要，渥凱尔先生。你要乐意的話，倒是拿一两个先令給那个可怜的罗蜜·米琴斯吧。你的确是打伤了她啦，她又上了几岁年紀。

毕尔　（蔑視地）这不大好办。我要再看見她，还得凿打她几下儿。她吵吵着要去告我，叫她去！她幷沒有饒恕我，饒也沒饒多少。我打了她，心里幷沒有难过，——就像她（指着巴巴娜）說的什么良心上不安——不安嘛，嗯，大不过像宰个猪似地。不过你們这套基督教的把戏可别跟我来耍，什么活見鬼的恕罪呀，嘮嘮叨叨，把一个人折騰得叫苦連天，觉着活在世上对于他反成了个累贅啦。告你說，我是不吃这一套的；你还是收下这笔錢，别再揚起你那个又渾又破的鬼臉儿跟我过不去啦。

珍妮　少校，我可以收下一点儿給咱們救世軍嗎？

巴巴娜　不可以。救世軍不能叫人拿錢收买。毕尔，我們干脆就是要你的灵魂，别的什么都不行。

毕尔　（刻毒地）我明白啦。你觉着我这人和我这点儿錢狗屁都不值。你嘛，伯爵大人的外孙小姐，那不含糊。一百金镑以下的錢，你哪会看到眼里头。

安德謝夫　嘤嘤，巴巴娜。你拿一百镑可以作很多的好事。如果你收下这位先生的一镑，叫他得个良心平安，其余的九十九镑我願意拿出来。

毕尔为他的这种豪举所动，不由举手致敬。

巴巴娜　啊，爸爸，您太浪費啦。毕尔已經肯出二十块銀元，

您再出十块就够收买任何人的标准价格啦[①]。无奈，我不能让人收买，救世軍也不能让人收买。(对毕尔)毕尔，你要不来参加我們，一輩子也得不到安宁。你不能永远抗拒你灵魂的救星，你抗不住。

毕尔　(气憤地)我抗不住音乐堂的摔跤的，抗不住碎嘴子娘們儿，所以我才想給你們几个錢儿完事大吉。我可算做到家啦。收不收在你吧。錢在这儿哪。(把一镑金币扔在大鼓上，回来又坐在馬槽上。"势利眼儿"浦萊斯見錢眼开，赶快把自己的帽子擱在鼓上扣起那金币来。)

貝恩斯太太从屋子里出来。她年在四十左右，穿着救世軍高級专員的服装，为人眞摯，語声柔媚而急切，态度易于感动人。

巴巴娜　貝恩斯太太。这是我父亲，(安德謝夫从桌子那边走过来，彬彬有礼，脱帽致敬)您劝劝他看，我說的話他总是不听。爸爸老忘不了我吃奶的时候是个小傻瓜。(她任他們交談，自己找珍妮去說話。)

貝恩斯太太　安德謝夫先生，他們陪您看过这个收容所了嗎？您当然知道我們做的是什么工作。

安德謝夫　(很客气地)全国都知道，貝恩斯太太。

貝恩斯太太　不是的，先生，全国并不知道。要眞知道的話，我們就不会因为經济困难鬧得到处的工作都难进行。您应当知道，今年冬天要不是因为有我們維持着，倫敦早就发生暴动啦。

① 暗指犹大以三十块銀元出卖耶穌事。(参看《圣經》《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

安德謝夫　您眞以为这样嗎？

貝恩斯太太　这我是知道的。我还記得一八八六年穷人們叫苦連天，你們財主老爷們硬着心腸不理，他們砸了你們派尔馬尔大街俱乐部的窗戶。

安德謝夫　（对于穷人們的办法，微露贊賞之意）第二天，倫敦市长官邸救济金的捐献，就从三万鎊一下儿跳到七万九千鎊！不錯，我記得很清楚。

貝恩斯太太　那么您肯不肯帮助我們在穷人的面前买买好儿呢？那他們就不会再砸你們的窗戶啦。浦萊斯，你过来給这位先生看看。（浦萊斯走过来受檢查）你还記得砸窗戶的事嗎？

浦萊斯　太太，我們老爷子以为那是鬧革命哪。

貝恩斯太太　如今你想不想砸人家的窗戶啊？

浦萊斯　噢，那怎么会呀，太太。天堂的窗戶已經为我敞开啦。現在我知道闊人也跟我一样，同是上帝面前的罪人。

罗蜜　（在頂楼門口出現）"势利眼儿"浦萊斯！

浦萊斯　什么事啊？

罗蜜　你們老太太到克利浦斯胡同的后門儿来找你。她已听到說你认罪的事啦。（浦萊斯面色頓时发白。）

貝恩斯太太　你去吧，浦萊斯先生，跟老太太一块儿禱告去吧。

珍妮　"势利眼儿"，你可以从屋子里穿过去。

浦萊斯　（对貝恩斯太太）太太，我的罪孽深重，这会儿想起来尤其痛心，实在沒有臉去見我們老太太。請您告訴她她的

儿子回家啦，在家里念經禱告，敬候着老人家啦。（他偷偷溜出了前門，从大鼓旁經过时，趁叹帽子的机会，将那一镑金币偷走。）

貝恩斯太太　（含泪）安德謝夫先生，您亲眼看見啦，穷人心里对你們大闊佬又气又恨，叫我們一摆弄，您瞧，恨也平啦，气也消啦。

安德謝夫　貝恩斯太太，但凭这一手儿，你們就給所有的大老板造福不淺。

貝恩斯太太　巴巴娜，珍妮，我告訴你們一个好消息，再好沒有啦。（珍妮跑到她的身边）我求上帝的事，上帝答应啦。珍妮，我早就跟你說上帝会答应的，是不是？

珍妮　是呀，是呀。

巴巴娜　（靠近大鼓一点）是不是我們有錢維持这个收容所啦？

貝恩斯太太　依我看所有的收容所都有希望維持下去啦。莎斯滿丹男爵答应捐給我們五千鎊……

巴巴娜　万岁！

珍妮　光荣！

貝恩斯太太　……不过……

巴巴娜　“不过”！不过什么？

貝恩斯太太　……不过他說必須另有五位先生，每人肯捐一千鎊，凑成一万才行。

巴巴娜　这位莎斯滿丹男爵是誰呀？我向来沒听見說过。

安德謝夫　（原来側耳靜听这位新貴族的名字，这时却两眼注視着巴巴娜）亲爱的，这是一位新近加封的男爵。你听見說过副男爵赫瑞斯·鮑吉尔吧？

巴巴娜　鲍吉尔！您說的是那个造酒的嗎？威士忌大王鲍吉尔，是不是？

安德謝夫　不錯，就是他，数一数二热心公益的人。因为他拿錢重修了哈京頓教堂，封了副男爵。他捐了五十万镑給他的党，又加封了正男爵。

謝理　这回又捐了五千镑，再該封个什么呢？

安德謝夫　再沒得可封的了。这五千镑嘛，我想是要救他的灵魂啦。

貝恩斯太太　天哪，但願如此！噢，安德謝夫先生，您有些很闊的朋友。您能不能帮我們解决解决这后五千的問題呢？今天下午我們在一里堡大街会議厅开大会；如果我能向大会宣布，說已經有一位先生出来响应莎斯滿丹男爵啦，别人就会跟着来的。难道您不知道有热心的人嗎？您能不能帮帮我們的忙？肯不肯？（两眼泪汪汪）噢，請您想想那些穷人，安德謝夫先生，想想这件事对穷人有多大好处，而对您这样的偉大人物又算得了什么。

安德謝夫　（慷慨义气，但含有嘲笑意味）貝恩斯太太，对于您，我只有甘拜下風，唯命是听。我不能叫您失望，也不願放过这个让鲍吉尔破費的机会。我决定捐給您五千镑。

貝恩斯太太　謝謝上帝！

安德謝夫　不謝我嗎？

貝恩斯太太　噢，先生，别这么冷言冷語的，也别以为做善人是丢人。上帝一定会多多地保佑您；我們替您做的禱告，更会像一道銅墙铁壁，把您团团圍住，保您一輩子平安无

事。(有些不放心)支票您可以馬上开給我,开会的时候好給大家看看,可以不可以?珍妮,进去拿鋼笔墨水来。(珍妮向屋里跑去。)

安德謝夫　不必麻煩希尔小姐啦,我有自来水笔。(珍妮站住,安德謝夫坐在桌子上写支票,柯森斯站起来給他騰地方;大家默然望着他。)

毕尔　(以旁白詞对巴巴娜冷言相譏,然声音語調,失尽原来的威風,想来令人可怕)救灵魂,这一回可卖上大价儿啦吧?

巴巴娜　不要写了。(安德謝夫停笔,大家詫異地望着她)貝恩斯太太,您眞要接受这笔錢嗎?

貝恩斯太太　(惊訝地)为什么不接受,亲爱的?

巴巴娜　为什么不接受!您知道我父亲是干什么的嗎?您忘了莎斯滿丹男爵就是那个威士忌大王鮑吉尔嗎?他拿电灯扎成"鮑吉尔威士忌"六个大字儿,高入云霄,夜里亮得像火龙一样,为的是叫河堤上那些快醉死的可怜虫,好容易睡上个一时半刻,一睜眼看見那个混賬招牌,馬上就又想去喝他那毒药,您忘了我們怎么央告地方參議会制止他这样做广告了嗎?您不知道我在这里必須对付的敌人,最凶的不是魔鬼,而是鮑吉尔、鮑吉尔、鮑吉尔和他的造酒厂和代銷店嗎?您是不是要拿我們收容所来再給他开一处代銷店而要我来做酒館儿經理呀?

毕尔　他家的威士忌缺透啦,一喝就上脑袋。

貝恩斯太太　亲爱的巴巴娜,莎斯滿丹男爵跟我們誰都一样,也有个灵魂要救。如果上帝想出了办法,把男爵的錢作了正用,难道我們要去拒絕自己禱告求来的恩典嗎?

巴巴娜　我知道他也有个灵魂要救，让他到这里来，我一定竭力帮他救他的灵魂。但是他只是想送一張支票来收买我們，自个儿照旧去胡作非为。

安德谢夫　（尽情尽理的話，只有柯森斯看出他是在挖苦人）亲爱的巴巴娜，酒是不可少的东西，它能治病……

巴巴娜　沒那么回事。

安德谢夫　那末，酒能帮着大夫治病，这样說，可能就沒有問題啦吧。千千万万的人，在淸醒的时候，感到生活无法忍受，喝上几杯就可以对付着活下去。有些事儿，若有人在上午十一点干出来，那一定是他发了瘋，可是国会却在晚上十一点干出来了，这也是因为議員老爷們晚飯多喝了几杯。至于穷人中間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令人可叹地濫用了这个无价之宝，那能怪鮑吉尔嗎？（他回到桌子上签了支票，划上横綫。）

貝恩斯太太　巴巴娜，假使我們救济的这些穷人，明天一看，各收容所都关了門，你想他們以后是多喝呢，还是少喝？所以菼斯滿丹男爵給我們这笔錢，实是为了使人們戒酒，甘願毁他自个儿的生意。

柯森斯　（鬼头鬼脑地）这分明是鮑吉尔純粹的自我牺牲，沒問題的！亲爱的鮑吉尔万岁！（柯森斯也竟这样使她失望，巴巴娜几乎哭出来。）

安德谢夫　（站起来，在柯森斯身旁經过向貝恩斯太太走去，同时撕下支票，将票本装入衣袋）貝恩斯太太，我这样做也可以說是有点儿不顾自己利益的。您想想我做的是什么生意！想想那些孤

儿寡妇！想想那些大人孩子給子母彈炸得血肉横飞，再加上苦酸中毒！（貝恩斯太太不禁瑟縮，但是他仍毫无愧色地讲下去）鲜血成了海，而沒有一滴是为正义而流的！想想地里糟蹋了多少庄稼！与世无爭的农夫农妇，迫于饥餓，在敌对軍队的炮火下还得耕田种地！再想想国內那群气燄万丈而又死沒出息的东西，他們咬牙切齿，要滿足自己的民族虛荣心，却叫别人去上战場当炮灰！我的錢，就是靠这一切賺来的。报紙上充滿这些消息的时候，也就是我生意最兴隆、財源最茂盛的时候。但是，你們的工作是宣傳天下太平，人間和睦的，（貝恩斯太太又高兴起来）您多劝一个人信了救世軍，就多一个人反对战爭。（她的嘴唇微动，低声禱告）可是我仍然給你們这笔錢，帮助你們快搞垮我的生意。

（他把支票交給貝恩斯太太。）

柯森斯　（以恶作剧式的狂欢姿态登上板凳）安德謝夫鮑吉尔二公舍己为人，一千年的太平盛世就要开始了。啊，让我們庆祝庆祝吧！（他从衣袋中掏出鼓槌，揮舞一番。）

貝恩斯太太　（接过支票）我活的岁数越大，越看得出有一个至善至美万有万能的力量，迟早要把一切东西都拿来作为救世救人之用的。誰想得到打仗和喝酒也会做出好事来呢？可是卖軍火和卖酒賺来的錢，如今也奉献于救世事业，用来做神圣的工作啦。（她感激得流泪了。）

珍妮　（跑到貝恩斯太太面前，双手摟着她）噢，亲爱的，这一切够多么幸福、多么光荣啊！

柯森斯　（出于戏謔的起鬨）咱們不可放过这个妙不可言的机会，

来来来，大家馬上去开大会。对不起，我一会儿就来。

（他跑到屋子里去，珍妮从大鼓上拿起鈴鐺鼓儿。）

貝恩斯太太　安德謝夫先生，您看見过千把人带着同样的热情一块儿跪下来禱告嗎？請您跟我們一同去开会吧。叫巴巴娜告訴他們：救世軍在您的成全之下已經得救啦。

柯森斯　（从屋里出来，神情急躁，拿着一面大旗和一个长喇叭走到貝恩斯太太和安德謝夫的中間）貝恩斯太太，您打着旗走第一道街吧。（把旗遞給她）安德謝夫先生吹长喇叭很有天才，一定能把我們《西海姆救世軍进行曲》配搭得气派十足。（把长喇叭塞在安德謝夫手中，以旁白詞对他小声說）吹吧，馬克維利，吹吧。

安德謝夫　（接长喇叭时，对柯森斯私語）簡直是犹太国的进軍号啊！（柯森斯奔到大鼓前，拿起鼓来挂上。安德謝夫又以平常說話的声音說道）我竭力試試看吧。你要能把調子告訴我，我可以現編个低音譜即席伴奏。

柯森斯　調子是唐尼賽提歌剧里一个結婚礼的合唱曲，不过我們把它改編啦。在这儿，无論什么东西我們都能改成好的，連鮑吉尔都不能例外。您記得那个合唱曲吧：“为了你，普天同庆——歌舞欢騰——歌舞欢騰。”楞噔嘀噔噔，噔噔嘀当……

巴巴娜　道利，你把我的心伤透啦。

柯森斯　在我們这儿，一顆心伤不伤算得了什么？酒仙安德謝夫老祖下凡，附了我的体啦。

貝恩斯太太　来吧，巴巴娜。我得請我亲爱的少校跟我一块儿打这面大旗。

珍妮　是呀，是呀，少校我那亲姐姐。

柯森斯　（一把从珍妮手里抄过鈴鐺鼓来，一言不发塞給巴巴娜。）

巴巴娜　（把鈴鐺鼓儿往背后一擱，打了个冷战，随即向前走了两步，这时柯森斯拾起鼓来乱扔給珍妮，自己向院門走去）我不能去。

珍妮　不能去！

貝恩斯太太　（含泪）巴巴娜，你觉着我不应該接受这笔錢吧？

巴巴娜　（激动地走到她面前，吻她）不是的，不是的。上帝保佑您，亲爱的，您非这么办不可。您这是为了挽救救世軍。你們走吧，我希望大会成功。

珍妮　可是您去不去呢？

巴巴娜　不去。（她从制服領上往下摘"救"字領章。）

貝恩斯太太　巴巴娜，你这是干什么哪？

珍妮　为什么要摘領章？您反正不能脫离我們，少校。

巴巴娜　（鎮靜地）爸爸，您請过来。

安德謝夫　（向她走来）亲爱的！（看見巴巴娜是要把"救"字領章戴在他的領子上，有些着慌，急忙躲到棚子里去。）

巴巴娜　（跟随他）您不用害怕。（她把領章別在她父亲的衣領上，退到桌旁，让大家看看他）我說啊！五千鎊买了这点玩意儿，不算便宜吧？

貝恩斯太太　如果你不能来跟我們一块儿禱告，答应我你在家里为我們禱告吧。

巴巴娜　这会儿我不能禱告，也許一輩子不再禱告啦。

貝恩斯太太　巴巴娜！

珍妮　少校！

巴巴娜 （几已神志不清）我再也受不了啦。你們快走吧！

柯森斯 （对門外街上排着的行列呼喊）喂，咱們走吧，吹打起来！“歌舞欢腾”。（他敲鼓打着拍子，乐队奏起进行曲来。行列疾速前进，一霎时乐声渐远。）

貝恩斯太太 亲爱的，我得走啦。你是工作得太累，明天就好啦。我們永远不会失掉你的。珍妮，跟这面老旗子一块走吧。“血和火”！（她打起軍旗出院門去。）

珍妮 光荣归于上帝！（走着搖起鈴鐺鼓来。）

安德謝夫 （抽送着活动的喇叭管使其滑溜，經过柯森斯面前时对他說）“我的銀子，我的女儿！”①

柯森斯 （随着他走出去）金錢和炸药！

巴巴娜 酗酒和杀人！主哇主哇，您为什么棄捨了我②？

巴巴娜坐在板凳上，垂首胸前，两手遮着臉。軍乐声漸不可聞。毕尔·溫凱尔潜行到她的身边。

毕尔 （嘲笑）救灵魂又卖上大价儿啦吧？

謝理 不要落井下石了。

毕尔 我落井的时候，她不是也投石了嗎？我为什么不能报报仇儿？

巴巴娜 （抬起头来）我沒有拿你的錢，毕尔。（她穿过院子走到大門口，背向着毕尔和謝理，使他們看不見她的臉。）

---

① 引自莎士比亚著《威尼斯商人》，第二幕，第八場，第十五行。原文为犹太商夏洛克在丢掉女儿和金錢时的感叹詞。

② 耶穌在十字架上临死时語，見《圣經》《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第四十六节。

毕尔　（跟在她后头挖苦她）那是因为你嫌太少。（扭头望大鼓，不見金币）嗨！你要沒拿，一定是别人拿啦。錢跑哪儿去啦？归齐还是珍妮·希尔拿了去；要不是她，我就不是人。

罗蜜　（从頂楼門口对毕尔高声喊叫）胡說，你这混賬东西！"势利眼儿"浦莱斯从大鼓上拿帽子的时候，把錢捏走啦。我一直在这儿沒动窝儿，亲眼看見他拿的。

毕尔　什么！偷我的錢！你为什么不給他嚷嚷出来？你这老不死的臭要飯的。

罗蜜　报报你打我耳光的仇儿。打人啊，小子，一鎊錢沒啦。（为这无味的胜利唱起了凱歌）我也治了你一下儿，我够了本儿啦，我报了仇啦。……（毕尔抄起謝理的牛奶杯向她擲去，她把頂楼門砰地一下关上走了。奶杯碰在門板上，打成碎片紛紛落下。）

毕尔　（輕声笑起来）老头子，你說說叫"势利眼儿"浦莱斯的那个家伙，今儿早晨几点钟救的灵魂啊？

巴巴娜　（扭过头来对着他，比剛才鎭靜，和藹如前）大約是十二点半吧，毕尔。他偷你那一鎊錢的时候，差一刻不到两点。我明白你的意思。咳，一鎊錢你是丢不起的，我回头照数儿送还你。

毕尔　（声音及腔調忽然改得較为入耳）我餓死也不要你的錢。我是不出卖的。

謝理　你不出卖？一瓶啤酒你就可以把自己出卖給魔鬼。可惜沒有一个魔鬼願意出这个价錢买你。

毕尔　（不以为耻）不錯，伙計，一瓶就卖，以前短不了卖，卖的还挺乐呵。可是咱不能卖給她。（凑近巴巴娜）你不是要我的

灵魂嗎？得，你沒要着。

巴巴娜　我差一点儿就要着啦，毕尔，可是我們貪图一万金鎊，又卖还給你啦。

謝理　那价儿可眞够貴了！

巴巴娜　不对，彼得。灵魂比錢可值的多啦。

毕尔　（无論如何也不信救灵魂这一套）沒有用，这会儿你再也繞不住我啦。我完全不信你这一套；今儿我亲眼見到的更证明我不錯。（往外走）再見，老要飯的。麻煩您啦，伯爵的外孙小姐，少校大人。（在院門口回头說）救世軍，眞露臉，救来救去救出个"势利眼"！哈哈！哈哈！

巴巴娜　（伸出手来）再見啦，毕尔。

毕尔　（吃一惊。想脫帽行礼，刚摘下一半来，又傲然按在头上）去你的！（巴巴娜放下手，頗为扫兴。毕尔驟然感到良心譴責的苦痛）你要明白这倒沒有什么。我并不是对你个人啊。咱俩沒仇沒恨。再見啦，大妞儿。（他走出去。）

巴巴娜　无仇无恨。再見啦，毕尔。

謝理　（搖头）你太天眞啦，小姐，干嘛这么拿他当人啊！

巴巴娜　（向謝理走来）彼得，現在我跟你一样啦。一文不名，工作也丢啦。

謝理　你有你的青春和希望，这两样先比我强。

巴巴娜　彼得，我給你找个工作，你就有了希望啦。至于我，单单剩个青春罢啦。（她数她的錢）剛剛够咱們俩上洛克茶館喝杯茶、你住罗唐店、我回家的电車汽車票錢。（彼得的自尊心受了伤，皺着眉头，一跃而起。巴巴娜拉起了他的胳膊）别这么高傲

吧，彼得，这不过是朋友中間同甘共苦。答应我跟我聊聊，别叫我哭。（她拉着謝理向院門走。）

謝理　呃，我可不慣于跟你們这些人談什么……

巴巴娜　（急切地）知道，知道，可是你一定得跟我談談。給我讲讲湯姆·潘恩的书和布萊德劳[1]的演說。快走吧。

謝理　啊，小姐，你要能以正当的态度看湯姆·潘恩的书就好了。（他們一同出院門去。）

---

① 湯姆·潘恩（1737—1809），英国作家，著有《理智时代》一书，后移民至美国，曾参加美国独立运动。布萊德劳，見 235 頁注。

第三幕

第二天，午飯后，薄丽托瑪夫人在威尔頓·克雷新住宅书房里写东西；莎拉坐在近窗的扶手椅子上閱讀些什么；巴巴娜穿着时式的便服，面色蒼白，坐在长椅上沉思。查尔士·劳迈克斯进来，看見巴巴娜的便装和她精神不振的样子，为之一惊。

劳迈克斯　你脫去制服啦！

巴巴娜沒說什么，但是一幅痛苦的神情从臉上掠过。

薄丽托瑪夫人　(低声要他当心)查尔士！

劳迈克斯　(深为关心，到长椅后以同情的态度俯身对巴巴娜)巴巴娜，我眞为你难过得很。你知道我一直尽量帮你的忙，給你拉个手風琴啊什么的。(郑重其事地)可是我始終看着救世軍有些瞎胡鬧。現在說說英国国教的要求……

薄丽托瑪夫人　行啦，行啦，查尔士。你还是談点儿对于你那份儿聪明才力合适的东西吧。

劳迈克斯　可是英国国教，对咱們的无論什么力也都合适呀。

巴巴娜　(按着他的手)謝謝你的好意，查利。找莎拉亲热亲热去吧。

劳迈克斯 （从写字台旁边拉过一把椅子来，亲热地靠莎拉坐下）你今儿怎么样，我的宝貝儿？

莎拉 巴巴娜，别再調唆查利干什么啦，你一說他就会照直来的。查利，我們今儿下午要去看工厂啦。

劳迈克斯 什么工厂？

莎拉 大炮工厂。

劳迈克斯 什么？你們老头儿的那个厂子！

莎拉 嗯。

劳迈克斯 噢，我說哪！

柯森斯走进来，萎靡不振。他看見巴巴娜沒穿制服，显然也吃了一惊。

巴巴娜 我以为你早晨就会来的，道利，你都沒想到我会等你？

柯森斯 （坐在她旁边）眞对不住。我刚吃完早点。

莎拉 我們午飯都吃过啦。

巴巴娜 你昨天夜里又不太舒服了吧？

柯森斯 很好。实在說，我这半輩子沒有舒服过这么儿晚上。

巴巴娜 会开得那么痛快嗎？

柯森斯 不是，散会以后。

薄丽托瑪夫人 散会以后你就該睡啦。又干什么来着？

柯森斯 大喝其酒。

薄丽托瑪夫人	阿道弗斯！
莎拉	道利！
巴巴娜	道利！
劳迈克斯	噢，我說哪！

薄丽托瑪夫人　喝的什么酒，可以問問嗎？

柯森斯　一种活見鬼的西班牙葡萄酒，保证沒加酒精，是一种“戒酒”的飲料。里头的天然酒精就够嗆啦，用不着再加。

巴巴娜　你是开玩笑吧，道利？

柯森斯　（忍心地）不是。我跟你們府上那位挂名的家长鬧了个通宵；就是这么回事儿。

薄丽托瑪夫人　安德魯把你灌醉啦！

柯森斯　沒有，他不过是預备了点儿酒。灌醉我的，我想是酒仙老祖。（对巴巴娜）我跟你說过我已經是神仙附体啦。

薄丽托瑪夫人　你的酒还沒醒，赶快回家睡去吧。

柯森斯　薄丽夫人，我从来不敢埋怨你老人家一声，可是您怎么能跟“混世魔王”結了婚啊？

薄丽托瑪夫人　跟他結婚比跟他一块儿鬧酒可以原諒得多。你知道，这倒是他新长的本事，早先他不喝的。

柯森斯　現在他也不喝。他只是坐在那儿毁尽了我的道德基础，粉碎了我的信念，收买了我的灵魂。巴巴娜，他很关心你，因此他对我的危險性就更大了。

巴巴娜　这不相干的，道利。家庭关系以外，还有更偉大的感情，更神圣的理想。你明白这一点儿，是不是？

柯森斯　对，这是你我共同的信念。我明白，我一定坚持原則。如果他能够掌握我，一定得在那个比家庭关系更神圣的立場上，不然的話，他也就是暫时給我开开心而已，尽管他三头六臂，也不能进一步抓住我的心。

巴巴娜　坚持下去吧，結果不会坏的。可以跟我說說昨天开

会的情形嗎？

柯森斯　会开的眞是惊人。貝恩斯太太激动得差点儿死过去。珍妮·希尔簡直像得了歇斯底里似地喋喋不休。混世魔王抱着长喇叭吹得像发瘋一般，嗚嗚啦啦，簡直像地獄里的魔鬼在狂笑。当場就有一百一十七个人信了教。他們一片誠心、千恩万謝地为鮑吉尔禱告，为那位捐五千鎊的无名氏禱告。你爸爸不許宣布他的名字。

劳迈克斯　你知道老爷子做事倒挺漂亮。一般人一定会借此出出風头的。

柯森斯　他說他要是出了名，慈善团体就要一拥而上向他扑来，像天上的鷂鷹扑向战場上的死尸一样。

薄丽托瑪夫人　这就是安德魯的为人。他每干一件正当的事情，总得找出个不正当的理由来。

柯森斯　听了他的話，我承认我这半輩子淨干不正当的事情，可是总能找出个正当的理由来。

薄丽托瑪夫人　阿道弗斯，巴巴娜旣然脫离了救世軍，你最好也別干了吧。我不願意你在大街上敲鼓。

柯森斯　我已經遵命了，薄丽夫人。

巴巴娜　道利，你对于救世軍也有过眞心嗎？要不是遇見我，你会参加嗎？

柯森斯　(虛伪地)那……啊……啊，作为一个宗教收藏家，也可能……

劳迈克斯　(狡猾地)不过，可不是作为一个打鼓的呀，你知道。道利，你是个心明眼亮的人，一定早已看透了那个瞎胡鬧

的……

薄丽托瑪夫人　查尔士，你要非說糊塗話不可，也得糊塗的像个大人，别糊塗的像个孩子。

劳迈克斯　（羞赧）呃，糊塗就是糊塗，不分大人孩子，您曉得吧。

薄丽托瑪夫人　在英国的高等社会里，查尔士，成年人不分老少都是些糊塗虫；他們死背一些愚蠢可笑的濫調儿，可是摆出一副聪明过人的神气来。小学生們用野話自己編出一套濫調儿来，就像你似的。他們到了你这个岁数儿，干上了政界要人的私人秘书一类的差事，就擱下野話，又钻到《观察家》杂志或《泰晤士报》里去找濫調。你最好是专钻《泰晤士报》吧。你会发現《泰晤士报》有些瞎胡鬧，可是至少它的文字还有点儿名气。

劳迈克斯　（叹服地）薄丽夫人，您眞是心胸不凡……

薄丽托瑪夫人　廢話！（莫里生进来）什么事？

莫里生　稟夫人，安德謝夫先生开着車来啦。

薄丽托瑪夫人　好，那就請他进来吧。（莫里生犹豫）你这是怎么啦？

莫里生　夫人，要不要当客人先通报一声，或者，好比說，当主人請进来。

薄丽托瑪夫人　通报一声。

莫里生　謝謝您，夫人，我希望您不怪我多嘴。这种情形我可以說是沒遇到过。

薄丽托瑪夫人　很对，去請他进来。

莫里生 謝謝您，夫人。（他退出。）

薄丽托瑪夫人 孩子們，去預备預备吧。（莎拉和巴巴娜上楼去取出門的外衣）查尔士，去叫斯泰芬在五分钟以內下来，他在楼上客厅里啦。（查尔士走出）阿道弗斯，告訴他們十五分钟左右把車开过来。（阿道弗斯走去。）

莫里生 （在书房門口）安德謝夫先生来啦。

安德謝夫进书房来，莫里生退下。

安德謝夫 你一个人在这里！我太幸运了！

薄丽托瑪夫人 别这么激动，安德魯。坐下。（她在长椅上坐下。安德謝夫坐在她左边。她不等他喘过一口气来，就向他开門見山地提出問題来）在查尔士·劳迈克斯拿到他的财产以前，莎拉每年得要八百鎊。巴巴娜需要的还得多，而且是长期的，因为阿道弗斯什么财产都沒有。

安德謝夫 （听从而已）可以，亲爱的，我当然照办。还有什么事？比方說，你个人方面的？

薄丽托瑪夫人 我要跟你談談斯泰芬。

安德謝夫 （頗不耐煩地）别提斯泰芬，亲爱的。我对他不感兴趣。

薄丽托瑪夫人 我对他感兴趣。他是我們的儿子呀。

安德謝夫 你眞以为他是嗎？他叫我們生下他来了，可是，据我看，他选擇父母，选得挺不合适。他一点儿也不像我，更不像你。

薄丽托瑪夫人 安德魯，斯泰芬是个非常好的儿子，一个极老成、极能干、极有志气的孩子。你不过是想找个借口不让

他继承你的財产罢啦。

安德謝夫　亲爱的碧黛①,不让他继承，是我們家祖傳的老規矩，我要把大炮工厂傳給自已的儿子，那就是失大信于天下。

薄丽托瑪夫人　安德魯，你要傳給别人，那就太不近人情、太不讲道理。你以为这个不道德、不合理的傳統可以永远維持下去嗎？别人家的儿孙，有本事經营祖上留下的大买卖，你能硬說斯泰芬不如他們，沒有本事經营大炮厂嗎？

安德謝夫　不錯，他可以像别家的儿孙們一样，学会了厂里的一些例行公事，但是对于整个生意完全不懂。这样一来，工厂的工作就只好听其自流，直到有那么一天，出来一个眞正的安德謝夫——一个意大利人或德国人，人家想出个新招儿来把他挤掉了算完事。

薄丽托瑪夫人　不管什么意大利人，什么德国人，他們会的，斯泰芬也一定会。再說，斯泰芬至少也出身高貴。

安德謝夫　一个私生子的儿子出身高貴！笑話！

薄丽托瑪夫人　别忘了是我生的呀，安德魯！就連你的身上也可能有貴人的骨血呀，尽管你自己不知道。

安德謝夫　不錯，大半有的，所以私生子就更可貴啦。

薄丽托瑪夫人　安德魯，少招人生气、少說坏話吧。这会儿你两样儿都占全啦。

---

① “碧黛”是薄丽托瑪的爱称。

安德謝夫　咱們这場談話也是安德謝夫家祖傳的。自从工厂开張以来，沒有一代的太太不跟她丈夫鬧这么一場的。这純粹是白費口舌。眞要打破这个傳統，那也得找一个比斯泰芬有本事的儿子才値得。

薄丽托瑪夫人　（噘了嘴）那你就給我走吧。

安德謝夫　走！

薄丽托瑪夫人　嗯，走。你要不照顾斯泰芬，我們这里不需要你来。找你的私生子去，不管是誰；好好去照顾他吧。

安德謝夫　碧黛，事实是……

薄丽托瑪夫人　别碧黛碧黛的，我也沒管你叫安迪。

安德謝夫　我不能管我的太太叫薄丽托瑪呀，那多么俗气呀。說实在話，亲爱的，安德謝夫家的这个傳統，眞叫我为难。我一天一天地老上来了，我的伙友拉莎罗斯再也等不了啦，坚决主張工厂的继承問題，不管怎么解决，总得解决。他这样，当然是很对的。你看，到現在我还沒找到个合适的继承人。

薄丽托瑪夫人　（固执地）現成的斯泰芬。

安德謝夫　問題就在这儿。我能找到的私生子，都跟斯泰芬一模一样。

薄丽托瑪夫人　安德魯！！

安德謝夫　我要找一个沒有亲戚朋友、沒受过教育的人；如果他自己沒有股子硬劲儿，他是无法儿与人竞爭的。可我就是找不到这么一个人。如今那些宝貝私生子，在嬰儿时候就都給巴尔拿多孤儿院、学校委員会、监理委員会一

类的机关团体弄走了。哪个孩子要露出有一星半点儿的能耐，就有这位校长那位校长死纏上他，像訓练跑馬似地教給他怎么去得奖学金，把别人的思想塞进他的脑袋去，把他訓练管教得服服貼貼，变得像他們所謂的風流儒雅；这样一来，他就一輩子不中用了，除教书以外，什么也干不了。你要想叫工厂不落在外人手里，我看你最好是找个合格的私生子，叫他跟巴巴娜結婚。

薄丽托瑪夫人　啊！巴巴娜！你的紅人儿！你想为她而牺牲斯泰芬。

安德謝夫　我甘心願意。你呢，亲爱的，恨不得拿巴巴娜煮湯給斯泰芬喝。

薄丽托瑪夫人　这不是我們喜欢誰不喜欢誰的問題，这是責任問題。叫斯泰芬做你的继承人是你的責任。

安德謝夫　正跟服从丈夫是你的責任一样。喂，碧黛，你这套統治阶級的把戏对我要是沒有用的。我自己就是統治阶級；对教士来傳教，那是白耽誤工夫。这件事我有决定权；你騙不了我，我不能用我的权力来滿足你的要求。

薄丽托瑪夫人　任凭你說得天花乱墜，你也不能把錯的說成对的。你的領带跑到一边儿去啦，把它正过来吧。

安德謝夫　（发窘）除非拿針別住它，領带总是两边跑（摸弄領带，臉上做出一副孩子气的怪相）……

斯泰芬进来。

斯泰芬　（在門口）对不住。（預备退出去。）

薄丽托瑪夫人　沒关系，斯泰芬，进来。（斯泰芬走到他母亲的写字

台前面。)

安德謝夫　(不甚亲切地)你好。

斯泰芬　(冷淡地)您好。

安德謝夫　那傳統的問題,我想他全都知道吧?

薄丽托瑪夫人　知道。(对斯泰芬)就是昨天晚上我告訴你的那个,斯泰芬。

安德謝夫　(板着臉)我听說你希望来參加做大炮生意。

斯泰芬　我去做生意?絕对不。

安德謝夫　(睜大了眼睛,內心和外表都松快多了)噢,这样的話……

薄丽托瑪夫人　大炮生意不是普通买卖,斯泰芬,那是一种事业。

斯泰芬　什么生意我都不願做。我沒有做生意的能力,也沒有兴趣。我打算从事政治活动。

安德謝夫　(起立)亲爱的孩子,听你这話,我非常痛快。我想这对于国家也有非常大的好处。我还怕你觉着是受屈辱、受輕視哩。(他向斯泰芬湊过去,好像要和他握手。)

薄丽托瑪夫人　(起来拦阻)斯泰芬,我不能容許你扔掉这么大的一份儿产业。

斯泰芬　(頑强地)媽媽,对不起。您把我当小孩子看待,也得有个头儿啊。(薄丽托瑪夫人往回一縮,斯泰芬的語气使她十分伤心)到昨天晚上为止,我对于您的态度一直沒大认真,我觉着您也不一定眞有那个意思。現在我才明白多少年前就該对我說清楚的事情,您一直瞞着了我。我非常伤心,非常生气。再要討論我的志願問題,最好是让我跟爸爸直接談,

男子汉对男子汉。

薄丽托瑪夫人　斯泰芬！（她又坐下，含着眼泪。）

安德謝夫　（深表同情）亲爱的，你瞧，只有大人你才能拿他当小孩子看待。

斯泰芬　媽，我很抱歉，您逼得我……

安德謝夫　（止住他）得啦，得啦，得啦，得啦；再沒什么說的，斯泰芬。她再也不会干涉你。你已經有了独立自主权，有了你出入大門的钥匙。別再描啦；更用不着认錯儿賠不是。（他归回原位）那么你的前途問題到底怎么样，咱們男子汉对男子汉——对不住，碧黛，我們两个男子汉对一位女太太来談談吧。

薄丽托瑪夫人　（振作起精神）我很明白，斯泰芬。你要觉着自个儿翅膀儿够硬的了，千万照你自己的意思作去。（斯泰芬傲然坐于写字台前的椅子上，摆出一副确认自己是成年人的脾气来。）

安德謝夫　你不要求继承大炮生意是确定了的。

斯泰芬　我跟大炮生意一刀两断，我希望这一点也是确定了的。

安德謝夫　得，得，用不着死犯别扭，这完全是孩子气。自由的人应当大气。再就是，我既然不叫你继承，就該在别的事业方面把你好好儿領进門去。你不能一下儿就做了首相啊。你还有什么别的爱好嗎？文学、艺术一类的东西怎么样？

斯泰芬　論才能、論性格，我一点儿艺术家的味儿也沒有，謝天謝地。

安德謝夫　也許願意做个哲学家，是不是？

斯泰芬　我还不至于那么不自量。

安德謝夫　嗯。那么，陆軍，海軍，宗教界，律师业呢？做律师得有点儿本事才行啊，这一行怎么样？

斯泰芬　我沒学过法律。我恐怕沒有打赢官司必不可少的那种毅力。嗯，毅力，我想这就是律师們給自己的下流作風起的名字。

安德謝夫　这就难办了，斯泰芬。除去戏剧以外好像再沒有别的了吧？（斯泰芬动了一动，透着不耐煩）那得啦，你能說說你长于什么或是爱好什么嗎？

斯泰芬　（起立，目不轉睛地瞅着他父亲）我会辨别是非。

安德謝夫　（不禁失笑）眞的嗎！怎么！沒有做买卖的才能，缺少法律知識，对于艺术无兴趣，不敢动哲学，只是簡簡单单地掌握了辨别是非的秘訣！这是考住一切哲学家，难坏一切律师，搞昏一切商人，毁灭大多数艺术家的一个問題啊！哎，您眞是个天才，圣人中的圣人，活神仙！而且才二十四岁！

斯泰芬　（好容易才忍住气）您随便挖苦吧。我所說的不过是一切正大光明的英国人都具有的天賦。（他憤怒地坐下。）

安德謝夫　噢，无論誰都有这个天賦。拿救世軍那个可怜的小姑娘珍妮·希尔来說吧。你要是叫她站在大街上讲文法、讲地理、讲算术，甚至于讲交际舞，她都会认为你是开她的玩笑；可是她决不怀疑自己能够讲道德問題，讲宗教問題。你們这些正人君子眞像一个模子脫的。你們說不

出一噸十寸口徑的大炮彈对于炮筒有多大的压力，这是个很簡单的問題。可是你們都觉着有資格告訴我声色貨利的誘惑对于一个人有多大压力。你們不敢动烈性炸药，可是随时可以談誠实、論眞理、讲道义，确定一切做人的本分，而且，为了在这种游戏的事上爭一日之短长，可以拚个你死我活。咳，这是个什么国家呀！什么世界呀！

薄丽托瑪夫人　（不愉快地）你說他做什么好呢，安德魯？

安德謝夫　噢，正好是他自己要干的那一行。他什么都不懂，而自以为什么都懂，就凭这一点儿，到政界里去准能够飞黃騰达。瞧着誰能給他个次长做做，先叫他去給那个人去做私人秘书，以后你就不用管他啦；总有一天他会得其所哉、入閣拜相的。

斯泰芬　（又跳起来）对不起，您这是逼得我顾不得做儿子的对您应有的尊敬了。我是一个英国人，我不願意听人家侮辱我祖国的政府。（他双手插进衣袋，气憤憤地直奔到窗前。）

安德謝夫　你祖国的政府！我就是你祖国的政府，我，还有拉莎罗斯。你以为你，再加上半打你这个样半生不熟的政客，跑到那个胡說专家俱乐部①里坐成一排，就能够管得了安德謝夫—拉莎罗斯公司嗎？不行的，朋友。怎么对我們有利，你們就得怎么干。战爭对我們有利，你們就得制造战爭；和平对我們有利，你們就得維持和平。在商业上，我們决定了什么措施，你們就会发現什么有其必

① 暗喻英国內閣和議会。

要。我需要什么来保持我的利潤，你們就会看出我的需要正是国家的需要。别人要需要点儿什么来降低我的利潤，你們就調出警察和軍队来彈压他們。为了报答你們的盛意，我开的报館就支援你們，頌揚你們，让你們自个儿觉着眞是偉大的政治家，沾沾自喜。哼，你祖国的政府！去吧，孩子，带着你那竞选委員会啦、社論文章啦、历史性的政党啦、什么偉大的政治家啦、迫切的政治問題啦，带着这些跟别的儿童玩具去玩儿吧。我回到我的賬房里拿出一笔錢来給剧院老板，以后文戏武戏，就得由着我点。

斯泰芬　（眞笑了，手扶着他父亲的肩膀，有姑息寬容的意味）說眞的，亲爱的爸爸，生您的气是不对的。您不知道您这一套听着有多么可笑。您辛辛苦苦地賺了錢，有点儿驕傲，这也是极其应当的；至于您竟賺了这么許多，尤其地难为您；不过，有些人因为您有錢而看的起您，而听您的話，結果您就只顾呆在他們那个小圈子里，而沒有去上我那个中学和大学；这两个学校眞可謂古色古香，甘願落在时代后面。我的日常思想方法，已經成了习慣，都是在这两个母校里养成的。所以您觉着統治英国的是金錢，这也难怪，可是您总得承认，在这个問題上我比您清楚。

安德謝夫　那么統治英国的是什么呢？請教請教。

斯泰芬　品质，爸爸，品质。

安德謝夫　誰的品质？你的还是我的？

斯泰芬　既不是您的，也不是我的，而是英国民族一切最优秀

品质的总合。

安德谢夫　斯泰芬，这一下我可給你找着职业啦。你是个天生的新聞記者。我让你先办一个唱高調儿的周刊来开个头儿。对！

斯泰芬还沒来得及回答，莎拉、巴巴娜、劳迈克斯、柯森斯四人一起进来；他們都穿好衣服准备走了。巴巴娜直奔到窗前向外望；柯森斯神色和悦，蹓躂到扶手椅旁边去；劳迈克斯在門口站住，莎拉走到她母亲的身边。

斯泰芬到小写字台边写起信来。

莎拉　您去預备預备吧，媽媽，車子在外边等着啦。（薄丽托瑪夫人离开书房。）

安德谢夫　（对莎拉）怎么样，亲爱的？你好，劳迈克斯先生。

劳迈克斯　（含含糊糊地）您好。

安德谢夫　（对柯森斯）欧里庇得斯？昨儿晚上到現在，你的身体还好吧？嗯？

柯森斯　您可以想得到有多么好。

安德谢夫　那是必然的。（对巴巴娜）那么你要来参观我的杀人放火工厂了吧，巴巴娜？

巴巴娜　（靠近窗戶）昨天您光临了我的救世救人工厂，我答应您要回拜的。

劳迈克斯　（前进到莎拉和安德謝夫中間）你会觉着工厂非常有意思的。我参观过吳里治兵工厂，在那儿，想想打起仗来我們一下子能打死多少个要飯花子，你会觉得我們这个国家是稳坐釣魚台的。（忽然严肃地对安德謝夫）不过，您自己回想起来一定觉得罪孽深重，从宗教立場上来說，仿佛是。您

唯利是图，您知道，还有那一切的一切。

莎拉　爸爸，您不怪查尔士傻头傻脑的吧？

劳迈克斯　（大吃一惊）噢，我說哪！

安德謝夫　亲爱的，劳迈克斯先生看这个問題的态度是非常正确的。

劳迈克斯　这倒也沒什么。我也就是这么一点儿意思，絕沒有别的。

莎拉　你去不去，斯泰芬？

斯泰芬　啊，我很忙……嗯……（大方地）那么，也可以吧，我去。那是說，如果車上有空地方的話。

安德謝夫　我可以在我的小汽車上带两个人。这是个我正在試驗用在战場上的小車，挺不好看，你們不在乎吧。还沒有上漆，可是子彈打不透的。

劳迈克斯　（想起要坐在不上漆的汽車上經过威尔頓·克雷新，不禁惛然）噢，我說哪！

莎拉　謝謝您，我坐家里的轎車吧。不管坐在什么里头在人前經过，巴巴娜都不在乎。

劳迈克斯　喂，我說道利！老伙計，你是不是討厌这个出洋相的小車呀？因为，当然啦，你要不願意坐，我就上去。不过……

柯森斯　小車儿更好。

劳迈克斯　多謝多謝，老伙計。来吧，乖乖。（他急忙出去上轎車上占座位，莎拉跟他出去。）

柯森斯　（不高兴地走到薄丽托瑪夫人的写字台前）你我为什么要去看

这个地獄的“工业部”呢？我眞不明白。

巴巴娜　我向来觉着大炮厂是个火坑，一群迷途的羔羊，滿臉漆黑，在那里翻騰烈火，烟雾騰騰，一边被我的父亲驅使着，折磨着。对不对，爸爸？

安德謝夫　(蹶然)亲爱的，那是个山坡上的小城鎮，非常美丽。

柯森斯　有个美以美会教堂吧？噢，您一定得說有。

安德謝夫　有两个。一个是“原始派”① 的，一个是海派的。甚至有一个倫理道德社，但是沒有多少人去，因为我的工人都是热心宗教的。在烈性炸药的工棚里，工人們反对抱“上帝不可知論”的人进去，怕受了他們的連累。

柯森斯　可是他們并不反对您！

巴巴娜　他們服从您的一切命令嗎？

安德謝夫　我从来不向他們发号施令，我跟一个职工說話，总是：“怎么样，琼斯？小宝宝挺好的吧？琼斯太太的健康恢复了吧？”“都很好，謝謝您惦記着。”就这一类的話，再沒有别的啦。

柯森斯　可是琼斯必得老老实实的才行啊。您怎么維持工人的紀律？

安德謝夫　我不維持，工人們自己維持。琼斯死也受不了的就是他的下級造反，或是每星期比他少挣四先令的工人的太太敢在交际場中跟琼斯太太平起平坐！当然娄，在理論上他們都反对我；实际上呢，每个人都把直接在他底

① “原始美以美教派”于一八一〇年在英国創立，教堂管理方面多用普通人，并許妇女讲道。

下的人管得老老实实的。我向来不干涉他們，不吓唬他們。我連拉莎罗斯都不吓唬。我只說什么什么是要做的，可并不命令誰去做。你們要注意，这并不是說工厂里沒有人命令人，沒有人申斥人，甚至連吓唬人的都沒有。工人申斥学徒，叫他們干这干那。开車的数落扫地的；技术工人瞧不起做粗活儿的；工头是不管粗工人細工人，一样地当牛馬使喚，罵过来罵过去；副工程师找工头的碴儿；工程师跟副工程师过不去；各部的主任跟工程师打麻煩；至于当秘书的，那更是戴着礼帽，拿着圣詩本子，为要保持他們在社交方面的風格，拒絕跟任何人在平等的原則上来往。这样，結果是买卖賺了一大堆的錢，統統归了我。

柯森斯　您眞是个……嗯，我昨天說您的那个。

巴巴娜　他昨天說您什么来着？

安德謝夫　沒关系，亲爱的。他以为我害得你不快乐啦，是的嗎？

巴巴娜　您以为我穿着这身又俗又蠢的衣服会快乐嗎？我呀！一个穿过制服的人。您明白您对我干的是什么事嗎？昨天，一个人的灵魂在我手里攥着。我已經把他的生活領到灵魂得救的路上去。可是我們一接受了您的錢，他就又跑回喝酒駡街的老道儿上去了。（极坚决地）惟独这一条我死也不能原諒您。假使我有个孩子，您拿您的炸药把他的肉体炸碎，假使您拿您那吓死人的枪炮把道利打死，我还能够原諒您，如果我的原諒能使您找着天堂大門的話。可是您从我手里拿去一个人的灵魂，叫它变成一只

狠的灵魂，这眞比謀害人命还厉害啦。

安德謝夫　我的女儿会这么輕于失掉信心嗎？你既然轉中了一个人的心，哪能連一点儿痕跡都不留呢？

巴巴娜　（面有喜色）啊，这也对呀。毕尔是再也不会下地獄的啦。我原来的信心跑到哪儿去啦？

柯森斯　啊，聪明无比的魔鬼呀！

巴巴娜　您或者是个魔鬼，可是上帝有时候也借着您的嘴說話。（她拉过父亲的两手来亲吻）您夺去了我的快乐，現在又还了我啦。我已經感觉到我的內心深处充滿了快乐，虽然我的精神还很恍惚。

安德謝夫　这說明你学到了一点儿新东西。在这种时候，最初你总觉着像丢了点什么似地。

巴巴娜　好啦，带我到杀人工厂，再让我多学点儿东西去吧。命运捉弄人，如此的可怕，这里边必然有些道理的。来吧，道利。（她出去。）

柯森斯　我的守护天神啊！（对安德謝夫）走你的吧！（他随着巴巴娜出去。）

斯泰芬　（伏在写字台上，鎭靜地）您别生柯森斯的气啊，爸爸。这个人倒滿好的。可是一个希腊文学者，自然有些乖僻。

安德謝夫　啊，很对。謝謝你，斯泰芬，謝謝你。

斯泰芬大模大样地笑了笑，把衣扣扣得整整齐齐的，一直往門口走去。薄丽托瑪夫人穿着出門的服装，在斯泰芬走到門口以前，先从外边拉开門。她往屋內張望，寻找其他的人們；看了斯泰芬一眼，随即轉身走去，一言未发。

斯泰芬　(窘住)媽……

薄丽托瑪夫人　可以不必賠不是，斯泰芬！别忘了你已經用不着你娘啦。(她出去。)

柏里瓦尔·圣安德魯小鎭位于米杜塞克斯南北两座小山的中間，有一半在北山的山坡上。这是个几乎无烟的城鎭，白白的墙，屋頂鋪着窄条的綠石板或紅瓦；有大树，有圓屋頂和钟楼，有細长的烟囱；市鎭所在地环境很美，市鎭本身也美。烈性炸药厂在往东約半英里山坡的頂端上，从这里遥望全鎭，景象最胜。大炮厂隐蔽在城鎭和山坡中間的平地上，这一带烟囱林立，像一些巨大的撞球棒子。坡頂上横着筑起一座三合土的台子，一个炮手站立的台阶，台子前面有一道胸墙；看去像一座堡垒，因为有一尊老式无用的"吳里治娃娃"型的大炮横越胸墙对着城鎭探出头来。大炮架在一辆做試驗的炮車上，可能就是斯泰芬以前所說的"安德謝夫出沒式堡垒炮"的原始模型。炮手台阶是一个很方便的座位，上边摆着些圓形的蒲团，有一处更是讲究，鋪着一块毛毯。

巴巴娜正站在台阶上隔着胸墙遥望城鎭。她右边靠近大炮，左边靠近一所厂棚的尽头。这是在大木桩上建起来的棚子，要走上一个三四阶的梯子才能达到門口。門是向外开的；下边有一块可以駐脚的搁板，紧接着梯子头。搁板角上放着一个救火水桶。几个草扎的士兵扔在搁板底下，身上多少都有些伤痕，伤口处露出一丛一丛的稻草，另外几个差不多还是依着棚子墙直立着，更有一个像怪相的死尸一样趴在炮台子上。胸墙刚剛靠不上棚子，中間的空隙，有一条順坡而下，通过炮厂，直达城鎭的小路由此而起。炮手台上鋪毯子的地方靠这个空隙甚近。大炮后面台子上有一辆小車，載着一个圓錐形的大炸彈，彈身塗着一道紅箍。大炮右边，可以看見一个办公房的門；办公房也和棚子一样，是尽量用輕材料筑成的。

柯森斯从城鎭沿着小路来到巴巴娜的面前。

巴巴娜　怎么样？

柯森斯　一綫的希望也沒有。一切尽善尽美，令人贊叹，眞实

不虛。要是再有个教堂的話，那就成了天堂城鎮而不是地獄城鎮了。

巴巴娜　你听說他們怎么安插那个老头子彼得·謝理了嗎？

柯森斯　他們叫他看門儿，兼管报时間。他非常难受。他說报时間是脑力工作，他干不慣。他觉着看門的下房太闊气了，住着慚愧，老是躲到后厨房里去呆着。

巴巴娜　这老头子多么可怜啊。

斯泰芬从城鎮上来了，带着一副望远鏡。

斯泰芬　（热烈地）你俩看过这个地方了嗎？为什么要离开我們啊？

柯森斯　我想看看他不預备叫我看的东西。巴巴娜想听听工人們說什么。

斯泰芬　你們发現了什么破綻沒有？

柯森斯　沒有。职工們管他叫"难得的安德"。提起他那一套老奸巨猾的把戏来，他們反而揚揚得意。但是一切都好，好得可恼、可怕、可恶，叫人无話可說。

莎拉　天啊，多好的地方啊！（她走到架着大炸彈的車旁）你們看見托儿所了嗎！？（她坐在大炸彈上。）

斯泰芬　你們看見那些图书館和学校了嗎？

莎拉　你們看見城鎮办公厅里的跳舞場和会餐厅了嗎？

斯泰芬　这里的保險基金、养老金、房屋建筑互助社跟各种的合作事业，你們去了解了嗎？

安德謝夫从办公房里出来，手持一叠子电报。

安德謝夫　哎，你們什么都看見了嗎？我因为有事走了，失陪

了，对不起。(指着手里的电报)从满洲来的好消息。

斯泰芬　日本人又打了胜仗了嗎？

安德謝夫　噢，我不知道。他們哪边儿打胜，跟我們这里都不相干。好消息是我們造的作战飞艇非常成功。初次試驗就消灭了一个碉堡，里头的三百个兵都完了。

柯森斯　(在台子上)草人嗎？

安德謝夫　(大步向斯泰芬走去，趴着的草人横在他的脚下，他横暴地踢开它)不是，是眞人。

柯森斯和巴巴娜互相瞥了一眼，柯森斯随即坐在炮手台阶上，两手复面。巴巴娜严肃地把手搭在他的肩上，他翻眼看看她，神情窘急，但又古怪。

安德謝夫　哎，斯泰芬，你以为这儿怎么样？

斯泰芬　啊，了不起。这是現代工业的偉大胜利。老实說，爸爸，过去我簡直是个糊塗虫，不懂得这一切的意义。我沒想到会有这一切惊人的事前的远見、組織的能力、行政管理的本事，理財的天才和龐大的投資。我經过城鎭街道的时候，自己念叨“和平的胜利比战爭的胜利更为輝煌”①。对于这一切，我只有一点怀疑。

安德謝夫　說吧。

斯泰芬　我不禁想到您給职工們預备得这样齐全，可能腐蝕他們的独立性，降低他們的責任感。我們在那个漂亮的飯館里吃茶，三个辨士給那么多的好东西，又是点心又是

① 英国詩人弥尔頓(1608—1674)于一六五三年五月致克倫威尔信中的一句。

果酱奶油，我简直想不出这怎么能行；您别忘了飯館子是破坏家庭生活的东西。欧洲大陆就是現摆着的例子！您以为这样过分地照顾工人对于他們的品格修养准有好处嗎？

安德謝夫　你該明白，亲爱的孩子，你要組織一个文明社会，先得决定受苦发愁是不是对人有好处的好东西。如果你认为有好处，那么，叫我来說，你干脆就不必組織了；現成的愁苦，已經够啦，能把我們大家都修炼成神仙啦。如果你认为愁苦不是好东西，那你最好是消灭它。不过，斯泰芬，在这儿我們的性格修养倒是不会受到阻碍的，因为愁苦这一剂良药，我們永远也不会缺乏，我們随时都可能炸个粉身碎骨。

莎拉　爸爸，我来問問，您在哪儿做炸药啊？

安德謝夫　在一些分散的小棚子里，就像这一个似的。一个炸了，損失很小，只有离着很近的人才会炸死。

斯泰芬此刻离炸药棚子很近，他担着心看了看棚子，赶快走到大炮那边去。这时候棚子的門猝然敞开，一位身穿工作服和布条拖鞋的工头出来，站在擱板上拉着門，劳迈克斯出現于門口。

劳迈克斯　（故作冷靜）朋友，不必耽心，你什么危險也不会有；就算眞有点儿什么，也不至于天塌地陷的。老伙計，你要有点儿英国人的胆子才好啊。（他走下梯子蹓跶着向莎拉走来。）

安德謝夫　（对工头）出了什么事嗎，比尔頓？

比尔頓　（不慌不忙，諷刺意味深）这位先生进了烈性炸药棚子，在那儿点着一根烟卷儿。就这么一点事儿，你老。

安德謝夫　啊，原来如此。(对劳迈克斯)你还記得把那根火柴扔在什么地方了嗎？

劳迈克斯　噢，我又不是个傻瓜，我注意把它吹灭了才扔的。

比尔頓　火柴头儿里边还着着哪。

劳迈克斯　着着又怎么样！我并沒往你那些乱堆上扔啊。

安德謝夫　不用管它了吧，劳迈克斯先生。喂，你肯不肯把你的火柴借給我？

劳迈克斯　(把火柴盒給他)当然。

安德謝夫　(把火柴盒装入衣袋)麻煩你啦。

劳迈克斯　(向大家演說起来)你們知道吧，这些烈性炸药要不装在炮筒子里，并不像火药那么爱炸。炸药散鋪着，拿火柴去点也絕沒有危險，不过像一片紙，老老实实地着完了完事。(热心于科学問題)您知道这个嗎，安德謝夫？試驗过嗎？

安德謝夫　沒有大規模地試驗过。劳迈克斯先生，你临走的时候找找比尔頓，他可以給你点儿火棉样品，你带到家去試驗吧。(比尔頓現出莫名其妙的神气。)

莎拉　爸爸，比尔頓不能給他。我想炸死俄国人和日本人，是您分內应当的事，可是輪到可怜的查利，您大可留点儿情啊。(比尔頓不再管这事，回到棚子里去。)

劳迈克斯　我的命根子，沒有危險的。(他也坐在大炸彈上，在莎拉的身旁。)

薄丽托瑪夫人从城鎮来到此地，拿着一束花。

薄丽托瑪夫人　(急躁地)安德魯，你不应該叫我来看这个地方。

安德謝夫　为什么，亲爱的？

薄丽托瑪夫人　不用管为什么，你不应該就是了。哎呀，想起这一大片(指着城鎮)都是你的！这么多年你自个儿把住！

安德謝夫　这一片并不屬于我，我倒是屬于这一片。这是安德謝夫家的祖产啊。

薄丽托瑪夫人　那才不是呢。你那些笑煞人的大炮跟吵死人的炮厂是你們家的祖产，可是鎮上那些吃飯的刀叉台布、家具房屋、花园果园，都是我跟孩子們的。这些是屬于我的，不是男人家应当管的东西，我决不放棄。你想扔給別人，一定是发了昏。你再这么傻头傻脑的，我就得請个大夫來治治你。

安德謝夫　(俯身聞她手中的花束)你打哪儿弄来的花呀，亲爱的？

薄丽托瑪夫人　你的工人在威廉·莫里斯①劳动教堂里献給我的。

柯森斯　(他心煩意乱地走上炮手台阶，两肘支在胸墙上，背向着安德謝夫和夫人)哈，就还缺个这个，劳动教堂！

薄丽托瑪夫人　就是嘛，他們把莫里斯的名言用一丈高的大字鑲在圓屋頂的周圍："沒有人配作別人的主人"。挖苦死人啦！

安德謝夫　工人們初次看見这句話，恐怕是大为震动；可是到现在，他們看这一套，跟教堂里的"上帝十誡"一样地稀松啦。

薄丽托瑪夫人　你这是想說些咒天罵地的笑話打我的岔，好

① 威廉·莫里斯(1834—1896)，英国詩人，艺术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資产阶級制度有过一些批評。

不叫我談继承問題呀；咳咳，那可不行。我不再替斯泰芬要求啦。这孩子性情乖張，太像你啦，他干这个不合适。可是巴巴娜跟斯泰芬一样地有继承权啊。为什么不能叫阿道弗斯继承呢？我可以替他經管着城鎮，如果还非造大炮不可，他可以去造。

安德謝夫　阿道弗斯要是个私生子，那眞再好沒有了，他恰好是現在英国商业需要的那种新生力量。可惜他不是私生子，这就全完啦。（他朝着办公房門走去。）

柯森斯　（轉身对他們說）那还不至于吧。（大家都轉臉瞅着他）我想……請大家注意！以后不管在哪一方面，我还保留着我的行动自由……我想私生子問題，倒还可以解决的。（他跳到大炮合子上去。）

安德謝夫　这是什么意思？（轉身走向柯森斯。）

柯森斯　嗯，我有几句話要說，是当众坦白的性質。

莎拉
薄丽托瑪夫人
巴巴娜
斯泰芬
　　坦白！

劳迈克斯　噢，我說哪！

柯森斯　不錯，坦白。請大家听着，我在认識巴巴娜以前，总以为自己还是个正大光明的人，因为我追求良心上的平安，甚似追求一切别的东西。可是我初次見到巴巴娜，我就只顾了要她而不要良心啦。

薄丽托瑪夫人　阿道弗斯！

柯森斯　这是真的，薄丽夫人。您责备我参加救世軍是为了追求巴巴娜，一点儿也不錯。她把我的灵魂买了去，像在街口儿上买一朵花儿似的，可是，买了去只能归她自己所有。

安德謝夫　什么！不归酒仙或者别的什么神仙所有嗎？

柯森斯　酒仙跟一切的救世主都体現在她一个人的身上。我所崇拜的是她那种超凡入圣的品格，所以我是一个真正的崇拜者。不过，此外也还有浪漫的一面：我想她不过是个小家碧玉，以她的身份，居然能嫁上大学的希腊文教授，无論她社会地位的野心有多么大，也是梦想不到的。

薄丽托瑪夫人　阿道弗斯！

劳迈克斯　噢，我說哪！！！

柯森斯　等到我知道了这个可怕的实情……

薄丽托瑪夫人　什么可怕的实情？快說。

柯森斯　知道了她是个了不起的闊小姐，外祖父是一位伯爵，父亲是混世魔王——

安德謝夫　嗤！

柯森斯　——而我不过是行險以僥幸，想抓住一个有錢的老婆，于是我就不顾尊严，把我自己的出身对她隐瞞起来了。

巴巴娜　(站起身来)道利！

薄丽托瑪夫人　你的出身！得啦，阿道弗斯，我看你敢为貪图这些混賬大炮而編出个混賬故事来！别忘了我見过你父母的像片儿，西南澳洲的总代理人跟他們有私交，他向我

保证你父母是极其体面、过着正常婚姻生活的人。

柯森斯　在澳洲，他們是的；到此地，就沒人理他們了。他們的結婚，在澳洲合法，在英国不合法。我母亲是我父亲的小姨子，姐姐死了，妹妹續絃，这个島国上的法律是不許的，所以我就是个地道的私生子。（全場为之动容。）

巴巴娜　胡鬧！（她爬到大炮旁边，在炮筒和胸墙头形成的空隙間斜着身子傾听。）

柯森斯　我这套辞儿說得通不，馬克維利？

安德謝夫　（沉思地）碧黛，这可能是解决問題的一个办法。

薄丽托瑪夫人　别胡扯！硬把一个人变成他自己的姨表兄弟，大炮也不会造得更好的。（使勁一屁股坐在毯子上，表示极端瞧不起他們这样以詭辯曲解是非。）

安德謝夫　你是个受过教育的人，这也不合乎我家祖傳的規矩。

柯森斯　在成千上万的小学生中，偶而也会有那么一个，对于你要教他的东西，他是生而知之的。希腊文并沒有毁灭我的灵机，反倒培养了我的灵机。此外，我也不是在英国的公立学校里学的。

安德謝夫　嗯！我想我也不能太挑剔，你已經壟断了私生子的市場，奇貨可居，就这样吧。你可以入选，欧里庇得斯，你可以入选。

巴巴娜　（从台子上过来，站在安德謝夫和柯森斯中間）道利，昨天早晨斯泰芬告訴我們这个老規矩的时候，你一言不发，以后你的神气就又奇怪又激动，是不是已經想到你的出身啦？

柯森斯　一个人正吃着早飯,决定命运的事情忽然找上門来,他当然要好好想一想的。(巴巴娜悵然走开,站在她母亲身旁心煩意乱地听着。)

安德謝夫　哈哈!我的年輕朋友,你早已一眼盯上这个生意啦,是不是?

柯森斯　当心啊!道德方面深恶痛絕的心情,仍然横拦在我和你那些該死的作战飞艇中間,像一道万丈深淵啦。

安德謝夫　暂且别管那道深淵。让我們先解决实际方面的細节,然后你再作决定好啦。你知道你必須改名換姓的,这一点你反对不反对?

柯森斯　一个名叫"阿道弗斯"的人,一个别人都喊他"道利"的人,还会反对改名換姓嗎?

安德謝夫　好的。現在談談錢吧!我建議上来就优待你。你一年先拿一千鎊。

柯森斯　(驟然怒火上升,眼鏡里一陣陣閃出惡作劇的光芒)一千鎊!你敢拿不嫌寒傖的一千鎊給一位百万富翁的姑老爷!不行,馬克維利,你决糊弄不了我。你缺了我不行,我缺了你行。头两年,我每年要两千五百鎊。滿了两年,如果我工作做得不好,我就走;如果好,接着做下去,你还得給我五千鎊。

安德謝夫　怎么又来了五千鎊?

柯森斯　凑成两年的整薪,一年五千。現在的每年两千五,只是怕我工作不成功,先支的半薪。第三年,我还得要你全部紅利的一成。

安德谢夫　(惊訝)一成！喂，朋友，你知道我的紅利多大嗎？

柯森斯　我想是惊人的，不然我就要二成五啦。

安德谢夫　柯森斯先生，咱們这是正經的买卖生意，你可是什么資本也沒拿到公司里来呀。

柯森斯　什么！沒拿資本？我精通希腊文不是資本？通过希腊文我能見着人类有史以来最奥妙的思想，最崇高的詩歌，这不是資本？我的品格！我的聰明！我的生命！我的事业！巴巴娜所謂的我的灵魂，难道这些也都不是資本？您要再說一句，我就加倍地向您要薪水。

安德谢夫　別这么过分……

柯森斯　(断然)安德謝夫先生，您知道我的条件啦；行不行，就听您一句話吧。

安德谢夫　(被柯森斯吓唬得一陣发昏，現又漸复原状)这很好。我知道你的条件啦，我只能給你一半儿。

柯森斯　(厌恶地)一半儿！

安德谢夫　(坚持地)一半儿！

柯森斯　您自以为是个正人君子，可是只給我一半儿！！

安德谢夫　我不自以为是个正人君子，可是我只給你一半。

柯森斯　这样对待您将来的合伙人，您的继承者，您的女婿！

巴巴娜　你是在出卖你自己的灵魂，道利，不是出卖我的。你們这笔生意，可千万別把我拉进去。

安德谢夫　得！看在巴巴娜的面上，我再多添点儿，給你五分之三，这可是我最后的条件啦。

柯森斯　行啦！

劳迈克斯　你算把他冤透啦。你瞧，就是我，一年才拿到八百镑，你知道吧。

柯森斯　哎，馬克，你知道我是个古典学家，不是个数学家，五分之三比一半多啊，少啊？

安德謝夫　当然多啦。

柯森斯　嘿，您就是給我二百五十镑，我也接受啦。一个大学教授，分明連个三等祕书的薪水也不值，您居然給他这么多的錢，您的买卖怎么能做得好哇！……唉！拉莎罗斯会有什么意見嗎？

安德謝夫　拉莎罗斯是一个很和气很浪漫的犹太人，他什么都不管，专喜欢听听四人弦乐合奏，到漂亮的戏园里坐前排看看戏。在錢的方面，你尽管貪多无厌，混搶乱夺，坏名誉会由他担的，可怜的老头子，他替我担了这么多年啦。欧里庇得斯，你可算得是第一流的奸商，这也是咱們公司的造化。

巴巴娜　这笔买卖成交了嗎？道利，你的灵魂現在属于他了吧？

柯森斯　沒有成交，光是价錢讲妥啦。死拼的一仗还在后头呢。道德問題怎么解决？

薄丽托瑪夫人　这里边毫沒有道德問題，阿道弗斯，这很簡单，你只能把大炮和武器卖給为正义、为公理而战的人，不能卖給外国人和犯罪的人。

安德謝夫　（决絕地）不行，你这个不行。你必須堅持軍火商的眞正信条，不然你就别干。

柯森斯　什么又是軍火商的眞正信条呀？

安德謝夫　誰出公道价錢，就把軍火卖給誰，不管他是什么人，什么主义；是貴族党还是共和党，是虛无党还是沙皇，是資本家还是社会主义者，是基督教还是天主教，是强盜还是警察，是黑种人、白种人、黃种人；无論他是哪一类的人，无論是什么情况、什么民族、什么信仰、干的什么糊塗事儿、进行的什么偉大事业、犯的什么罪，都一視同仁。安德謝夫家的第一代老祖宗在工厂的墻上題上了这样两句："上帝賜人以双手，人又岂可不操刀。"安德謝夫的第二代題的是："人人皆可拼刀枪，誰有权利断曲直？"第三代的是："打仗靠武器，胜負靠上帝。"第四代不爱好文学，什么也沒題，可是他全然不避乔治三世皇帝的耳目，把大炮卖給拿破侖。第五代題的是："和平女神不持劍，和平永远不实現。"第六代，就是我的上一代，題得最精采，他說："若不能以死逼人，世間万事做不成。"这以后，第七代再也沒有可說的啦，我簡单地題上四个大字："恬不知耻。"

柯森斯　我的好馬克維利呀，我也要在墻上題一題，不过我要写希腊文，您看不懂。至于您的軍火商人信条，我既然不再让我自己的道德信条像绳子圈套儿似的勒着我的脖子，也不会又钻到您那个圈套儿里去。大炮，我是喜欢卖給誰就卖給誰，不喜欢就不卖。

安德謝夫　一旦你变成了安德魯·安德謝夫，你就再也不能喜欢怎么就怎么啦。小伙子，别想一跑来就霸攬权力。

柯森斯　如果我的目的是霸攬权力，我不会找到您这儿来的，

您自己都沒有权力。

安德謝夫　我个人当然沒有。

柯森斯　我的权力比您大，因为我的意志比您强。您支配不了这个地方，是这个地方在支配您。可是支配这个地方的又是誰呢？

安德謝夫　（神秘地）是一种意志，我是这种意志的一部分。

巴巴娜　（吃惊）爸爸！您这是說的什么話呀？您是不是想設下圈套儿陷害我的灵魂啊？

柯森斯　别听他这一套玄学鬼的話吧，巴巴娜。支配这个地方的是社会上最混賬的那群人，想錢的，找乐儿的，軍队上琢磨着升官儿的。他不过是这些人的奴才罢了。

安德謝夫　这倒不一定。别忘了軍火商的信条。好人坏人向我訂貨，我是一律竭誠欢迎。如果你們这些好人宁願去說敎讲道、逃避責任，也不来买我的武器去打那群混賬人，那就怪不得我啦。我会制造大炮，不会制造勇气和信念。討厌！欧里庇得斯，你这个道德販子可把人膩死啦。你請敎一下巴巴娜，她明白。（他忽然伸起胳膊，拉住巴巴娜的双手，两眼盯住她的眼睛）告訴他，亲爱的，告訴他权力的眞正意义。

巴巴娜　（好像被催眠一般）在参加救世軍以前，我有权力支配自己，結果是不知道做什么好。一参加了救世軍，要我做的事情就多的做不过来啦。

安德謝夫　（贊賞地）却又来。你觉得那是什么原故呢？

巴巴娜　要是昨天說，应当說因为上帝掌握了我。（她鎭定下来，

用和她父亲一样大的力量，撤回了她的双手）可是結果您来啦，您证明了我是在鮑吉尔和安德謝夫的掌握中。今天我感觉……啊！叫我怎么拿言語形容呢？莎拉，你还記得我們小孩儿的时候在凱恩斯遇到的那回地震嗎？头一次震动，吓了一跳，可是要跟等待第二次的时候那份儿担惊害怕比起来，就显得微乎其微了。我今天在这儿的感觉，就和那一回等待第二次震动的时候一样。原来我站在一块磐石上，以为那是万古不磨的，可是，連一声警告都沒給我，石头在我脚底下晃了两晃就整个儿碎啦。早先我是万无一失的，头上有无穷的智慧指引着我，身边有一支大軍跟我一同走上救灵魂的道路；可是轉眼之間，您在支票本子上笔尖儿一动，我就一身孤立、头上也空空如也啦。这是地震的头一下儿，我正在等着第二下儿啦。

安德謝夫　姑娘，不要紧不要紧！这点儿鸡毛蒜皮的伤心事值不得这么重視。比方說，我們这里拚上几年的工作和研究，花上几千鎊的現錢，制造出一个新型大炮或作战飞艇来，結果是錯了头发絲儿的那么一点儿，你猜我們怎么办？砸了它。在它身上多一个钟头也不再費，多一鎊錢也不再花，砸了完事。你瞧，你給你自己制造了一套东西，管它叫道德、叫宗教、叫这叫那。这一套旣然跟事实不合轍，那么就砸了它吧。砸了它，另找一套合的。今天的世界，錯就錯在这里。世人砸了老式的蒸汽机和发电机，可是不砸老式的偏見、老式的道德、老式的宗教和老式的宪法。結果呢？在机器方面很进步，在道德、宗教、政治

方面就跟不上去，一年甚似一年地把整个世界带到崩潰的路上去。你别跟着犯这份儿傻气，死钻牛角尖。你的老式宗教昨天垮啦，那么为了明天另找个比較新比較好的吧。

巴巴娜　要是眞有个更好的宗教，我該多么衷心欢迎啊！可惜你要給我的是个坏的。（忽而暴烈地向她父亲发作）現在为您自己辯白辯白吧。这里尽管有非常干淨的車間，正正派派的工人，标准的住宅，可是在这个黑暗可怕的地方，您說哪儿有一綫的光明吧。

安德謝夫　巴巴娜，我們用不着替干淨和正派辯白什么，这两样儿天生就是好的。我看不出这个地方哪儿有黑暗，哪儿有可怕的現象。倒是在你那个救世軍收容所里，我看見了一群受穷、受罪、饥寒交迫的人物。你給他們面包、糖浆，叫他們梦想天堂；我給我的工人最少的三十先令一星期，最多的一千二百鎊一年。梦想什么随他們的便，我只照顾他們的生活消費。

巴巴娜　也照顾他們的灵魂嗎？

安德謝夫　我救了他們的灵魂，就像救了你的灵魂一样。

巴巴娜　（起反感）您救了我的灵魂！这是什么意思？

安德謝夫　这些年，我管你吃、管你穿、管你住。我注意到給你的錢，得够你过个富裕的生活；还得多給些，那你才能浪費点儿、馬虎点儿、大方点儿。这就从那七大罪恶[1]里

[1] 七大罪恶即基督教所說的驕、貪、淫、怒、饞、嫉、懶七大罪。

救出了你的灵魂。

巴巴娜　(莫名其妙地)七大罪恶!

安德謝夫　不錯，七大罪恶。(屈指算)吃喝，穿戴，煤火，房租，捐稅，体面，孩子。七件事，像七块大磨盘似的墜在人类的脖子上；只有錢，才能一块一块地搬开，搬开之后，人的精神意志才能够自由飞翔。我从你的精神上搬开了石头，我使得巴巴娜成了巴巴娜少校，我使她沒有犯受穷的罪。

巴巴娜　您认为受穷是犯罪嗎?

安德謝夫　最不可恕的罪恶。别的罪恶，和穷一比，都变成了美德。一切卑鄙齷齪的勾当，相形之下，都成了肝胆照人的义举。貧穷毁灭整个的城市，散布瘟疫，无論誰看見它那副尊容，听見它的声音，聞到它的气味，都要吓得丢魂落魄。你所說的那种犯罪，眞算不了一回事；无非是这里杀个人，那里失回盗，今儿有人打人，明儿有人駡人，这些有什么关系呀? 大不过是人生中偶尔的事情和病态罢了。倫敦城里，眞正拿犯罪作职业的人到不了五十名，可是穷人却有几百万，这些是墮落的人、骯髒的人、吃不飽穿不暖的人。他們在道德方面跟肉体方面都毒化了我們；他們断送了社会的幸福，他們迫使我們放棄了我們自己的自由，訂下些不合人情的刑罰，为的是防备穷人們造反，也把我們拉到他們的地獄里去。只有糊塗虫才怕犯罪的人，我們大家都怕受穷的人。喝!(找上巴巴娜来)你总提西海姆那个凶汉，說你怎么救他的灵魂，怎么半途而廢，

埋怨我把他的灵魂送回地獄里去了。好啦，你叫他到这儿来，我再把他的灵魂給你救回来吧。我不向他讲道，也不劝他梦想什么天堂，而是每星期給他三十八个先令的工資，在一条漂亮的街上給他一所整整齐齐的房子，再加上一个长期的工作。三个星期以內，他就要买个花背心穿上，三个月以內戴上了礼帽，在教堂里有了固定的座位，不出今年，他还会在“櫻草会”① 上和一位公爵夫人握手，而且加入保守党哩。

巴巴娜 您以为这样对于他就有好处了嗎？

安德謝夫 你明知道有好处的。別装糊塗了吧，巴巴娜。他会吃的好些，住的好些，穿的好些，行为也规矩些；他的孩子也会胖些大些。那豈不比住在收容所里睡美国布的墊子强，比劈劈柴、吃面包和糖浆强，为这点儿还得时常被人家强迫着下跪，感謝天恩浩蕩。——我想你們是管下跪叫“鍛炼膝盖”的。一手拿着《圣經》，一手拿着面包来劝快餓死的人信教，这太用不着費劲儿啦。在这样的条件下，我敢保能把整个西海姆的人都劝得信了回教。你拿我的工人試試看，他們的灵魂餓得慌，因为肚子吃飽啦。

巴巴娜 那么就看着东区的貧民餓死不成？

安德謝夫 （語声由激昂而低沉，旧时辛酸，不堪回首）在早年我自己就是东区的一个穷小子。我一直讲道德，一直吃不飽；有一天我发了宏誓大願，不管怎么样，非作一个丰衣足食的自

① 櫻草会，为一八八三年在英国成立的一个保守党团体。

由人不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把理智、道德、别人的性命都忘得干干净淨的，除去一顆枪子儿以外，什么也拦不住我。我說："宁叫你餓死，不叫我餓死。"拿定了这个主意，我就成了自由偉大的人物了。我不得志的时候，可眞是个危險的人，現在呢，我是又中用，又仁义，又和气了。我想大多数白手起家的闊人都有这样一段經过。如果所有的英国人都能这样，英国这个国家就配給我住一住啦。

薄丽托瑪夫人 别发表演說啦，安德魯，这儿不是地方。

安德謝夫 (微感不安)亲爱的，我沒有别的方法表达我的意思啊。

薄丽托瑪夫人 你的意思糟糕的很。你一帆風順，因为你只顾自私自利，其余一概不管。

安德謝夫 絕对沒有的事。我对于受穷和挨餓非常关心。你們的道德专家对这些东西倒是不管不顾的，他們把受穷和挨餓，反倒說成了德性。我宁願作賊也不願受穷，宁願杀人也不作奴才。我并不是願意偷、願意杀，可是如果不得已二者必居其一，那么，皇天在上，我一定选擇这条比較英勇、比較合乎道德的道路。我恨受穷恨作奴才，比恨一切罪悪都恨得凶。我告訴你說吧，你們那些讲道德說仁义的，写文章的，叨叨了几百几千年，沒有打倒受穷和奴役，可是这两个混賬东西都抗不住我的机关枪。不用对它們讲道，也别跟它們讲理，干脆宰了它們。

巴巴娜 宰了！您认为一切問題都可以拿宰来解决嗎？

安德謝夫 对于一个人的信念来說，砍头是最高的考驗。只

有这条杠子才有力量掀翻一个社会制度，只有它能“說了算”。你要把六百七十个混蛋撒到大街上去胡闹，三个警察就能把他們赶得七零八散，可是你要把他們塞在威斯敏斯特①一所房子里，給他們举行几个仪式，起上些名字，最后寵得他們有了杀人的勇气，这一群混蛋就变成了政府。你那些誠心誠意的老百姓塡好了选举票，就自以为是統治了他們的統治者，但是眞正能产生統治作用的不是选票，而是里面包着枪彈的那張紙。

柯森斯　我跟大多数有脑筋的人一样，向来是不去投票的，也許就是为了这个。

安德謝夫　投票！算了吧！投票，你只能換一換內閣的名单儿；放枪，你就能够推翻政府，开創新世紀，廢除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这在历史上是不是实情啊，学者先生？

柯森斯　在历史上是实情，可是我不願意承认它是实情。我反对您的情感。我討厌您的性格。我要尽一切的可能来抵抗您。可是您說的仍然不失为实情。不过，这个不应当是实情。

安德謝夫　淨說应当，应当，应当，应当，应当！你是不是要学我們的道德专家，說一輩子的应当应当啊？朋友，把你那一大堆的“应当”变成“必須”吧。快来跟我一块儿做炸药吧。什么能把人炸碎，就能把社会也炸碎。有勇气接受这个眞理的人，創造了世界的历史。你有沒有勇气接受，

① 威斯敏斯特，英国議会所在地。此地直指議会，六百七十名为下院議員数。

巴巴娜？

薄丽托瑪夫人　巴巴娜，我絕对禁止你听你爸爸这套缺德話。还有你，阿道弗斯，正經其事地說不对的事情是实情，你不該这么荒唐。如果事情是不对的，实情不实情有什么关系呀？

安德謝夫　如果是实情，对不对有什么关系呀？

薄丽托瑪夫人　（站起）孩子們，馬上跟我回家。安德魯，我非常后悔，不該容許你来看望我們。你越来越不成話了。孩子們，咱們快走。

巴巴娜　（搖头）媽呀，遇見坏人就跑，沒有用的。

薄丽托瑪夫人　非常有用。那表示你不贊成他們。

巴巴娜　可是那也救不了他們。

薄丽托瑪夫人　我看你是安心不听我的話啦。莎拉，你回家不回吧？

莎拉　爸爸造大炮也許是很糟糕的，可是我不想为这个而不理他。

劳迈克斯　（想給他們排解）事实上，你知道，缺德不缺德这个观念有点儿瞎扯。不解决問題。你得看看事实才行。我并不是要給坏人坏事帮腔捧場，可是，你明白，各种人干各种的事，我們总得想法儿跟他們搞得来才行。你說不是嗎。我的意思是說你不能天下人都不理呀。照您的办法，差不得就得弄成这个样子。（大家专心注意听他的雄辯，他有些胆怯）我可能沒說清楚我的意思。

薄丽托瑪夫人　查尔士，你說得再清楚不过了。因为安德魯

是个成功的人，有的是錢給莎拉，所以你也来拍馬屁，鼓励他缺德。

劳迈克斯 (泰然自若地)嗯，哪儿的地下有死尸，哪儿的天上就有鷹，这您还不曉得？(对安德謝夫)呃？您說怎么样？

安德謝夫 对得很。哎，可是，我也可以叫你查尔士嗎？

劳迈克斯 欢迎欢迎。叫"查利"才对劲啦。

安德謝夫 (对薄丽托瑪夫人)碧黛……

薄丽托瑪夫人 (狠狠地)不許管我叫碧黛。查尔士·劳迈克斯，你簡直是个傻瓜。阿道弗斯·柯森斯，你面带忠厚，內藏奸詐。斯泰芬，你就会装模作样。巴巴娜，你是个半瘋子。安德魯，你是个俗不可耐的奸商。說出来叫你們听听，我的良心就平安了，管他三七二十一。(她凶猛地一屁股坐在台阶上，多亏毯垫軟和，居間緩冲了一下。)

安德謝夫 亲爱的，你是道德精托生成人啦。(她气得鼻子里呼呼作响)把每一个人都罵了一頓，你的良心就平安啦，責任也算尽到啦。来，欧里庇得斯！天不早啦，我們都想回家啦。你赶快拿定主意吧。

柯森斯 您要明白，老魔王……

薄丽托瑪夫人 阿道弗斯！

安德謝夫 不要管他，碧黛。往下說吧，欧里庇得斯。

柯森斯 您鬧得我左右为难啦。我舍不得巴巴娜。

安德謝夫 你跟所有的年輕小伙子都一样，看上一个姑娘，就认为她盖世无双。

巴巴娜 爸爸說的很对，道利。

柯森斯　此外，我也不願意做坏人。

安德謝夫　（鄙夷之极，出言刻薄）那是因为你想独善其身，孤芳自賞，求你自己所謂的无愧于心，求巴巴娜所謂的灵魂得救；要我来說，这不过是因为有些人的运气不如你好，你就在他們面前大模大样，以善人自居。

柯森斯　这倒不是。我的詩人性格，哪一点儿也不許我做什么善人。可是我的內心中有一种使我不能置之不理的东西。怜憫之心……

安德謝夫　啊，怜憫之心！由苦难这块臭肉生出来的一个蛆。

柯森斯　那么，爱人之心。

安德謝夫　我明白。你爱穷人，爱沒人理的人，爱受压迫的民族，爱黑人，爱印度的貧农，爱世界各处的受气包儿。可是，你爱日本人嗎？爱法国人嗎？爱英国人嗎？

柯森斯　不爱。随便哪个正派的英国人都討厌英国人，我們是地球上最坏的民族；我們的成功，从道德方面說起来，簡直地吓煞人。

安德謝夫　你的爱人主义不过如此而已，是不是？

柯森斯　难道我連我的岳父都不能爱嗎？

安德謝夫　誰要你爱呀，朋友？你有什么权利冒昧地把爱献給我呀？我要你在我面前小心謹慎，毕恭毕敬，不然我就要你的命。至于你的爱，去你的吧！眞他媽的大胆放肆！

柯森斯　（露齿而笑）我可能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啊，馬克。

安德謝夫　欧里庇得斯，你这是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啦。来来来，再試試你最后的武器。怜憫、爱人，都碰了

个粉碎啦，寬恕还沒有端出来。

柯森斯　不行，寬恕是叫花子的擋箭牌，在这方面我和你是一致的。我們是有債必償。

安德謝夫　說得很对。行，你将来錯不了。別忘了柏拉图的名言。

柯森斯　（惊訝）柏拉图！你敢在我面前讲柏拉图！

安德謝夫　朋友，柏拉图說：要想救人救世，只有让希腊文教授都来造軍火，或者是让軍火商人都去教希腊文。①

柯森斯　噢，引誘人的魔鬼！狡猾的魔鬼！

安德謝夫　来来！选擇吧，朋友，选擇吧。

柯森斯　可是如果我选擇錯了，巴巴娜或許不嫁我啦。

巴巴娜　那可能。

柯森斯　（非常作难）您可听見啦！

巴巴娜　爸爸，您誰都不爱嗎？

安德謝夫　我爱我最好的朋友。

薄丽托瑪夫人　請告訴我，誰是你最好的朋友？

安德謝夫　就是我最勇敢的敌人，他随时鞭策着我，使我不敢落后。

柯森斯　你瞧，这个人居然有点儿他那种的詩人气味啦。我想，归根到底，他倒是个偉大的人物。

安德謝夫　你别只顾了叨嘮，还是快拿个准主意吧，青年朋友。

---

① 显然系由柏拉图所著《共和国》中"……皇帝都做哲学家，哲学家都做皇帝……"一語化来。

柯森斯　可是你逼着我違反我的天性啊。我恨战争。

安德謝夫　沒出息的人被人家欺負了，只会拿恨来出气。你既然恨战争，敢不敢对战争作战啊？作战的工具在这儿，我的朋友劳迈克斯先生正在它身上坐着哪。

劳迈克斯　（跳起来）噢，我說哪！您不是說这个家伙装着炸药吧？乖乖，快躲开。

莎拉　（泰然在大炸彈上坐着）我要是炸死了，炸得越碎越好。不用这么大惊小怪的，查利。

劳迈克斯　（对安德謝夫提出严重抗議）您知道，这是您亲生的女儿呀！

安德謝夫　就是嘛。（对柯森斯）好啦，朋友，明天早上六点你来上班吧？

柯森斯　（坚决地）說什么也不行。就算这个工厂被它自造的炸药炸成一片焦土，我也不能早上五点钟就起床。我的工作时間是健康的、合理的：十一点到五点。

安德謝夫　那你就随便什么时候来吧。不出一星期，我就得为了你的健康催着你下班，不然你是不肯走的。（呼喚）比尔頓！（轉对薄丽托瑪夫人，她站起来）我們让这两个年輕人自个儿談一会儿吧。（比尔頓从炸药厂棚里来到此）我陪你們看看这个火棉厂棚。

比尔頓　（拦着路）你老不好把爆炸品带进这里来。

薄丽托瑪夫人　爆炸品，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暗指的是我吧？

比尔頓　（面不改色）不是，夫人。我說的是安德謝夫先生身上还带着那位先生的火柴啦。

薄丽托瑪夫人 （猝然）噢，对不起。（她进厂棚去。）

安德谢夫 不錯，比尔頓，不錯不錯。这儿哪。（把一盒火柴遞給比尔頓）来，斯泰芬。来，查尔士。带莎拉来。（他进厂棚去。）

比尔頓打开火柴盒子，愼重地把洋火倒在救火水桶里。

劳迈克斯 噢，我說哪！（比尔頓安詳地把空盒子交給他）穷折騰！沒有科学常識！

莎拉 我有問題沒有，比尔頓？

比尔頓 你只換上布拖鞋就得啦，小姐。里边預备的有。（她进去。）

斯泰芬 （极其严肃地对柯森斯）道利，好好儿地想想吧，老伙計，想想再做决定。你觉着你是那么能干实际工作的人嗎？这是个龐大的事业，有了不起的責任。这一大堆的事务会像希腊文一样，令人莫名其妙的。

柯森斯 噢，我想要比希腊文容易得多。

斯泰芬 那么，我只想再說一句話，就让你們自个儿去談。那就是，不要让我那套是非論影响你們的决定，失去这个人生中难得的机会。我确实认为这个事业是极其崇高的，也是我們国家的光荣。（激动地）我有这样的父亲，非常驕傲。我……（他不能再往下說了，攥了攥柯森斯的手，急忙进厂棚去。比尔頓跟进去。）

此时一旁无人，巴巴娜和柯森斯相对默然。

柯森斯 巴巴娜，这个事儿我要接受了。

巴巴娜 我早就觉着你会接受的。

柯森斯 你一定明白，是不是？这件事我必须自己做这个决

定，不能跟你商量。假使我把取舍的責任擱在你的身上，迟早你会为这个瞧不起我的。

巴巴娜　不錯，我不願意你为这笔财产而出卖你的灵魂，也照样不願你为我而出卖你的灵魂。

柯森斯　我苦恼的倒不在出卖灵魂上；我出卖的次数太多了；根本不在乎啦。为一个大学教授的位置，我出卖了灵魂。为了点儿收入，我也出卖了灵魂，政府拿我交的税款去买绳子絞死人，去进行非正义的战争，搞些我深恶痛絕的勾当，我因为怕坐监獄而不敢抗税不交，这也是我出卖灵魂啊。人类的行为，除了为些瑣事一天一天、时时刻刻地出卖灵魂以外还有什么呢？不过我这一回的出卖，不是为金錢，也不是为地位和享受，而是为了掌握現实和力量。

巴巴娜　你知道你不会掌握什么力量的；爸爸自己就沒有力量。

柯森斯　我知道。并不是想单为我自己掌握力量；我要为全世界制造力量。

巴巴娜　我何尝不是要为全世界制造力量啊，不过，那必須是精神力量才行。

柯森斯　我以为一切力量都是精神力量。这些大炮不会自己放出去的。在过去，我想由教希腊文来制造精神力量。可是一个死了的文字、死了的文明，是不能左右这个世界的。人民必須掌握力量，不能靠希腊文。那好啦，这个工厂制造的力量，所有的人都能够掌握。

巴巴娜　嗯，这个力量燒毀女人的房子，打死她們的儿子，炸

碎她們的丈夫。

柯森斯　你不能光許有做好事的力量，而不許有做坏事的力量。就連母亲的奶，奶大了英雄豪杰，不是也奶大了杀人罪犯嘛。何况，枪炮的力量只能毁灭人的肉体，可是智力、想像力、詩的力量、宗教的力量都能奴役人的灵魂。在过去，濫用这些力量害人，比濫用枪炮杀人来得还凶。作为一个希腊文教授，我給了知識分子一些武器去对付普通老百姓，現在我要給老百姓一些武器去对付知識分子。我热爱老百姓。我要把他們武裝起来去对付律师，对付大夫，对付牧师、文人、教授、艺术家和政客；这些人一旦大权在手，比一切的糊塗虫，二流子，騙子手都危險、都蛮横。我所要的力量必須是很簡单、一般都能使用，可又很强大的，这样才能把知識分子的小集团逼得拿出他們的天才来为大家謀幸福。

巴巴娜　那么天地間再沒有比这个（指着大炸彈）更高的力量了嗎？

柯森斯　当然有。但是这个力量能毁灭許多比它高的力量，就像老虎能吃人一样。所以人得先掌握住这个力量才行。土耳其跟希腊最近一次打仗的时候，我就想通了这个道理。我最得意的一个学生去参加希腊軍，临别的时候，我并沒送給他一本柏拉图的《共和国》，而是給了他一支連发式手枪跟一百粒安德謝夫造的子彈。如果他拿这支枪打死过土耳其人，那个人的死，不但是安德謝夫的罪，也是我的罪。这件事已經使我和这个工厂結下不解

之緣了。你父亲的挑战，将了我的軍。他問我敢对战爭作战不敢？我敢作，必須作，一定作。不过，現在咱們俩的关系算完了吧？

巴巴娜　（柯森斯等答复时战战兢兢，她頗为感动）傻孩子！那怎么会呀？

柯森斯　（喜不自胜）那么你……你……你……噢，我的大鼓啊！

（他揮手作打鼓的样子。）

巴巴娜　（因他的輕佻而生气）当心啊，道利，当心啊。我眞願离开你，离开爸爸，离开这一切一切，我恨不能长上鴿子的翅膀，飞到天堂上去。

柯森斯　把我撇下！

巴巴娜　嗯，把你撇下。把所有人間淘气搗鬼的孩子都撇下。可惜我不能。我在救世軍这个短短的时期是挺快乐的。我从尘世逃到了充滿热情的天堂，成天价禱告，忙着救灵魂。可是我們在錢上发生困难的时候，就又来了鮑吉尔，是他跟我那个"混世魔王"的爸爸救活了我們的人。鮑吉尔和安德謝夫，他們到处伸手。我們救济一个挨餓的同胞，得用他們的面包，因为根本就沒有别的面包。我們照顾病人，得去他們捐助的医院。如果我們不願进他們盖的教堂，那就只好跑到他們修的馬路上去跪在石头上。这个情形一天不改变，我們就沒法儿躲开他們；抛棄鮑吉尔和安德謝夫，就等于抛棄生活。

柯森斯　早先我以为你坚决要抛棄生活中坏的一面的。

巴巴娜　生活是一个整体，无所謂坏的一面。对于一切不能不

忍耐的坏事，无論是犯罪也好，受罪也好，我向来是当仁不让，絕不想落个世人皆浊我独清。道利，我希望我能帮你去掉了你的小資产阶級意識。

柯森斯 （气的直喘）小資产阶……这是你瞧不起我，在社会地位上瞧不起我。哼，尤其是从一个私生子的女儿嘴里說出来！

巴巴娜 正是为了这个我才不屬于任何阶級，道利；我是从全体人民的心中来的。假使我有小資产阶級的意識，我就应当抛棄我父亲的生意，跟你到一个精美的客厅里去过日子，你在一边儿看杂志，我在一边儿鋼琴上彈舒曼①的曲子，看去倒像两个高等人，可是誰也沒有半点儿的用处。我宁願在火棉厂棚里扫地，到鮑吉尔的酒館里做女招待，也不能过那样的生活。你知道假使你拒絕了爸爸的建議，結果会怎样？

柯森斯 說不上来！

巴巴娜 那我就跟你断絕关系，去跟那个接受建議的人結婚。說到底，我老娘比你們哪一个都有見識。我剛看見这个地方的时候，就跟她老人家有同样的感觉，觉得我非要得到这个地方不可，一輩子，两輩子，三輩子也不放棄。所不同的就是，媽媽注重的是这些房子，厨房里的設备跟台布、瓷器一类的东西；其实，应該注重的是救工厂里这些人的灵魂。这些人的灵魂，并不像餓肚子的人軟弱的灵

① 舒曼（1810—1856），德国作曲家，浪漫派領袖。

魂，为了一点面包糖浆，感激得痛哭流涕。这里的是些丰衣足食、吵吵鬧鬧，趋炎附势，驕傲自满的人，他們斤斤較量自己的那点儿权利和尊严，都觉着我父亲在他們身上发了这么大的財，該好好謝謝他們——他誠然也該。这儿才是眞正需要救世軍来感化感化的地方哪。从今后，我父亲再也不能挖苦我，說我劝信了教的人，都是拿面包勾引来的啦。（她的面容改变，大有超凡入圣的样子）我以后可以不再拿面包去引誘人信教啦，不再拿天堂去引誘人信教啦。我們替上帝做工作，必須要为工作而工作；上帝所以必得創造我們来替他做，就是因为这种工作只有活在人世上的男男女女才能做。我死了的时候，让上帝欠我的情，而不是我欠他的情，像我这样身份的女人，也一定会原諒他老人家。

柯森斯　这样說，生命的道路倒在这制造死亡的工厂里了？

巴巴娜　是的。生命的道路在于把地獄变成天堂，把人变成上帝，在于在那“苦难的山谷”① 里点起一盞万年灯，普照大千世界。（她用两手抓着他）噢，早先你是不是觉得我的勇气一去不复返了呢？以为我是临陣脫逃了呢？我既然站过大街小巷，一心爱上了我的人民，跟他們讲过最神圣、最偉大的事情，还会忽然掉过头来，跑到个客厅里跟一些时髦男女去閑扯淡嗎？决不能，决不能，决不能，决不能。巴巴娜少校追随救世軍的旗帜，死而后已。噢，我仍然还

---

① 見《圣經》《詩篇》，第二十三章。

有我的道利，亲爱的小东西；他替我找着了我的崗位，找着了我的工作。啊，光荣归于上帝！（她亲吻他。）

柯森斯 嗳喲我的最亲爱的，别忘了我的身体不好啊。这么大的快乐，你担得起，我可吃不消。

巴巴娜 嗯嗯，跟我讲恋爱不是容易的呀，对不对？可是这也是你的造化。（她向着厂棚跑去，一面喊叫着，孩子一般）媽媽！媽媽！（比尔頓从厂棚里出来，安德謝夫跟在后边）我找媽媽。

安德謝夫 她在里头脫拖鞋啦。（走到柯森斯身旁）怎么样？她以为怎么样？

柯森斯 她乐得上了天啦。

薄丽托瑪夫人 （从厂棚里出来，站在梯子阶上，擋住她身后的莎拉和劳迈克斯的路。巴巴娜像三岁孩子似地抓着她的裙子）巴巴娜，你多咱才能学着不依賴娘、遇事自作主張啊？你"媽媽""媽媽"的一叫喚，我就猜透了你的意思。一有事总是跑来找我！

莎拉 （以手指尖点着薄丽托瑪夫人后背的肋骨，学自行車喇叭叫）嘟嘟嘟！嘟嘟嘟！

薄丽托瑪夫人 （声色俱厉）莎拉，你敢跟我"嘟嘟！""嘟嘟！"的？你倆都是淘气的丫头。你有什么事啊，巴巴娜？

巴巴娜 我想在村子里要一所房子跟道利一块儿去住。（拉着母亲的裙子）您給我挑一所儿吧。

安德謝夫 （对柯森斯）明儿早晨六点見，欧里庇得斯。